武俠世界



$2.00

780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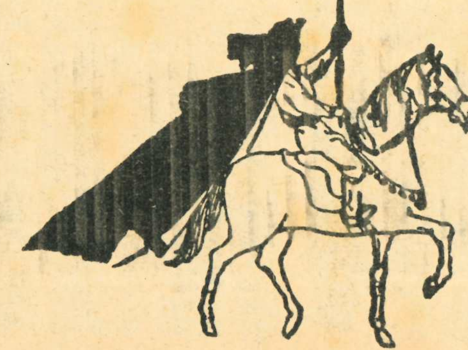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四八四五七八號

武俠世界
第78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毒網擒龍

馬雲·文
盧令·圖

李代桃僵　爾虞我詐

阿生三番四次想辭職，無非由於工作太過刻板化，他希望到外地去玩玩，可是總沒有假期。

今天，阿生突然接到一度緊急命令，任如重處長要他立刻到國際特警組的秘密辦事處去報到。在上司一日未批准他辭職之前，他是沒有理由不服從命令的。

阿生到達任處長的辦公室時，感到有些意外，因爲在場的除了任如重之外，還有二名外國人。任如重替他們介紹，阿生才知道他們是A國反毒組的特工人員。於是阿生對這次緊急被召來的目的，已猜到了九分。

阿生說道：「是不是又有毒品運抵本市？處長，我早說過了，野草祗能連根拔起，它才不會再生長，否則祗剪掉表面的枝葉是沒有用的。」

任如重道：「對了，我們就是正在商量『連根拔』的對策！」

A國反毒組特工頭目勞斯說：「我們到過此地不止一次，對一切情形已相當熟悉。這裏政府對反毒工作看似賣力，其實他們祗做表面工夫，下級志在向上級交代，上級志在向國際輿論交代。因此，我絕不相信這裏的警方，祗能要求你們助一臂之力。」

任如重說：「別說客氣說話了，這是大家都有責任的事，假如各國政府都採放任態度，相信不久之後我們人類就會自行毀滅！」

「這裏是國際聞名的販毒中心，也是金三角區的門市部！」阿生說道，「聽說外國有些報紙還直稱這裏爲『毒港』，所以閣下的指責是有理由的。」

勞斯說道：「毒港這名稱早已在歐洲一帶流行，只有本市警方佯作不聞而已。本市也有個反毒會，但當我們跟他們討論禁毒問題時，經常牛頭不對馬咀。他們似乎不想與我們合作，而想獨自領功！」

阿生笑道：「如果你看報紙，往往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爲本市警方反毒不遺餘力，其實許多事情實不足爲外人道。」

任如重接着說：「是的，根據我們手上的資料，本市毒品市場由六大集團控制，但他們絕不合作，而是明爭暗鬥。否則，本市警方想破獲一二千萬元一宗的毒品案，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勞斯問道：「是依靠警方綫人吧？」

阿生說：「不！是甲集團知道乙集團有大批毒品運來，於是向當地警方告密，甚至某一集團截刧另一集團的毒品，也是尋常的事。但是警方永遠不公佈這一種眞相，報紙也不會刋登。」

勞斯說道：「我們是由A國禁毒局長華爾殊直接委派到這裏來的，舉世的人都曉得只要這個『門市部』切切實實將毒販趕盡殺絕，全世界的癮君子就會被迫走進戒毒所去！」

任如重說：「土耳其方面已被你們說服，放棄種植罌粟，就只餘下金三角區，可惜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敏感地區。」

「所以我們只能從這裏開始着手。」勞斯說，「但這裏反毒官員却說他們已盡全力。」

阿生笑道：「你相信嗎？」

勞斯說：「我當然不相信，如果我相信就無須萬里迢迢的趕到這裏來設法堵塞毒品繼續源源不斷地運到我們的國家去！」

任如重道：「現在不妨談談正題。」

勞斯說：「經過長時期的調查，我們現在訂下了一個作戰策略，本來打算跟本市警方商談如何去實行的，但是後來我改變了初衷，因爲我們對他們缺乏足夠的信心，如果與他們合作，可能弄巧反拙！」

「是担心秘密外洩嗎？」阿生問道。

「是的，絕對不能洩漏，否則後果難以想像。」勞斯說，「我們打算派人混進販毒集團裏面去，進行澈底的消滅。所以，如果秘密外洩，事情很難想像。相信你也知道毒販們手段有名的毒辣。」

阿生當然知道毒販們心狠手辣，即如著名的水塘沉屍案，死者四肢十指被截去，就令到警探至今仍然無法找到破案綫索！

阿生至此已開始了解到，他可能被派的工作是極具危險性的。

任如重說：「這是決定勝負的一招！」

勞斯說：「如果我們勝利，人類自毀的可能性就大大減少，否則，以後可能還有更多更多的毒品，源源由金三角區運來這裏，轉運出口。」

阿生問：「是不是準備派我混入去？」

「是的。」任如重說，「我覺得你是唯一最適當的人選！」

勞斯補充說：「但是這是一項十分危險的工作，我們必須徵得你百份之百的同意，否則，我們寧願錯過這個大好機會。」

阿生問：「甚麼大好機會？」

勞斯說：「目前有個機會可以讓我們順理成章的派人混入去！」

任如重道：「你雖然是我下屬，我有權支配你工作，但是這件工作等於向死亡挑戰，我做上司的也沒有理由迫你一定要接受！」

阿生毫不考慮地說：「如果你們認爲一定須要我的話，我也沒有理由拒絕！」

「我們須要一個精明能幹，懂得武功，擅於應變的年青人。」勞斯說，「任處長認爲閣下是唯一最適當的人選！」

任如重道：「這是國際特警組織與A國反毒局的聯合行動，如果你做得好，我們有機會瓦解金三角區的龐大製毒機關。」

勞斯說：「所以我們兩個組織將傾全力支持你。在未說出整套計劃之前，我想先請你分析一下這兩包東西是甚麼？」

勞斯從口袋裏取出兩小包粉狀物，放在桌面之上。

阿生接過了，嗅了一下，立即就順口說道：「這是海洛英。」

阿生撕開膠袋，傾了少許粉末在掌心，用指尖沾了少許放到舌尖上一試，又說：「這是四號粉——海洛英中的上等貨。」

勞斯翹起拇指，讚嘆道：「果然是名不虛傳！」

「是地球牌，不似是九九九牌，九九九牌沒有這麼潔白。」阿生又打開另一袋，開始鑑賞了一番，說道：「這是三號海洛英，滲了奶粉和鹽，但本市出售的，多數滲進巴比通。」

「閣下的確經驗老到，想不到這樣輕輕的年紀會對毒品知得這麼多。」勞斯說，「任處長應該因爲有了你這麼樣一位能幹的下屬而感到驕傲！」

阿生苦笑道：「我本來就是爲了反毒工作而加入特警組的。」（按：詳情請閱「罌粟大軍」一書。）

「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勝任的。」勞斯又說：「閣下既然對毒品這麼內行，當然知道海洛英是如何提煉而成的吧？」

「原始的原料當然是鴉片——從罌粟中收集下來的膠狀液體！」阿生說，「先將鴉片提煉爲嗎啡，再將嗎啡提煉爲海洛英，過程非常繁複，而且成本亦昂貴。這就是海洛英何故會售價這麼高的原因之一。一般來說，一噸鴉片，大約可以提煉成一百公斤純海洛英。如果在美國，煉成一磅海洛英，成本高達二萬多美元，但在我們這裏很便宜。」

勞斯道：「正是因爲純正海洛英太貴，所以一到了拆家的手，就非加雜質進去不可！」

阿生知道勞斯一連串的談話和做法，目的無非爲了試試他的功夫。因此他又說：「另一個令到海洛英售價奇高的原因，就是三種提煉海洛英的主要化學原料並不容易買到。」

「那三種化學原料？」勞斯故意問道。

阿生說：「化學醋酸素、酸酐和氨！」

「有辦法不用這些化學原料而煉成海洛英嗎？」勞斯笑問道。

阿生呆了一呆！他不知道勞斯的用意何在，主要還是因爲他並不知道其他方法！

勞斯把一張紙由口袋中取出，說道：「這是最新的經濟提煉海洛英方法，是A國一位化學師發明的。還好落入我們手中，如果落入製毒集團手中，後果就不堪設想。但是，爲了協助你達成任務，這條製毒的新方程式，你必須熟讀！」

阿生把那張紙展開細閱，覺得所用的化學原料都是很容易購到的，製煉程序和方法都非常方便而又容易，成本僅及傳統方法的二十份之一而已。勞斯果然沒有說錯，這方程式萬一落入毒販手中，眞的是難以想象！

勞斯又說：「我們不但要求你熟讀這方程式，還要求你在這裏的實驗室試製海洛英。」

阿生怔了一怔：「這也是任務之一嗎？」

任如重笑道：「俗語也有說，一技可以防身。現在你有機會多學一門技藝，照計也不錯啊！」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如果專心一意的肯去

學，任何困難的事情可以在一夜之間成功。所以對這方程式，他也過目不忘！

勞斯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去，那兒掛了一幅地圖！

任如重和阿生也走了過去。

勞斯開始像學校裏上地理課一樣，指着地圖講解金三角區的地理形勢。

勞斯解釋說：「所謂金三角區，一般是指泰、緬、寮等三國接壤的邊界地區，其實另一個三角區——中、緬、寮等三國交界處，也是個神秘地區。那兒接近雲南，雲南人的煉毒技藝也是十分出名的。」

任如重說：「金三角區的大毒霸姓羅，叫羅新漢，四十多歲，就是雲南人。但根據外電譯音，我們也曾稱此人為廖申洪。」

勞斯的助手把一張照片遞了過來，那是一個中年男子的半身照片。阿生接過細看，只見那人頭戴六角軍帽，可惜中央那個徽號模糊不清，可能是攝影時那徽章的金屬反光之故！

阿生道：「他就是羅新漢，對嗎？」

「是的。」勞斯說，「他還有個弟弟羅新民，是個軍事專家。」

「軍事專家？」阿生呆了一呆！

勞斯道：「是的，羅氏兄弟不但是個製毒專家，也是軍事專家。他們除了精於製毒之外，也是軍事天才，他們都精於兵法，統率着一支精兵，人數多達數千，約等於現代西方軍隊編製一師人左右。………」

勞斯還未說完，阿生就說：「這些我都約畧知道了。聽說他們的武器來自隣近幾個國家，這些國家都是受到貴國支持的。」

「是的。」勞斯說，「他們那支精兵武器之中包括了最新的M十六型步槍，甚至傳說還有火箭。這些全是我們運給盟國的，不知怎樣會落入他們的手中。」

任如重道：「我們有資料，知道那些國家有嚴重的貪汚情形存在。因此亦不問可知，所有新式武器都是羅氏兄弟從黑市中買得的。」

勞斯說：「但根據我們的資料，知道一些軍火商也有跟他們接頭。總之，目前他們的勢力非常龐大，儼然一個小國。」

阿生道：「我真不明白，為甚麼隣近的國家不合力消滅他們？」

勞斯說：「緬甸軍會一再進攻，結果也給他們輕易擊退！」

任如重說：「隣近三個國家政治傾向不同，行動自然無法獲得一致！」

勞斯說：「有些小國內部也四分五裂，要他們與隣國合作，一舉將羅氏兄弟兵擊敗，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才不得不與國際特警組織，採取另一種方法將他們擊敗！」

任如重道：「這方法表面只由你一人承担，其實到時會有許多人接應，你無須担心，一切順利展開！」

阿生聽到只有他一個人，心裏難免有些患得患失，如果這次任務順利完成的話，他將名震國際，因為金三角區是個聞名世界的產毒區啊！

但是，萬一不幸失敗，也是意料中的事，那時後果實難想像。

勞斯等人又回到會議桌這邊來。

這時候，助手已把一切資料準備好，阿生也開始聽取勞斯和任如重的進一步詳細解釋！

任重如把一本護照交到阿生手上。阿生揭開細看，裏面赫然是他自己的照片，但是姓名一欄卻填上了：「柯仲平」。

阿生呆在一旁！

任如重笑問道：「感到驚奇嗎？照片是上次你請求辭職時，我叫你交給我的。本來我打算為你攪妥一本特別護照，讓你到世界各去都可以通行無阻。但是，想不到這一回你要扮演的不是遊客，而是勞斯先生所安排角色！」

「柯仲平是誰？」阿生問道。

任如重說：「等會兒勞斯先生會向你交代的。」

勞斯說：「柯仲平就是即將前往B市的販毒代表，他無論身形、面貌輪廓與年齡，都與你相差不遠，所以我才會想出這個辦法來。他代表一個大販毒集團，到B市去！」

假冒別人，在阿生的記憶中還是第一次。這眞的有點像演戲。但是演戲是沒有危險的，現在阿生卻隨時會被人識破招致殺身之禍！

勞斯逐一展示文件，讓阿生細心領畧……

×　×

阿生逐漸長大，個子也越來越高大，甚至比起他師父呂偉良還要高一些。

他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小由呂偉良撫養成人，授以武功，曉以大義，才有今日的成就。雖然今日他也不是甚麼達官貴人，但是在國際特警隊伍中，總算漸露頭角。因此，身兼父兄與師父之責的鐵楞俠盜呂偉良，內心實在亦可告慰了！

呂偉良最大的心事不是自己的婚姻問題，卻是阿生的前途問題。他現在四十未到，許多像他這種年紀的男子都還是王老五一名。何況他身邊有個迷你女賊林愛莉在着，結婚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阿生表面上雖然只是他的門徒，但是他卻把阿生當作自己的子弟一樣看待。

他希望阿生能出人頭地，眞眞正正能替這個社會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因此，阿生的一舉一動呂偉良都非常之注意。

阿生今晚返家之後，一直沉默着！

呂偉良了解他的個性，每次有重大任務交托到他辦理的時候，他就是這樣獨自沉思。因此，呂偉良也不作聲，甚至不跟他搭訕。

但是林愛莉卻按捺不住了。她是剛從加拿大回來的，與呂偉良師徒二人小別半月，一切都感到有些陌生了。

「阿生，又有甚麼心事？」林愛莉放下手上的報紙，問道。

「不！我沒有心事啊！」阿生忙說道。

「別騙我了，我看得出的。」林愛莉笑了笑，「有甚麼困難，不妨對我說，也許我們可以幫幫你！」

阿生苦笑道：「不瞞你說吧，愛莉姐，我暫時還沒有困難。」

「接到新任務嗎？」

「是的，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任務！」

「危險到甚麼程度？說來聽聽吧。」

這時候呂偉良忍不住打個眼色：「別迫他說，阿生的工作有時須要保密的。」

但是阿生卻說道：「不！我的工作雖然要保密，但任處長，卻許可把實情告知你們，當然你們不能再對其他人提及！」

林愛莉道：「到底是甚麼工作？」

「我要假冒一名毒販代表到B市去。」阿生說，「如果我的眞正身份被人發覺，隨時都有可能被殺！」

「你所担心的就是這些嗎？」林愛莉說。

「不！」阿生搖搖頭，「如果我是個貪生怕死的人，我就不會跑去做特警。」

林愛莉問：「那麼，你担心一些甚麼？」

「我……嗯！還是不要說了！」阿生舒了一口氣，似有無限心事的！

有道「知子莫若父」，呂偉良既是阿生的師父，又自小看他長大，所以他對阿生的一切也自然比任何人更加了解！

呂偉良忍不住說：「阿生，此去是不是可能要就很長的日子？」

「是的。」阿生道，「我的任務是要搗破金三角——世界上最著名的產毒地區！」

「所以你對我們難免有點依依不捨，對吧？」呂偉良說。

阿生給他說中了心事，黯然點了點頭。

呂偉良和林愛莉相對微笑。他們都知道阿生孩子氣很重，忍不住笑道：「是不是希望我們送你一程？」

阿生搖搖頭：「不！師父名氣太大，你一出動，只怕更易引起對方的注意！」

林愛莉問：「然則，你希望我們怎樣去幫你？」

「這是我的工作，怎會希望你們來幫我？」阿生說道。

林愛莉道：「那麼，你到底担心着一些甚麼？」

「我也不會為自己的安全而担心。」阿生吶吶地說，「不過，不知怎的，我心裏總是有些忐忑不安！」

呂偉良道：「阿生，我知道你為甚麼會這樣，那是因為你過去很少離開我們，所以心理上難免有孤單寂寞的感受！」

「嗯……」阿生支吾着！

呂偉良又說：「但是，悲歡離合是人生必經的階段，環境有時往往會迫使我們無可避免，何況這還是一項挑戰性的任務，它可以決定你畢生的前途！因此，你必須全心全力去完成。再說，你也長大成人了，你應該鼓起勇氣，接受一切挑戰，試試吧！沒有我們在你身旁，你可能會做得比以前更好！」

阿生忽然流下了熱淚！他眞的不知道怎麼會這樣！也許他在想：有誰比師父給予他的恩愛更大？呂偉良不但把他教養成材，還時時鼓勵他勇往直前，不讓他走上歧途！此恩此德，眞不知要到何時何日才可以報答於萬一呢！

林愛莉過去拍拍他的肩膊，為他抹了一把眼淚，低聲說：「別那麼孩子氣！過去我們三個人常常在一起，自然看不出你的眞本領，現在也許是時候了。」

呂偉良說道：「這件事情遲早也會發生的，我一直希望你比我更強！那不是單靠武功身手，還要靠頭腦，只要你多用腦，一切困難將迎刃而解。愛莉說得對，現在該是你大顯身手的時候了！假如你表現得畏首畏尾的，徒然令我失望而已！」

「是的。」林愛莉又說，「假如你有困難，不妨告訴我們，我們決不坐視！」

阿生道：「我只是捨不得離開你們，事實上有沒有困難目前我也不知道。但是，即使有困難，國際特警組和A國反毒組亦會傾全力支持我！」

呂偉良問：「甚麼時候起程？」

「明天！」阿生說，「就是因為時間來得太匆促，所以我心理上有點兒不舒服！」

「這是每一個初離家的人都無可避免的心理反應。」呂偉良說，「其實你也不是第一次離家，甚至B市你也去過了！」

阿生道：「但是這一次可能不同，我須要深入金三角區！」

呂偉良說：「那當然是相當危險的工作，但是只要你冷靜、機智，相信必然可以逢凶化吉的。」

林愛莉也拍拍他說：「阿生，勇敢點！我們會為你祝福的。」

阿生回頭一笑：「愛莉姐，你在加拿大的事辦妥了嗎？」

「辦妥了。」林愛莉問：「甚麼事？」

「也就是說，以後你不會再離開師父，是不？」阿生反問道。

林愛莉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担心我冷落了你這位好師父！」

「是的，師父脾氣古怪，很少人能了解他！」阿生說道，「只要你不再離開他，我到那裏去也總可以放得心下了！」

「放心吧！阿生，我會好好照顧他的！」林愛莉回頭瞪住呂偉良，會心地笑了！

呂偉良拄杖站了起來，對阿生說：「去睡吧！明天你將會踏上征途！揭開你生命中新的一頁。你要小心翼翼地，更要充滿信心。胆大、心細，多用腦！這就是冒險生涯的秘訣！」

阿生用一種無法形容的目光，瞥了呂偉良和林愛莉一眼！

那目光中充滿了感激和愛，也充滿關懷！

×　×

機場裏人頭湧湧，人們對時間似乎越來越重視了。每一個好像都感到數十年時光太過短促，因此趁有生之日多做一些事，於是民航事業一日千里，越來越發達，航機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阿生入閘之後坐上一輛航空公司用以儎客的巴士裏去。車內已坐了好一些乘客，其中有些是特警組和A國反毒組特務人員。

阿生像普通乘客一樣，坐到一個卡位去！巴士還要等其他乘客上來，還要等若干時候才開到航機附近。

阿生打開一份晚報，佯作看新聞，其實報紙上面夾了一封類似錦囊性質的指示，是他的上司任如重發出的。剛才到達機場時，他在機場門口買了這份晚報，那報販正是一名特警客串的。

其實今日下午開始，機場許多人物都暫時由國際特警客串，目的當然是為了控制整個機場，監視一切可疑的人物。

任如重的指示是根據A國反毒組特工的最後情報而發出的。

指示中指出：阿生冒充的人當抵達B市時，機場有對方的人前來接機。此人結淨色領呔，但是如果戴上紅外光眼鏡，將可以清楚看見領呔上有一朶紅玫瑰，那就是唯一的記認了。

紅外光眼鏡呢？阿生的行囊中並沒有這東西。

阿生左顧右盼，但是車內的同伴卻佯作不見，沒有人理睬他！

指示中又指出：當阿生見到淨色領呔上有一朶紅玫瑰的男子之後，便得取出一個特製的銀烟盒，佯作取香烟抽吸，對方發覺此銀烟盒之後就自然會過來跟他連絡。

那麼，銀烟盒呢？阿生身上也沒這東西！

阿生滿腹疑問，偏偏又不敢去問車中的同僚。

這架屬於航空公司的汽車裏，有着不少特警，但是，也有着其他男女乘客，他們都是搭飛機往B市的人。阿生現在的身份也是普通飛機乘客，他為了避免引起對方的懷疑，當然不能與他認識的特警招呼！這也是最普通常識。

阿生把任如重交來的錦囊牢記之後，隨即將一枚指環湊近那張紙——任如重寫上最後指示的小方塊紙張，再輕輕一按指環上的一個小巧機關按掣，一種透明的液體滴出了一小滴在那張紙之上！

一陣幾乎無法察覺的輕烟過後，那張紙已經消失在無形中！

原來指環中所有的透明的液體數量極小，但是它對於紙張的毀滅性極大！只要少許便可以將一大塊紙消滅凈盡。不過只限於一張，即如剛才一樣，它不會牽連到下面那份晚報。因為兩者之間的纖維組織並不連貫之故。

這種透明液體對肌膚也不會有任何傷害，性能似乎只限於紙張而已。當然，要不是這樣，阿生把它戴在手上豈不是太過危險麼？

不一會兒，有個身裁，年齡和面部輪廓都跟阿生差不多的人，登上了巴士來，坐在阿生前面的一個卡位裏。緊隨其後的，是一名大漢。此人則坐在那青年人的身旁一個座位上。

阿生不知道他們是否同黨，但是，他却可以肯定他要僞冒的正是此人！因爲A國反毒組特務曾將此人的照片讓他看過！

巴士很快就開動！

這時已是入黑時份，巴士開動時車內的燈光也隨即熄滅！

巴士的行車時間實際上只有一分鐘左右，便抵達航機旁邊！

乘客魚貫下車登機，阿生故意走在最後，因爲他所熟悉的特警們，許多還留在車內。阿生當時心裏就想：紅外光眼鏡和銀烟盒還未交到他手中，會不會等會兒就交給他呢？

由巴士開始停下來，直至到阿生離座準備走下巴士爲止，都沒有人跟他接觸！

起初阿生以爲身旁坐下來的一位女士可能是A國反毒組特務，那兩樣特殊物件也許會由她交到阿生的手上。但是自始至終也不見她有任何表示！

阿生以爲須要待他登上了飛機之後，銀烟盒和眼鏡才會交到他手中。

但是，就在他準備下車的刹那間，背後忽然有人叫住他：「先生，你遺留了物件！」

阿生回頭一看，一名特警把一些東西在他坐在的地方拾起，向他揚了揚！

當然，阿生並沒有遺下任何東西，只是那特警爲了掩人耳目才這樣的。

阿生接過一個鷄皮紙信封，只說了一句「謝謝」，便下了巴士，登上飛機！

在他回頭取過那信封時，發覺坐在他前面座位的一名青年人，僵坐在那裏，由一名大漢陪同，動也不動的。車內燈光雖則很暗淡，但是阿生也隱約可以看得出，那傢伙目光呆滯，大概已失去了知覺！

坐在阿生座位前面的，就是那個與他年紀差不多，身裁也同樣高大的人，阿生就是要僞冒他的身份前往B市。那青年人正是柯仲平。

柯仲平坐下之後不久，就給身旁的大漢悄悄刺了一針，那大漢是A國反毒特務！

柯仲平被刺了一針之後，僵呆着，完全失去了知覺，但並非死去！只是暫時被麻醉了而已！

A國反毒特務身裁高大，不讓他倒下來，同時施展了空空妙手，將柯仲平身上的二件東西取了過來，交給鄰近的國際特警——阿生的同僚！

那兩樣物件就是：紅外光眼鏡，以及銀烟盒！

那名國際特警接過了這些東西之後，隨即放進一個厚皮紙封內，待各乘客下車後，佯作從阿生的座位中拾起，然後交到阿生手上去！

像剛才這種情形，外人是無法可以明瞭的，甚至最敏感的人亦看不出破綻！

巴士回頭開走了，但不再開往閘口，因爲它「送客」的任務已經完畢。現在留在巴士上的，都是國際特警和A國反毒組特務，除了柯仲平本人之外！

各人在機場黑暗一角換了另一輛車，把柯仲平押回國際特警組的秘密辦事處去！

× ×

航機起飛了！

阿生不敢將厚皮紙信封當衆打開。但是，憑手指的觸覺，他已經分辨得出，那信封之內儲着的正是一個銀烟盒和一副眼鏡！

後來他到了洗手間去，才把厚皮紙信封打開，果然是那兩件寶貝！

他試戴了紅外光眼鏡，也把銀烟盒打開，眼鏡頗合他的面型，但銀烟盒中的香烟，却有些古怪！憑阿生所知，市面上似乎沒有這種香烟出售，也許那紅玫瑰的小紅印是另外加印的。總之，阿生從未聽過有這種牌子的香烟公開出售。

這烟盒內的香烟約有十多支，每支都有紅玫瑰的小紅印。這可能是販毒集團的特有標記。阿生不敢移動它，希望它眞能助自己順利完成任務。

離開洗手間，回到座位上。阿生剛坐下來，便登時吃了一驚——

原來阿生沒有把那副紅外光眼鏡除下，視綫上竟然看見了一朵紅玫瑰的標誌！

再細心看淸楚，紅玫瑰標誌是印在一條純藍色的領帶上的！

那條藍色領帶竟然結在一位空中小姐的胸前！

阿生試把眼鏡除下，空中小姐的領帶是藍色的，這時却看不見領帶上有任何標誌！但當眼鏡戴上之後，那標誌又淸晰可見！

阿生心裏暗暗吃驚，他不知道這航機之上到底還有多少販毒組織的人。但是無論如何，那位空中小姐的姿態是迷人的。

她笑口盈盈地推着酒水小車經過各乘客的面前，要不是阿生知道了「紅玫瑰」的秘密，要不是阿生戴上了那副紅外光眼鏡，他發夢也想不到原來這位明艷照人的空中小姐也是販毒黨的人。

滿載着各式酒水的小車，經過阿生的座位旁邊！

空中小姐若有所覺地停了下來，她首先怔了一怔，然後又表現出一副冷靜的神態，含笑盈盈地俯首向阿生：「先生，喝點甚麼酒？」

阿生會心地笑道：「你以爲甚麼最可口，我便喝甚麼好了！」

空中小姐倒了一些淡酒給阿生，同時順手把一張白色的餐巾翻轉！

那白色餐巾原是擺放在活動酒几一旁，以便必要時用以抹乾潑濺的酒水。但是，這時阿生却看見上面寫上了一些字跡！

白巾之上寫着：「黃色訊號」！

這是甚麼意義？阿生又呆住了！

酒水推走了，阿生看見那位空中小姐佯作用白巾抹着几面，順勢把白巾再翻回原狀，也就是說，即使有人戴上紅外光眼鏡，亦看不見那些字跡！

甚麼是「黃色訊號」？

阿生只聽過提高火警預防措施時的訊號分「黃色」和「紅色」二種。但是，這當然不是暗示氣候的乾燥程度。

阿生開始感到困惑了。同時他也明白到做間諜，特工這一類工作不但危險，也殊不容易，與警務工作比較，更是差得遠了！

阿生不曉得左右隔鄰還有沒有販毒黨的人，也許除了販毒黨的人之外，還有A國反毒特務亦未可料。至於國際特警組人員也許不會有，因爲當地的國際特警全是阿生認識的。

阿生雖然想不通「黃色訊號」到底是甚麼，但是他却希望那位空中小姐不久之後會給他進一步的指示！

航機飛行了兩小時左右。

那位美麗的空中小姐並沒有給阿生作進一步的指示，她似乎很忙，甚至瞧也不瞧阿生一眼！

阿生只好見一步行一步。他不知道將有一些甚麼事情發生，也許「黃色訊號」是叫他改用另外一種信物，那就糟了，因爲他只知道唯一的信物是一銀烟盒，也許還有裏面的香烟！

呂偉良曾經說過：「胆大，心細，多用腦！」這對阿生現在的心情來說，也許有些帮助的。

離開機場閘口，阿生立刻發覺一個穿着畢挺西裝的男子，站在出口處不遠的地方，他那條淨色領帶上面有一朵紅玫瑰！

阿生故意站下來，用手帕抹了一下他的眼鏡，這時那男子的領帶只是純咖啡色！

阿生知道他沒有找錯對象，於是迎着那人走過去！

阿生掏出銀烟盒，抽出一支印有紅玫瑰標誌的香烟來，又佯作找火柴！

他故意讓烟支上的紅玫瑰標誌暴露出來，其實那中年男子老早已經注意他手中的烟盒！

阿生很有禮貌地問：「先生，借個火，可以嗎？」

那中年男子摸出個打火機，替阿生點火！

就在這一刹那間，打火機一方面燃着了火，另一方面也發出了一種聲音！

原來那是一具最袖珍的錄音機，這時阿生聽到播出的聲音是個男子的，他說：「請到外面去，一輛編號四四五六三的奶白色汽車正等着你，祝你好運！」

的確是巧妙無比的設計，打火機兼備錄音機的性能，阿生還是第一次見到。尤其是在這種場合，根本借火的人無須說半句話，便將口訊傳達，實在令到一向以鬼靈精見稱的阿生也不能不深深佩服！

阿生吸着了那支香烟，說了一句：「謝謝你！」

在他抽香烟的時候，他看見那男子很注意他那支香烟，大概就是因爲對方看淸楚了那紅玫瑰標誌，所以才向他傳達口訊！

阿生若無其事地離開機場，出到外面，果然瞥見一輛奶白色汽車等候在路旁。阿生走過去細看，編號正是：「四四五六三」。

阿生走到車旁，暗淡光綫底下，只見車內只坐了一名司機。

阿生正想伸手將車門拉開，但車門不待他的手接觸，已自動彈開了！

阿生坐了入去，車門又自動關上！不到一秒鐘，車便開動。

阿生留意那位司機，只能在暗淡的燈光下看見他皮膚黝黑，面目呆滯，一句話都沒說！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的視綫被一種發光物體吸引着，那就是表板上貼着的印刷品——紅色發光漆印成的一朵玫瑰花！

這些東西在常人看來並無特殊之處，因爲市面上也有這一類膠貼飾紙出售，不少小學生就用一角錢購來貼在書包之上。

但是現在阿生的眼中，却並不是「裝飾」那麼簡單。「紅玫瑰」似乎是販毒黨的一項特殊標誌，阿生已經不止一次見到它！

那司機一直默默無言，也沒有問阿生想到甚麼地方去。阿生眞的有點不耐煩！

難道這傢伙是個啞巴？——阿生心裏想！

阿生按捺不住了，他問道：「你貴姓？」

「……」那傢伙一言不發，專心駕車，他甚至像個聾子一樣！

阿生忍不住問：「你有甚麼交給我嗎？」

阿生心裏認爲：販毒黨起碼會對他有點交代。

那司機仍然不作聲！

不過，經阿生這麼一問之後，却將一些東西遞到後面給阿生！

阿生看淸楚了，是一張字條，上面只寫上了酒店房間號碼！

阿生心裏開始明白，原來對方可能因爲語言不通。也有可能這是上級給予他的命令，只限制他這樣做也說不定！

阿生把字條納入口袋中。

不久之後，汽車停下來了。

車門自動彈開，阿生只好下了車！

阿生一直非常留心後面有沒有其他車輛跟來，結果他並未發現任何可疑車輛！

阿生走進酒店，立刻有人招呼他！

那人十分有禮貌地問道：「先生，有沒有預先留下房間？」

阿生道：「有的，三零五，姓柯的。」

「那麼請到這邊來登記吧，柯先生。」

阿生走到櫃面，交出假護照，塡上了「柯仲平」的姓名！

護照雖然是假的，但阿生明知對方不可能看得出破綻，因爲機場的海關檢查站人員一定比這裏的人更精明，但他們一樣看不出。

阿生的行李非常之簡單，只有一個掛肩式的旅行袋，但侍役仍然爭着爲他服務，阿生以爲他志在討些小賬，也就只好讓他把旅行袋挽上樓去！

侍役將鎖匙爲阿生打開「三〇五」號房的房門，逐一交代房內的陳設，例如浴缸那個是熱水喉，那個是冷水喉，那個是叫人鈴等等。

交代完畢之後，阿生摸出一疊鈔票，準備給點小賬給那侍役。但是，那侍役忽然出示了一份證件，會心地一笑！

原來眼前出現的，是B市的國際特警組人員，證件上的姓名是：劉大海。

國際特警的證件雖然是眞的，阿生仍防有詐！尤其是出發之前他根本不知道這裏有人接應！

因此阿生說道：「這是甚麼意思？」

劉大海笑了笑：「這是，市分部接到的命令，我們要在這裏接應你，呂阿生先生。」

阿生呆了一陣！如果眼前的人不是一名國際特警，而是對方的人，後果實在難以想像。因爲除了國際特警之外，這裏沒有人知道他的眞姓名叫：呂阿生！

劉大海的證件雖然是眞的，但阿生的假護照居然亦可以亂眞，有時眞與假只是一綫之差！如果販毒黨的人神通廣大，他們不但可以以假亂眞，甚至亦可以查出阿生的底子來！然則阿生假如不小心露出馬脚，豈不是功虧一簣？

所以阿生苦笑了一下：「兄弟，你攪錯了！我不是呂阿生，是柯仲平。」

柯仲平是阿生要假冒的人，所以他必須堅持！但是，劉大海却笑道：「呂隊長，難怪你誤會的，我一下子忘記了這次行動的口令！」

國際特警是世界性的組織，B市也有分部，眼前的人卽使眞的是阿生的行家也絕不出奇！但阿生由於所負上的任務太過重要，他不能不小心翼翼！

劉大海瞪住阿生說：「素仰大名，想不到我們的行家果眞是個步步爲營的高手，佩服佩服！」他笑了笑又說：「這次行動的口令是：利剪！只有利剪才可以把有刺的毒玫瑰剪掉，我說得對嗎？」

阿生這時才較爲放下心頭大石，因爲事實上「利剪」確是此次行動的秘密口令！除非對方眞的神通廣大到這地步，否則不可能知得這麼多。

阿生順口問：「有甚麼事嗎？」

劉大海說道：「我們已奉到密令，在暗中保護你！如果你認爲有甚麼須要，不妨吩咐下來！」

「相信暫時沒有。」阿生說完又問：「甚麼是黃色信號？」

「販毒黨的暗號，表示一切正常，可依原來計劃行事！」劉大海說：「紅色訊號則表示危險，必須等待進一步指示！」

阿生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那空中小姐在指示自己人下一步的行動！

劉大海又說：「我不能逗留在此太久，否則會引起別人的懷疑！」

說完，他退了出去！

阿生仍然放心不下，動手檢查房間裏的一切陳設，看看有沒有人偷偷裝置了窃聽儀器之類。萬一有的話，剛才他和劉大海的對答被人偷聽到了！所以阿生覺得，現在動手檢查還是遲了一步！心裏難免有些忐忑不安。

還好！檢查的結果並沒有可疑之處，阿生這才真的放下了心頭大石！

阿生開了一大缸水，洗了個澡！水喉聲剛關上，阿生突然聽到外面房間傳來一陣音響！

那是有人在開抽屜的聲音！

阿生暗吃一驚！

但是，他到底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對於這一類事件自然懂得如何去應變！

他把水龍喉重新扭開，讓水聲造成對方的一種錯覺——以為他仍在洗澡！

然後他圍上一方毛巾在腰間以下，他是來不及穿回衣服的。

阿生躡足至浴室門旁，偷偷望出房外——這是一間附設有浴室的套房，房門本來關上了，對方如何入來？阿生由此已想到對方並非等閒之輩！

浴室的門也由於房門關上，所以阿生沒有再作畫蛇添足之舉。

但是，當阿生望向房間裏的時候，却不見有人。

不過阿生並不因此而放鬆戒備，他自信他的聽覺不致會出毛病！

果然，阿生剛由浴室走出來，立即就有一條黑影撲了過來！

黑影來勢極急，阿生只能就地將身子一蹲，雙手做了一個自衛的姿勢！順勢再將那人一托，「喲」的一聲，那人跌向床上！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還不敢肯定對方手上是否有槍，所以他迅速飛躍衝前，撲向床上，將那人壓在下面，雙手分別捉住對方的手腕！這也是唯一可以制止對方向他開槍的方法！

但是，就在阿生能將對方控制之後，他便開始感到不妙！

首先是嗅覺中那陣醉人的香水氣味，然後是胸前感覺到壓住的是兩團軟綿綿的東西。天啊！原來眼前被他壓着的是一個女子！

那女子只有二十餘歲，成熟豐滿，臉部輪廓長相迷人得很！阿生要不是由於對方的極力反抗，他真的會就此放開她，尤其是阿生這時只圍了一條浴巾，身上根本沒有穿上衣服！

阿生開始感到她被征服了！

她嬌喘着，然後逐漸軟下來，阿生看見她粉頰通紅，其實他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

阿生道：「誰派你來的？」

那女子瞪了阿生一眼，含嗔道：「瞧你這樣子！我要大叫非禮了！」

阿生苦笑道：「這是我的房間，即使你把警察叫來，我也可以說你只是個賣春娘子！」

那女子啐了阿生一口，由床上爬起來！

她企圖過去將手袋取回，但給阿生快了一步，將手袋奪過！

阿生一邊打開手袋檢查，一邊笑道：「希望搜出東西不致會令到我和你都感到尷尬！」

手袋裏載着的，只是一些女人用的化粧品，看來並無可疑之處！

阿生把手袋扔過去，還給她！同時笑道：「你想找一些甚麼？」

那女子道：「想發財！」

「你不大像個女小偷！」阿生說，「誰派你來的？」

「我想抽支香烟，可以嗎？」她說着，已將手袋打開了。忽然又說：「有香烟嗎？我的香烟剛吸完了。」

「你太有禮貌，反而令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阿生走過去把他的銀質烟盒取來。現在他才看清楚，烟盒上的彫刻十分精巧，是一朵玫瑰花！

阿生把銀烟盒打開，讓她伸手取了一支香烟。

她的視綫一直注視着那個銀烟盒，直至把一支香烟取到了手，她又非常留意烟枝上的紅玫瑰標誌！

阿生心裏有數，為她燃着了香烟，又說道：「現在也許你肯說出你的芳名了。」

「如果你剛才讓我把這銀烟盒找到，我們就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誤會！」那女子抽了一口香烟，嫣然一笑地說。

「你要找的，原來就是這東西麼？」

「是的否則我無法相信你是我們的人！」

「其實你何必鬼鬼祟祟？你可以直接向我討取！」

「那太不高明了！」

阿生笑道：「現在你也不見得高明吧！」

那女子尷尬地一笑！

「我是首領派來與你連絡的人，歡迎你來到我們這裏！」那女子伸出手來，跟阿生握了一下！又自我介紹道：「小姓岑，岑美嬌！」

阿生握着她的玉手不願放，讚嘆着說：「果然是又美麗，又艷又嬌！」

岑美嬌面頰紅得嬌艷欲滴，垂下頭來，掙脫阿生的手，嗔道：「別阻時間了，快穿好衣服，我們一齊出去吃晚飯！」

阿生這時才想起浴室的水喉未關上，還好浴缸去水的洞孔沒有塞上！否則這兒早已變成水塘。

× ×

在一間充滿了地方色彩的夜總會裏，到處都是穿上了夏威夷恤的男人，穿着西裝或禮服的根本找不到一個，女人則穿上了地方性的大花齊脚裙。

阿生在岑美嬌的帶領下，進入這光綫暗淡的夜總會裏來。

阿生以為這裏一定先坐了一班販毒黨的人物，但是，岑美嬌帶他繞了半場之後，却揀了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小角落坐了下來！

這裏只有一張僅供二人對坐的小桌，頂多也只可坐够三個人，但是如果第三個人坐下來，就必須背向音樂台那邊，看不到台上的表演了！

小桌貼牆擺放，牆上有飾燈，桌上有鮮花，如果他們是一雙情侶，這情調確實不錯！

侍者走過來，岑美嬌不知用土話跟他說了一些甚麼。

岑美嬌道：「你是第一次到這兒來嗎？」

阿生其實已經來過兩三次了，但他仍然點點頭，表示岑美嬌說對了！

岑美嬌又說：「我點了一些別處吃不到的本地小菜，讓你增加胃口！」

「謝謝你！」阿生問：「你是華僑嗎？」

「是的，在這裏長大。有甚麼不對？」岑美嬌眉毛一揚，取出了一包香烟來！

阿生記得她說過香烟剛吸完了，才向阿生討了一支的，但現在那包香烟還有十支以上，可見她只是故意要向阿生討證物，查身份！

阿生一邊為她點火，一邊說道：「並沒有甚麼不對，我只是順口問問！你不會見怪？」

「怎會呢！」岑美嬌嫣然一笑，「你很討女人歡喜，而且很會說話。」

「你過獎了！」

「為甚麼你不問我，只有我們兩個人？」

阿生苦笑道：「坦白說，我肚子很餓，一切還是等吃飽了再說吧！」

「不妨告訴你，這頓晚飯不可能只有我們

兩個人的！」岑美嬌道。

阿生還參不透她這句說話的真正用意，突然感到有些東西在移動！

阿生感到有些手忙脚亂，但那些侍役却視若無睹，岑美嬌却若無其事地吸着香烟！

那張小桌和兩張椅子，連同那幅牆壁，都被穩固在半圓形的地板之上！因此唱盤似的地板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動之後，出現在夜總會這邊的，同樣是一桌二椅看來並無兩樣。

但是，阿生和岑美嬌二人，這時却在牆後的密室中，面對着二名彪形大漢！

岑美嬌由椅上站直了身子，問道：「首領呢？我們的人客到了！」

只見其中一名大漢用手在後面的牆上按動了一個按掣，地板那邊開了一個洞！

岑美嬌對阿生說：「請跟我過來！」

阿生跟她步到洞口，下面是一把扶梯，有燈光透了出來！

岑美嬌首先由梯子下去，阿生跟了下去！透過了一度走廊，來到一個房間門口，岑美嬌站住脚，回頭對阿生說：「你的護照交給我吧！」

阿生把寫上「柯仲平」名字的護照摸出來，交到岑美嬌手中。

岑美嬌打開一瞥，便將門推開！

房間之內，有如一間辦公室的佈置。辦公桌後面坐了個中年人，皮膚黝黑，非常高大！

岑美嬌進來之初叫阿生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但阿生為了表示尊重對方，沒有坐下，只是站着！

岑美嬌把阿生的護照遞到中年人面前，又用當地的土話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中年人打量了阿生一遍，又看過了那本護照，這才叫阿生坐下來！

阿生尊重主人的意見，坐了下來！他把室內各處看了一周，心裏不免有些奇怪！這位中年人既是首領，怎麼室內只有他一個人？若照常理，他起碼應該有三兩個保鏢才對。

也許這中年人只是「替身」，或者「師爺」之類亦未可料。——阿生心裏想！

阿生默不作聲，那中年人在俯首檢閱着那本屬於柯仲平的護照。阿生不知道對方會否看出破綻！不過無論如何，表面上他都要表現得一派冷靜，否則就可能前功盡廢，功虧一簣！

中年男子終於抬起頭來，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

「柯先生，歡迎你到B市來！」中年人硬硼硼地說，「你吃過了晚飯嗎？」

「還沒有！」阿生說。

「那麼，我們一齊出去吃，順便介紹一些朋友給你認識。」

中年男子由辦公桌後面站了起來，把護照交還到阿生手上！

那中年人在桌面上的按鈕盤按了一下一個按掣，房間一角開了另外一度暗門，三個人就是由那兒穿了出去，過後那度門又自動關上！

走了一段短短的走廊，便可以看見一部電梯，從電梯門口錶板數字看，這兒是地牢，再上一層是地下，此外上面最少還有五六層高！

阿生心裏想：這販毒黨的組織也可謂龐大，而且嚴密得很！別的不說，單是目前所見，相信警方要抓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人登上電梯，電梯升至地面便停下來，走出電梯，外面原來是車房！

車房裏燈光火着，那邊有數名彪形大漢，分別圍在一個大木箱旁邊，看來他們正在賭樸克，但看見首領來了，便急忙收拾一切！

一個男子匆匆坐上一輛汽車的司機位，另一個大漢則搶過來拉開車門，讓阿生等人坐上汽車後座去，那大漢則坐到司機位旁邊去！

中年人說：「到俱樂部去！」

司機答應了一聲，隨即開動馬達！

阿生從汽車的望後鏡中可以見到其他各人搶登後面另一輛汽車裏去，他們大概是保鏢，這時勢必尾隨而來。如此大陣仗，亦可以想見其他一切矣！

阿生不知道還有多久才可以到達「俱樂部」，他已腹如雷鳴！

阿生覺得對方太過做作了，只要證明他那「柯仲平」的身份，又何必如此轉轉折折？這可能是中年人為了小心防範計。

到了一處郊區，一幢豪華別墅孤立在路旁，二輛汽車就駛入那別墅中去！

別墅大得很，裏面不但有花園，還有泳池，如果不是知道了對方的底子，阿生還以為這是億萬巨富的住宅呢。

各人下了車，中年人對阿生說：「這是行家晚上聚會的地方，菜色和招牌都是一流的，但等閒人却不容易享受得到！」

阿生心裏想：所謂「行家」，大概是指販毒的「同業們」！販毒者居然擁有一間設備如此豪華的俱樂部，亦可見一斑了！

阿生還不知道對方姓什名誰，他却又不敢堂而皇之的去問，怕露出馬脚時，那就弄巧反拙了！

阿生跟着中年人步過花徑，岑美嬌與阿生並肩同行，保鏢們只有一人跟在最後！

阿生低聲問他身旁的美嬌：「我該怎樣去稱呼首領才好？」

「他姓程，就叫程先生好了。」

岑美嬌低聲對阿生說道。

各人入到屋內，果然是一家高級俱樂部的設備！

一名侍者很有禮貌地過來招呼他們，中年人吩咐他說：「找一間貴賓房，我請朋友吃晚飯！」

侍者把他們帶到一間鋪滿地毡的房間去！裏面果然設備豪華，一切俱全，男侍者退出去之後，不到一分鐘光景，就有二名穿制服的少女捧着茶水入來！

貴賓房的主要部份大約有二十乘三十英尺那麼濶，一張中型圓桌是可以加濶加大的一種，另一角佈置成豪華客廳的模樣，單是那套沙發和那種彩色電視機，相信在這個國度裏，已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得到的，

在左邊，有一度門，裏面是一間供休息用的寢室，附有浴室洗手間。

在右邊，有個更大的洗手間，門前旁邊是個大衣櫃和儲物室，都是入牆式的設計。

牆壁有古畫糊了牆紙，有空氣調節設備！

阿生看在眼裏，想在心裏，不能不佩服這班人神通廣大，懂得享受！也不能不感到驚奇——為什麼當地警方會一無所覺？

姓程的中年男子招呼阿生在沙發上坐了下來，示意女侍應們拿洋酒來，但阿生表示不懂得喝酒。其實他是担心酒後誤了大事！

阿生受到如此熱烈的招待，多少感到受寵若驚！

他看見女侍捧進來的，全是十分名貴的陳年舊酒。他雖然不喝酒，也曉得這是數百元一瓶的佳釀！

中年人吩咐一名女侍為他點菜。看情形他們是十分熟絡的！

阿生只喝着一杯混了大杯汽水的，只有極少極少的洋酒，這還是中年人堅持的，中年人現在的態度較為輕鬆了許多！起碼沒有初見面時那一副冷冰冰的面孔，甚至岑美嬌也沒有剛才那麼拘謹！

中年人對阿生說：「你今晚就睡在這裏吧，一切費用由我負責好了！」

阿生不明白他的意思，苦笑道：「何必破費呢，我的行李還留在酒店裏！」

「我會派人去爲你拿來的。」那姓程的男子說。「這裏的環境幽靜，而且招呼保證妥當，相信總比市區的酒店好得多！」

「嗯……」阿生一時之間找不到合理的藉口去推辭對方的一番好意。

「不要三心兩意了！」中年人舉杯與阿生相碰，笑道：「祝我們合作愉快！」

阿生木然舉起手中杯！他根本不知道對方的眞正用意何在，總之那中年男子的表情和眼神充滿了一種神秘感，令到他有點忐忑不安！

不久之後，晚飯開始了！

阿生實在吃得很辛苦，根本他有太多事情不明白，偏偏對方又要把他留在這裏，這是什麼意思？

他想不通的事，本來打算問僞冒酒店侍役的劉大海，但現在既然要留在這裏，當然不可能再見到劉大海了。這會不會又是一項陰謀？

阿生吃完那頓晚飯之後，還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因爲他的心裏只想着以後事情的發展！

到了各人離席，回到沙發椅這邊時，姓程的男子表示要打個電話，叫岑美嬌陪同阿生到房間去參觀，因爲，阿生今晚就要睡到那兒去的——。

岑美嬌笑道：「你似乎有點不高興，其實許多人都得不到這種待遇！」

阿生苦笑道：「是優待還是軟禁？」

「你還未享受過今晚的，難怪你會說這種說話！」岑美嬌又是神秘一笑：「我勸你別惹怒程先生，否則你所得到的效果可能相反！」

「你在恐嚇麼？」阿生說，「在這裏，我應該是人客，但你們把我當囚犯！」

「不！你錯了，我們是担心行家撬牆脚，因爲許多行家都曉得你代表H市一個大集團前來購貨的。我們不想節外生枝！」

「但是，一切我們早已談妥了，我不會反悔的，你們到底担心什麼？」

岑美嬌笑了笑：「應該由我來問你，你到底在担心什麼？」

這時候，那姓程的中年人入來了！他若無其事地笑問阿生：「滿意這裏的一切設備嗎？不妨告訴你，B市最高貴的酒店，也無法與這裏比擬！」

阿生說道：「我想，我還是住到酒店去好些！」

「別固執！」那中年人說，「你來了本市，便是我們的人客，我們有責任保護你的安全，因此你必須聽從我們的擺佈！」

岑美嬌向阿生遞眼色，阿生知道她的意思是叫自己馴服下來！

阿生根本沒有反駁機會，那中年人走了！

阿生難免會因爲他的無禮而感到生氣，但是，岑美嬌卻對他說：「這裏黑吃黑的事件常常發生，你在市區會失去安全感。」

阿生忍不住說：「這裏不是常常聚集了不少你們的行家嗎？」

岑美嬌忍不住笑了：「不！這裏並非什麼俱樂部，而是程先生的私人別墅，用以招待外地來的賓客。四周圍的保安措施嚴密，決非一般人所能踏足半步的，那裏有什麼行家。」

阿生這時才恍然大悟！

對方雖然欺騙了他，但他卻不能不服！其實在出發之前，任如重已對他說清楚了，這是非常特殊的任務，甚至連A國的販毒特務也不知道全部行動的後果如何！

他們只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必須把握，難得的是阿生的年紀，身裁和面型輪廓等等，俱與柯仲平相彷彿，這就是國際特警願意與A國特工合作的唯一最佳理由了！

岑美嬌又說：「你不會寂寞的，等會兒自然有人來陪伴你！」

說完，她回眸一笑，便離開了那間寢室！門關上了！

阿生衝過去，但無法再將門打開！

阿生有一種「上當了」的感受，姑勿論眞相如何，目前他是不甘寂寞的，這算是什麼？軟禁嗎？還是別有用心？

於是阿生開始設法逃出去再說！

但是，窗門有鐵枝，外面可以看得見守衞重重，如何逃得出去？

阿生突然感到一陣昏迷，眼前景物在移動，他急於要找到那張床……。

但是，他還未回到床緣，已經倒了下來，還好地毯很厚，沒有跌痛他！

在昏迷中，依稀有人把他扶上床，然後爲他寬衣解帶……

意外重重　驚險處處

一名三十歲的青年人，帶着四名彪形大漢，浩浩蕩蕩地開到熱帶酒店來！

青年人只帶了一名大漢入到酒店裏面，其餘三名大漢則留在汽車裏。他們都是玫瑰幫的人，爲首的青年男子大有來頭，他就是玫瑰幫首領梅貴元的姪兒梅兆雄。其餘四人俱是該幫打手！玫瑰幫是個很有組織的販毒黨，在B市總算有點兒勢力。這次阿生冒充的柯仲平，就是代表H市一個大集團到那兒去跟他們交易。

梅兆雄入到酒店，直趨櫃面，問那賬房道：「三零五號房那位柯先生在嗎？」

「出去了！」賬房據實回報，「是跟一位小姐一同出去的！」

梅兆雄呆了呆：「小姐？怎麼樣小姐？」

「很漂亮，二十歲左右。」賬房說。

梅兆雄不等他說完，便竄進電話間去。

他打了個電話給梅貴元，將實情告訴他，但梅貴元道：「我並未派任何人去接走他，快些追踪他的下落！」

梅兆雄其實一早已感到事情不妙，尤其是當那賬房說出是個女人接走了「柯仲平」之後，他就覺得有人插手這件事！

梅兆雄走出電話間，再次回到櫃面，問那賬房道：「他什麼時候出去的？」

「大約半小時之前。」

「坐什麼車子？」

「我不大留意。」

梅兆雄想了想，又問：「我可以到他房間裏去看看嗎？我們是朋友！」

「對不起，先生，這不合規矩……！」

但是，梅兆雄沒有理睬他，不等他說完，已帶了那名大漢到了電梯門外！

賬房等他們進了電梯後，立卽通知三樓。

梅兆雄和那名打手出了電梯，便走向三零五號房間門口！

三樓的管房一邊制止他們，一邊問他們找誰，但是梅兆雄沒有理睬他，打手還將他推向後面，差點跌倒了。兩名侍役之中有一個是B市特警劉大海僞裝的，這時也只好目送他們進入三零五號房去！

梅兆雄在房內搜索，只見衣櫃裏有着阿生留下的簡單行李。

劉大海要知道結果，到房間裏來監視，但那彪形大漢也站在一旁監視着他！

梅兆雄一無所獲之後，遷怒於劉大海，一手抓住他的衣領，狠狠地問：「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劉大海是一名國際特警，受過訓練，本來他可以一舉手便將對方摔倒。但是，國際特警是經過嚴格挑選的，並非一般魯妄之夫可以勝任，劉大海既然身負重任，更不敢輕舉妄動！

他苦笑道：「先生，其實我正想問你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想閣下可能是警探，我們是否接錯了一名走私客？」

劉大海當然是故意這麼說話，其實他早已猜出了對方的身份。是因爲這樣，他才暗自吃驚！

他一直以爲那女子——岑美嬌，是玫瑰幫派來的人，直至現在才恍然大悟。因此他不得不替阿生的安全而感到担心！

梅兆雄咬牙說道：「柯先生是我們貴賓，他是個正當商人，是來跟我們談生意的，你要切實告訴我，接走他的是個什麼人？」

劉大海故意震顫顫地說：「她……她是個很年青的女子，我不知道她是個什麼人。」

「什麼時候出去的？」梅兆雄有意核對一下樓下賬房的口供！

「半小時左右之前。」

「有沒有提及到何處去？」

「沒有。」劉大海說，「我們沒有理由干涉客人的行動啊！」

「他媽的！」梅兆雄用力一摔，劉大海順勢倒向後面的沙發椅上！

其實劉大海受過武功訓練，馬步很穩，他大可以站牢不動，但那樣反而會引起對方的疑心，所以他只好倒下去！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房門被人推開了！那是一個鬼鬼祟祟的青年人，他發覺房內有人之後，掉頭便走！

梅兆雄和那個打手的反應非常之迅速！他們立刻衝出房外去！

三樓的管房到樓下去會賬房了，他們認爲事態嚴重，正準備報警，所以三樓再出現一名怪客也沒有人跟踪他！

梅兆雄的想法卻不同，他認爲這傢伙鬼鬼祟祟的，必然大有來歷，於是追踪而去！

那傢伙由三樓太平梯逃去！

梅兆雄高聲由窗口招呼樓下的打手們，叫他們前來接應！

梅兆雄帶在身旁的一名打手則沿住太平梯直追下去！

劉大海不知道怪客的來歷，更不知道這件事到底是怎麼樣攪的。例如阿生被那一幫人接走？玫瑰幫的梅兆雄何故會撲了一個空？目前這怪客的目的又何在？怪事似乎太多了！

梅兆雄的呼叫聲引起酒店內外的人的注意，紛紛跑過來查看究竟！

劉大海趁此機會由房內跑出去打電話，向B市的特警分部報告！

那怪客眼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雙足發軟，就此由太平梯摔下去！幸而這時已離地面不過數尺而已，否則一定跌個重傷！

梅兆雄帶來的三名打手及時由汽車衝出，繞到屋旁太平梯來，把怪客抓住！

梅兆雄和另外一名打手也隨後由太平梯下來，匆匆將怪客擁上車去，這時街上聚集了一些人，他們担心警察趕來查究，於是急忙開車離去——。

在汽車裏，梅兆雄問那怪客：「你是什麼人？」

「小偷。」那怪客渾身發抖地說。

「小偷？」梅兆雄頗感意外，「誰叫你摸到酒店那間房去？」

「我是受人所托，先生。」小偷說，「否則我又怎敢偷到那麼高尚的地方去？」

「豈有此理！偷東西也有『受人所託』的麼？」梅兆雄揪住他的衣襟問：「你到底是什麼人？快說！否則老子殺了你！」

「先生，眞的，我眞的是小偷啊！」那青年人叫寃似的叫起來，「我在警局裏也有案底，不信你們可以去查查！」

「那麼，誰委託你？目的又何在？」

「一個舊隣居，他叫勞根。」

「他要你偷什麼？」

「偷三零五號房的所有行李。」

「在那裏可以找到勞根？」

「他本來開車在酒店外面等我的……」

梅兆雄不等他說完，便叫司機把汽車掉頭開回酒店外面去！

但是那小偷又說：「我想，他這時候可能已經離開那兒了……」

豈料話猶未完，迎面來了一輛汽車！

小偷又急急忙忙對梅兆雄說：「就是那一輛——。」

梅兆雄的視綫隨着小偷的手指而轉移過來，只見一輛黑色房車一掠而過，去勢正急！於是他立卽又吩咐司機掉頭追踪！

但是，司機緊急煞掣之下，汽車差點撞向路旁燈柱，等到掉頭時，已失去了那輛黑色房車的下落！

梅兆雄遷怒於小偷，再三質問之下無結果，只好把他押返總部去見梅貴元，也算是有個交代！

× ×

在國際特警組的B市分部秘密辦事處內，除了當地特警的行動隊長乃龍之外，還有A國反毒組特務勞斯和史提芬！此外就是剛由酒店回來的特警劉大海——B市出生的土生華僑。

各人聽了劉大海的報告之後，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阿生到底給那一幫人帶走？目前他的處境是否有危險？

A國反毒組特務勞斯是剛剛到達B市的，想不到他精心佈置的計劃，第一步就遭遇到事前無法預料的困難。

乃龍承認當時太過疏忽，他應該派人暗中保護阿生。而劉大海當時是不能離開酒店的，他應該另外再派另一名特警去！

勞斯說道：「看來我們必須找本市的警方綫人合作，事情不能再拖，否則阿生可能有危險！」

乃龍於是把數名特警召入他的辦公室來，吩咐他們去找警方的綫人！

乃龍又說：「這件事很有可能是另一幫販毒黨做的，他們經常勾心鬥角，很多都不能相容，尤其是看不過眼的，是玫瑰幫的生意越做越大！」

勞斯是這裏的常客，他經常來這裏查販毒黨的情況，以便佈局將他們撲滅——澈底的撲滅！否則就不會有今次的行動！

正因爲勞斯是這裏的常客，所以他和乃龍已經不是第一次合作。同時他對這兒的一切情形，也相當的熟悉！

「此地較大的販毒組織，除了玫瑰幫之外，還有白象幫和青竹幫，他們跟三角區的關係密切。」乃龍又說：「但目前我們不能等綫人的消息了。」

「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勞斯虛心地問。

「到酒店去！」乃龍說，「我們不能乾等消息，必須到酒店去查查看！」

勞斯也認爲這是最實際的行動。於是在乃龍的帶領下，他們便悄悄來到熱帶酒店門外附近！

當時一些警方人員仍在調查不久之前發生在酒店中的事！

自從梅兆雄等人走後，酒店方面因爲報了警，所以警方循例要派人前來調查一番。最初他們對「柯仲平」此人的行踪及身份極表關懷，但乃龍來了之後，悄悄向一名高級警官交代過了，警方這才明白原來是一宗相當複雜的事

件。

國際特警，當地的警探以及A國反毒組特務們，分頭在酒店內內外外展開了一連串的偵查行動！

他們訪問過酒店附近的街頭小販以及商店店員，目的是要查出儎走阿生的汽車編號，這是唯一可以追查的綫索！

在酒店門前專替人開車門的小童，只可以說出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坐了一輛街車離開酒店，却無法說出街車的編號！

根據小童的口供，街車儎走的極有可能是阿生和那個不明來歷的女人！

勞斯經過這次之後，更加佩服任老頭兒—H市國際特警領導人任如重，他屬下的國際特警確是勝人一籌，尤其是像阿生那種人才，實實在在是世界水準的國際特警。

勞斯當然只能在心裏這樣想，却不敢當面開罪乃龍，不過這一次阿生下落不明，乃龍是有責任的，因爲一連串的行動和計劃都是他跟乃龍商量好，然後才逐步去展開的！

乃龍既懂得派了一個劉大海潛入酒店中冒充侍役，爲什麼不在門外派人監視一切？

其實乃龍也有此打算，只是想不到阿生那麼快就被人帶離酒店，他的行動無論如何總是遲了一步！

現在他們僅能做的事情似乎就只有：向全市的街車展開調查！

但是，這都市裏有過千輛街車，要逐一細查，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乃龍在心理上有點負疚，他把替人開車門的小童喚過一旁，哄着他說：「你對那位小姐可能很有印豪，因爲她很漂亮，是不？」

小童說道：「不！只因爲她給了我不少打賞，而且，她很香！」

乃龍靈機一觸，摸出一張鈔票來，在小童面前揚了一揚：「想清楚點，看看記不記得街車的號碼。即使記不起全部，一個數目字也有用的！」

小童果然見錢眼開，認眞地沉思道：「號碼我沒有留意，車子的顏色我倒記得！」

乃龍立即問道：「然則那輛街車是什麼顏色的？」

「黃色！」小童肯定地說，「街車是新噴油的，絕對是黃色！」

身旁一名警官道：「黃色街車不多，據我所知，都是屬於一家公司的，看來我們還不致太過絕望！」

乃龍把鈔票賞給開車門的小童。

一干人等登上汽車，由警官帶領，直駛向市區一間車房！

車房內有着三輛黃色街車在修理，警官過去表示要見主管，於是一名穿工作服的青年帶他到閣樓辦事處上面去。

警官道明來意，要求主管的透過無綫電呼喚系統，向全體司機查詢：在七時半至八時左右，是否儎過一男一女，由熱帶酒店至不明地點？

街車公司受管於警方交通部，當然不能不賣賬。於是把阿生的身裁年齡，以及那女子的服飾等等，向正在營業的街車司機查詢，要求他們盡可能快些向警方提供綫索。

不到一分鐘光景，一輛街車司機便有了回話，他在無綫電傳話機中說道：「這裏是第十七號車，我的確儎過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由熱帶酒店前往象牙夜總會。那小姐搽了十分名貴的香水，那位先生年青而且英俊，好像不是本地人！」

主管的親自接過咪高峯，發出命令道：「十七號，你做得很好，現在你車上有客嗎？」

「還沒有。」

「那麼，請把車子開往象牙夜總會門外，你必須與警方切實合作，明白嗎？」

「明白了！」

警官非常滿意，身旁的乃龍和勞斯也覺得阿生還有一綫生機。

於是各人分別開車趕到一條街道上，十七號街車已候在那兒路旁。

象牙夜總會只是一家小型夜總會，甚至光管招牌也並不太過惹人注目。

乃龍等人一再向街車司機查問淸楚，知道他所講的有絕大可能是阿生和那神秘女郎，於是各人便進入夜總會去。

夜總會裏人客頗多，領班的看見一名穿制服的警官入來，急忙過來招呼。

警官一邊打量着座上人客，一邊問領班的：「七點半至八點鐘這一段時間，是否有一男一女到這兒來？」

領班的笑道：「先生，到這兒來的有不少根本就是夫婦或情侶，多數是一男一女的，叫我怎答你？……」

警官生氣地說：「你小心聽淸楚，男的高度似我，但樣貌英俊，比我更年青，女的很漂亮，衣服是西式的，半透明的恤衫，外加背心，黑色西褲，搽得香噴噴的，約莫二十歲左右。這件事非常之重要，你不合作我會叫你老闆受停牌之苦！」

領班的面上的笑容頓然消失，忙作沉思狀，又束眉說：「是的，七點半至八點這段時間……嗯，是晚飯時間吧！對了，的確有一男一女到過這裏吃晚飯！」

乃龍插咀問：「還有其他人嗎？」

「沒有，只有他們兩位。」領班的說。

警官問：「什麼時候走的？」

「半小時左右，便匆匆離去！」領班的毫不考慮地說道。

勞斯是個十分有經驗的特務頭子，他看得出領班的作僞。

首先是他表示不大留意那一男一女，這是不足爲奇的事，因爲夜總會裏每晚有那麼多人客又來又往，除非有什麼特徵，或者特別事件發生，否則，即使身爲領班的，亦未必一一記憶得起！

但是，領班的不該毫不考慮地，又自說出他們在半小時左右之後便匆匆離去。勞斯覺得這是相當矛盾的，因此引起了疑心。

他却若無其事地揷口問道：「他們當時坐在那一張桌子，你記得嗎？」

領班的指指那角落中的小桌：「我記得是那一張小桌！」

勞斯循勢望過去，那兒陰沉沉，不爲人注意。此時也有一男一女在那兒對坐，但他們當然不會是阿生和那個神秘女郎。

勞斯記在心裏，却不動聲色。

警官問乃龍：「要不要把他帶走？」

乃龍望望勞斯，勞斯忙說道：「這位先生十分合作，我們應該感謝他才對，爲什麼要把他帶走？」

警官回頭又問領班的：「記得他們說過一些什麼說話嗎！」

「不大留意！」領班的說，「但是，假如讓我再見到他們，也許我還可以認得出他們，因爲那位小姐委實太美麗了！」

勞斯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只向座中一人打了個眼色。

勞斯是個極富經驗的特務頭子，當他們未進入夜總會之前，他已派了一名下屬史提芬扮作遊客闖入夜總會去喝酒。其實目的是細心觀察，暗中監視着一切動靜。

現在各人相繼離開了象牙夜總會之後，史提芬還若無其事地留在裏面喝酒，看表演和演

奏。他看來與一般外地來的西人遊客無異，看得興奮時哼幾句，也有駐場的吧女過來向他兜搭。

史提芬爲了完成偵查任務，似乎不能自鳴清高，必須讓那女郎在他身旁坐下來，這是許多國家遊客常常遭遇到的。

史提芬表面上是個酒色之徒，其實他一直在留意着那邊的情形。

那領班的進了酒吧後面去。

酒吧就在夜總會一角，後面垂下了一串串的珠簾，顯然就是這家夜總會的內部。一般說來，那是供待役休息和更換制服的地方，但是史提芬知道領班的此時並非下班。

看他神色匆匆的，大概要爭取時間向他的上級報告剛才的情形。因此，史提芬更加感到事態的可疑。

他不動聲色，佯作到洗手間去。

到了洗手間之後，史提芬拔出一支墨水筆型的無綫電通話器，立刻與正在外面汽車上接應的勞斯取得了連絡！

勞斯接到了訊號之後，忙着問道：「史提芬，你發現了一些什麼？」

「這裏的確有些古怪！」史提芬道，「領班人匆匆進了酒吧後面去，派人在外面小心監視吧！」

「好極了！史提芬，你做得好極了！」勞斯又說：「你要注意角落的一張小桌子，他們坐過的地方，希望有些綫索留下！」

史提芬答應了一句，外面有人進入洗手間裏來。

史提芬聽到步聲之後，在馬桶上面的水箱掣拉了一把，便出去洗手。

史提芬在俯首洗手時候，他覺得有些事情不妙！

史提芬是勞斯的主要助手，做特務這門工作的人自然都是極端機警的。原來他俯下頭來在洗手盆洗手的時候，隱約瞥見擋在他面前的鏡子下面有些空罅，依稀還可以聽到有人在說話。

史提芬心裏暗吃一驚。

憑他的經驗，那面鏡子是特製的一種偷窺鏡，也就是有人在鏡後可以看得見這裏情形。

那麼，史提芬剛才在厠內與勞斯用無綫電通訊機通話，是否也被人窺見了。

照計厠所有門，看是未必看得見的，史提芬與勞斯通話時也不是高聲疾呼，問題却是會不會因此露出破綻？那就難說了。

史提芬佯作若無其事地，照照鏡，整理一下衣服，便走出了洗手間。

他經過那小桌時，非常留意地板上和牆壁之上縫合的地方。

爲了看得更淸楚，史提芬摸出一包香烟，取了一支咬在咀角，然後佯作找火柴，而走到小桌旁邊來。

角落的小桌兩旁正坐着一對情侶，他們正喁喁細語之時，想不到史提芬會突如其來。

史提芬有禮貌地點頭微笑，在桌上取了一包火柴，燃點了香烟，這才回到自己座位去。

就在那麼短促的時間裏，史提芬已經看破了小桌附近的機關——地板上的地毡有半圓形的裂痕，牆壁之上也有縫。

這些縫合的地方，雖然經過牆紙的巧妙掩飾，四周亦有一些圖案花紋足以擾亂視綫，使人不注意那些裂縫。但在一個有經驗的特工眼中，一切作僞甚難逃得過他們的視綫。

史提芬既然存心要窺破這一切，收穫當然也就更加大了。

他回到座位去的時候，那半老吧娘又向他賣俏，可惜史提芬心不在此。

吧娘突然蠢蠢欲動。

史提芬感到一隻怪手伸了過來，吧娘竟然以爲史提芬眞的喝醉了。

她企圖向史提芬扒竊，但給史提芬一手捉住了她的手腕。

她在發抖。

史提芬含笑道：「你的手法不靈了，要找警察先生幫忙嗎？」

吧娘急得想哭，却裝上了笑臉哀求道：「先生，請你饒了我吧！我丈夫有病，孩子也要交學費，這幾天生意不好……」

史提芬故意說道：「你肯不肯陪我離開這裏，我可以給你錢！」

「當然可以，無論到那兒去，我都不介意！」吧娘說道。

史提芬於是召來侍役結賬，然後拖着吧娘離開了象牙夜總會。

在這個都市裏，外國人拖住一個半老吧娘是常見的街頭景色之一，自然不會惹人注意。

史提芬出到門口，便有一輛汽車開了過來，停在他們面前。

史提芬拉開車門，讓吧娘先坐了上去。

駕車的是一名警探，他是奉命接應史提芬的，但吧娘看不出他的身份，在後面向史提芬賣弄風情。

史提芬摸出一叠鈔票，在吧娘面前揚了揚，問道：「你喜歡嗎？」

「當然，喜歡極了！」吧娘笑道。

「我可以給你，但你要坦白答我一些問題！」史提芬說。

吧娘問：「什麼問題？」

「你在象牙夜總會出入一定已有了不少時日吧？對嗎？」

「是的。」

「那麼，你當然知道老闆是誰？」

「好像是姓程的。」吧娘感到驚奇地問：「有什麼不對嗎？」

「我正想問你，象牙夜總會是否有些不對？」史提史反問道。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夜總會裏可能有機關，告訴我吧，程老闆是幹什麼工作的？」

「既然是老闆又何必工作？」吧娘顯然有了一種警覺，她面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舉個例，有人在裏面失踪，你知道爲什麼嗎？」史提芬咄咄進迫。

吧娘突然叫：「停車！」

前面的探員當然不會聽她的，反而加速開行。

史提芬已窺出了破綻，道：「你爲什麼如此驚惶失措？因爲你知得太多嗎？」

「不！我覺得你可能喝醉了，請你放我走，求求你叫他停車！」吧娘在驚慌之餘，哀求着說。

但是前面的探員摸出一份證件，遞到後面去給那吧娘看。

吧娘不知內裏，接過細看，不由得又呆了一陣，原來那是當地警探用的證件。

探員伸手取回證件，笑道：「小姐，你被捕了！」

吧娘欲哭無淚，怔怔地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名啊？」

探員指指史提芬：「我告你賣淫！」

史提芬會心一笑：「我絕對可以作證！」

吧娘面色大變。

史提芬忽然又問道：「你開車往何處？兄弟。」

探員道：「警局，我要將她落案！」

史提芬道：「別弄錯了，我剛才說過可以作證，只是證明這位小姐並非賣淫！」

吧娘回過頭來瞪住史提芬。

史提芬笑了笑，說道：「我知道你是個賢妻良母，絕對是個好人，而且非常須要錢！」

史提芬把幾張美鈔塞進了她的手心去。

連那開車的探員也弄得一頭霧水，不知他何故會如此仁慈！

吧娘却在感動中流出了熱淚。

人就是這麼奇怪的動物，有時硬不來就要軟，目前那吧娘就在軟硬兼施中屈服下來了。

她抖聲說：「只要你們不拘捕我，我什麼都願意，我不要你的錢！」

史提芬却說：「錢對你既然有幫助，你就收下它吧，我要的只是一些事實的眞相！」

吧娘道：「象牙夜總會是程大桐的，那兒是白象帮的連絡中心！」

史提芬是勞斯的助手，自然曉得「白象帮」也就是當地幾個大販毒集團之一！他也聽過了程大桐這毒梟的名字。

史提芬急於要知道阿生的下落，於是又問道：「七時半至八時一段時間，是否有一對年青男女入去夜總會去晉晚餐？」

「我不大清楚，因為那段時間我根本未上班！」吧娘說。

史提芬相信她，許多吧娘甚至更夜才上班，因為太早不會有人客找她們的。

史提芬又問道：「洗手間的鏡子是否特製的？」

「我不太清楚。」吧娘說，「不過，有些人進去男子洗手間之後，很久沒有出來，我看，其中可能眞的有古怪！」

「有些座位也有機關，這些你當然知道吧」史提芬覺得她沒有理由知道男界洗手間裏面的情形，所以轉了話題。

「老實對你說，我不是他們的人，但他們須要我們陪客喝酒，是分賬方式的。」吧娘說，「有些事情我們覺得古怪，但却不敢多問。領班的也警告過我們不要多管閒事，否則只有自惹麻煩！」

史提芬相信她說話，覺得可靠程度頗高。

他扭開筆型通話機，與勞斯取得了連絡。

史提芬對勞斯說：「象牙夜總會是白象帮的連絡中心，不要放鬆對他們的監視！」

勞斯在通話中問道：「史提芬，你現在什麼地方？」

史提芬笑道：「跟一位美女在一起，你想想還有些什麼事情可以做的？」

那半老吧娘不禁嫣然一笑。

勞斯說道：「別開玩笑，到底你那邊查到了一些什麼？」

史提芬道：「通知本市警方，多派一些人來包圍那一帶街道吧，我相信必有所獲！」

勞斯說道：「是那位小姐說的麼？」

「不！她知得不多，但憑我觀察，夜總會的確機關重重！」

「那麼，須要進行搜索吧？」

「相信派另一對情侶入內，佔據你懷疑過的座位，可能更加有用一些！」

「好吧！我們會依你說話試一試！」勞斯又說：「你準備將那位小姐如何處置？」

「她非常合作！」史提芬笑道，「我回來之後當然要開一筆公費的！」

通話機關掉了之後，勞斯對乃龍說：「我懷疑過的地方，果然大有可疑，有辦法派一對男女探員入去嗎？」

乃龍說：「當然可以，但這裏的女探員不多，看來須要找個臨時客串的。」

乃龍吩咐一名特警去辦理這件事，他和勞斯仍然躲在那輛大卡車之內。

大卡車停在路旁，那兒一片昏暗，看來並不惹人注意。

車窗四周落下了布帳，外面的過路人更想不到這是一個臨時的聯合指揮部，坐在裏面的，除了勞斯，乃龍等人之外，還有警方的警官和探員，他們的目的只想搶救阿生。

現在一名特警終於在隣近一家舞廳中，找到了一位舞小姐。

特警不能向外人直接透露他的任務，但是，他要替一位舞小姐買鐘出街，却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只要他找來的不是一位枱鐘太旺的，太過漂亮的小姐就行了。

他們進入了象牙夜總會之前，乃龍先派了另一名特警入內觀察，看過那張放置在一角小桌沒有人佔用，然後才佯作打電話通知外面。

作為「先頭部隊」的特警是進入夜總會去喝酒的，他當然不能立即離去，否則很容易引人注意，而致打草驚蛇。

因此，那先頭部隊只能打電話到一處街邊電話亭去。

乃龍老早佈置一個人在電話亭旁邊等候夜總會內打出來的電話。

當外面知道裏面的可疑小桌位置時，一輛停在道旁的特警私家車只亮了一邊車頭燈——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暗號。

那位帶了舞小姐的特警看了燈號之後，便雙雙進入夜總會去。

特警受過訓示，如果未收到這燈號的話，便只好儎着那位客串的舞小姐到處去遊車河，一直等到那汽車發出燈號為止。

現在他們相偕入內，侍役不知內裏，招呼他們到一張接近音樂台的枱子去，但特警立即示意侍役道：「我們想靜靜的談談，給我一張小桌就够了。」

特警說話間，已將一張鈔票塞過去，侍役立刻會意，最後當然是帶他們到那角落唯一的一張小桌去。

特警第一步目的已達，於是展開第二部工作——實地偵查。

第二步工作並不簡單，他一方面要應付那位不知道內情的舞小姐，另一方面又要觀察地板和牆壁。

這名特警是乃龍下屬中較出色的一員，當然有着相當的經驗。他很容易看得出地毡有個半圓形的裂縫，在圖案斑斑中，仍然可以清楚地見到。

特警的偽裝功夫老到，面對面的舞小姐也看不出他在幹什麼。

特警仰頭望向牆壁之上，那盞壁燈的光綫雖則不太光亮，却可供觀察之用。

特警看了一遍之後，已是心中有數。

舞小姐看見這位英俊男客手段闊綽，還以為他是什麼公子哥兒，頻頻與他舉杯。

特警苦笑道：「喝得多，我又告急了！」

舞小姐「咭」一聲笑起來：「你眞壞！」

「人有三急，只有一種急會被你認為是最壞的！」特警眨着眼睛笑了笑，乘機站起來到洗手間去。

這名特警配備有袖珍的無綫電通話器，但他却沒有史提芬那種經驗和銳利無比的目光，因此他看不出洗手間內的鏡子有毛病。

他躲到厠內去，用通話機與外面他的上司——乃龍連絡。

他向乃龍報告他實地偵查的結果，乃龍與勞斯等人商量過之後，認為滿意，於是乃龍吩咐特警可以在適當時機撤退。

但是那名特警却有個主意，他說：「我們何不借故生事？這樣他們可能要教訓我，用機關囚禁我，那時證據確鑿，再動手也未遲！」

乃龍認為這主意不錯，但是他不想再担承更大的責任，所以又向勞斯等人徵求意見。

勞斯聽見那名特警既然肯自告奮勇，他却靈機一觸，有個好主意。只見勞斯接過了那具

通話機，親自指示那名特警如何去做。

特警聽了之後，也覺得這主意比起動手打架搗亂更有效。

原來勞斯記得史提芬告訴過他，懷疑男界洗手間內的鏡子有問題——另一邊可能有人虎視眈眈。

勞斯現在就是教那名正在洗手間利用通話機與外間連絡的特警，故意手持袖珍的無綫電通話機，走到那面鏡子之前，與外間通話。

如此一來，如果鏡子另一面果然有人窺伺的話，那麼他的特警身份便因此暴露——起碼總會引起對方的懷疑。

特警依計行事，湊巧洗手間外面沒有人，特警鬼鬼祟祟的持着袖珍通話機，步到窗前，與外間互相通話，他估計那位置可以令鏡子後面的人亦可以看見他的。

突然有人入來。

特警在通話機中低聲道：「有人入來！」

「那麼，你回到座位中去吧！」勞斯在通話機中吩咐他說。「讓通話機一直扭開，我們要為你的安全着想，明白嗎？」

特警答了一聲，隨手把袖珍通話機納入口袋中去，然後佯作若無其事地，離開洗手間。

他回到座位去的時候，那位舞小姐嬌嗔道：「怎麼你好像失了踪似的？」

特警笑道：「看你！好像見少我一陣也不舒服似的，眞寃氣啊！」

舞小姐在桌下捏了他一把，痛得那特警跳將起來。

就在這一刹那間，全場燈光突然熄滅了。

一陣急促的鼓聲，一支水銀燈投到音樂台前，光柱剛好罩住一名穿得整齊的男士，他是這裏的司儀。此刻他正用當地言語和英語向座上賓客宣佈，一項神秘節目立即就要開始。

隨後又是一陣鼓聲。

賓客們報以熱烈掌聲，但是燈光也再次熄滅了。

就在全場的人的視綫都集中到台上去的時候，這角落立刻起了變化——特警和那位不知內裏的舞小姐所坐的一張小桌，突然在一個旋轉之後，轉到牆後面去了。另外一男一女坐在一式一樣的小桌兩旁，轉到夜總會去，代替了他們。

黑暗中固然未有人會注意到這兒的變化，就算有人在事後注視到這邊來，也不會想到那一男一女已經換了兩個人，除非特別留心此二人的面貌和衣着，否則根本不會起疑心。

所謂神秘節目，不外乎是一幕肚皮舞，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把全體視綫吸引過去！同時利用鼓聲掩飾那機關轉動的聲浪而已！

混在人客中的一名特警，當燈光再度放亮才發覺失了他同僚的影子，不由得大吃一驚！

這特警就是先前由乃龍派入來的「先頭部隊」，他沒有携備袖珍通話機，眼看事態危急，急忙結賬離去！

但是，他只到了門口，就被人截回！

那大漢說：「先生，你掉了一些東西！」

特警苦笑道：「我沒有東西掉下，你弄錯了！」

在這一刹那間，特警乃感到不妙，因為他腰間有硬物抵觸——那是一支手槍！

乃密的手槍迅速被人繳去！

那槍手沉聲說道：「乖乖的聽我說話，由酒柜後面走入去！」

乃密無可奈何，只好由那一串串的珠簾走了入去！

另一名與舞小姐同在一起的特警他儂，這時却異常鎮定，因為眼前一切都是他預料得的，自然不會大驚小怪！

但是却難為了那位舞小姐，她嚇得花容失色！不知所措！

出現在他儂面前的，是二名大漢，其中一名握住手槍指住他！

另一名大漢過來搜查他儂，取去了他的袖珍無綫電通話機！還有一支手槍和他的證件。

大漢發覺通話機仍然打開，將它關掉！即使如此，他儂也認為他的上司已經曉得他冒險的結果！外面的人可能正攻入夜總會內搜查！

果然，另外二名彪形大漢神色張惶地過來說：「把他們帶到停車場去！警察正在外面搜查！」

他儂冷然一笑：「你們還是乖乖的投降吧，你們逃不了的！」

但是，四名大漢已不由分說，將他儂和那位舞小姐碧珠帶走！

他儂雖則是受過訓練的特警，但在手槍的指嚇下，也一籌莫展！

夜總會這邊，由於乃龍和勞斯等人親自聽到通話機中他儂的報告，於是立刻帶人衝了入來！

夜總會裏面的男女賓客不知內裏，無不為之大吃一驚，紛紛走避！

由於事態危急，乃龍下令特警組人員闖到後面去！

但是，酒柜後面亦非通往密室去的，另外還有暗門，而那些暗門却又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發現的！

特警組人員和當地警探却抓來數名夜總會中服務的人，要他們帶路到密室去，但是他們却表示一無所知，相信會知得更多的領班，總管等等，這時却不知逃到那兒去了！

當地武裝警察已將外面包圍，目的是制止販毒黨的人逃去！

A國反毒組的特警們，却闖進洗手間去，用硬物敲破了那面鏡子，發覺另一邊果然是另有天地！於是通知各人由此攻入密室中去！

密室之內，走廊處處，曲折蜿蜒，各人不熟環境，三番四次走到窮巷，又要重新折回！

等到他們找到停車場去的時候，車子已經開動，幸好外面有警員包圍，立即鳴槍示警！

開車準備逃亡的白象帮毒販們，眼看大勢已去，仍作垂死掙扎！

他們之中有人由車內高聲叫了出去！

那人大聲疾呼道：「你們不要再開槍，否則我們會殺死三個人質！現在先請你們聽聽這三個人的自我介紹吧！」

跟住可以聽到乃密的聲音：「我是特警乃密，請你們不要開槍！」

另外一個男子說：「我是特警組的他儂，大家小心點，他們有槍，隨時會殺死我們三個人！」

一個女子最後埋怨道：「你們眞的是殺千刀，我這一輩子從來未試過如此倒霉！」

白象帮一名槍手笑道：「你們聽清楚了嗎？這些都是我們的保鏢，任何人再開一槍，我們會與這三個人同歸於盡！」

局面立即僵了下來！

警車橫七豎八的停滿街上，白象帮的汽車開出了秘密車房之後，寸步難再行！

乃龍和勞斯匆匆由裏面追出，看見這情形也感到非常棘手！

對方一再限令警車讓路，否則先殺一名特警！

乃龍無可奈何，只好通知在場指揮警官！警車紛紛閃向道旁！讓出一條路，以便白象帮的汽車通過！

但是，那車中人又高聲警告：「你們不要跟踪而來！否則人質亦會首先被殺！」

說完，三輛汽車先後開走，後面果然沒有汽車追踪他們！

在場的警員莫不爲之氣結，無奈這是命令，任何人既不准開槍，也不准追踪！

勞斯回到配有無綫電通話機的卡車內，立即通知史提芬！

史提芬剛好送完那吧娘返家，與一名探員乘原車回到附近街道，當他聽完了勞斯的簡述之後，立即示意探員，把車子開到一條街道上去！

勞斯說出了白象帮人馬在逃的汽車號碼，以及他們逃走的方向，希望史提芬和那探員能及時追踪他們的下落！

探員及時將汽車開到了一處街口，不久之後果然見到三輛汽車先後疾馳而過！於是立即加油追了上去！

汽車開得很快，超出了市區的行車速度限制！

探員全心開車追踪，一步也不肯放鬆！

史提芬不斷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勞斯，說出他們追踪的路綫！

突然之間，前面傳來「轟隆」一聲！

三輛白象帮的汽車頭一輛，首先與一輛由橫街開出的汽車相撞！

尾隨其後的二輛，亦相繼撞了上去！於是發出了一連串的「轟」然巨响！

探員的汽車也因爲開得太急，雖然因爲走在最後的關係，煞掣及時，到底還是撞了上去，只是僥倖車毀人未傷而已！

可憐前面三輛汽車，加上由橫街開出的一輛市民的房車，總共四車超過二十人，包括二名特警和那位舞小姐在內，都同時受傷，無一倖免！

勞斯在無綫電通話機中聞訊，立即與乃龍等人乘車趕來！

他們看見現場上一片混亂，不禁爲之大吃一驚！但是除了召來救傷車之外，似乎毫無辦法！

勞斯心裏忘不了阿生的安危，找個傷勢較輕的，要他說出帮主所在。但是，此人却表示一無所知，他只是個小嘍囉而已！

勞斯心裏忐忑不安，分別盤問了好幾個人，沒有一個能說出幫主程大桐和「柯仲平」此人之所在！

在這種情形底下，勞斯唯有與乃龍作了一次緊急的商討！

勞斯認爲地方性的警方人員「人多口疏」，不能讓他們知得太多！否則，萬一讓販毒黨的人知道了阿生的眞正身份之後，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在另一方面，由於事情發生在市區，立即轟動一時，引起各報的記者紛紛趕來作現場採訪！

勞斯靈機一觸，又透過了當地一位高級警官，向報界發表一項消息！

消息大意是：柯仲平是來自H市的大販毒集團的代表！國際特警一直在追踪這個人，這就是今晚這次事件的起因了。

消息又說：「柯仲平不但是販毒集團的全權代表，還是一位出色的化學師，所以國際特警非常担心他落入販毒黨手中，因爲他有最新，最經濟的煉毒方法。」

警方更向報界表示：由於柯仲平此人之重要性，他們可能考慮，懸出巨額花紅，務求把此人抓回來！

勞斯沒有出面，乃龍也沒有出面，一切交由一名當地警官去辦！

警官也了解到國際特警的權力，他當然要絕對的合作！

勞斯希望販毒黨明天看了報紙的消息之後，會有些反應，否則，阿生那條性命便凍過水了！

儘管落網各人不肯供出程大桐等人之所在，勞斯他們還是到醫院去，向受傷的嘍囉們不斷查問，希望可以有奇蹟發現！

勞斯並非希望立刻把阿生找回來，但起碼他也希望阿生在什麼地方，以及是否安全？

× ×

當晚，警方向新聞界發佈的消息立刻傳到「玫瑰幫」首領梅貴元的耳中。

梅貴元本來知道國際特警原來老早派人跟踪「柯仲平」之後，他心裏已經悄悄舒了一口氣，以爲「白象幫」畢竟做了「替死鬼」！

但是，當他知道了這「柯仲平」不但是個全權購貨代表，還是個化學師之後，他又不禁爲之握腕三嘆，後悔不該讓此人落入「白象幫」手中。

其實，警方向新聞界發表有關「柯仲平」的消息，不但震動了「玫瑰幫」，也震動了當地各大販毒集團裏的人！

原來B市因爲太過接近金三角產毒區，所以大小販毒集團和製毒煉毒集團，不下百個之多。他們既然知道用鴉片製煉成海洛英成本不輕，現在知道這位「柯仲平」先生擁有廉價煉毒方法，試問又有什麼辦法不希望得到此人？

梅貴元曾派侄兒梅兆雄到酒店去接「柯仲平」，想不到結果只找到一個小偷！

玫瑰幫的人也查不出白象幫幫主程大桐的秘密巢穴在何處！但是，小偷既然曾向梁兆雄供出受人主使，於是梅兆雄便設法去找勞根！

毫無疑問，勞根一定就是白象幫的人，因此，玫瑰幫幫衆奉命澈夜找他，同時梅貴元也下了一道命令，要各人暗中跟踪所有屬於白象幫的人，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查出收藏「柯仲平」的地點！

其實要知道這消息的，除了玫瑰幫外，還有不少販毒集團，例如青竹幫便是其中之一！

青竹幫的成員多數是乞丐和下層的人，他們即使因販毒致富，也很少露相，依舊故我，因此當地警方認爲是最難對付的一個。

再加上他們多是中下層人仕，消息一向靈通，亦可以稱得上神通廣大！

不過，有一件事情令人非常驚奇的，就是青竹幫永不與金三角區交易！

奇就奇在這裏，金三角是著名產毒區，遠在美洲也有人來此購貨，青竹幫如果不與他們交易，試問毒品又從何而來？

原來青竹幫的始創人是個穿制服的人，他的職責也很特別，在當地專門監視毒品焚化工作！妙就妙在這裏了！

毒品在當地本來有着傳統性的流行，正是見怪不怪。但是，先進國家却深知其害，因此不但在他們本國努力施行禁毒，還在國外堵塞來源。當地既是人家的受惠國之一，自然要助人一臂之力，於是近年來亦大事反毒！

就是因爲傳統性的觀念，所以那位穿制服的人每當一批毒品交到他手中焚化時，他便彷彿看見無數花花綠綠的鈔票在燃燒，私心底下不禁邪念頓生！

他後來把心一橫，決定組成了目前的青竹幫。幫衆之中包括一批穿制服的人，汽車司機，乞丐以及街邊的小販等！

原來那位幫主雖則是貴族之後裔，但却極之有軍事頭腦。當局既然相信他，他覺得這是一個發大財的好機會，而且可以長期進行。除非他掉了這份優差！

因此，他組織「青竹幫」時，也考慮過各方面的事情。但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要保密，否則一切都屬多餘。

於是他找來的人，就包括了負責運毒品到焚化爐的司機，以及他的下屬，還有那些運垃圾的人，這些人最不引人注意，他必須在得手

之後，把毒品運離焚化爐，然後交給人客！

乞丐不但消息靈通，而且可以在不惹人注目的情況下與各階層人仕接觸，所以那位聰明的幫主也就擁有不少這一類「人材」！

青竹幫所以不須與金三角區交易，也有大量毒品出售，秘密就在這裏。他們不但無須成本，還有反毒人員無意中爲他們「服務」。

可不是嗎？反毒人員千辛萬苦去緝毒，定了案之後便送到他手中焚化，誰會想到他「偷龍轉鳳」，把毒品抽起出售呢！

正因爲他們根本無須成本，所以價錢亦往往壓得很低，以爭取顧客！

也正是由於他們一度獨霸毒品市場，而引致了其他行家嫉妒！

行家們在研究他們的批發價何故會便宜到這個程度。結果終於查出了個中內幕之後，便有人向當局告密。但那是無濟於事的，因爲他是貴族後裔，除非皇上也相信告密者的說話！

何況，在那個政府機關裏，根本就有許多是青竹幫幫衆，所以，其他販毒集團只有氣在心裏，竟然無可奈何！

事情傳到A國反毒組特務耳中，他們把證據收集好之後，交到本國政府去！

據說，A國政府透過外交途徑，迫使當地政府撤換了那個穿制服的人的職位，但是，青竹幫衆有如毒菌蔓延，是否因爲首領被撤職而罷手不幹？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回頭再說那位幫主，他雖然被撤職，却未加查辦！

原來他是貴族之後，既然封了爵，就有終身權利，固然無須斬頭，甚至亦無須受審或坐牢。這，就是皇朝中的糊塗賬！

一個國家落後，貧困，的確有着不少可見的因素存在！

例如有些民主國度裏，總統出了錯，也不斷受到國會的調查，副總統瞞稅，差點要被送進牢中，結果也掉了職！

相反，看看那些後落的所謂大國吧！本身已經窮得要命，但却要處處維持一種制度，支撐一個堂皇的十八世紀場面，花費無數金錢去供養一班無所是事的人。試想想吧，如此一來又有什麼辦法不弄至經濟衰退？

回頭再說青竹幫，他們爲息衆怒，據說已將毒品批發價提高至應有水平，與行家們展開「公平競爭」。而且也由於A國特務的干預，焚化爐的秘密被揭開之後，他們也不能再做「無本生意」。

因此，據說最近青竹幫也開始與三角區有



勞斯率衆把挾持特警登車逃亡的歹徒包圍。

點來往了！

由於青竹幫消息靈通，所以他們要查程大桐的下落，也比其他人更爲容易！

爲了警方公佈的消息太過吸引，於是青竹幫幫主漏夜向他們的幫衆發出一項緊急通知，要求他們儘快找出程大桐的秘密巢穴之所在！

果然未到天亮，已經有人把消息傳回青竹幫的秘密總部！

由於青竹幫幫衆有不少是叫化子，他們平時正是無處不到，所以其中就有人知道程大桐一間別墅在郊區之外！

不過，要不是發生了這件事，要不是幫主下達命令，他們根本不會無端白事將這地址向幫主報告。現在既然有事發生，這些乞丐便發生最大的作用！

於是，青竹幫立即緊急召集，他們要在警方未找到程大桐之前，把他們一網打盡，務求得到「柯仲平」爲止！

毫無疑問，柯仲平目前在他們心目中，無異是一塊寶玉，有了他，便可以致富！

因此，青竹幫漏夜召集精銳，準備傾其全力，開往郊區包圍程大桐的秘密巢穴，把有如驚弓之鳥的白象幫趕盡殺絕，然後將「柯仲平」奪取過來據爲己有！

這算盤確是打得响的，由鴉片製成海洛英，手續繁複，費用又大，如果柯仲平眞有一種經濟方法，相信重霸毒品市場，是遲早問題！

但是，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在這一幕「黑吃黑」上演之前，國際特警已經開始採取行動，分頭監視各毒幫的可疑人物！

勞斯這一回料事如神，他借當地警官之口，說出了「柯仲平」的身世之後，便想到各大集團的販毒份子必有反應！

乃龍是國際特警組織B市支部的行動組主任，這次阿生的失踪，他負上絕大責任，要是

他當時多派一些人在酒店內外監視，這次阿生神秘失踪的事，就永不會發生！

因此，不知是良心負疚，還是希望將功贖罪，總之乃龍就澈夜未眠。

他一方面調動特警精銳，連夜展開偵查，另一面亦親自要求當地警方加派人手，助一臂之力。結果總算查出青竹幫幫衆的「大包圍」計劃！

現在A國反毒特務勞斯，以及國際特警乃龍等人，就一直暗裏跟踪着青竹帮衆，乘車到了郊外地區去！

郊區很僻靜，不像H市連墳墓附近也住滿了人。

正因爲郊區公路也是車少人稀，所以勞斯等人的行動才更爲困難。

他們不能太過跟得貼，否則會打草驚蛇！

雖則他們此刻已化裝成各種人物，但是他們仍然不能太過令對方起疑！否則就可能前功盡廢——功虧一簣！

乃龍領導的國際特警組人員，分別化裝成農夫，和公路車的乘客，因此有些人坐牛車出發，有些乘公路車。更有不少人乘單車和電單車。

就在青竹帮衆浩浩蕩蕩開到那處郊區別墅附近的時候，他們便感到不妙，他們並非發覺國際特警在跟踪他們，只是別墅四周似乎太過冷落了，不像程大桐的作風！

乃龍等人埋伏在附近，同時用無綫電與市區總部連絡！

大批軍警齊集在一處軍用機場，候命出發，在必要時乘軍用直升機趕到現場捕人！

這次行動所以如此大陣仗，當然又是A國領事館的壓力！

勞斯認爲這次行動不但是爲了救阿生，同時也志在打擊販毒集團！

毫無疑問，這次行動如果絕對成功，起碼就可以一舉將當地二大販毒集團——白象帮與青竹帮的帮衆一網打盡！

現在他們靜待着！

乃龍看見目的地已經暴露，本來想立即採取行動，但是勞斯想像中並非如此！

他希望「以毒攻毒」——先讓兩大集團的人鬥到兩敗俱傷，然後才動手，那時便可垂手而得，坐收漁人之利！

青竹帮的人這時已將那座佔地甚廣的豪華別墅團團包圍！

但是反觀別墅中人，却毫無所覺似的！也許時間太早，這時只不過是天色剛亮而已！說不定各人仍睡在夢鄉！

總之，裏面靜得有如一座大墳墓！

勞斯開始有些担心！

他對身旁的乃龍說：「這是怎麼回事？」

「是的，照理程大桐不是這麼大意的人。」乃龍又說，「根據我們的資料，這傢伙做事十分謹慎，所以很少有證據遺下！平時他也懂得如何自衛，所以行家想暗算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外面不可能連一個守衛也沒有的，難道裏面的人早已走光了？」

「可能的，那麼，呂阿生隊長就危險！」

青竹帮的人開始由側門入去，他們的開鎖技術令人驚嘆不已，國際特警一直用望遠鏡監視他們！

乃龍用無綫電通知總部，他們爲一場前所未有的毒帮大混戰卽將展開！所以他通知直升機隊開始出發，也該是時候了！

他估計過，當他們兩帮人馬鬥到兩敗俱傷時，直升機隊也剛剛到達現場才對！那時他們便可以一聲令下，展開陸空包圍，相信歹徒一個也逃不了！

但是，裏面靜得出乎意外！

青竹帮人馬入屋之後，感到心寒，因爲見不到一個人影。照計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睡在房間裏的。若照程大桐作風，如果他人在這裏，遠遠就可以發現一些放哨的人！

突然之間，一聲震天價的「轟隆」巨响，簡直有如山崩地裂一樣！

入屋的人固然大大地吃了一驚，就是屋外以及埋伏在附近一帶的特警們，也爲之大驚失色！

沒有人知道裏面發生了什麼事！

已經進入屋內的人，這時紛紛撤出屋外！

在屋外的青竹帮人忙查問是怎麼一回事，有人說當時有如平地一聲雷，花園中似乎埋下了一枚地雷，帮衆中有人踏上了一脚！跟住就聽到了一聲巨响，有許多人死傷！

乃龍覺得救人要緊，立卽下令，施放訊號彈！

勞斯也覺得事不宜遲，卽使直升機隊來不及趕到現場，也必須迅速展開行動。因爲看這情形，別墅中已不可能有程大桐的手下，這分明又是一個「空城計」！

還好最先進屋的不是國際特警們，否則更加不堪設想！

訊號彈凌空爆炸，在四周埋伏的國際特警固然看見了，就是正趕赴現場的直升機隊也看見了，於是加速開到現場上空！

乃龍通知機上人員，說出別墅四周和屋外一帶都可能有危險，最安全的降落的地方當然是公路了，因爲公路之上不斷有汽車通過，起碼不會埋上了地雷，否則要炸早就炸了！

國際特警和當地警探混合組成的隊伍，紛紛採取行動！

青竹帮衆雖然有不少人有槍在手，但是經過剛剛一次突如其來的爆炸，死傷十多人之後，他們已是心驚胆戰！手忙脚亂！

因此，國際特警們的行動出乎意外順利地，迅卽控制大局！

乃龍本來携來大批催淚彈，準備對方在頑抗時施放的，可是現在一枚也沒有用。

甚至直升機運來的大批軍警，也無須動手，單是現場上的國際特警們，已經完成了初步行動，把青竹帮衆一一拘捕！

有經驗的軍警開入屋內，以防再度觸雷！

同時大批受傷的青竹帮衆亦被抬出了屋外，用直升機運回市區醫院去搶救！

除了受傷的之外，起碼也死了五六個，有些被炸得身首異處，恐怖異常！

乃龍與勞斯等人衝入屋內，目的當然是爲了看看阿生是否在屋內！

但是，別墅中鬼影也沒有一個。

毫無疑問，程大桐消息一定十分靈通，他不但聞風先遁，甚至還知道與他敵對的人，遲早會找到這裏來，所以事先埋下地雷於花園中，讓對方上當！

國際特警與A國反毒特工們看來又功虧一簣了！

別墅中不但一無所有，甚至連絲絲綫索亦未留下，可見程大桐此人做事的確深謀遠慮！

程大桐帶了他的手下和阿生等人到了何處去？勞斯一時之間找不出答案，但是他知道阿生是一名出色的國際特警，而且不止一次來過B市辦案，當然也知道當地國際特警總部所在，現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阿生遲早會有消息回到B市的國際特警秘密辦事處！

國際特警雖則是個世界性的安全組織，但是，由於他們與罪惡長期作戰，而作戰的方式有時又不能明刀明槍，有時須要鬥智鬥力，有時更加須要用間諜方式。所以，各地國際特警一直採半公開式，而辦事處則是保密的。有些

更經常轉換地址，以防歹徒破壞！

阿生出發之前也曾對勞斯表示過，他將會在適當時候與乃龍取得連絡。同時勞斯也知道阿生身邊帶有最新式的通訊儀器。

但是，勞斯經此一役之後，現在反而有些担心阿生可能因爲這些儀器而害了他！

因爲假如阿生沒有這些新式儀器在身邊，他大可以說謊，但有了這些特務用的物件之後，只怕在劣勢之中無所遁形！

虎穴游龍　出奇制勝

原來阿生當晚在程大桐的豪華別墅中，雖然所喝的只是一杯混了大半杯汽水的淡酒，但是不知是否被人悄悄動了手脚，他進入那間睡房之後不久，便感到昏昏然的，倒在床緣下！

以後的事，阿生只在疑幻疑眞的情形底下進行，他甚至以爲他自己在發夢！

夢中依稀聽到耳畔有柔聲軟語，也有過快樂的時光，他無法分得出是眞是假，總之他滿腦子糊糊塗塗的，不久便一無所覺！

後來他在夢中被人推醒，也不知是甚麼時份了。眼前出現的，是他所熟悉的岑美嬌！

岑美嬌半裸着睡在他身旁，神色顯得有些張惶！

阿生發覺他自己也赤裸着，登時感到尷尬不已！

「快些起來穿回衣服，我們必須儘快離開這裏！」岑美嬌跳了下床，一邊穿衣服，一邊說道。

「爲甚麼要離開這裏？」阿生當時頭腦仍然有點迷迷糊糊的，差點忘記了這兒到底是甚麼地方。

岑美嬌說：「剛才我接到外面的通知，有人在這裏埋了計時炸彈。你如果想活命，我勸你快些起來穿上衣服跟我走！」

阿生走出被窩，立卽就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忙自我掩飾！

岑美嬌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將起來：「瞧你！這麼大的一個人，還害羞成這副樣子！」

說完順手將椅背上一些衣服扔過來，然後背轉身去梳頭！

阿生立刻跳下床，以高速度的動作穿回衣服！

外面又有人焦急地拍門！

阿生直覺上感到有些事情不妙。岑美嬌走過去開門，一名大漢不知低聲跟她說了一些甚麼，只見她關上門之後又對阿生說：「我們必須在三分鐘之內離開這裏，否則就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阿生相信她不是靠嚇，因此在極度複雜的心情底下，匆匆跟岑美嬌離開了那間房！

出到房外，才發覺外面一些人忙亂得很，他們忙於收拾一切，就像戰時走難差不多！

阿生可以從一些人的眼神中看得出，他們也是剛剛睡醒的，有些還衣衫不整，情形相當的狼狽！

到底怎麼一回事？

阿生無法理解，總之不久之後，他就被岑美嬌拖上一輛汽車裏去！

汽車似乎專爲他們二人而設，其他人有些已登上大卡車去，只有這輛房車坐了一名司機之外，便只有他和岑美嬌二人。

岑美嬌示意司機立卽開車。阿生眞的有點受寵若驚，但始終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

汽車以高速在黑夜中行駛，後面似乎也有其他車輛尾隨而來！

根據阿生的記憶，這方向似乎不是開回市區裏去的，然則他們要到甚麼地方去？

阿生暗自責怪自己，他不該這樣糊塗，現在可能已中了人家的奸計！

但是他却不動聲色，故作呆頭呆腦地問：「小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爲甚麼你不猜猜看？」岑美嬌風情萬種地對他笑了一笑！

阿生感到陶醉在她這種笑容裏。想起那疑夢的情景，便忍不住開玩笑道：「希望我們不是正在私奔吧！」

「私奔？」岑美嬌側過頭來瞪住他，「你以爲我們在逃避誰？」

「你的程老板！」

「不要加上『你的』這些字眼好嗎？我的名字上面只可以加上你的姓！」

「你令我受寵若驚！」

「看來你想賴賬了！」岑美嬌無限柔情地依偎着阿生！「我實在太歡喜你！」

阿生從來未跟女孩子談過戀愛，在這一刹那間他只感到內心一陣溫馨，甜溜溜的，差點兒忘記了他是一名身負重任的國際特警！

一想到他此行的任務，阿生便不禁有點担心起來，他提高警覺地問：「我是否做錯了甚麼事？」

「不！我們都沒有錯。」

「那麼，我們現在到甚麼地方去呢？」

「這是首領的緊急命令，我也不大清楚。不過你大可以放心，沒有人敢難爲你的，只要有我在你的身旁。」岑美嬌自負地說。

阿生心裏却不免暗暗地忖測：岑美嬌到底是甚麼人？

程大桐的情婦嗎？然則阿生的處境就太過危險了，除非不久之前所經歷的果眞只是一塲綺夢，但看眼前這情景，却又不可能是夢境！

到底這美麗的女子在白象帮中的地位是甚麼？眼前她打算把阿生帶到甚麼地方去？

阿生心裏忐忑不安，再望向車窗外面，但見兩旁樹木不斷往後移，却不見任何屋宇。他越想心裏就越感到有些害怕！

岑美嬌却依偎着他，恬然睡去！

程大桐現在甚麼地方？——阿生又想到那毒梟的身上去！

他想得太多了，終於也倦極睡去！

×　　　×

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只知道汽車一直沒有停過下來！

火似的太陽投射入車窗之內，終於把阿生照醒了，他的眼睛差點兒睜不開！

身旁的岑美嬌也睜開了惺忪睡眼，嬌媚地伸一下懶腰。

令到他們醒來的並非就是那刺眼的太陽，而是凹凸不平的路面，汽車有如跑馬一樣，原來他們已經開始進入了一處山區！

阿生雙眼一時還未能習慣外面那猛烈的陽光，他順口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他身旁的岑美嬌說：「你將會置身於一個全新的環境！」

阿生含笑說道：「希望是個神仙的境界，而且祗有我和你！」

岑美嬌側過頭來，對住阿生又嫣然一笑！

她捉住阿生的手臂，輕輕地捏了他一把：「想不到你這張咀巴也會騙人！」

「我幾時騙過你？」

「我以爲祗有我自作多情，你從來不會把我看在眼內。」

「你錯了！」阿生不知從那兒學來了這套調情手段，竟然別過臉來輕輕吻了岑美嬌一下：「像你這麼漂亮的女孩子，我一世人還是頭一次見到！」

岑美嬌含情脈脈地瞪了他一眼！又會心地嬌媚地一笑道：「姑勿論怎樣，我已經是你的人了！」

阿生說：「程先生呢？」

「他祇是我的上司，怎麼可以干涉我的愛情生活？」岑美嬌又說：「再說，我和你相好，也是他從中慫恿的！」

「是他安排的？」阿生的確感到非常之意外。

「是的，你是他等待着的貴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岑美嬌笑了笑，說道：「你不是代表一個大集團前來B市購貨的嗎？」

「是的，這有甚麼不對？」

「除了購貨之外，還有甚麼任務？」

「任務？」阿生心裏吃了一驚，難道是他時警的身份洩露了？但是，阿生還强作鎭定地搖搖頭：「我沒有其他任務啊！」

「有的！你說謊！」岑美嬌忽然又認眞地迫視着阿生！

阿生看得出：她不似是開玩笑！

凡是幹冒險生涯的人，都要在心理上作出最壞的打算。阿生覺得這可能是一項陰謀——對方發覺了他的身份是一名國際特警，必須殺了他，但是為要做得乾淨利落，所以不惜由岑美嬌用美人計送他一程，讓阿生做個風流鬼！

那麼，岑美嬌當然也就是程大桐的親信，他們現在難道就是赴「刑場」！

阿生越想越不對勁！

但是，在這裏正是人地兩生疏，要走恐怕也逃走不了的！

怎麼辦？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岑美嬌又搖着他的臂膀，撒嬌地問：「怎麼你不答我？到底你是否說謊？」

「不！我從來沒有說過謊。」阿生說，「為甚麼你以為我會對你說謊？」

「其實即使說謊也是十分正常的。」岑美嬌又說：「我們的消息比任何集團更為靈通，所以即使你說謊也沒有辦法騙得過我們！」

「我眞的不明白你說甚麼！」

「別裝蒜了，你是個化學師！」

「嗯！」阿生為之恍然大悟！同時他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岑美嬌道：「我們知你祇不過借買貨為名，其實你想用高價推銷一條新方程式對嗎？」

阿生感到這是勞斯他們安排的詭計之一，目的正是要令對方上當，他眞糊塗，如果早些記起勞斯教過他那新的煉毒方法，他剛才就不必暗自吃了一驚了！

不過，在技術上阿生還是要含蓄地加以否認的！因此阿生苦笑聳肩：「我根本不懂甚麼新方程式！」

「那是經濟的煉毒方法！」岑美嬌胸有成竹地說，「不妨告訴你，程大哥的一切希望全寄託在你的身上，你千萬別令他失望！」

「你在令我不安才是眞的！」阿生又問：「到底你打算如何處置我？」

「我們祇要求你合作，目前我們白象帮已被迫到走投無路了！」岑美嬌滿面愁容，跟剛才那風情滿臉，完全兩樣！

「白象帮？」阿生又是一怔！

「是的，白象帮是我父親創立的。」岑美嬌說，「父親死後就交給程大桐——目前的首領。我們是B市數個大帮之一，同樣以販毒去賺錢，可惜最近我們頻頻失手，被人起尾注，更被國際特警執去了不少上價貨！損失當然甚大！」

「你們的記號是：玫瑰花？」阿生記起了烟盒和香烟上的記號，也記起了空中小姐和機場接機男子的領帶等等。

但是，岑美嬌却苦笑搖頭，嘆了一口氣說：「希望你不要見怪！本來與你接觸的，祇是玫瑰帮，我們祇是横裏殺出來一個程咬金！」

阿生又呆了半响！

岑美嬌知道他發呆的原因，因此她又說：「我們是迫不得已這樣做的，因為我們在市區，被警方和其他販毒帮趕絕了，在金三角區我們欠了他們的賬，最近迫得十分緊！」

阿生眞想說：你這麼漂亮，難道除了販毒之外就無事可做麼？

但是，阿生在此時此地，他祇能說道：「難道我就可以帮你？」

「絕對可以！」岑美嬌毫不考慮地說，「祇要你肯和我們合作，我們都可以發大財！」

「我眞不明白你說甚麼？」阿生苦笑道，「不過我現在也該知道了，你陪我原來是另有目的的！」

岑美嬌粉頰通紅！

她垂下頭來，無限嬌羞地說：「我雖然受人慫恿來陪你，但是，我實實在在也非常喜歡你！」

阿生嘆一口氣說：「好了，現在請你告訴我，我們到那裏去？」

「一處山區！」

「回復原始生活嗎？」

「不！我們走投無路了。老實說，昨天晚上如果走遲半步，即使不落入警方手中，亦落入同路行家的手中。程大哥好在消息靈通。」岑美嬌又說：「我們在邊界山區避避風頭，等他的消息！」

「誰的消息？」

「程大哥的。」

「他在那裏？」

「他要跟三角區的人談判！」

「羅氏兄弟？」

「是的。」

阿生的最後目的地本來就是金三角區，但是他進入那兒的步驟與方式完全不是這麼樣！

勞斯和國際特警安排好的計劃，原是讓阿生與玫瑰帮的人接觸，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一再發生的意外事件完全不是他們事前所能估計的。

現在岑美嬌這口氣，好像要把阿生「出讓」似的。阿生心裏想：這也好！祇要到達金三角區，目的總也可算達到了！

但是，岑美嬌這時又說道：「你的方法當然不肯公開，但是希望你切實和我們合作，保證不出一年光景，我你都可以成為巨富。」

阿生聽清楚了，完全又不是那麼一回事！

他們原來想獨佔阿生，當然是因為他們的消息來源指出：阿生是個化學師，懂得如何用廉價方法去提煉海洛英！

所謂與「金三角區」的羅氏兄弟談判，也許是他們須要來自三角區的原料——罌粟！無奈他們舊賬未清，只怕羅氏兄弟不會再賒賬或者繼續供給「原料」，所以程大桐才會去找他們談判！

阿生有阿生想，汽車仍在不斷地開行！後面塵土飛揚！其他數輛大小車輛亦尾隨其後，開進了前面山區去！

阿生放眼四望，祇見樹木，不見人倫！他根本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岑美嬌道：「你家裏還有些甚麼人？」

阿生覺得她問得突然，因此他不能不想清楚才答！

看對方的意思，大概是要他長留山區，所以阿生故意說道：「有個老媽子，她須要我的照顧！」

「你眞幸福，好過我甚麼人都沒有！」岑美嬌嘆了一口氣！

「你的親人呢？」阿生問道。

「都死光了！」

阿生心理想：既然她父親是販毒帮的始創人，這可能也是一種報應吧！否則為甚麼又只會死剩她一個？世事有時很微妙的，做壞事的人，冥冥中有個主宰，除了報應在自己的身上之外，也會禍延家人，包括兒孫在內。眼前這岑美嬌，將來的收場相信也不見得好！

有一位得過國際性榮銜的著名科學家，曾公開發表了他的見解，他認為販毒者是衆多罪惡中之首！

這位科學家說：「殺人者只不過殺死一個人，但販毒者禍國殃民，那麼，殺人者既要死，販毒者為甚麼不判處死刑？」

這的確是高見，而且說來也絕對合情合理，可惜立法者始終網開一面，不知道他們的心裏又怎麼想！

阿生想着，想着，不經不覺又走了一程！

車隊終於停了下來！這是一處樹林底下，附近仍然看不見屋宇！

阿生問岑美嬌：「這是甚麼地方？」

「還未到目的地，大家只不過停下來休息，喝點水，吃一些東西！」岑美嬌推開車門下了車。

阿生也跟了下去，許多人紛紛由其他車輛上跳下來。他們分別盤據在大樹底下，吃着乾粮，喝着水！

阿生眞不敢相信，昨晚還是好端端的，今天這班人却像走難一樣！

不過無論如何，這班人看來十分有組織，行動亦有如軍隊一樣！

阿生放眼四望，獨是不見了程大桐和他的保鏢們，從一些人的談話態度中，也可以看得出，目前這班人是由岑美嬌所率領的！

其中有個男子，他下車之後一直與岑美嬌談個不休，而且還取出一幅地圖來！此人相信在白象帮之內的地位，亦僅次於岑美嬌而已。同時阿生亦相信他，可能直接負責率領這班人，而岑美嬌只不過掛名替代了程大桐的位置而已！

阿生又餓又渴！

他吃着一些乾粮和生菓，這些東西全是他們這一班人帶來的，看這情形，又不似突如其來的匆促行動，而是有備而來！

然則，程大桐可能早有率衆逃亡的大計，否則一下子又怎麼會有這許多乾粮供給數十人之用？

岑美嬌在跟阿生一起的時候，雖然千嬌百媚，但看她現在對那大漢的態度却是雌威十足，完全看不出半點弱者的氣質！

那些人佔了百份之九十是男性，為數三四人之中，只有四名女子。她們都非常年輕，皮膚黝黑，但長相却不俗！

岑美嬌回到阿生的身邊來，又重展臉上笑容。坐在樹下的人，都把視綫集中過來，他們的目光中，對阿生充滿了羨慕！

阿生問岑美嬌：「還有多久到目的地？」

「希望在黃昏之前趕到，否則我們就要被迫在荒野上露營！」岑美嬌看看腕表，又向各人打出了一個手勢，說了幾句土話！

只見各人又重新登上汽車，他們對岑美嬌看來非常常尊重！有些未吃完的東西，也只好帶上車去吃，司機紛紛發動馬達，車隊又要開動了！

天氣十分炎熱，太陽越升越高，尤其是坐在汽車之內，更加有如被「蒸熟」一樣！

各人早已汗流如雨，汽車開行時所吹來的山風也無濟於事！

阿生不斷問岑美嬌甚麼時候到達目的地！

到了午間，車隊進入一條小村落，阿生還以為抵埗了，雖然岑美嬌說過要到黃昏時份才可以抵達目的，阿生却希望他們就此停下來！

坐汽車坐得太久，一下子連腰骨也伸不直了，雙腿比起步行之後更加痠痛！

四個女子和一些男人去向村民打交道，原來他們要在這裏弄一頓午餐！

沒有烹飪任務的，都分別躺在車上、樹底下等處休息，有些呼呼睡去！

大概是因為汗流得太多，阿生也為之疲倦不堪，他眞想找一處河邊先洗一個澡！

岑美嬌看來比任何人都更加精神旺盛，她東奔西跑，打點着一切！

阿生乘機溜出林外去！他表面只是去散散步，其實他想看看這兒隣近的環境，但是無論如何他的目的何在，却有人像吊靴鬼似的，尾隨其後！

阿生知道這又是岑美嬌的主意，也沒有理睬那個男子。

其實阿生對這環境根本不熟悉，他不想逃走，只希望能進入金三角區！

阿生在附近一帶找不到任何溪澗河流，村民喝的只是井水而已！

阿生知道一些鄉民很保守，他不敢在井畔掏水淋身，唯有到處逛逛！

岑美嬌終於過來了，她可能已打點完一切，所以又來陪伴阿生，她好像怕阿生寂寞似的，看來她對阿生眞不錯！

她揮揮手，那名大漢回到林中去了！

阿生笑道：「你怕我逃走嗎？」

「不！他只是奉我之命來保護你！」岑美嬌說，「在這種地方，任何事都有可能會發生，我們最好不要走得太遠！」

阿生忍不住對岑美嬌說：「其實你除此之外一定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為甚麼要這樣辛苦，跟這班人東奔西跑呢？」

岑美嬌苦笑道：「他們都是我父親舊日的部屬，有些還是親友，父親死時因我年紀太小才交給程大哥做首領，我們發過誓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

阿生不禁想起了一些事情，若干年某處地方轉換了政權，岑美嬌口口聲聲提到他父親的「部屬」，那麼，這些人會不會是一支軍隊？

阿生於是又問：「令尊翁是一位軍官？」

「算得上是的。」岑美嬌說，「我們以前很富有，後來時移勢轉，流落到B市來。父親覺得做這門生意可以賺大錢，所以組成了白象帮，想不到猛虎不及地頭虫，結果還是栽在本地帮的人的手中。」

岑美嬌嘆了一口氣，想想又說：「後來交到程大哥手中，總算有點起色，湊巧又遇上了A國干預到這邊來，A國特工們破壞過我們不少次的大買賣！」

阿生對這女子既同情又覺得她呆直，他想對她說出毒品之害，却又怕打草驚蛇，給對方窺出了破綻，那時便前功盡廢！

事實上一個生長在如此這般環境中的女性，思想上可能已經根深蒂固，否則不可能說出這一番說話，以及躭誤在這販毒小圈子內！

阿生把說到咽喉的話嚥了回去！

岑美嬌說：「我們還是回到村裏去吧，午飯快要弄好了！」

阿生與她併肩回到村中，一些村婦正協助那四名女郎把一些粗糙不堪的飯菜搬到臨時「飯堂」來！

這臨時飯堂很濶大，就在一棵大樹下，幾張破舊的桌子拼在一起，是要來盛放餸菜的，那幾個大湯碗和大碟子，眞眞正正只放了一些咸魚青菜而已，三十餘人就這樣站着吃了一頓午飯！

阿生頭一次這樣吃飯，要是在平時，他可能吃不下咽，但現在却不知是否太餓了，反而覺得既可口，又開胃！

一頓飯吃完，阿生看見一名中年人給那些村婦一些錢，可能這就是代價！

車隊又繼續出發，駛過凸凹不平的崎嶇山路。有樹木的地方還好，要是沒有樹木的路上，車內的人莫不叫苦連天！

突然之間，車隊停了下來！

阿生看見有些人匆匆由車上躍下，持槍奔向路旁找障碍物！

有人衝到岑美嬌這車子旁邊來，用土話不知說了一些甚麼。

岑美嬌急忙推開車門，一邊對阿生說：「快些跟我下車來，我們可能遇到伏擊！」

阿生尾隨着岑美嬌跳下車，直奔向道旁！

「砰砰砰」前面已响起了連串槍聲！岑美嬌等人急忙伏下！

他們的人沒有開槍還擊。阿生看見岑美嬌揚聲用土話吩咐過去，但是却不知道她究竟說一些甚麼！

只見前面一些持槍的大漢紛紛作好了準備，但却看不見對方的人。

阿生問道：「是否被刧？」

「我們也不知道。」岑美嬌說，「如果是土匪，我們不會饒他們，也可能是政府軍或者游擊隊！」

阿生道：「游擊隊？是那一方面的？」

「天曉得！」岑美嬌聳聳肩說，「這兒環境極端複雜，政府官員貪汚，以至不少槍械都可以在黑市中買到。所以，也有可能是三五成羣的土匪。」

局面似乎僵持下來！

阿生不禁又問：「他們爲甚麼不過來？」

「我也不知道他們想怎的。」岑美嬌抬起頭來，企圖張望一下那邊情形。

突然「砰」的一聲，子彈掠過頭上的樹葉，沙沙地作响！阿生急急將岑美嬌拉倒地上！

「你怎麼樣了？」阿生關心地問，「你有沒有受傷？」

岑美嬌想不到阿生這麼關心她，雖然身立險境中，也覺得甜在心裏。

她說：「還好他們的眼力太差，否則我的腦袋就要開孔。」

阿生道：「你打算怎麼樣？」

「逃是逃不了，硬拚又怕拚不過他們！」岑美嬌担心地吟道。

這時有個人急竄過來，他是岑美嬌的人，立即又引起一陣槍聲！

子彈並沒射中他，他是過來向岑美嬌請示的。

岑美嬌道：「揚聲向他們問話，先查明他們的底細和企圖，再作打算！」

那大漢果然高聲傳話過去！

對方有了回音，但是阿生不知他說些甚麼，因爲對方說的是土話！

阿生問岑美嬌，岑美嬌對阿生說：「果然是土匪，他們要我們棄械投降。」

「我當然不能投降。」阿生說：「但是我們無法知道對方的實力，更不熟悉這兒一帶的環境，怎麼辦呢？」

岑美嬌沉吟道：「我懂得槍械，看情形他們所擁有的盡是新式武器，這也不足爲奇，美國的軍援物資不斷流入黑市，他們當然可以買到。」

「我有個辦法不妨一試，但是你未必答應！」阿生說道。

岑美嬌回頭問：「甚麼辦法？」

「給我一支槍！」阿生說，「然後找些人故作棄械投降！」

「你會開槍？」岑美嬌問阿生。

阿生聳聳肩苦笑：「這有甚麼稀奇？開槍不是甚麼困難的事！」

岑美嬌望望她的助手，顯然是徵求他的意見，看看是否信任得過阿生！

阿生也看得出，那大漢很不放心！他不斷用懷疑的目光瞪住阿生，又用土話跟岑美嬌交談。

阿生又對岑美嬌說：「如果你們還不信任我，我還有個折衷辦法，就是我們三個人一齊行動，希望可以出奇制勝！」

岑美嬌問：「你用的是甚麼方法？」

阿生一邊指住前面的地形，一邊說出他的計劃！

岑美嬌感到滿意，她又用土話與她的助手交談了一會，才回頭對阿生說：「你的辦法可行，但我們必須與你一致行動！」

「那當然最好不過了！」阿生說，「但我不怕開罪說句，我對你們的槍法不大放心。」

「我信任你，可以給你一支M十六步槍和一支手槍備用。」岑美嬌又吩咐助手設法取來一些槍械。

岑美嬌手上本來已有一支短槍，但一直沒開過一槍，阿生懷疑她不知道是否眞會開槍。

助手又竄了過去！

此人身形輕巧，動作也快，但由這小山丘後面跑到那邊，必須暴露於對方的射程目標之下，因此他的出現立即又引起一連串槍聲！

這一次他似乎沒有剛才那麼幸運了，「喲」的一聲，腿部中了一槍，在尖叫聲中連翻帶滾的滾到那塊大石後面去！

岑美嬌吃了一驚，想衝過去，但却欲救無從，阿生也是一手捉住她，說道：「不要衝動，這樣鬥不過對方的，看來他們彈藥充足，不易將他們制服，一定要試試我的辦法！」

原來阿生和岑美嬌二人所在的地方是一處小山丘的後面，與大隊所在的山石叢完全隔開了。而彼此距離約有二丈遠！

這二丈的空隙，完全沒有任何掩護物體，而且又在對方的射程之內。而他們所乘坐的汽車，就分別停在山路靠近大隊那邊！

若依行車方向，車隊是南朝北開行的，阿生和岑美嬌跳離車中之後，是躍向東面，然後躲在東面的山丘後面。其他人等則不約而同的，先後跳出汽車，躲向西面的山石叢中。那可能是由於當時的汽車較爲靠近那邊的緣故！

路面雖然凹凸不平，有高有低，但對方並沒佔有居高臨下之利，大家的水平綫是差不多的。對方較爲有利的，只是佔了地利而已——因爲白象幫人馬既不知對方到底有多少人，也不熟悉這一帶的環境。故此不敢輕舉妄動！

阿生覺得若要出奇制勝，第一必須知道對方的實力，第二才是利用地理環境。

阿生雖則不熟悉這一帶環境，但是憑眼前所見，他認爲沿住這山丘旁邊，可以穿過那叢荆棘，只要引開對方的注意力，大有希望可以完成他想像中的計劃！

但是，現在岑美嬌那個助手受傷了，阿生縱然有更好的計劃也無濟於事。除非再有人冒險把阿生所須的槍械彈藥送來！

不過，那是相當危險的事！

岑美嬌正在深深地嘆息！阿生雖然不知道他們何故不大舉反擊，但他也不難想像得到，一定是彈藥有限，所以非到迫不得已，白象幫的人是不輕易開槍的。

這樣子僵持下去，不用說也是白象幫的人吃虧！

阿生不知道那邊的情形怎麼樣，更不知道那大漢的傷勢如何，他只想快解決這種局面！

阿生忽然對岑美嬌道：「我試一試吧！你在這裏等我……」

阿生話猶未完，便想奔竄過去！

但是，岑美嬌一把拉住他！

岑美嬌道：「不要再冒險了，你不出現在他們視綫中，他們可能完全不知道這裏有人。而且，你成功的機會不大，讓我另想辦法！」

岑美嬌還未說出她的辦法是怎樣的，那邊已有人打手勢！有人拿起一些物件示意着！

岑美嬌看見了之後，還了手勢！

阿生看不清楚那人拿了一些甚麼，但看手勢他是準備把那東西扔過來的！

岑美嬌做好了一些準備接收的姿勢，那人於是拚力把一些物件擲過來！

岑美嬌接到手之後才看得清楚，那是一具袖珍無綫電通話器。

岑美嬌扭開了上面的機掣，一陣沙沙作响的電波聲過後，便可以聽到那人傳來的聲音：「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岑美嬌以關懷的口吻問：「洪康的傷勢怎麼樣了？勞根。」

原來蹲在那邊一處山石後面的大漢就是白象幫一個頭目勞根。

勞根曾奉了程大桐之命，設法自熱帶酒店三零五號房，替阿生將行李取出來。當時他爲防不測，利用了小偷進入房內。

但是玫瑰幫的梅兆雄剛好在着，結果勞根及時逃走，小偷却落入玫瑰幫的手中。

現在勞根回答着岑美嬌道：「他腿部中了一槍，我們已爲他止血！現在你須要我們怎樣？須要把彈藥送過來嗎？」

「不！」阿生不待岑美嬌回答，已經爭先說了，「千萬別再叫人冒險衝過來！」

岑美嬌也說：「是的，勞根，讓我們想個辦法再通知你，不要再叫人過來！」

阿生急忙阻止岑美嬌將通話機關上，然後對她說：「叫他們用同樣方法，把手槍和手榴彈扔過來吧！同時吩咐他們開槍擾亂對方的視綫！」

「手榴彈？」岑美嬌呆了一呆！

阿生道：「是的，我們可以不一定動用到長槍，只有手槍和手榴彈就可以了！」

岑美嬌仍然張大了口，阿生不知道她到底在想着一些甚麼！

阿生因此又問：「你們有手榴彈嗎？」

「有的。」岑美嬌說，「但是，把手榴彈擲過來，萬一接不牢，怎辦？」

阿生這靈感是由於剛才勞根把無綫電袖珍通話機擲過來因而觸發的！雖然手榴彈萬一接不牢而觸發撞針，危險成份極大，但阿生覺得值得一試！

於是岑美嬌透過了無綫電通話機，吩咐勞根把手槍先擲過來！

一陣槍聲，先將對方的視綫吸引到另一角去，勞根趁機把一支手槍和一包子彈擲過來。這次由阿生去接，他們合作得很好！

最後是擲手榴彈，勞根和阿生都打醒萬二分精神，他們都明白到萬一失手的後果如何。因此，阿生也把岑美嬌安排在一塊山石之後，作爲掩護！

勞根向阿生再三示意，叫他準備好，其實阿生在老早已準備好了！

到了第一顆手榴彈擲出時，岑美嬌偷偷抬頭望過來。她一直在爲阿生暗暗地祈禱，她覺得不能這麼自私的，尤其是阿生肯作出這種冒險，捨己爲人之際，她實在有些感動！

阿生像打棒球一樣，聚精會神，終於把第一枚擲過來的手榴彈接住！

手榴彈是最新的一種，像一個波蘿，當然不是那種舊式有柄的，所以威力也大得很！

阿生接過之後，把它放在草地上，又示意勞根擲出第二枚！

岑美嬌悄悄舒了一口氣，也捏了一把汗！

她目睹勞根先後再將第二、第三枚手榴彈擲過來，阿生都非常準確地接過了。

阿生先後接收了三枚手榴彈，勞根打算擲出第四枚時，阿生表示無須再擲過來了……

但是，突然之間天空中有一團黑影滾滾而來，阿生仰望之下發覺又是一枚手榴彈，不由得大吃一驚。石後岑美嬌更加嚇得花容失色！

原來勞根看見阿生接收他擲出的手榴彈時，準確無比，一時之間竟看錯了手勢。他以爲阿生又示意他把最後一枚——亦即第四枚手榴彈擲出，想不到當手榴彈脫手飛出時，他才意會到阿生的手號，不由得也暗自大吃一驚！

但是，手榴彈其時已在空中團團打轉，直向阿生那邊飛去，想收回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那一帶本來有不少樹木，因此樹影婆娑，要不是烈日當空，這裏的視綫根本不清楚。同時阿生要不是眼力相當而且注意力集中的話，即不容易把這種「接收」工作做得準確無比！

岑美嬌看得心驚胆戰之餘，眞想尖聲驚叫起來。還好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她看見阿生雙手朝上一伸，人也輕跳了幾步，縱身向上一躍，那姿勢實在美妙極了！

岑美嬌看見阿生站定之後，呆了下來，她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氣！

是的，這一帶到處可見山石嶙峋，要不是那枚手榴彈給阿生接牢，即使手榴彈不直接撞向山石之上，就算墮在草地上也是十分危險的事！

阿生這樣獃在那裏，當然是表示他已經把手榴彈接在手中，否則早已粉身碎骨，甚至爆炸之聲亦震耳欲聾了！

其實捏了一把汗的，不止岑美嬌和阿生，那邊的勞根與其他白象幫衆又何嘗不然？

現在阿生開始利用通話機通知勞根他們，可以暫時停止射擊，以節省彈藥，一直等候他進一步的通知。

阿生帶了短槍和四枚手榴彈到石後去，與岑美嬌會合。這時槍聲亦停止！

對方在高聲呼叫，不知在說些甚麼，可能是限令投降之類！

阿生對岑美嬌說：「可以命令你的部下派人與他們佯作討價還價！」

岑美嬌接過無綫電通話機，依了阿生的說話去吩咐勞根依計行事！

阿生蛇行鼠步，與岑美嬌沿住樹林那邊進發！

沿途上，岑美嬌不斷用無綫電通話機與勞根連絡，知道他們雙方已開始接觸了！

對方派人持槍過來，勞根也吩咐他們一部份人棄械投降！

阿生這時已經繞到一叢矮林後面，由那兒可以望得到一些人持槍躲在山石後面，他們好像還未發覺旁邊有人企圖偷襲！

阿生覺得位置十分適當，與岑美嬌交換了個眼色，於是二人雙雙將手槍機掣拉上。岑美嬌則將一枚手榴彈放近咀邊，銀牙咬着引綫！

阿生這時才高聲叫了過去！

但是，對方的人反應敏捷非常，立即有人朝這邊開槍！

不過，阿生早已經有了準備，不待他們瞄準，子彈已經發射擊去！

「砰砰」兩聲，二名大漢在尖叫聲中棄槍，他們的手腕都中了槍！

岑美嬌這時高聲警告道：「你們已被反包圍了，快些舉手投降，否則格殺勿論！」

但是仍然有人在隱蔽處開槍，岑美嬌立即把一枚手榴彈扔了過去！

「轟」然一聲响，一時之間有如山崩地裂，隱約還可以聽到陣陣尖叫之聲！

塲面雖然一度混亂，但很快就平伏下來！

阿生沒有估計錯，對方是沒有組織的烏合之衆

，當初只是無法了解對方有多少人，現在一經看透了，便可以輕易地將他們制服！

岑美嬌只扔出一枚手榴彈，未開過一槍，她不能不服佩阿生的戰術。

那班土匪只有十餘人，只不過因為他們所擁有的武器新式，所以火力甚強，以致令到白象帮的人以為對方擁有數十人之多！

岑美嬌指揮手下接收對方的武器，全是一些美式的新槍械！

白象帮衆雖然有數人受傷，但對方却死了六人，傷了五人，只有三四個僥倖不致死傷而已！

岑美嬌這班人雖然憑着阿生出奇制勝，却阻遲了行程！

他們担心天黑之前不能趕抵目的地，於是將對方全副武裝解除了之後，也沒有再加留難，只吩咐他們把死者草草埋葬，便開始就道！

經此一役，阿生雖則給白象帮衆留下了絕佳印象，但却引起了岑美嬌內心的疑慮！

她不禁會想：阿生到底是甚麼人？

剛才他不但能出奇制勝，而且在岑美嬌面前也表現出他的槍法十分準繩，所發兩彈竟分別擊中了對方二名槍手的手腕，真的可以說是彈無虛發！

憑此種種，令到岑美嬌芳心在對阿生愛慕之餘，也同時增加了一種顧慮！

車隊在沙塵滾滾的路上急駛，天氣悶熱得很，坐在車裏的人都感到有些吃不消！

但是白象帮的人經過剛才遇襲之後，開始有了戒心。他們担心萬一再遇上另一帮更大的土匪，將會吃不消，因此車隊推進速度加快！

沿途上阿生看見岑美嬌默默無言，不知道她正在想着自己，還以為她旅途疲倦！

一直到了天色入黑，仍然看不見目的地何在！

這時各人又渴又餓，加上天氣炎熱，各人汗流浹背，所以駕車的都不敢再開快車，以免出事！

岑美嬌似乎睡了一覺，她睜眼看看外面的環境，一片灰暗中，她仍然認得出一些景物。她對阿生說：「拐兩個彎就到了！」

阿生不禁問道：「你來過這裏嗎？」

「是的。」岑美嬌說：「我們的人有不少住過這條小村莊！」

「你似乎有點不舒服，是不？」阿生關心地問。

岑美嬌笑了笑：「太倦了！」

車子裏很陰沉，阿生根本看不見她的表情！更無法知道她正想着一些甚麼！

車隊在黑暗的小道上拐了兩個彎，果然看見前面有燈光，那是一處小村莊！

小路兩旁，一邊是樹林密佈，另一邊是田野處處。黑暗中見不到有人，却可以聽到虫聲唧唧，一片荒涼，住慣了都市的人，真有些不慣！

小村莊裏只有數戶人家，車隊開入去之後，立即引起一陣騷動。阿生不難看得出，他們是互相認識的，會面後的情形，就像家人重聚時一樣——親切、友善！小小的村莊裏，登時熱鬧起來！

一間平時沒有人居住的祠堂被他們佔用，但岑美嬌和阿生則住在一對農家夫婦的家中，其餘每戶農家都收留了一些人客，但大部份的人還是住在祠堂裏。

阿生有些啼笑皆非，因為岑美嬌竟然把他當作丈夫一樣，他們同住在一間房內，那間房只有一張床而已！

數戶農家的主婦們合力為他們做晚膳，看來不單是為了錢，而是跟他們有着一份舊情。大概岑美嬌對阿生說得不錯，過去白象帮曾在這裏住過！

× ×

阿生在寂寞中，得到岑美嬌的熱情對待，但是他在感覺中已經覺得這份熱情褪了色！

不過無論如何，阿生仍然不知道岑美嬌已經開始懷疑他的身份！

翌日一覺醒來，阿生發覺不見了岑美嬌！他只以為她早起外出，仍然不會懷疑到他本身的安全受到了絕大的威脅！

直至到有人持槍摸到了他的床前，他才如夢初覺地呆了一呆！

持槍入來要脅他的，就是勞根！

阿生怔怔地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勞根說，「是美嬌姐要我拘捕你的！」

阿生又呆了一陣：「她為甚麼要這樣？」

「她說你是個奸細，穿衣服跟我走吧！」勞根擺擺他的手槍！

阿生一邊起床，一邊在心裏忖測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岑美嬌到底怎會懷疑到自己的身份？他自問已經非常小心，不可能會露出馬脚的！

「老兄，你睡覺是不是有發開口夢的習慣？」勞根一邊監視阿生起床穿衣服，一邊跟他搭訕着說。

「發開口夢」也就是夢囈，許多青年人都有這種習慣，在睡夢中說出了他們心底的一些秘密，這是潛意識作用，外人唯一能帮助他的，就是將他推醒。但在他本人來說，根本是無法加以控制！

阿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此習慣，即使有也不是一件奇事。

因此阿生不禁問道：「你的意思是：我曾經發開口夢麼？」

「是的，否則，美嬌姐又怎麼會知道你的真正身份是甚麼？」

阿生心裏暗吃了一驚！難道自己真的在夢中說出了國際特警的身份？

假如阿生清醒着的時候，他幾乎可以自我保證，即使有人用槍指住他，他也不會輕易說出自己的真正身份。但是，誰曉得他在夢囈中曾經說了一些甚麼？

許多人都會在夢囈中不知不覺地說出了他心中的一些秘密，阿生當然也有可能。但是從來沒有人告訴他，他在睡覺時有夢囈的習慣！

阿生暗暗地想：萬一他那國際特警的身份真的暴露了，那麼，他的處境當然是非常之危險。

但是，為甚麼岑美嬌不親自動手？為甚麼她要叫勞根入來？

也許外面有更多人等着處决他，而岑美嬌可能由於與他的關係特殊，不忍親自動手！

阿生越想越不對勁，趁着穿上衣服的時候，突如其來地用力將一件外衣揮向勞根的手部，一個箭步衝前，拳擊他的下頷！

勞根想不到阿生敢在手槍指嚇之下反抗，一時措手不及，就此給阿生用閃電手法制服！

阿生用手槍押着勞根，問道：「岑美嬌在那裏？帶我去吧！」

勞根只好帶阿生出去！

但是，屋外人影也不見一個。

勞根對阿生說：「他們在祠堂裏，等我將你押去審訊！」

阿生知道祠堂就在村口那邊，於是押着勞根朝村口走去！

但是，當阿生押住勞根進入祠堂時，裏面竟然也空無一人！

阿生這一回果真是吃驚不小，他立刻感覺得到，他已陷入包圍之中。

他沒有機會多想，已經有人高聲呼喝過來：「把手槍放下，否則你會被射殺。」

聲音不知來自何方，他可能已在別人的射程之內。但是，阿生既然有機會也不逃走，而押着勞根去見岑美嬌，目的只是向她解釋，而非反抗！因此，阿生只好乖乖的放下了手槍！

「果真是有胆有色的人！」岑美嬌在冷笑聲中走了出來！

勞根再次奪得阿生手中的手槍，在旁虎視眈眈！

其他持槍的人，這時紛紛由隱蔽處出來！

阿生苦笑道：「你們何必這樣緊張，其實我要走早就走了。」

「你當然不會走的！」岑美嬌說，「因為你是警方的奸細，希望知得更多！」

「我真不知道你在說甚麼。」阿生仍然在詐傻扮懵地說。

「別裝蒜了！」岑美嬌道，「你的真正任務到底是甚麼？」

阿生聳聳肩：「你早該知道了，我本來打算與玫瑰帮的人接觸，但你們却欺騙了我，現在突然之間又疑神疑鬼的，簡直弄得我莫明其妙！」

「你真會演戲！」岑美嬌盯着阿生說，「你的槍法，你的軍事常識和頭腦，是從那裏來的？」

阿生逐漸開始明白了，岑美嬌懷疑他，可能並非由於夢囈，而是起源於昨天路上的伏擊事件，想不到阿生因為表現得太過出色，反而引起了她的疑心！

阿生笑道：「這也算不了甚麼軍事常識，何必大驚小怪？」

「你一定受過訓練，否則不會有此手段！」岑美嬌一步也不肯放鬆，「剛才我看過你制服勞根的手法，也見過你百發百中的槍法，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得到的。」

「你到過H市嗎？」阿生問她。

岑美嬌搖搖頭！

阿生道：「那就難怪你少見多怪！H市有許多學武功的地方，我練過中國武功，也學過日式柔道。那兒還有一間俱樂部，會員全是對射擊有極大興趣的人，我是會員之一，也得過射擊奬狀，你還要知道一些甚麼呢？小姐。」

岑美嬌給阿生一番搶白，登時又呆一陣。

「這是無理取鬧！」阿生故作生氣地說，「其實我的目的只為了發財，此外別無企圖，我真想知道你們想怎的！」

這時候，那邊公路上塵頭大起，好像有一輛汽車風馳電掣而來『

岑美嬌立即示意各人戒備！

阿生也不知道對方是甚麼人，照理這麼僻靜的地方，平時是很少有車輛經過的。

車子駛入視綫範圍之內，各人都可以見到，是一輛吉普車！

這一類吉普車在H市最常見，但眼前坐在車上的，不是軍隊，而是二名大漢！

岑美嬌和阿生他們早已躲了起來，直至車子停了下來，岑美嬌才由隱蔽處出來。她似乎認識車上的人，但白象帮其他的人仍然持槍在旁監視！

阿生看見岑美嬌向着那兩個人走過去，其中一個人跟她打招呼！

那人對岑美嬌說：「我們昨晚收到B市的無綫電報告，知道你帶了一名化學師來。」

「是的，程大哥跟你們談妥了嗎？」岑美嬌反問道。

「都談妥了，一切不成問題！」那大漢對岑美嬌說，「憑程大哥和我們的關係，試問還有甚麼問題呢？我們本來就是一家人嘛！」

「程大哥甚麼時候來？」岑美嬌又問。

「B市風聲很緊，我們正想辦法叫他離開那裏。」那大漢道，「不過你儘管放心好了，一切絕對不會成問題的！」

另一名大漢自負地說：「信不信由你！我們甚至可以用軍車把程大哥儎離B市，安全地來到我們總部去！」

岑美嬌道：「我們知道你們神通廣大！」

「好了，別說廢話了！」那大漢又問岑美嬌：「那個化學師呢？」

「你難道還有甚麼懷疑嗎？」岑美嬌說。

「不！我只想見見他！」大漢游目四顧！

這時阿生在不遠處不但看得清楚，也聽得清楚，只是他沒有走過來！

岑美嬌對那二名大漢說：「你們先進祠堂喝碗茶，休息一會兒，我去把他帶來吧！」

勞根帶了二名大漢進祠堂裏去了！

岑美嬌過來對阿生說：「剛才的事，我感到很抱歉，請你原諒！」

阿生苦笑一下！

他不知道岑美嬌的想法如何，但是，從所見所聞推斷得出，阿生似乎並未在夢囈中誤了大事，只是岑美嬌捕風捉影而已！

阿生知道他的特警身份並未暴露，於是說道：「現在我只希望你把我送回B市去！」

「為甚麼？」岑美嬌怔了一怔！

「我覺得越是未開發的地方，越是沒有生命保障！」阿生苦笑一下，聳聳肩！

「別這樣好嗎？」岑美嬌含笑吻了阿生一下，「我已經向你賠過罪了，你到底還要我怎麼樣？」

阿生無動於中地說：「這有甚麼用？連你也不相信我，以後更難想像！」

「我不過試探你一下！」岑美嬌四下裏看看，她的人早已避開了，四周圍都找不到第三個人！

「我根本就不明白，你到底在担心一些甚麼。」

「因為你太像占士邦，我担心你是一名奸細！」

阿生笑道：「玫瑰帮的奸細嗎？還是警方的奸細？你太多疑了，還好我們沒有正式結婚，否則一定家無寧日！」

岑美嬌粉頰緋紅，扭了阿生一把：「別再瞎扯了，跟我走吧！」

「到那裏去？」阿生這樣故意問，是表示他剛才甚麼都沒有聽到。

岑美嬌說：「我帶你去見羅氏兄弟派來的人，程大哥一定跟他們派駐B市的秘密代表談好了，否則沒有人會知道我們在這裏，更不可能知道我們手上有你這位化學師。」

阿生故作猶豫地說：「你真的要把我介紹給他們？」

「是的，你怕甚麼？」

「不！我只想問清楚你，我到底要為他們工作多久？」

「你問得好，我差點兒忘記了告訴你。」岑美嬌又說：「為保障我們的利益起見，你切不可把秘方說了出來。明白嗎？你只可以為他們煉毒，却不可能說出個中奧秘！」

「不是你們做老板麼？」

「誰做老板都是一樣，沒有他們供給原料，根本不可能成事！詳細情形要等我見到程大哥才可以清楚，但那個羅德是我認識的，他確是羅氏兄弟的親信之一。我們之間是同鄉！」

阿生說：「你要我怎麼樣都可以，但是，我這樣與你合作，到底有甚麼保障？」

「別傻氣，只要你不是警方的人，我沒有理由難為你的！」

「你太多疑，我如果是警方的人，你們根本不可能把我帶走！」

「但是，如果我不試探清楚，將來進入金三角區之後，我的責任太過重大！」

阿生故意說：「我到底夢囈時講過了一些甚麼？」

「你根本沒有發過開口夢，我故意教勞根試探你而已！」

「結果你滿意了吧？」

「要不是你解釋淸楚，我的懷疑是十分合理的，可不是嗎？」

「你要懷疑也沒有辦法，誰叫我太過貪錢？」阿生道，「要不是爲了發財，誰願意冒險到這種池方來？」

「只要你聽我說話，保證你會發大財！」

「我一直在聽你說話，但你却不斷在欺負我！」阿生孩子氣地說！

岑美嬌親切拉着他的手，含情脈脈地瞪住他：「別生氣，以後保證不會再有這種事發生！走吧，我們去見羅德！」

毒浪滔滔　財源滾滾

鐵楞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二人接到通知，知道阿生在B市神秘失蹤之後，爲之大吃一驚，其實比他們更震驚的，還是阿生的上司任如重！

任如重是國際特警組織裏面的老臣子，他不但是H市特警分部的主管，也是東南亞國際特警的主要首腦之一。

經他訓練和提拔的特警幹部很多，阿生却是被他認爲最突出的一員虎將！

正因爲阿生在任如重心目中的重要性，所以任如重也曾經做出了一些毅然的決定性行動，這些行動在一般人眼中是違反常理的，那就是破壞阿生和他孫女兒任晶晶的戀愛！

在阿生加入國際特警組織的初期，任晶晶曾痴戀着阿生。

當時阿生只是一名特警，還未作爲行動隊長，他們的戀愛還未進入白熱化階段時，任如重便先發制人，把任晶晶送到巴黎去！

巴黎是國際特警組織總部之所在，任如重在那裏有着許多公事上的朋友。任如重把晶晶送去深造，目的不過是冷却她與阿生之間的感情，以免阿生爲了兒女私情而影响了他工作！

由此可以想像得到，任如重是怎樣的重視阿生的工作！同時亦可以看到任如重是怎麼樣一個人，絕不假公濟私，工作永遠放在第一位的！

任如重不但一生獻身於國際特警組織，他的一家人也全都獻身於國際特警組織，全心全力與罪惡作戰，他唯一的兒子就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國際特警，但是却在一次執行任務中喪生了。

他的媳婦也是一名受過嚴格訓練的特警，但自從丈夫不幸殉職之後，却有過一個時期留在家中管教女兒和服侍家翁！

不過，晶晶被任如重送到巴黎深造之後，她實在太寂寞，任如重是個很開明的家翁，他曾勸過她改嫁，重新找個歸宿，但是，他的媳婦並沒有那樣做，而是回到工作崗位去！

目前任晶晶的媽媽正在國際特警組織的瑞士日內瓦分部內工作。

單看看任如重家庭成員以及他們的工作，就可以想像得到任如重這老頭兒對國際特警工作的重視程度，阿生既然被他認爲是罕有的特警人材，也難怪他這次緊張到不得了！

任如重聞訊後漏夜通知呂偉良，同時約好他在翌日早上乘第一班機往B市去！

任如重既是東南亞國際特警的重要首腦，權力當然很大，B市的特警主管也要聽命於他，因此任如重聽到阿生失蹤後的第一封電報，就令到B市的特警主管爲之寢食不安！

任如重在國際特警的密碼電報通訊中，表示他將於翌日乘第一班機親自往B市查究阿生何故失踪的事，這表示他對此事的重視！他既是國際特警組織中的重要首腦，B市的主管自然了解其人的個性。現在聽到老頭兒要親自飛來調查此事，怎不叫他們爲之寢食不安？

因此，在任如重未抵達之前，B市特警組織已經忙到透不過氣來！

A國反毒組特務更加覺得事態嚴重，因爲阿生是一員「借將」。雖然反毒也是國際特警組織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要不是勞斯向任如重提出借用阿生，阿生就不會失蹤！

勞斯也曉得任如重視阿生有如左右手，所以爲了迅速獲得阿生的消息，勞斯除了出動他率領到東方來的全體特務之外，還要求當池警方加派人手，務求要將阿生找到爲止！

當然，勞斯爲了阿生的安全計，除了對B市特警高級負責人講眞話之外，對當地警方也只說阿生是個重要毒販，一定要將他生擒活捉，却不敢講出阿生的眞正身份來！

但是，經過包圍程大桐的郊外別墅之後，白象帮帮衆全數走脫，勞斯等人撲了一個空，他們覺得這件事非同小可。警方的綫人奉命紛紛出動，無奈消息依舊渺然！

一直等到任如重和呂偉良等人趕到了B市，當地警方仍然沒有阿生的消息。

任如重知道這是B市國際特警的疏忽之後，心中非常生氣，但却沒有發作，因爲他知道目前要靠他們去救阿生回來，不想令他們感到難堪！

但是，他決定在返回辦事處之後，將這裏澈底改組。他是國際特警東南亞總監，自然具有這權力！

同時他心裏明白：B市所以成爲販毒中心，國際特警無法發揮最大威力，甚至A國反毒特務加入行動亦無濟於事，一定與此地國際特警的工作能力有關！

任如重在助手陪同下，返回到他酒店的房間裏，然後令助手把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請過來！

但是，呂林二人已經離開酒店外出！

任如重知道他們一定急不及待，但却担心他們摸錯了門路，反而招致麻煩！

其實，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不是頭一次到這個都市來！他們三俠曾經來過這裏辦案，也來過這裏渡假消遣！

現在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就是到他們熟悉的朋友家中拜訪。

呂偉良在B市認識一位華僑商人，他叫陳浩民，約莫五十歲左右的年紀，在當地認識不少人。但是，陳浩民根本不知道阿生來到了B市，自然也不可能有關於他的消息！

但是，呂林二人却從陳浩民的口中知道了一些相當重要的事，那就是當地的貪汚情況極端嚴重，所以毒販們雲集於此，而金三角區的代表亦常川往來，當地政府竟然視若無睹！

陳浩民還補充說：「對你我才敢說這話，照我忖測，這裏一些高官本來就是大毒販，他們與金三角區的人有連絡。」

呂偉良道：「你知道一些甚麼不怕直說，反正沒有責任，我也不會對別人說！但是，却可以給我提供參考的價値！」

陳浩民沉思一下說：「說出來你可亦未必相信，但這消息相當可靠。根據一位退休軍官對我說，這裏最大的販毒帮首領是一位元帥的兒子！」

「是不是那位目前最具權勢的元帥？」呂偉良問道。

「是的，他兒子也是一位軍官，據說，他

常常用軍機運毒品到東南亞各地！」陳浩民搖頭苦笑，「這聽來好像是笑話，但是，我那位朋友——一名退休的空軍軍官，却在一次酒後無意中向我說出了這件事，因爲他曾經執行過一次用軍機運毒的任務。」

林愛莉問：「你那位朋友現在甚麼地方？我們可以找他嗎？」

「不！他已經舉家移民到外國去了！」陳浩民又說：「不過即使他在着，也不可能在陌生人面前再談此事。其實，他告訴了我這秘密之後，我還是頭一次向你們提及。老實說，要不是我太了解你們的爲人，我也絕不敢冒這種險！」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十分了解國外華僑們的處境，他們勤儉、刻苦，從來不管別人的閒事，一向安份守己。陳浩民所以肯將當權者的秘密告訴他，完全是因爲相信呂偉良的爲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聽了後，已經心中有數。

他們後來回到旅店去，任如重把情形告訴他們，說阿生還未有消息！

呂偉良說：「我們現在應該把視綫放到金三角區去，即使找不到阿生，也要把金三角區的首腦人物抓住，我覺得這是十分重要的，看來你們不能再寄望於這兒的政府或警方！」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任如重覺得呂偉良不會無的放矢！

呂偉良把從陳浩民那兒知道的消息告訴了任如重，就是爲了朋友的安全計，抹去了陳浩民的名字不提。任如重聽了也半信半疑！

他沉吟道：「這個國家是受A國資助的，看來我們必須將此情形通知A國特工勞斯。」

「通知他們也汇有用的，大使館不會相信這種事情！」林愛莉說。

任如重道：「A國反毒組派人不遠千里而來，目的不外乎是杜絕毒品來源，我們國際特警也爲了這一目標而努力。你所講的可能是事實，通知勞斯可能會有些意外的收穫！」

呂偉良同意了任如重的見解，他覺得A國特工頭目勞斯一定與A國大使館之間的關係密切，如果他們知道了這消息，對反毒工作多少總有帮助！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一名特警叩門入來，向任如重報告說，A國反毒組特務頭目勞斯求見！正是一講曹操，曹操就到！

呂偉良和林愛莉正想廻避，但是任如重却說不必了，既然勞斯來得如此合時，彼此正好坐下來好好地商量一下。

不一會，勞斯進來了！

呂林二人與勞斯並不認識，但勞斯却聽過呂偉良的大名，甚至任如重也在他面前談過此人就是阿生的師父兼監護人。

因此之故，勞斯向呂偉良表示了歉意。呂偉良苦笑道：「萬一眞的出了意外，也不是你的錯，只是他不够機警而已！」

林愛莉却說：「眼前阿生在那裏還不知道，他可能根本就沒有事，只是暫時無法與你們取得連絡而已！」

「老實說，如果他還在市區，或者附近，我們一定可以把他找到。」勞斯說，「我們所用的儀器是最新式最敏感的，阿生的身上有一枚鈕是電子追蹤儀，只要他在縱橫五里之內，我們的儀器一定可以把他找到。但是，經過絕不鬆懈的不斷追蹤之後，我們始終無法找到他的所在，這表示他已遠遠離開這裏了！」

任如重知道勞斯曾經把好一些新式間諜用的儀器交給阿生應用。

他說：「會不會阿生的身份被人發現之後，其他儀器亦同樣被人毀了？」

「一切儀器僞裝得甚好，他沒有可能被人找出破綻。」勞斯又說，「即使不幸被人發現了其中一樣，也不易發現第二樣。」

「我不曉得你們配備了一些甚麼新式儀器給阿生。」林愛莉說，「但是事到如今，相信你們也總該交代一下吧！」

勞斯說：「其中有一種求救訊號，發射升空之後，可以停留五分鐘之久……」

「五分鐘？」林愛莉忍不住苦笑起來，「這有甚麼用呢？五分鐘還不够你們穿上衣服，試問如何可讓你們趕往現場去救人？」

勞斯道：「你誤會了。那儀器作用並非直接通知我們去救人，而是通知人造衞星……」

林愛莉一向性急，她忍不住插咀問：「通知人造衞星有甚麼用？」

「不怕對你說，小姐，我們在這一帶上空，幾乎每一分鐘都有人造衞星經過！」勞斯說，「只要人造衞星收到求救訊號發出的電波，電腦的記憶系統立即通知控制中心，然後轉知敝國駐在這裏的大使館。大使館收到了密碼之後，當然就會通知我！」

任如重道：「你不能太過信任儀器，凡是機器都不是百份之百可靠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處長。」勞斯說，「我們正利用各種方法找出阿生之所在，其中一項方法就包括了人造衞星在內！」

「人造衞星不是萬能的！」林愛莉沉不住氣說，「別整天說着人造衞星好嗎？」

勞斯苦笑道：「我不是故意在你面前誇張A國在人造衞星方面的成就，只是阿生的安全一直受到由此處天空掠過的人造衞星的保護，例如他求救時，固然可以放出求救訊號，就是要求與我們連絡時，也可以利用間諜衞星的傳播。目前我們所擁有的最新式無綫電通訊儀器，一日二十四小時有人輪値當班，只要阿生有回音，我們立即可以查出他之所在！」

林愛莉嘆了一口氣說：「除了衞星，請問還用了一些甚麼方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他們正截收金三角區與本市之間的無綫電通訊密碼！」勞斯又說，「我們希望阿生已經深入製毒心臟地帶！」

「處長！」林愛莉忽然對任如重說，「把我們查到的對他說吧，可能有些帮助的！」

林愛莉這種態度本來很難令勞斯接受，但是，他是這次行動的主持和策劃人，結果却把事情弄僵了，給別人埋怨一下也沒有辦法的！

任如重道：「這件事是這樣的……」他把呂林二人所知的說了一遍之後，又說道：「這件事可能令你十分爲難，因爲對方是元帥的兒子，又是一名空軍軍官，但是……」

想不到任如重還未說完，勞斯就已經道：「這件事我們也收到了情報，而且早已轉回我國政府，請求定奪。目前我們一直派人在暗中監視，希望抓到足够的證據。」

「抓到了證據又怎麼樣？」任如重說，「誰不知道那位元帥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我意思只是要你從那方面着手偵查一下。」

「我剛才也說過了，我們對他們的監視，一直從未放鬆過！」勞斯說。

「我有個要求。」呂偉良忽然說道，「如果有關於阿生的消息，請立即通知我們，可以嗎？」

「不但可以，而且必要！」勞斯道，「這件事令我寢食不安，我會盡力查出阿生的下落的，你放心好了！」

勞斯實際上只是內心感到慚愧，因爲他一手策劃的行動，第一步就受到了挫折！

當然，勞斯還不知道阿生隨機應變，竟然化腐朽爲神奇，目前已經抵達了金三角區，而且受到那兒頭頭的熱誠招待！

其實阿生也知道勞斯等人一直等得非常焦急，奈何他一直沒有機會發訊號跟他們取得連

絡！

阿生當日跟岑美嬌等人，由二名大漢帶領下，進入了金三角區！

程大桐還未到達那裏，但是那裏的人都認識岑美嬌和其他白象幫的人。

當時負責接待他們的，是三角區的最高首領羅新漢的弟弟羅新民。

他們表現得一派熱情，阿生有點受寵若驚，尤其是令阿生感到震驚的是當池的軍事設施，竟然像一處軍事陣地一般！

那兒有高射炮隱蔽在樹林之中，戰壕與鐵蒺藜更是處處可見，許多屋宇都建築在樹林之內，否則亦會把屋頂及其四周環境僞裝得極似一座座的樹林，看來分明是避過空中偵察！

阿生心裏開始暗自佩服這裏領導人的驚人魄力，無論他是世人所公認的大罪人，但是，要在這荒僻的環境中建立一個這麼現代化的小市鎮，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是這兒是一處山區，交通早期是極之不便的，他們如何把建築材料運來？

目前這裏單是煉毒工廠也多達十餘間，要把它建築起來已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何況還有裏面的機器和人材，如何弄來？

此外，供應那將近一萬人的粮食，住宅和醫療設備等等，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是，出現在阿生眼前的，却是井井有條的建築物，處處都是美化的環境，屋宇建築得美奐美命，但最高不會超過兩層，大部份是平房！

這裏的人看來生活得非常愉快，而且有秩序，大部份的人都時刻佩了槍！

這裏也有婦孺，他們也有工作，耕田、種菜之外，有些在煉毒工廠內做些輔助工作，但主要工作却是由一些化學師和技師去做！

據說，這裏的化學師最受人尊重，因爲他們是這裏經濟來源的主宰——毒品的提煉師傅。技師也是在他們的指導下工作的！

這裏最初只是一片荒僻的山野，但經由他們多年來的開拓和經營，已經兼備一個現在小市鎮與進步農村的混合體。

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這裏的人雖然主要依靠毒品作爲主要經濟來源，却沒有人吸毒。

阿生暫時還沒有行動上的自由，但是他已經從岑美嬌的口中知道了不少。

這裏的粮食還未到達自給自足的地步，然則，他們的粮食從何而來？

當然是依靠外間的供應吧！那麼，這裏與最接近的小市鎮大概也有來往，而且是經常性的來往，否則如何保證供應近萬人粮食？

羅新民招待各人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飯之後，閒聊幾句之後便跑開了。

他們坐在一間單層平房之內，裏面有風扇，但外面竹林樹蔭，生風陣陣吹來，屋內各人根本不覺得炎熱，雖然外面天空上陽光高照。

阿生忍不住問岑美嬌：「我們可以到處走動一下麼？」

「不！」岑美嬌說，「沒有他們做導遊，任何人在這裏走動都有危險！」

「那麼，我們到底要在這裏坐到幾時？」阿生不耐煩地說。

「等程大哥來了，跟他們談好再說。」岑美嬌道。

「那麼，我們起碼還要等多一兩天！」阿生輕輕嘆了一口氣。

岑美嬌瞥了他一眼：「你焦急什麼？程大哥會抄捷徑到這兒來與我們會面。」

阿生不禁感到奇怪地問：「爲什麼有捷徑可抄，我們還要翻山越嶺？」

岑美嬌笑了笑：「那裏要你翻山越嶺？我們因爲人太多，正因爲車隊不能翻山越嶺，所以才迫得繞道由平地行車，程大哥來時就不同了，那捷徑正是須要翻山越嶺的！」

「他什麼時候才到？」

「也許在今天黃昏，還有數小時而已！」

阿生伸個懶腰，閉上眼睛，好像倦極睡去。其實他一直在想着如何利用他携來的儀器，通知勞斯表示他已進入了這兒三角區。

其他人已有不少就睡去，這也難怪的，天氣太熱，汗流得太多，人也倦了。何況經過沿途跋涉，任何人難免都會感到困倦的。

阿生想着想着，不經不覺也睡入夢鄉。

也不知睡了多久，直至被人輕輕推醒，這時已是下午四五點之間。

推醒阿生的，是岑美嬌，她的一派熱情舉動，令阿生感到尷尬。

但是，室內的人不知何時早已散去了，只剩下了他們二人。

阿生不禁吶吶地問：「程大哥來了嗎？」

「還未到，你何必焦急？」岑美嬌嫣然一笑，「現在一切危險已成過去，我們絕對安全了！」

阿生心裏納罕，既然程大桐未到，又何必把他叫醒呢？這環境最好還是睡多一陣。

這時又見岑美嬌神神秘秘地說：「別貪睡，我有件事跟你好好的談談！」

「什麼事？」阿生問道。

岑美嬌明知室內無第三者，還是左右顧盼一周才說：「現在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上……」

阿生睡得朦朦朧朧，根本不知道岑美嬌的意思，還以爲有人在窺伺，因此他左右環顧着問：「誰？誰注意我？」

岑美嬌推了他一把，嗔道：「瞧你！到底睡醒了沒有？」

阿生打了一個呵欠：「你到底說什麼？」

「我說，羅氏兄弟正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你得好好與我合作。」岑美嬌說，「我比較了解他們，所以你聽我說話，我可以保證我們發大財！」

「發大財又怎麼樣？」阿生故意呆頭呆腦地問。

「這世界只要有錢，便會無往而不利。你瞧！這裏一帶原是一處荒山，但是羅氏兄弟有了錢之後，便把它經營成人間樂土！」

「難道叫我們開闢第二個金三角區麼？」

「當然不是！」岑美嬌說，「我們有了錢之後，便可以離開這裏，飛到外國去享福！」

「我跟你——」阿生做了一個手勢。

岑美嬌點點頭，會心地一笑，然後又說：「但是，你必須堅持一個原則。」

「什麼原則？」

「不要一次過把秘密出售，否則，我們的處境便堪危！」

阿生又故意呆頭呆腦地說：「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是什麼？」

岑美嬌頓足道：「你到底睡醒了沒有，我看你也不似一個如此呆笨的人，這麼簡單的事你也想不到麼？如果你一次過把秘方售給他們，我們便失去了被他們利用的價值！」

「嗯……」阿生摸摸後腦，又打了一個呵欠，他作成未清醒的神氣。

岑美嬌又說：「所以，你必須堅持由你親自處理一切新式煉毒工作！」

「他們如果不肯呢？」

「不會不肯的，我們本來打算自己設廠，向羅氏兄弟購入原料，但是，可能程大哥認爲那樣既危險又麻煩，也許他想過沒有地方比這裏更安全，因此採用合作方式。總之，姑勿論怎樣也好，你得依我說話去做，保不會錯！」

阿生淘氣地瞪了她一眼。「我本來很喜歡

你，當然可以依你吩咐，但是，你太惡了，令我有點怕！」

「我怎樣惡？」

「你記得在途中小村莊的事麼？」

「那些事已成過去，何必再提？」

這時候有人入來，是羅新民和幾個保鏢。

岑美嬌立刻停止說話，同時站了起來，阿生也懶洋洋池站了起來。

羅新民笑笑說：「大家不必客氣，請坐下來吧，我有話對你們說！」

岑美嬌呆了一呆，她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但羅新民又再入來，看來一定有事發生。

「我們剛接到消息！」羅新民神態忽然又變得很沉重，「程大哥剛跟我們的人離開B市，準備到這兒來時，忽然神秘失踪！」

岑美嬌像給人用木棒在腦袋上擊了一下，差點兒便暈了過去！

「這是怎麼一回事？」岑美嬌怔怔地問。

「我們也不明白！」羅新民說，「不過，無論如何，很快就會有進一步關於他們的消息，因爲我會有人在官府裏，如果他們被軍警拘捕，遲早都會平安歸來，所以目前你們無須過份担心！」

阿生聽得出絃外之音，他們大概與B市軍警可算是蛇鼠一窩，否則又怎麼會說出了剛才這一番說話？

岑美嬌却呆若木鷄。

她知道羅氏兄弟不易對付，程大桐是個老前輩，而且與羅氏兄弟有點交情，如果萬一他有什麼不測，以後如何是好？

岑美嬌好一會兒才抖着聲音說：「會不會給對方的人暗算？」

她這話是有感而發，因爲他們離開別墅時，曾在花園通道上埋下了池雷，目的是對付勢必追踪而來的對手——玫瑰幫。

因此，岑美嬌現在所指的「對方的人」，也就是指玫瑰幫衆——

但是，羅新民却聽不明白，他問：「你是說誰暗算程大哥？」

「玫瑰幫。」岑美嬌只好說，「我們跟玫瑰幫有點過不去！」

當然，她可不能坦然說出阿生是他們白象幫從玫瑰幫手中奪過來的。因爲她了解到羅氏兄弟熟悉B市各販毒集團，而且每一個集團的人，跟他們都有來往。

想不到羅新民聽了之後，冷冷地笑了笑。

阿生直覺上已感到有些不妙，因爲這種笑法冷峻得令人心寒。

羅新民道：「你們跟玫瑰幫的人，有什麼過不去？」

「利益上的衝突總是難免的！」岑美嬌似乎還是一無所覺池，在說謊。

但是，羅新民這時的面色更加難看了，他又問道：「是不是因爲他們吃夾棍？起你們尾注？」

「我們已不止一次衝突！」岑美嬌道，「他們恃住是池頭虫，把我們迫到無路可走！」

「看來你們太過值得同情了！」羅新民說話之間，已向同行的保鏢遞了眼色。

在這一刹那間，如果阿生要反抗，當然還來得及，他早已看出情勢不對，只要他一動手，起碼可以立時揮拳踢腿把二名保鏢擊倒，然後飛身躍出窗外逃走。

但是，他覺得無須那樣冒險，還是冷靜地以不變應萬變，看戲吧！

果然，羅新民突然拔槍指住岑美嬌。

岑美嬌面色大變，抖聲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二哥！」

岑美嬌跟着三角區裏的人稱呼羅新民爲「二哥」，那裏的人都尊稱羅新漢爲「大哥」。

稱呼雖然那麼親切，但對方的反應却是極端冷酷。

羅新民冷冷地說：「你也幹得好事，還在假惺惺作態？」

「我不知道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不怕老實對你說，你們的一舉一動，我們早已瞭若指掌！」

岑美嬌還是說道：「我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

「告訴我，他是誰？」羅新民的槍咀一擺，指向了阿生。

與此同時，羅氏的保鏢却用槍指住阿生，他們根本沒有反抗的餘池。

岑美嬌吶吶地說：「他就是來自H市的化學師，這又有什麼不對？」

阿生心裏大吃一驚，他以爲箭頭只指向岑美嬌他們，却想不到原來是他！

他心裏不免會想：會不會是他們發現了自己國際特警身份的秘密？

然則，他後悔剛才有機會也不加反抗，雖則反抗亦未必讓他逃離這裏，但總好過束手待斃。

不過在這一刹那間，阿生又想起他師父呂偉良的教誨：用腦好過用拳頭。

於是阿生又變得冷靜下來。

人家正用槍指住他，他當然要有點表示，表示不加反抗當然最好還是把雙手舉起。

羅新民重新打量着阿生，用懷疑的口吻問：「你叫什麼名字？」

「柯仲平。」阿生若無其事池說。

「還有別名嗎？」羅新民瞪住他問。

「我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的！」阿生道。

「你有證件嗎？」

「當然有，我有護照！」阿生說着就想伸手到口袋裏。

但是立即就被羅新民一聲喝住！「不要動，小心點！」

然後一名保鏢過去，把阿生口袋中的護照取了出來交給羅新民。

羅新民翻閱了一會，說道：「過去的工作是什麼？」

「在藥房做過藥劑師，也在塑膠工廠工作過，後來覺得發財的捷徑還是販毒，所以和朋友做些小買賣，貨色都是閣下這裏的！」阿生說，「偶然有個機會，給我發現了一條更大的財路，那就是無須用罕有的化學劑煉毒！」

「但據我所知，你是來B市買貨的。」羅新民用審犯的目光盯實了阿生，「你的交易對手應該是玫瑰幫！」

「我從來沒有否認過這些事實！」阿生說，「但是，我準備在與玫瑰幫的人接觸之後，探討一下我們合作的可能性。」

「廉價方法煉毒可能麼？」羅新民問。

「是的，我們須要原料——鴉片。」阿生說，「這些東西最充足當然是這裏，但我以爲梅先生他們有辦法弄到，比起H市更加容易弄到手！」

「那位梅先生？」羅新民故意考考阿生。

阿生道：「梅貴元先生，我們向來有來往的。」

羅新民的視綫又轉向了岑美嬌。

阿生看見她面色很難看，也許她正在心裏憎恨阿生說出了實情，但是阿生爲了保護自己——主要還是爲了完成任務，他對她是愛莫能助的。

羅新民盯着岑美嬌問：「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岑美嬌面色雖然難看，但是態度却出奇地冷靜。

她說：「這有什麼不對？不錯，他是我們

從玫瑰幫手中奪過來的。但是，你可知道玫瑰幫的人已把我們趕上了絕路？他們刼我們的貨，密告警方，將我們的黑貨大批交出，我們只不過是以牙還牙而已！」

「但是，你不該隱瞞事實，一再對我說謊！」羅新民又說：「還好我們在B市綫眼廣佈，任何事情休想瞞騙得過我們！」

阿生聽到「綫眼廣佈」這四個字，渾身暗暗地打了一個冷顫。

阿生眞担心羅氏兄弟的綫眼會查出自己的眞正身份，最危險的事莫如他們在警方裏面也有奸細，萬一勞斯他們讓當地——B市的警方知道了阿生的國際特警身份，那麼阿生的處境就危險了。

看羅新民的作風，可能阿生的身份他已放在肚子裏，只是不動聲色而已。就像他之對付岑美嬌一樣，不久之前還是好端端的，乍然之間就有了這麼大的改變。

阿生越想越感到忐忑不安。

羅新民又問岑美嬌：「你們還欠下我們一大筆貨欵，這事怎辦？」

岑美嬌道：「欠債還錢，此乃理所當然的事。我們這次到來，就是爲了與你談談合作的事，想不到你如此對待我！」

「聽你這口氣，難道是想賴賬麼？」羅新民面上的肌肉較爲放鬆了。

「那又不敢！」岑美嬌也輕輕一笑，「我現在肉在砧上，固然不敢賴賬，但是，假如我們準備賴賬的話，也決不會蠢到送上門來！不過我們吃了人家的虧，才會欠下你們的賬，否則，做這門生意根本就不可能虧本的。」

「是啊！所以，你應該向我有個交代！」羅新民說，「你是白象幫的實際負責人，程大桐只不過是代策代行而已！」

「白象幫是家父創立的，家父與你家老大也有舊交情，想不到現在却爲了這點小事而反臉，叫我還有什麼話好說？」

「首先錯在你，你不該欺騙我們！」羅新民說，「如果你是我，你也會這樣做！」

「不！」岑美嬌冷然一笑，「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因小失大！」

「因小失大？」羅新民呆了一呆：「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目前有許多困難，我是了解的。」岑美嬌胸有成竹地說，「首先是你們提煉海洛英的化學原料十分缺乏，對嗎？」

「是的，最近我們這裏隣近幾個國家嚴禁醋酸素等化學劑入口。」羅新民直認不諱。

「所以，你們必須採用新的科學方法！」岑美嬌說，「目前這種方法並未爲外人所知，因爲發明人還在這裏！」

岑美嬌的視綫望向阿生。

羅新民也瞥阿生一眼：「這又怎麼樣？」

「如果我是你，我會保留這份多年以來的交情，彼此衷誠合作！」岑美嬌的態度越來越冷靜！她又說道：「其實我們不是你想像中的『撬人家牆脚』那回事，而是我本來就認識柯仲平。」

阿生登時呆了一呆。

他想不到岑美嬌這女子在劣勢中竟然腦筋如此靈活。

不錯，只要把握住對方的弱點，羅新民是不會殺死她的。

阿生可以推測得到，她下一步就是：硬說「柯仲平」與她有過一段情，他們彼此相愛，所以，羅新民如果待她不好，她會一拍兩散。

因此，阿生不得不預先作個準備。到底他認岑美嬌是愛人好，還是否認其事？

站在人道立場上，他不能見死不救。但自私一點，他大可置諸不理。

不過，阿生也想到以後的問題，例如萬一對方發現了他的身份，他要逃出重圍時，只怕人生路不熟，到底會吃虧不少。

但是如果有岑美嬌在着，情形完全不同了，起碼多個人商量。而且，經過今天這情形，相信她不會側重於羅氏兄弟那方面。

爲此，阿生決心維護岑美嬌。

同時阿生也不難想像得到：白象幫的人，大概都先後被羅氏兄弟的部屬扣押，甚至已經加以殺害，否則眼前這情景決不會出現。

羅新民吶吶地問：「你們是情侶？」

岑美嬌親暱地倚偎着阿生，點點頭。

一名保鏢在取去阿生的護照時，曾搜查過阿生，證明他沒有武器在身。

其實，當白象幫來到達這兒的時候，他們已依足這裏規矩，繳出所有的槍械。

這裏是不准外人帶槍的。

因此，現在阿生和岑美嬌偎在一起，羅新民亦無須担心他們有什麼不軌行動。

岑美嬌悄悄用手在阿生背後捏了他一下，暗示他切勿否認。

阿生會意，而且早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

於是說道：「是的，我早已認識美嬌，今次是異地重逢。」

岑美嬌悄悄鬆了一口氣。

羅新民道：「你說你有新方法，到底是一些什麼方法？」

阿生還未答話，岑美嬌已爭先說了：「這當然是一項秘密。二哥，本來我們打算自己設廠，然後向你洽購原料……」

「是的，程大桐在B市與我們的代表進行過秘密接觸！」羅新民道，「但是，我們勸他還是歸併到這裏來！事實上沒有一處地方比我們這裏更安全，更加方便，我們不但有原料，還有完成的廠房設備，你們無須從頭來過！」

「但是，現在程大哥呢？」岑美嬌眼光銳利，她迫視着羅新民。

羅新民道：「他已被B市軍警拘捕！」

「不！我以爲你們殺害了他！」岑美嬌忽然說，「你們不該幫着梅貴元那幫人！」

「你切不可誤會，程大桐確是給軍警抓去的，我們正打聽他的消息！」羅新民又說，「不過我剛才所講的也是事實，你們的一舉一動，我們也非常了解。現在程大桐不在，我想你們還要提些什麼條件？」

岑美嬌知道事情有了轉機，姑勿論程大桐安危如何，眼前，她的威脅總可暫時獲得解除了！

因此岑美嬌說：「我們已到了絕境，還敢有些什麼苛求？不過，我的朋友的意思，只可以合作，不可以把秘方出賣！」

羅新民面色一沉：「這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岑美嬌氣定神閒地說：「新法和舊法比較一下，成本相差達二十份之一，也就是說，舊法用二十元，新法只費一元。」

「製成品的品質呢？」羅新民問道。

阿生爭先答道：「保證完全一樣，不滲雜質便是純淨的四號貨！」

阿生所以要爭先說了出來，一則表示他是內行人，二則也暗示他有充份的把握，絕不是空談而已。

但是，岑美嬌却有些担心，她表面雖然好像很鎭定，內心却在想：阿生到底會不會眞的有新方法製毒？白象幫消息雖則靈通，他們早已查過阿生的目的是出售秘方，畢竟也是未見諸於事實。

本來要不是玫瑰幫的人把他們迫得這麼緊，他們是打算先讓阿生試製一次，看看是否「價廉物美」，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竟然令到他們完全沒有機會按步就班地依計行事。

羅新民看來還有點半信半疑，他說：「我們這裏也有大批化學師，到底你講的是何種方法？」

阿生苦笑道：「說了出來就不値錢，但你不妨給我一個考驗！」

「好的，我們就讓你試製一下！」羅新民竟然取出紙筆，「你說吧，到底須要一些什麼材料？」

阿生又是苦笑一陣，說道：「如果我說了所用的材料，豈不是等於把秘方說了出來？」

「在這裏，你們根本不可能自己去買料。」羅新民說道。

「有個變通辦法！」阿生說，「請帶我去參觀一下你們的廠房！」

「這是什麼意思？」羅新民道。

阿生說：「我可以利用你們的機器以及化驗室的設備，但是，不用你們常用的三種罕有原料。」

羅新民沉思了一會，他顯然對阿生的說話又有進一步的信任。

他終於答允了阿生的要求。

羅新民看看腕表，阿生眼睛一亮，發覺那是一枚十分名貴的金錶。

羅新民說：「我們的人已經下班了，這時候帶你去參觀正合時候！」

於是阿生和岑美嬌二人，就在羅新民的陪同下，在衆保鏢的監視下，走出了那間小屋，繞過一些通道，直達一座廠房。

那些單層建築物面積不大，大約只有千多方呎而已，這與一些工廠比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但是，裏面的設備相當講究，例如一些通風系統以及防火系統，都做得頗周到。

機器是小型的，可能是由於這是山區，搬運成問題之故，所以全部採用小型的。但是，如果把十多座廠房加起來，相信每天的產量已是相當驚人的數字。

阿生一邊參觀，一邊在心底下想：難怪國際特警組織會把反毒列爲主要任務之一，原來這裏的大規模經營委實太過驚人。

爲什麼隣近三個國家不採行動？除了政治理由之外，可能是力量問題。

阿生憑進入這三角區之後的觀感，覺得這裏的人所採用的兵器，全是新式的，有些阿生根本就未曾見過。

一個國家貪汚問題嚴重，官員陽奉陰違，另一個國家國內危機重重，根本自顧不暇，三個國家之中只有一個小國比較積極，無奈力量所限，每次交火他們的軍隊都敗在羅氏兄弟兵的手中。

這，就是金三角區一直安然存在的主要原因！

羅新民看見阿生想得出了神，却不知道他在想甚麼，因此問道：「你認爲怎麼樣？」

阿生呆了一呆，忙說道：「不錯！」

羅新民又問：「可以利用這些機器嗎？」

「可以，但是——」阿生說，「我還要看看你們的化驗室！」

羅新民帶着一行人等，轉進一座較小的平房裏面去！

這兒的屋宇看來沒有甚麼系統，星羅棋佈的，東一座西一幢，其實設計者設想得十分周到，他們不但利用了地形，也符合了實際上的須要。列如化驗室，就十分靠近一系列廠房！

至於其他屋宇，也利用了樹林作爲掩飾，相信偵察飛機想探索一下，或者從事空中攝影，一定會感到十分失望！

阿生記熟了勞斯授予的「秘方」，因此心中有數，在參觀完化驗室之後，阿生突然又感到有些吃驚起來。因爲存放一些化學物品的架子上，竟然放了不少他所須要的原料。

據阿生所知，三種主要化學原料只包括了醋酸素，酸酐和氨！

但是，這三種煉毒用的主要化學原料，反而在架子之上絕了跡！

這本來不値得大驚小怪，因爲三種原料是罕有的化學劑，他們爲防範未然，小心收藏乃勢所必然的事！但是爲甚麼架子上會出現「秘方」中所須的數種主要原料？

阿生心裏在想：難道勞斯所講的「秘方」根本就不是秘密？

假如那是一項秘密，爲甚麼這裏會有這些原料？

另一項可能性是：他們的化學師也正在鑽研着毒販們所夢想的「廉價煉毒秘方」，以這種的規模，這是大有可能的事！

羅新民又問阿生：「化驗室也看過了，還有甚麼意見？」

「可以試製一些樣品，讓閣下鑑別一下，它的品質。」阿生說。

岑美嬌悄然舒了一口氣！

她當然要看阿生的面色，因爲阿生萬一有甚麼困難而引起羅新民的不快，也就等於減弱了她的談判地位！

現在她又暗中揑了阿生一下！

他們一直非常親暱地把臂同行，所以她的小動作未爲人注意，只有阿生感覺得到。

岑美嬌不待羅新民開口，便爭先說道：「不過在未開工之前，我們首先聲明一下……」

羅新民笑道：「我們不會派人偷師的！你大可以放心！」

岑美嬌道：「不！不是偷師。你們當然不能派人監視，但是，製成品如果令你滿意的話，我們之間的關係又如何？」

「當然可以合作！」

「方式呢？」

「你想怎樣不妨說來聽聽！」

「我們不妨先訂一年合同。」岑美嬌說，「在這一年之內，你交一間廠房給我們主理，這家廠房的出品成本一定很低，所以，我們要佔四成，也就是四六分賬！」

「我們出原料，出廠房還要出工人，此外還要找銷路，包賒賬等等，你却可以安享四成，太不太過一些呢？小姐。」

岑美嬌却說道：「有一點要補充，你們無須包工人在內，我們有一班人帶來，你忘記了嗎？」

「不錯。」羅新民說，「不過，即使我恢復他們自由，還是不够公平。」

「用二十份之一的代價，製成一樣的貨色，你們的收入無意中已經增加了不少。」岑美嬌又說：「我敢保證，你們十多間廠房比較，將來也是我們這一間爲你賺錢最多，即使你們只分六成，也必然比平時的收入更多！」

岑美嬌果眞是個談判高手，羅新民看來已經心動了。他說：「好吧！你先試製，我們再談其他！」

阿生也曉得，如果不讓對方看見一些事實存在，他仍然半信半疑！

但是，阿生又有心事：他始終未有機會發出連絡訊號！

勞斯不知道他已深入三角區，如何可以接應他？阿生於是又要動腦筋！

他故意把視綫放在架子之上，然後笑了笑，說道：「你們似乎也接近了成功的階段！」

阿生這話在岑美嬌聽來，簡直有些莫明其妙，但是，羅新民似乎不感意外！

羅新民道：「你看得出，我們的化學師也在研究理論上的新方法！否則，你不會說出這一番說話來。你果然是個內行人，而且眼光厲

害之至！」

「過獎了！」阿生說，「不過，單是架子上的化學原料是不够！」

「還須要一些甚麼？」羅新民忙着問道。

阿生故作神秘地笑了笑！「架子上的化學原料價廉，而且容易購到。但是，它們欠缺了幾種特有的化學成份。」

羅新民到了目前這階段，不得不相信阿生是個有經驗的化學師。

阿生也不是空談的，他是個著名的鬼靈精，許多事情他根本一知半解，但却可以像演戲那樣，說得似層層！

眼前形勢對他十分有利，也由於他窺破了羅氏兄弟所擁有的化學師一定未能完成是項「廉價煉毒」的試驗，所以他才會爲所欲爲！

果然羅新民又問：「你還須要一些甚麼？只要不太困難買到，我們都有辦法。」

「不！主要化學原料這裏都有了。」阿生說，「至於其他一些十分普通的東西，相信這裏一定有，無須叫人去買。」

「是甚麼東西？」

「例如鏹水，有吧？」

「噢！當然有。」羅新民又束眉說，「那是我從未聽過，想不到腐蝕性液體也有用！」

「只須小量，混到其他化學劑中，就會起作用！」阿生說，「此外還有一些主要成份，却要我親自去摘取！」

「是甚麼東西？」

「植物。俗稱山草藥！」阿生說，「這些東西所含的成份，許多人都無法了解，但却是秘方的奧妙所在——」

羅新民又是一陣驚奇！

其實，被阿生吸引的，還不限於羅新民，連身旁的岑美嬌也不得不相信阿生是一位「煉毒鬼才」！

阿生又說：「我所講的植物，是一種普通生長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相信這裏一定也會有辦法讓我找到。」

羅新民道：「你的辦法太吸引了，請你立即動手試製吧！」

「慢着！」岑美嬌又來了，她覺得羅新民越感興趣，她便越要討價還價！她說：「我的人呢？你把他們如何處置？」

「你放心好了！」羅新民道，「我們只是把他們暫時隔離起來，讓你們試製成功之後，我們會讓他們成爲這裏一份子，我保證他們不受傷害，同時亦會令到你們滿意！」

「你不該這樣對付我們！」岑美嬌生氣地說，「我們只是你的人客，不是囚犯！」

羅新民笑了笑：「你何必太緊張，我們不過防範於未然！因爲程老大忽然不知所踪，萬一他與警方合謀對付我們，你們便是想像中的內奸。在事情眞相未明朗之前，這是必要！」

阿生也勸着岑美嬌說：「算了，讓我們試製一些樣本給他們看，證明我們並非志在宣傳，而是志在發財！相信到時一切自可明白！」

羅新民道：「然則，你要多少時間？」

「這裏一切我未習慣，工作進度可能受阻。」阿生又說，「而且，我不想你們偷窺，在我未獲得合理代價之前，我要你保證我有保留秘密的權利。」

「你可以放心，這一切不成問題！」

「那麼，我立刻就要到山野間去，找尋那幾種植物。」

「好的，我叫人帶你去！」

阿生說：「你的人可不能太接近我！」

「爲甚麼？」

「我怕他們偷師！」

「但我也怕你逃走！」

「逃走？」阿生不禁苦笑道：「我逃到那兒去？護照已經給你拿去！」

羅新民想了想，終於答允了阿生的要求，讓他到山野間去！

但是，阿生仍然感到有顧慮！

原來阿生到山野間，並非眞的要找甚麼植物回來提煉甚麼成份，只是要揀機會把連絡訊號放上天空去，讓高空掠過的人造衞星把訊號接收之後，轉達勞斯他們！

但是，假如岑美嬌在他身旁，阿生依舊還是無所施其技的！

因此阿生又感到遲疑起來！不過，無論如何，他却不能表示要單獨行動，那樣反而令對方的疑心！

阿生終於和岑美嬌到了郊野！

有數名大漢持槍尾隨其後，離遠監視着他們！

岑美嬌不禁問阿生：「你是否會煉毒？」

「你現在才這樣問，似乎太遲了吧！」阿生故意把她嚇得一跳！

岑美嬌果然吃驚地側過頭來問：「你的意思是：你根本不會？」

「是的！」

「噢！我的天，我這回給你害死了！」

「現在我們還有機會逃走的！」

「別妄想！這裏方橫數里都是他們的勢力範圍，你插翼也難飛！」

「你是不是眞的很愛我？」

岑美嬌突然站住，瞪着阿生：「你爲甚麼這樣問？」

「你太可愛，我眞恨不得立即與你同作比翼鳥！」

「別傻氣，現在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你快說老實話，你到底是否會煉毒？」

「是的。」阿生說，「剛才我只是向你開玩笑，我一定能用廉價方式煉出海洛英！」

岑美嬌嘆了一口氣！「親愛的，到了這個時候，你別嚇我了。」

「我不是嚇你，只是問你。」

「還問甚麼？我當然是眞心愛你的！」

「但你沒有表示……」

岑美嬌往後面看過去，有數名大漢在後面數丈外虎視眈眈！

她粉頰一紅，嗔道：「一切放在心裏不是更有意思嗎？」

阿生捉住她的手，會心地笑了！

阿生並非一個玩弄情感的人，但是他也不是眞的會愛上這麼樣一個女子，但是，他覺得岑美嬌這女子很有頭腦，她可能有許多打算，阿生一定要深入了解她心裏想怎樣，二人的步驟才可以一致！

在今後的日子裏，他們必須患難與共，然後才可以讓他順利完成任務！

因此，阿生不能不利用情感作爲一種武器，藉此去征服岑美嬌！

現在他們到了附近一處荒山，後面那四名持槍大漢始終亦步亦趨，像吊靴鬼一樣。但是，他們可能得過羅新民的訓示，總是不敢迫得太近！

阿生一直在想着如何擺脫岑美嬌的方法，現在他突然之間嚷着肚子痛！

岑美嬌以爲他水土不服，把後面四名大漢召來，問他們有沒有藥油。

阿生搽了藥油，又表示要找地方大解，但四周俱是荒野，要返回那裏找厠所，大約要走上半小時，阿生表示來不及了！

於是他一聲「對不起」，獨自跑到一叢矮林後面去了！

四名槍手担心他施詭計，一邊派人監視岑美嬌，一邊也離遠看守住阿生！

阿生看見計劃成功，悄悄蹲在地上，將鞋

蹄的機關扭開，取出了一枚電子儀器來。

阿生所以急於到郊外地區來就是希望在天黑之前，利用陽光的掩飾，把那枚電子儀器升空，憑它發出的電子訊號，高空上的人造衞星便會接到，然後轉知勞斯。

這是最新式的間諜儀器——勞斯一直在等，也就等這種特殊預定的電波！

那枚鈕扣般大小的電子儀器在外空之後，立即發出一種電波，高空中的人造衞星會自動爲它轉到接收站去！

A國在遠東也設有秘密追踪站，當他們收到這訊號之後，立即會根據衞星飛行的方向與路綫，加以分析，就像氣象衞星測量颶風的位置一樣，只是它比後者更科學化，更先進！

秘密追踪站的電腦分析，可以在短短一分鐘之內，查出發出訊號的經緯綫，然後確定那處地點是甚麼地方！

而阿生現在準備放上天空的小東西，却是利用空氣壓力的反廻旋原理，讓它在空中停留大約五分鐘左右，這已經足够了，因爲秘密追踪站只須一分鐘時間就可以利用電腦分析出它的正確位置！

電子儀器一經按動小巧無比的機製，立即發動電子電池，但這小巧的電池只供給一股衝力，讓這小東西冲天飛起！

後來的作用就是供給裏面那副小儀器發出電波訊號之用！

即使如此，那股冲勁可以令這小小儀器衝上數丈以外！此後氣流會令它在逐步下降中，起碼停留在空中五分鐘！

因爲陽光的反射作用，日間是不易被人發覺的，尤其是儀器中發出的少許光點，晚上反而更易惹人注意。所以阿生必須及時完成這項工作！

現在那小儀器升空了，遠處幾個人根本不道知這是阿生的詭計！

阿生走出矮林之後，和岑美嬌等人到處摘了一些野生植物，放在一個膠袋中。這些植物的名字甚至阿生也不曉得！

他的目的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其實野生植物又豈可供製毒之用？他製的又不是大麻，只不過是海洛英而已！

返到羅氏兄弟的基地裏，已是將近入黑時份。羅新民爲他準備了一頓頗爲豐富的晚飯！

阿生表示太累了，必須睡一覺，一切留待明天起來再說！

由於阿生在理論上說得頭頭是道，羅新民竟然深信他是一位大行家！

其實阿生一直未有機會實驗過他的方法，只不過一切聽勞斯說如此這般可以將鴉片提煉成海洛英而已，因爲阿生內心也在患得患失！

晚上，羅新民竟然安排阿生與岑美嬌在一間房。

阿生本來要展開初步的偵查行動，如果有岑美嬌在着，實在有許多不便！

但是，岑美嬌既不反對，阿生實在也沒有辦法！

他知道勞斯收到訊號之後，可能會採取行動，那麼，他必須及時向勞斯提供更進一步的消息！否則就會枉了此行！

入了房間之內，岑美嬌熱情如火！

阿生心不在此，眼睛不自覺地放在桌上一袋山草藥上面！

阿生突然靈機一觸，附耳對岑美嬌說了一些甚麼，只見岑美嬌扭了他一把，痛得阿生叫了起來！

窗外突然有人影出現，阿生於是走到窗外，那人急急想避過阿生的視綫！但是却給阿生喝住！

阿生道：「不要走，讓我們喝些酒，可以嗎？」

那是羅新民派來監視阿生他們的爪牙！那爪牙於是通知一名小厮送酒入房！

阿生斟了兩杯，給一杯給岑美嬌，兩個人就像一對蜜月中的新婚夫婦一樣！

岑美嬌喝了一口，有些苦澀，但仍未想到這是阿生的詭計，直至阿生看見她昏昏然欲睡，立即熄了燈！

原來阿生眞的是個名符其實的鬼靈精，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因此也不知他從那本書中讀過一些草本醫藥常識。

剛才他無意中發現了那些山草藥——就是那袋野生植物之中，有一些鄉下人常用作痲醉用的草藥在內，於是靈機一觸，便提議要岑美嬌跟他喝一杯以增情趣。想不到酒送來之後，阿生用閃電手法將帶有痲醉成份的草藥揑在手中，運勁暗中搾了一些汁滴入酒中混和了。

可能是酒的助長，阿生想不到岑美嬌這麼快就暈倒！

阿生竄至窗緣，探首外望，二名槍手在竊竊私議，可能正在談論阿生和岑美嬌！

不久，二名槍手走開了，阿生迅速越窗而出，躲到黑暗處去！

二名槍手並非撤退，只是他們以爲阿生和

功夫　空手道的來歷

神光·文

香港人聽到「空手道」，便會直覺地指出：這是一種霸道的武功，雖然徒手，也可以殺人。如果對「空手道」這樣武斷，其實是錯誤的。各位知道了練「空手道」的規條後，還應知道「空手道」的來歷：

「空手道」是一種發源於冲繩島的一種拳術，但發展到今日，它已經不是發源於冲繩島的那一種拳術，而是一種以發源於冲繩島的一種拳術爲基礎，又吸收了日本古來拳術和中國拳術的精華，所形成的一種嶄新的拳術。所以現在的「空手道」，就包括了三個組成部份：

一，是冲繩島正統的空手道。

二，是日本古來的拳法，棒術。

三，是中國的——特別是少林派的拳術。

在四百九十多年前，即公元一四七零年前後。

那時候，中山城主尙巴志統一了冲繩三山（中山，南山，北山）的政權，決定以文治立國，絕對禁止民間藏有武器。

人民爲了要保衞自己的財產和鄉土，便練習徒手搏擊。他們白天做工，晚間則走到深山裏練拳。

冲繩島有一種非常堅硬的熱帶灌木，名叫「卡沙馬魯」樹。

他們用拳頭，手腕和腳尖來撞擊或猛踢這種樹，使手腕拳頭和腳尖都練得非常堅硬，這是空手道的雛形。

岑美嬌正在尋好夢，所以繞一個圈又回來了！

阿生在黑暗中奔竄，他記得一些屋宇是羅氏兄弟居住的，那兒還有燈光透出！

阿生正想迫近那裏，立即發現屋子四周守衞森嚴，阿生毫無辦法！

離遠可以見到屋內有兩個人正在談話，其中一個肯定是羅新民，因爲他不止一次見過他了，但另一個却不知是誰，只知是一個男人！

他們雙雙出現在窻前，屋內燈光並不太光亮，這裏是自己發電的！

阿生在無可奈何中，忽然記起了勞斯交給他的隨身法寶——他的大衣上的鈕，袂子上的鈕，每一枚都有它的作用。

阿生剝下一枚，那是一枚竊聽儀器。阿生運足勁力把它扔過去，那小東西在窻外十分接近屋子的池方落下了！

一些輕微的音響，只教那些守衞用電筒照射附近一遍，但實際上他們是不可能發現甚麼的。阿生則在數丈以外的一叢矮林後面躲着！

現在阿生扭開他手表上的「把的」，立即可以收聽到電子竊聽儀器傳來的談話聲，那是二名男子的聲音，其一是羅新民！

另一個阿生不知是誰，但聽下去立即就可以知道他原來是羅新漢——這裏的大頭目，羅新民的兄長！

他們兄弟二人現在所談的，並非關於阿生他們的事，而是一件更重要的事。原來羅新漢要親自到B市郊外去會見一個重要的拍檔——元帥的兒子，那位空軍軍官。

羅新民担心他的安全有問題，但是，羅新漢表示非去不可，因爲他們的毒品必須由該國出口，如果那位軍官中止他們之間的合作，後果實在難以想像。可能正是由於對方看準了這弱點，所以那位軍官突然要求更高的利潤！這就是羅新漢必須與他面談的主要原因！

羅新漢最後對他弟弟說：「這裏一切交給你了，你要小心照料一切！」

「放心吧，大哥，你要多帶一些人。」羅新民依依不捨池說。

過了一會，阿生又看見屋內有人走出來。二輛吉普車開到門前，其中一輛早已坐滿了人，可能是羅氏的保鏢！

二輛車子很快就開走了，阿生也迅速竄返房間裏去！

翌日阿生一早起來，獨自到郊野去散步！二名槍手只是亦步亦趨，並未限制他的自由。

阿生又揀機會把一枚電子求救訊號緊急升空！勞斯曾告訴他，這是緊急時用的唯一求救方法。阿生當然沒有甚麼危險，他只想把有關昨晚竊聽到的消息通知他們！

既然昨天放了一枚連絡訊號上天空，今天再來一枚緊急求救訊號，相信勞斯他們一定用最迅速的方法開到鄰近池區，然後設法與阿生取得連絡！

阿生那枚手表是最大的法寶，它不但可以竊聽較準方向的電子偷聽器傳回來的聲音，也可以按動另一按鈕，發動更强力的電波，與自己人——例如勞斯，任如重他們通話！

他回到基池，岑美嬌還未醒。

羅新民要他立即開始新法煉毒，阿生於是被軟禁在化驗室之內！

午間，阿生才准出來吃午飯，但却不見了岑美嬌。羅新民直言已把所有人囚禁起來，除非阿生新法煉毒成功，他們才有生還希望了！

阿生雖則不喜歡這要脅手段，却也沒有辦法！下午，他又被關進化驗室去。他知道外面一直有人監視！

他把窻簾落下，天氣雖熱，但有空氣調節設備。後來他進了洗手間，由百頁簾中可以遙望羅新民的居處。

阿生把手表較準方向，竟然聽到室內傳出的談話，因爲昨夜阿生會將一枚電子竊聽器擲到那兒窻下的草坪上！

羅新民不知在對誰說：「……絕對不會錯，他驗過了，是一種强力麻醉劑。」他又問：「你肯定喝了酒之後就一無所知嗎？」

「是的。」那女子竟然是岑美嬌，登時把阿生嚇了一跳！她又說：「我其實早已懷疑他的身份，可惜我給情感矇閉！」

「嘿！好大的胆子！」羅新民咬牙切齒道，「這麼看來，甚麼新法煉毒全是假的，快些叫人準備！」

有人答應了一聲！

阿生知道危機就在眼前，還好他早已有心理上的準備，利用化驗室內的化學原料配製成一些燃燒彈！阿生當發覺所有的窻門無法讓他逃出時，只好利用了這種自製炸彈！

「轟」然一聲之後，另一邊也同樣引起爆炸！外面的人不知發生甚麼事，紛紛過來查看，給阿生由濃烟中衝出，接連放了幾枚燃燒彈，引起數處池方發生大火！

阿生就在混亂中衝出重圍！

想不到那些燃燒彈對阿生帮助這麼大，由於火海處處，人們忙於救火，阿生總算逃過了大難，不致被人亂槍掃死！

他逃了一程，也不知逃了多遠，更不曉得這是甚麼池方，總之停下來便覺雙腿發軟，大汗淋漓。不知是否用力過度，竟在野草叢中暈倒過去！

× ×

也不知暈了多久，直至他手上的腕表發出連串「都都」的音響，把他喚醒，他才聽到頭上有直升機的聲浪！

阿生立即坐起來，一邊仰頭望向天空，一邊扭開手表機製！

勞斯的聲音在呼喚他！「阿生，你聽到嗎？我們就在直升機上等你回音，你應該就在這附近，請快些回答我！」

阿生立即奔出空曠池上脫下外衣力揮！

直升機在平池上降落，把阿生載走，機上還有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人，另一架武裝護航直升機上，則有着他的上司任如重和武裝特警！

阿生終於安然脫險，他無法知道岑美嬌的情況如何！不過，阿生把羅新漢的行踪告訴了勞斯，數天之後，羅新漢和他的隨身保鏢就在泰北一處池區落網！

至於準備與他會晤的那位元帥的兒子，却因爲元帥的權勢太大，A國特工和國際特警在當池也沒有他辦法！

但是，過了若干時日，該池學生發動了一次政變，那位元帥和他的兒子軍官事後逃之夭夭。到底該次事件是否與此有關？沒有人可以證實！

不過，阿生却做了無名英雄，因爲全世界的人只知一名大毒犯落了網，却不知道眞正的大功臣原來就是鬼靈精阿生！

（全文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大豪傑



無意作帮兇　協力抗雙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雲擊敗四無雙劍士後，偕四金釵往栢樹溪，要把嬰孩送給彭良坤，途次一鎭甸歇宿，四女爭相與關山雲約會，關雲山雅不願四女爲此傷了和氣，悄沒聲的在半夜抱着嬰兒溜走，不料他這行動，却沒能瞞過古素蘭，被她暗中跟了下來，關山雲發覺後婉勸她回去無效，祇得允與她偕行，詎知不久，其餘三女追了下來，關山雲與古素蘭祇好躲在林中，俟三女走後始繼續上路，走不多久，竟發現三女倒斃地上，驗看致命創口爲劍刄所傷，疑是無雙劍士所爲，關山雲掩埋三女後續與古素蘭上道——

晌午時分，關雲山他們到了栢樹溪。

這是一個大鎭，主要街道雖只一條，但小街縱橫如網，約有上千戶人家。

關山雲初以爲打聽出彭良坤這個人一定不大容易，那知一問之下，立刻有了結果。

原來，彭良坤是栢樹溪的首富，經營藥材生意，他的家宅就在大街上，關山雲和古素蘭順着指點着的手指望去，一眼就看見了那塊最大的招牌店號——彭記藥材舖！

於是，他們進入彭記藥材舖。

店內堆積着一大包一大包藥材，靠門口有座大櫃台，那後面站着一位中年人。

他看見關，古二人上門，連忙拱手道：「二位請坐，有何貴事麼？」

關山雲還禮道：「在下關山雲，有要事欲見彭良坤，請問閣下是……」

中年人道：「在下彭守原，彭良坤是在下的伯父，足下要見在下伯父，不知有何賜教？」

關山雲道：「不敢，在下是爲背上這嬰兒而來的，數日前，在下在江上檢到這嬰兒，他身上有一塊竹片……」

他把在老龍壩拾獲嬰兒的經過情形，大致說了一遍。

彭守原聽得很驚奇，說道：「這可奇了，我們彭家未丟失嬰兒啊！」

關山雲道：「在下猜想此嬰亦非你們彭家之人，但令伯必知此嬰之身世來歷，可否即請令伯父出來面談？」

彭守原道：「好的，二位請稍候。」

他疾疾入屋通報，過了一會，只見他又疾疾自屋內走出，向關，古二人一揖道：「家伯父在內廳相候，二位請隨在下進來吧！」

於是，關，古二人隨着他進入屋內，來到了一間佈置精美的內廳上。

廳上坐着一位相貌清癯年約六十五歲的華服老人，他見關，古二人入廳，立刻起身相迎。

彭守原便指着華服老人，向關山雲道

：「這便是在下伯父彭良坤。」

關山雲拱手道：「打擾彭老先生。」

彭良坤客氣的答道：「好說，好說，二位請坐，不要客氣。」

關，古二人謝坐，即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來。

彭良坤等其侄向關，古二人奉過茶後，便揮揮手道：「守原，你還去看顧生意吧。」

彭守原應聲退了出去。

彭良坤隨向關，古二人一抬手道：「二位請用茶。」

「謝謝。」

彭良坤視綫投注在關山雲背上的嬰兒，接着說道：「剛才，老漢剛才聽我侄兒說，關老弟在江上拾獲一個嬰兒，他身上有一塊竹片，上面刻着，要求交給老漢的文字？」

關山雲點頭稱是，隨即取出竹片，遞了過去。

彭良坤接過竹片看了看，眉頭微微一皺，道：「請將那嬰兒解下讓老漢看看如何？」

關山雲解下嬰兒，抱給他。

彭良坤抱過嬰兒，端詳了老半天，搖搖頭道：「眞奇怪，這到底是誰家的孩子呢？」

關山雲微楞道：「老先生不知道？」

彭良坤道：「是的，老漢從未見過此嬰，也想不起誰會送此嬰給老漢。」

關山雲道：「那竹片上刻明要交給老先生，足見嬰兒的父母與老先生必有深厚的關係，老先生不妨再仔細想一想。」

彭良坤又想了片刻，仍然搖頭道：「很抱歉，老漢仍然想不起來，老漢過去交的朋友雖然不少，但是年紀均已在六十以上。」

他的意思是：六十歲以上的人，是不太可能再生孩子的了。

關山雲道：「但棄嬰之人既然指明要交給老先生，可見他與老先生必非泛泛之交。」

彭良坤沉吟的說道：「這倒不一定，老漢承祖上餘蔭積了些薄產，經常救濟貧困，因此，可能有人認爲老漢定肯收留這嬰兒，……」

關山雲道：「可是，從嬰兒的衣着上看，其父母顯然不是貧苦之人呀！」

他頓了頓繼道：「再說，此嬰之父母如因貧苦養育不起而想送給老先生撫養，也不必將他放入江中任其飄流，老先生以爲然否？」

彭良坤點點頭，沉吟不語。

關山雲又道：「在下今日帶此嬰到此，全是基於人道，不忍見其溺斃江底，絕無索取報酬之意。」

彭良坤忙道：「老弟莫誤會，老漢只是想不起此嬰的來歷，並無拒絕收留的意思，這樣好了，這嬰兒老漢暫且收下撫養，猜想過一段日子，此嬰父母必會前來認領，到時老漢再還給他們就是了。」

關山雲說道：「如此甚佳，在下告辭了。」

說畢，起身一拱手，便與古素蘭辭退而出。

彭良坤一直送他們到外面店舖門，雙方再拜而別，關，古二人乘上坐騎離開「彭記藥材舖」，往原來的街上馳去。

關山雲彷彿去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心情覺得十分輕鬆愉快，說道：「如今好了，咱們這就北上無雙堡，爲妳三位師姐復仇！」

古素蘭神情落寞地道：「我倒想再在這栢樹溪停留一些時候。」

關山雲不解的問道：「幹什麼？」

古素蘭道：「弄清楚那彭良坤爲什麼要對咱們說謊！」

關山雲心頭一震，愕然道：「哦，妳認爲那彭良坤說謊？」

古素蘭道：「是的，他分明知道那嬰兒的來歷，卻不肯坦實告訴咱們，我想其中必有緣故！」

關山雲吃驚道：「妳怎知他說謊？」

古素蘭道：「從他神色上觀察出來的，剛才你如會留意到他的神色，你也能够看出來。」

關山雲皺起眉頭，心情又沉重起來，道：「他不肯坦實告訴咱們嬰兒的來歷，妳認爲是何原因？」

古素蘭道：「不知道。」

關山雲想了想，道：「不過，不管那嬰兒蘊藏着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既然棄嬰者指名要求交給彭良坤，即表示他信任彭良坤，這也就是說，嬰兒到了彭良坤手裏，不會有任何危險。」

古素蘭道：「不一定。」

「嗯？」

「如果棄嬰者是嬰兒的父母，自無問題，如果不是，那就不一定沒有危險！」

「啊，這話倒是不錯……」

「所以，表面看起來你是做了一件好事，但說不定反是把嬰兒送入虎口呢！」

「這……怎麼辦？」

古素蘭道：「別緊張，這只是我的一種猜疑罷了。」

「但妳說的很有可能呀！」

「如果你不放心，咱們不妨留下來暗中監視一兩天，看看那嬰兒到了彭良坤手裏，會有什麼變化。」

「好，咱們留下來！」

「那麼，咱們先去找一家客棧，把坐騎安頓下來再去監視。」

× ×

月上中天。

這是二更時候。

栢樹溪這個鎭上，已無一個行人，顯得一片寧靜，只有間歇幾聲貓叫和狗吠。

就在這時，卻有一頂四人抬的大轎，自「彭記藥材舖」的後院牆門抬出，走上了小街！

四個轎伕似已得到指示，一直繞行於小街，一直在避走大街。

而且，他們始終沒開口說一句話，步履也邁得很輕，似乎不願弄出一點聲響去驚動別人！

拐彎抹角的走了好一會，才走出栢樹溪的鎭街，向南直去。

這是一條村道，路面寬僅四尺，兩旁是一望無垠的稻田，大轎行走於村道上，剛好把整個路面塞滿。

約莫行了三四里路，眼前出現一個小村落，這時大轎內忽然透出個蒼老聲音。

「蔡老二。」

後面的一個轎伕答道：「小的在，老爺有何吩咐？」

轎中人道：「有沒有發現有人在後跟踪？」

蔡老二道：「沒有，這一路上，小的一直在注意，沒看見一個人影。」

轎中人道：「很好，你們把轎抬到洪佃戶的農舍吧。」

蔡老二道：「是的。」

於是，大轎進入小村落，在一戶農舍門口的晒穀場上停放下來。

「汪！汪！」

一條黑狗自屋角竄出，對着大轎吠叫不休。

狗吠聲立刻驚醒了農舍中人，旋聞農舍中有人開聲問道：「是誰來了啊？」

蔡老二叫道：「洪老爹，快起來開門，是我們老爺到了！」

屋中的洪老爹敢情很熟悉蔡老二的聲音，聽了忙應道：「啊，是是，來了！來了！」

須臾，農舍廳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面貌清瘦的老農夫自裏面匆匆走出，滿面驚異的問道：「老爺怎麼三更半夜跑到這裏來了？」

一個轎伕拿開轎門，彭良坤手抱嬰兒自轎中跨出，一面答道：「嗯，洪老爹，你看我抱的這個嬰兒是誰？」

洪老爹趨前端視，驚訝道：「這是誰家的嬰兒？」

彭良坤道：「我的外孫！」

洪老爹「啊！」了一聲，又驚又喜道：「是我們大小姐的孩子？」

彭良坤道：「正是！」

洪老爹面上仍掛着一片疑惑，問道：「可是，聽孔姑爺說，這嬰兒和我們大小姐已一起葬身火海了呀？」

彭良坤道：「沒有，有人將這嬰兒救出，放入江上讓他逃生——成麟呢？」

洪老爹道：「在地窖中。」

彭良坤道：「快叫他出來，見見兒子吧！」

洪老爹應了一聲，轉身進入屋內，來到屋後一間倉房，開門進入倉房中，點起了一盞油燈。

這間倉房，堆積着各種穀物和器具，洪老爹移開了地面上的一塊木板，便見底下是個地窖的入口，當他提着油燈走入地窖時——

「洪老爹麼？」黑暗的地窖中，響起了一個冷冷的聲音！

洪老爹答道：「是的，孔姑爺，天大的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燈光照入地窖，但見狹窄而陰暗的地窖中，有一張木板床，其上坐着一位白衣人！他，年約四旬，劍眉星目，鼻如懸胆，盤膝坐在床上，有一股凜然不可侵的氣概！

但他的神情却帶着一片頹喪和暮氣，使人一看就知他是個曾經遭受過重大打擊的人。

聽到洪老爹說有「天大的好消息」，他那冷冷板板的面龐動了一下，星目中迸射出銳利如刄精光，問道：「什麼事？」

洪老爹笑嘻嘻道：「你岳父來了！」

白衣人劍眉微皺，道：「他不該到這裏來，這太危險了！」

洪老爹笑道：「他帶來你的兒子！」

白衣人全身猛烈一震，睜大雙目道：「你說什麼？」

洪老爹道：「你岳父把你的兒子送到這裏來了！」

白衣人面上肌肉起了痙攣，顫聲道：「這不可能！不可能！我的兒子已——」

洪老爹打岔道：「沒有，令郞並未在那場大火中遇難，有人將他救出，放入江中飄流，後來大概被人救起，送到了你岳父那裏……」

白衣人跳了起來，急問道：「現在人在那裏？」

洪老爹道：「在廳上。」

白衣人一陣風似的飛衝出去。

他飛出地窖，衝出倉房，一直奔到前面的廳堂上，一把自彭良坤的懷抱中搶過嬰兒，緊緊的將嬰兒擁在胸懷上，激動得聲淚俱下道：「剛兒！剛兒！想不到你還活着！爲父眞對不起你……」

說到末了，已唏噓不能竟言。

彭良坤欣慰的笑道：「老天爺總算有眼，使你的兒子逃離了那場大刼，這總算是不幸中之幸！」

白衣人悲喜交集，說道：「可是，他母親却逃不過，還有全家老少十八口也逃不過……」

彭良坤收歛了笑容，長嘆一聲道：「是的，在刼難逃，不過你的兒子能够逃過那場災難，正表示——」

白衣人突然面色大變！

彭良坤也發現了，不禁一怔道：「成麟，你怎麼了？」

白衣人兩眼暴瞪，直直的瞪視着懷中的嬰兒，駭然顫聲道：「這不是我的兒子！這不是我的兒子！」

彭良坤大吃一驚，道：「什麼！這嬰兒不是你的兒子！」

白衣人臉色陣陣蒼白，疾忙將嬰兒放到廳桌上，道：「是的！這不是我的兒子！岳父，你上當了！」

彭良坤登時面如土色。

也就在這個時候，屋外晒穀場驀然響起一片「桀桀」怪笑。

「孔成麟！老夫當日說的話沒有錯吧？任你逃到天涯海角，我們也有辦法找到你！」

話聲中，一條黑影倏地移近到門口！

他，是個獨目人，年約六十開外，身材矮而粗壯，面貌醜惡陰沉，殺氣極重！

他，原是那天藏伏於老龍壩，於關山雲離去之後，在那個假慈航大師的招喚下出現的「老簡」！

在農舍中的彭良坤，洪老爹及四個轎伕，都不認識這個突然出現的獨目人，但是他們在接觸到獨目人那野獸般的眼光之後，均不禁打心底泛出一股寒意！

彭良坤吃驚的回望女婿孔成麟問道：「成麟，這人是誰？」

孔成麟面上肌肉起了憤怒的扭曲，咬牙切齒道：「他就是『武林食肉魔』！他就是殺害小婿全家十八口的武林二魔之一——『武林食肉魔』！」

彭良坤不是武林人物，但是他一聽到

「武林食肉魔」五個字，渾身就不禁發起抖來。

當今天下，享譽於世的武林高手不下千人，但是一般老百姓却只知道兩個人——武林食肉魔和武林食骨魔！

無雙堡主「金龍老人歐陽天」是當今公認的武林第一高手，但是不知道他的人大有人在，不知道「食肉魔」和「食骨魔的却絕對沒有！

這是爲什麼呢？

因爲，食肉魔食的是人肉，食骨魔食的是人骨！

每當殺了人，他們就一個吃肉，一個吃骨，並且吃得一些不剩！

所以即使是三歲小孩，也知道「食肉魔」和「食骨魔」這兩個人！

所以彭良坤，洪老爹及四個轎伕一聽之下，全身就發抖，雙脚就發軟。

對眼前這個「食肉魔」不表恐懼的人只有一個——嬰兒！

他正在自得其樂的吮食大姆指！

孔成麟對這「食肉魔」的畏懼當然不如彭良坤等人之甚，但在另一方面的驚駭却遠甚於彭良坤等人，因爲他知道「食肉魔」既然出現了，「食骨魔」也一定藏在附近，他知道自已絕對無法保護岳父及洪老爹等人的安全，他驚駭和担心的就是這個。

「桀桀桀……」

食肉魔連續發出刺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說道：「孔成麟，今天你已逃不掉，快出來做個了斷吧！」

孔成麟站着沒動，他忽然變得很靜，轉對岳父彭良坤等五人，低聲道：「你們快由後門逃出，分頭逃命，千萬不可跑在一起，一定要分頭的逃！」

彭良坤等人惶然一哦，隨即一齊退入屋內，由後門逃出去了。

食肉魔笑得更難聽，道：「逃不了的，今夜誰也別想逃得性命！」

孔成麟臉色大變，瞋目厲叱道：「食肉魔！衝着我來便是，不必傷害無辜！」

食肉魔獰笑道：「在老夫的眼底下，沒有什麼有辜無辜，凡是被老夫看見的，都得死！」

這句話剛剛落下，農舍後面就響起了幾聲慘叫！

很短暫的慘叫！

就好像慘叫的人剛剛喊出口，腦袋就被人搬了家！

孔成麟兩隻眼睛幾乎要跳出眼眶來，他以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的眼光瞪視食肉魔好半晌，才突然厲吼一聲，縱身電射而出！

人一撲出廳門，但見金光一閃，他手上已多了兩把金色短劍！

兩把短劍，勢如蟹鉗，朝着食肉魔電奔過去！

食肉魔雖然表現得窮兇極惡，但對於孔成麟的攻勢却未敢輕視，他頓足倒縱尋丈，大笑道：「這才像個『龍鬚劍客孔成麟』！」

龍鬚劍客孔成麟！

這七個字自食肉魔咀裏喊出之後，立刻震驚了躲在附近黑暗處的兩個人！

這兩個人正是關山雲和古素蘭！

他們來到洪老爹的農舍已有一段時候，孔成麟的出現廳上以及食肉魔的出現，他們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直到現在，他們才知道那孔成麟即是名滿天下的一代大劍俠「龍鬚劍客孔成麟」這號人物，這因爲孔成麟曾經在過去的兩屆武林大會留下了輝煌的戰果，曾經擊敗過無數的武林高手，曾經兩度與「金龍老人歐陽天」爭奪武林第一高手的榮譽，雖然兩度都失敗了，但他却已是武林公認的唯一能與「金龍老人歐陽天」抗衡的人，也是公認的唯一將來能取「金龍老人歐陽天」的地位而代之的人——這樣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如今遭遇到了什麼困難呢？

關山雲很感驚奇，向身邊的古素蘭低聲問道：「妳知道『龍鬚劍客』這位大俠客吧？」

古素蘭點頭答道：「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關山雲道：「但是如今……」

古素蘭道：「他應該可以擊敗食肉魔的，除非食骨魔加入圍攻。」

關山雲皺起了眉頭，道：「那食骨魔眞該死，他竟然連不諳武功的彭良坤等人也不肯放過！」

他雖然還沒發作，但心頭的憤怒却已達到極點，他怒武林二魔的殘酷與卑鄙，竟然設下了如此一個詭計，利用一個嬰兒來找到龍鬚劍客孔成麟的藏身之處，而自已也因此成了「帮兇」！

古素蘭心知他受的刺激很大，也預料他會採取行動，當下按住他的肩膀，低聲道：「不要激動，這兩個魔頭不是你我兩人所能對付的。」

關山雲却已下定了決心，道：「不，我一定要鬥鬥那兩個魔頭！」

古素蘭緊緊的拉住他，說道：「要打也不必急在一時，那食骨魔尚未現身，咱們先看看再作決定吧。」

在他們兩人交談的這段時候，龍鬚劍客孔成麟和食肉魔已在晒穀場上對拆了五十招以上！

孔成麟的一對短劍，掄動之間就如兩條龍鬚，出招有使人意想不到靈活輕妙！

而食肉魔的武器，竟是一把屠刀！

它像是一面大斧，霍霍有聲，在攻守之間，表現得十分兇猛！

表現得像個發了狂的屠夫！

他一邊揮刀攻擊，一邊口發獰笑，看樣子竟然佔盡了上風！

孔成麟沉着的迎戰着，出招仍然靈活輕妙，身法的變動也非常的靈活輕妙，可是却似壓不下食肉魔凌厲絕倫的攻勢，一步一步的在往後退……

古素蘭看到這種情形，不禁連連顰眉，輕聲道：「眞奇怪……」

關山雲問道：「怎樣？」

古素蘭道：「我聽說孔大俠是一位非常厲害的人物，有『武林第二高手』之譽，按理應有擊敗食肉魔的能力才對，可是看他現在的情形——」

一語未畢，驀聞身後有人接口怪笑道：「是的，他現在不行了，因爲他內傷極重！」

聲音很近，就在他們身後五尺之內！

關山雲和古素蘭大吃一驚，同時向左右疾速飄開，飄出了二三丈，才轉身定睛注視。

那是個長髮披肩的老人！

長長的一張馬臉上，嵌着一對綠慘慘的眼珠，咀巴尖尖的，微露出兩顆大板牙，乍見之下，誰都會以爲碰上了殭屍鬼！

這人，就是食骨魔！

也即是在老龍壩易容爲慈航大師矇騙關山雲，使關山雲成了「帮兇」之人！

關山雲自然還不知道那天在老龍壩上所見到的師叔，就是眼前這人冒充的，他只知眼前這人必是食骨魔，看見對方那兩顆大板牙不知啃掉多少人骨，不禁大感噁心。

食骨魔一掀咀唇，露出一排暴長的白牙，嘿嘿怪笑道：「關山雲，你的任務已了，實在不該到這裏來！」

關山雲定了定神，才開口冷冷問道：「怎麼說？」

食骨魔獰笑道：「因爲你本來可以不死，但現却非死不可了！」

關山雲又問道：「這又怎麼說？」

食骨魔道：「老夫不喜歡有人看見今天的事情，凡是今天在場目睹此事之人，都得死！」

關山雲道：「我想請教二三事。」

食骨魔笑道：「好的，念在你曾協助老夫找到孔成麟，老夫願滿足你的好奇心，問吧！」

關山雲道：「第一件，你們把一個不相干的嬰兒放入江中，目的就是要我送他來柏樹溪？」

「正是。」

「但你們怎能料到我師叔會發現那嬰兒呢？」

「因爲你那天在老龍壩所會晤的那位慈航大師，是老夫冒充的！」

「那……我師叔呢？」

「老夫畧施小計，已將他騙離了老龍壩。」

「但你對我的身世來歷何以如此了解？又怎知我會去老龍壩見我師叔？」

「這些事說來話長，總之一句話，老夫此次利用了你，乃是臨時觸動靈機。」

「你不覺得這種行徑卑鄙可惡麼？」

「嘿嘿嘿……」

「第二件，你們二魔，與孔大俠有何深仇大恨？既已殺了他全家，又要趕盡殺絕？」

「他殺死了老夫的兩個門下，但這只是老夫要殺他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明年你自然會明白！嘿嘿嘿，假如你還能活到明年的話！」

「第三件，我和這位古姑娘一直以爲黃，林，陸三位姑娘是死於『無雙四傑』之手，但現在却有些懷疑了，她們是你們二魔幹的吧？」

「對了，老夫發現她們在追踪你，因恐她們碍手碍脚，乃予殺之！」

古素蘭一聽此言，登時怒氣狂湧，竪眉尖叫一聲，拔劍便欲衝出動手。

關山雲立時執住她的手，沉聲道：「古姑娘，妳不是他的對手，讓我來吧！」

他心中的憤怒亦不下於古素蘭，故於阻止古素蘭之後，隨即就跨出兩步，運聚功力貫注雙臂，準備與食骨魔拚命一搏。

食骨魔以頗感興趣的神情望着他，笑道：「小子，老夫站着不動，先讓你攻擊三招，然後，嘿嘿嘿……」

笑聲充滿殺機！

關山雲再欺前一步，提聚全身力氣，陡然一拳擊上他腹部氣海穴！

「蓬！」的一响，食骨魔的腹部只畧畧向內凹入一二寸，身軀則穩如鐵柱，幌都沒幌一下！

關山雲感覺好像打在一座山上，整條手臂反被震得痠痛異常，心中大爲震駭，暗忖道：「老天爺，我這一拳的力氣足可擊破一塊五寸厚的木板，這老魔却能分毫無傷，看來今天是難逃一死了。」

食骨魔却笑嘻嘻道：「小子，你這不是在替老夫搔癢麼？」

關山雲畢竟是年少氣盛，心中雖然吃驚，仍有幾分不信邪，當下忿忿地道：「不要太得意，底下還有兩招呢！」

食骨魔向晒穀場瞥了一眼，含笑道：「你只管動手便了！」

那晒穀場上，龍鬚劍客孔成麟和食肉魔的拚鬥已到慘烈的最高峯，孔成麟似已豁出了性命，竟與食肉魔硬打硬封起來。

但不知是他功力不及食肉魔，或是他身負內傷無力發揮出他原有的武功，雖在奮勇拚鬥，情況仍無好轉，仍居劣勢。

他的短劍一與食肉魔的屠刀碰上，就被震得踉蹌倒退，只不過他一退即進，一直在奮力反撲。

關山雲沒有去注意晒穀場上的情形，他全神貫注於食骨魔的身上，希望找出可攻擊的部位，但是看來看去，總覺對方全身上下都似是鐵打銅鑄的一般，有無從下手之苦。

食骨魔挺挺肚皮，笑道：「來呀，要是你拳掌沒有把握，用劍亦可！」

關山雲突然大喝一聲，右脚猛抬，踢向他的胯下「命根」要害！

他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踢出這一脚的，他從小進入峨嵋山大乘禪寺練武，雖未皈依佛門，但長期在佛教的薰陶之下，已養成善良忠厚的性格，從來沒有過殺人的念頭，但是現在，他忽然覺得非下殺手不可了，因爲他已認清了食骨魔和食肉魔是兩個毫無人性的人，這種人留在世上只會害人，殺之正可爲世人除去大害，因此他踢出了自認「有失厚道」的一脚。

他知道食骨魔氣功非凡，可能練到刀槍不入的境界，只有攻擊對方胯下，才能置其於死。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他右脚抬處，又是「蓬！」然一聲巨响，已結結實實的踢中了食骨魔的胯下！

食骨魔倒下了麼？

沒有！

他依然穩若泰山，紋風不動！

關山雲爲之目瞪口呆。

食骨魔面上笑容如故，道：「還有一招！」

關山雲仍在發呆，他心中又震驚又迷惑，震驚的是對方竟有如此不可思議的氣功，迷惑的是對方的胯下爲何沒有東西？對方怎麼看都是個男人，爲何沒有東西呢？

食骨魔笑道：「小子，不要發呆，快

些動手呀！」

他的話聲剛剛落下，晒穀場上忽然傳來「砰！」的一聲响，三人轉頭望去，正見龍鬚劍客孔成麟在踉蹌倒退，口角溢出血絲！

看情形，他挨了一下重擊，但不是被食肉魔的屠刀砍中，因爲身上沒見刀傷。

食肉魔桀桀厲笑，乘勢欺前，揮刀疾劈！

孔成麟似已無力閃避，勉强舉劍招架，劍刀「錚！」的一聲銳响，迸出數點火花，而孔成麟就在火花迸飛中摔跌於地！

食肉魔再一聲厲笑，屠刀猛沉，切向孔成麟的咽喉！

就在這驚心動魄的一刹那，只見孔成麟身軀猛然往旁一滾同時劍光如電飛起！

「哼！」

食肉魔好像挨了一記悶棍，忽然撤刀疾退。

等到他退出數步，身形站穩之時，大家才看清是怎麼回事，原來他的左腿上插着一把短劍！

孔成麟在生死關頭擲出一把短劍，射中了他的左腿，劍身貫穿了他的腿部！

食骨魔一見食肉魔中劍，不禁面色一變，叫道：「老簡，你——」

「蓬！」

關山雲乘着他分神之際，身形一騰，雙脚飛踢而出，正中其腰上肋骨。

食骨魔「嗐！」的叫了一聲，登時倒地摔了一個跟斗，但他很快就一躍而起，瞋目暴怒道：「好小子，老夫宰了你！」

他雙掌一揚，十指箕張如爪，以無比兇猛的姿態，便要向關山雲撲去。

但是也許他的肋骨受了傷，當他雙臂上抬的時候，面上起了一下痛苦的痙攣。

古素蘭忽然歡呼一聲轉頭向遠處大叫道：「師父！是你麼？快來！快來！」

她們四大金釵的師父是「山西老娘」，在武林中是個出名的難惹婆子，食骨魔如未受傷，自然不怕，但現在腰上肋骨有折斷的感覺，再想到食肉魔腿部中劍，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應付「山西老娘」就沒有把握了，故一聽古素蘭的喊叫，心中一驚，忙的頓足倒縱數丈，飄落到晒穀場上，叫道：「老簡，咱們走吧！」

食肉魔也聽到古素蘭的喊叫，他也自覺無力再應付「山西老娘」，當下咬牙拔出腿上短劍，順手向孔成麟擲去，也不管有沒有擲中，隨卽與食骨魔縱起身形，飛越過農舍，疾遁而去。

關山雲聽說「山西老娘」來了，也欣喜萬分，但等了一下不見「山西老娘」現身，不禁發怔道：「令師在那裏啊？」

古素蘭輕「噓」一聲，示意他勿開聲，接着又大叫道：「師父，他們往那邊逃了，你快追！你快追！」

然後，她拉起關山雲奔到晒穀場，檢起孔成麟的一對短劍（食肉魔臨走擲出的一劍，並未射中孔成麟），低聲急急說道：「你救孔大俠，我救嬰兒，火速離開此地！」

關山雲已知「山西老娘」並沒有來，完全是她的嚇敵之計，當卽依言抱起身受重傷的孔成麟，而古素蘭在說完話之後，也跳入屋中抱起那個嬰兒，兩人疾疾忙忙的奔離農舍，落荒急逃。

一口氣奔跑了七八里地，來到一處山脚下，兩人忖度二魔絕不可能找上來，才在樹林中歇下來。

這時，已近破曉時分，月亮已消失，整個天地變得更爲黑暗。

關山雲輕輕將孔成麟放落地上，發現他神智尚清楚，只是口中不停的溢血，心中甚是焦急，問道：「孔大俠，你覺得怎樣？」

孔成麟默默的望着他，過了片刻，才開口道：「你是誰？」

關山雲道：「在下關山雲，出身峨嵋，這位古素蘭，她師父是山西老娘。」

孔成麟軟弱地道：「感謝二位相救，二位是怎麼到農莊去的？」

關山雲便將自己去老龍壩探望師叔，在江上救起嬰兒，以及途遇四大金釵等情形說了一遍。

孔成麟聽完之後，面露慘笑道：「哼，眞虧他們想得出這樣一條詭計……」

關山雲歉疚萬分，說道：「在下愚昧無知，落入了他們的圈套，累害了孔大俠，眞是該死！」

孔成麟嘆道：「不，這不能怪你，這不是你的錯，誰能料到他們會定下這個毒計呢！」

他忽然咳嗽不止，每咳一下，就吐出一口血來！

關山雲很着急，問道：「孔大俠，你的內傷很重麼？」

孔成麟一邊咳一邊答道：「是的，二十天前，他們……突於深夜侵入舍下……悄悄的在……在舍下四周潑油放火，等到我發覺時……已經……已經太遲了！」

他喘了幾口氣，才繼續說道：「那場大火，燒死了我全家老少十八口的性命，只我一人……施展輕功逃出火海，而剛剛脫身之時，就遇上他們二魔的聯手攻擊，……當時……當時我因是遭逢遽變，情緒在極度的震盪中，未幾卽被食骨魔擊中一掌，傷了內臟……」

說着說着，鮮血又一口一口吐出來。

關山雲道：「孔大俠你先歇歇，暫時不要說話了。」

孔成麟道：「不要緊，我……我反正已活不成……我中掌受傷之後，奮起餘力，逃到江邊，跳水逃生，兩天之後，我逃到岳父家裏……我岳父便帶我去洪老爹的農舍躲藏養傷……我原打算傷癒之後，再去找他們二魔報仇，不料，他們竟利用一個嬰兒騙倒了我岳父，跟踪我岳父尋到農舍，……」

他面上起了痙攣，萬分悲憤地道：「我死了不要緊，可惡二魔竟連我岳父等人亦不放過！」

關山雲想到自己竟成「幇兇」，心頭有如刀割，恨恨地道：「在下雖然遠非二魔之敵，但有生之年，誓必殺二魔方能甘休！」

古素蘭流淚道：「他們殺害了我三位師姐，我也非找他們報仇不可！」

孔成麟長嘆一聲道：「二魔武功高絕，他們一旦聯手對敵，卽使『金龍老人歐陽天』亦非其敵，二位要找他們報仇，萬萬不可力敵。」

（未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血濺桐溪河（下）

前文提要： 上面書至龐應龍暗買殺手，要謀殺槐莊莊主唐念慈，詎知應徵作殺手的飛天神鼠霍康，探知了龐應龍的底細，却反過來幫忙唐念慈，訛騙了龐應龍幾百兩銀子送給唐念慈，並向龐應龍邀來助拳的崔卓方說出龐應龍的喪德敗行，翌日，崔卓方和羅季剛到龐莊後山探秘，竊聽龐應龍和史大全及他的姘婦花小容的談話，不久水仙三娘到來找尋崔卓方，雙方發生激鬥，水仙三娘與花小容之鬥已佔上風，崔卓方也把史大全打傷，史大全自知不敵轉身飛逃，崔卓方欲追却被龐應龍攔住——

血染桐溪赤　仇解兩莊歡

龐應龍道：「不錯，是我！」

「你怎麼在這裏？」

「崔卓方，你別來這一套好不好？你早知道我在這裏，所以來找我！後來，又偷聽到我們的談話！你是早就知道我在這裏了！我請你，是希望你能幫忙我，想不到，你竟幫着飛天神鼠來對付我！眞對不起，你知道我的事太多了，我不能再讓你活下去！」

「你有這個本事？」

「我說有，你信不信？」

「那我就只好試一試了！莊主，你接招吧！」言出招隨，一抖一扯，「拍」一聲是虛招，龐應龍理也不理，崔卓方暗吃一驚。他想不到龐應龍如此鎭定，連閃也不閃。他想：如果他不是給嚇呆了，就是一個可怕的勁敵！因此，第二招再不敢稍存輕敵之心了。一揮鞭，疾捲對方脖子，正是有名的鎖喉鞭。龐應龍退後一步，豎起手掌，硬把來鞭抓住，沉手一扯，身形一側，反手一招「倒撥琵琶」，以掌背反打崔卓方胸膛，狠，準，勁俱全。崔卓方用勁一扯扯不動，抖又抖不開，一急之下，只好棄鞭倒退。但是，他退得快，龐應龍追得一樣快，就以奪得的鞭以頭作尾向前一送，點中崔卓方的穴道。崔卓方跌倒了。他萬料不到龐應龍有此驚人武功，也料不到自己只一招就會敗在他的手中。

「崔卓方，你且躺一下，等我把羅季剛與水仙三娘都收拾了再來跟你算賬！」龐應龍把軟鞭一丟丟在崔卓方身邊，便走過另一邊去。

羅季剛的快刀，本來也有名堂，但還比不上崔卓方，如何對付得了龐應龍？不到幾招，同樣是給奪走了刀，點了穴道，只有水仙三娘，思緒敏捷，一看勢頭不對，連花小容也不理，急急就跑逃下山去。

花小容自恃是龐應龍的朋友，留了下來，結果却代替了水仙三娘，給抓住了。不過，龐應龍也有疏忽，當他記起史大全，想找他，也已不知去向了。

走了水仙三娘與史大全，前者是崔卓方，羅季剛一夥，後者知道他的秘密，又是花小容的姘頭，給他們逃了，必會留下後患！龐應龍爲此不安了。

龐應龍身懷絕技，崔卓方，羅季剛，

水仙三娘，史大全，花小容等都看不出，不知道，直至在一次打鬥中，崔卓方打敗了史大全，却被龐應龍點了穴道，羅季剛與花小容也被他活捉，只走了史大全與水仙三娘。水仙三娘是羅季剛與崔卓方的朋友，她逃了，勢必會找人幫忙營救羅卓兩個；史大全是花小容的姘頭，他也必然會找人來救援花小容的。因此，他們逃了，倒使龐應龍很傷腦筋。

原來龐應龍不僅僅是怕三娘與史大全找他報仇算賬，更因爲他們都或多或少知道他的秘密，足以影响他的聲譽與地位，他爲了保護自己的聲譽與地位，必須抓住水仙三娘與史大全，並且要快，要在他們未把秘密外洩之前抓住，殺人滅口！這是必須的，而且也是急須的。因此，他審問羅，崔，花三個，要他們說出史大全與三娘可能去的地方！

「姓龐的，你扮豬食虎，倒扮得眞像啊！我自承有眼無珠，看不出來！」崔卓方答非所問的說，把龐應龍捧得老高，却迴避了回答問題。

花小容則以冷笑作答，根本不說話，問得急了，她就說：「你知道他的外號叫花狼，他這個人花心得很，女人第一，金錢第七！你到有女人的地方去找自會找到他了，至於他在那裏，我可不知道！」

龐應龍注視着她好一會，恨恨地說：「你也別騙我，哼，教你知道我的厲害！」他把她抱起來，抱進地洞。地洞本來有門，但他沒有關上，因爲羅，崔兩個都給點了穴道，無法移動，所以他肆無忌憚，連門也不關就把花小容抱了進去。

「你說不說，史大全會去那裏！」龐應龍的聲音自房內傳出來。

「我早說過了，他會到有女人的地方去，你到有女人的地方就會找到他！」

「你眞這樣護着他？不說？」

「我不是不說，是你不信！」

「再問你，你說不說？」

「你作死了，史老大，他不會放過你的！」

「我也不會放過他的！我也不會放過你！」

「哎呀，你，你不要這樣！你，哎呀，我說，我說！我哎呀！」

她突然變得輕颺地蕩叫起來，她的叫，是不自禁的，而且，是歡愉的，和痛苦無關。她的叫，使羅季剛恨恨地咒罵，崔卓方則有點難耐。

「你現在還向着他不？還說不說！」

「說！我說，他呀，就跟你一個樣，不分白天黑夜，想到就幹！你們都是花心狼，喜歡往有女人的地方鑽，我警告你，小心史老大回來會要你的命！」

「哎呀，你才想要我的命！我非報復不可！」語出，花小容便呀呀地叫，完全是歡樂的叫聲。

過了好一會，花小容跟在龐應龍後面出來了。她春風滿面，頭髮微亂，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看出她正發生過甚麼事情，崔卓方冷冷瞧她一眼之後，「呸」的吐了一口痰，別轉了臉。

「姓崔的，你怎麼啦，看不順眼？」

「我怎會看不順眼，姓史的才會看不順眼！你幹甚麼，干我屁事！」

「哼，你想管也管不了！你那寶貝跟史老大跑啦！你以爲她會三貞九烈，誰知道她現在是不是跟史老大也來一手！」

花小容的話侮辱了水仙三娘，羅崔兩個都聽得刺耳，大爲震怒，羅季剛大罵道：「你這不知廉恥的賤婦，誰沾上了你都得倒霉一輩子，史大全倒霉了，龐應龍也快倒霉了！」

「你自己呢？你沾了誰，也倒霉？史老大人家倒霉却跑掉了，你呢？你跑不掉，不是比他更加倒霉？你剛才說誰沾上了我，誰就倒霉，那好吧，你也逃不了這個厄運！」她竟坐在他臉上，在他的鼻尖磨擦。他又羞又恨，却又無法閃避，心一急，嗅到一陣陣異味，難受極了。

花小容竟會來此一着，嚇得崔卓方不敢開口了，他想，好漢不吃眼前虧，給她這麼侮辱過，眞會倒一輩子的霉呢。

花小容把羅季剛雙手抓住，拖死狗一般拖進山洞去，把他綑起來，崔卓方也一樣。龐應龍看了呵呵地笑道：「你眞行，這樣，他們就跑不掉了！來，我們喝一杯，慶祝一下！」他斟了兩杯酒，把其中一杯遞給花小容，自己要了一杯，然後，兩個再喝了幾杯，便笑說：「這似乎太不公平，讓他們每人也喝一杯吧！說不定他們會回心轉意，肯幫我的忙，再成爲朋友呢！嗯，你們喝不喝？如果不喝，我就留回自己喝，這酒不是普通的，是幾十年的舊酒呢！」

羅季剛自己要喝，崔卓方是被灌進口中的。這情形，崔卓方當然明白，那絕對不會是普通的酒，果然不出所料，片刻之後，他發覺眞氣四散，無法再集聚丹田，他一連暗暗試了幾次都不成功，知道已經着了道兒，頹然失望了。

「小容，把他們的繩子解開吧，他們喝了散功酒，眞氣盡散，比一個常人也比不上，再也無力逃跑了，放開他吧！」

「莊主，你，你給我喝的也是散功酒？」花小容惶然地叫。

「不！我怎麼捨得？」

「你沒騙我？」

「你可以自己試一試呀！是不是，你自己知道，何必問我！」

「對！我可以試試！」花小容陡然拍出一掌，「拍」一聲打在石筍上，把石筍打毀了一角。

「怎樣，我騙了你沒有？」

「沒有，你待我眞好！」

「你可知道剛才喝的是什麼酒？」

「什麼酒？」

「培元毒酒！」

「什麼？毒酒？」

「不錯，是毒酒！」

「好呀，你害我，我不依你！」

「你不依也要依，我就是怕你不依！說眞話，嫦娥仙子也愛少年，我已不是少年了，說不定你碰上個少年，會把我丟下，還把我的一切都告訴了他，用來討好他！我不能不有所防備！

「小容只要你好好的侍候我，聽我的話，我不會害你的，到了需要的時候，我會給你解藥！要是你背叛我，到了毒性發作，肝腸寸斷，七孔流血，那種苦處，不是你所能想象和忍受得來的！到了那時，

你只可恨自己背叛我，可別怨我！」

花小容聽得毛髮悚然，冷汗暗流。她料不到龐應龍竟然如此狠毒，用這手段對待她。她恨，却不敢發作，强裝笑臉說：「只要有解藥就行了，我橫豎不打算離開你，管他作甚！」

「你眞這麼想？」

「將來你自會明白！」

「那麼，我就放心了，你暫時留在這裏，我先回去看看，晚上再來看你！」

「你晚上一定要來呀，要是你不來，我會到莊裏去找你，我也有話在先，到時你可別怨我！」

「你放心，我一定來！」

「現在我不與你爭論，且等到了晚上再說！你聽準了，我只等到二更，二更鼓响之後，如果你仍未到，就不用來了，我會到莊上去找你！」

「好的！好的！我依你！我一定來，一定來！」

龐應龍邊說邊走，遠去了。

山洞中祇留下兩男一女，男的有氣無力，僅如常人；女的風騷入骨，媚態撩人，非常惹火，若果崔卓方有氣有力，他會馬上打她的耳光，可是，他服下散功酒，功力盡散，要想動手，也是有心無力，絕對打不過花小容的。

花小容對崔卓方果然有點意思，可是崔卓方飲了散功酒，她身上又無解藥，對他有意思也沒有用，於是，她也只好忍住，等待機會。

羅季剛是火藥性子，看見花小容向崔卓方擠眉弄眼，媚態十足，實在看不過，忿然說：「姓花的，你別對老崔眉目傳情了，你誘惑不了他的你死了這條心吧！」

「姓羅的，這是你自己找苦吃，可別怨我！不給你吃點苦頭，你不知道我花小容的厲害！」邊說邊向羅孟剛走過去。

羅季剛知道她要對付自己了，但他一點也不畏懼，反而激起他的豪氣，把她臭罵！

「你罵吧，看你罵得多久！」她走近了，一抬手，似要打他耳光，不料却是虛招，足尖那一下才是眞的，一脚踢在他的小腹，痛得他哎呀大叫，然後伸手一撕，把他的褲管撕裂了，羅孟剛料不到她會有此一手，駭然了！脫口大叫道：「你幹甚麼？」

「我幹甚麼？我要你做太監！」

「你，你這賤婦，淫婦……」

「你罵吧，有本事你就把我罵到够吧！」花小容一點也不緊張，他把羅季剛的褲管不斷向上撕，動作是慢的，有點貓戲耗子的味道。

崔卓方看不過眼了，他說：「花小容，你是婦道人家，怎可以做這種事！你不應該這樣！」

「姓崔的，你別得意，你要是再吵，等一會你也免不了！」

「我不怕，我今生本就不打算娶妻生子，你可不能害羅季剛！」

「啊，好偉大啊！我到要看看你是不是眞的偉大，風水先生騙人十年八年，你呢，等一會我就可以知道了！」

花小容拔刀而待，當最後一撕之後，一切已盡入眼簾，她入目之下，不禁嘩然而叫，把刀丟了，嘖嘖稱讚道：「這才是大丈夫，我從來沒見過大丈夫，今天見到了！」她愛其偉大，不忍下手剷之，羅季剛圖窮七現之後，終於得免於難。

但是，他飲了散功酒，眞氣盡散，她却空有妙手，也難了却心願。她心癢難熬，反過來咒罵龐應龍了。

「這死鬼，不知把解藥放到那裏！害我心煩！」

她放過羅季剛，四處找解藥，怎找得到！

「你別找了，找到也不知是眞是假，說不定找錯了，更送了羅季剛一命！」

「你別吵，我自有分寸！」

「你有甚麼分寸，他難道會在解藥上寫上字？你別胡來！」

「胡來？我不能忍……」

「不能忍也要忍！」一個陌生的聲音突然傳自花小容的背後，她一驚，驀然回頭，還沒看到甚麼，穴道已被制住，並被來人灌了兩杯酒，暈過去了！來人把她放到一邊，再走向羅、崔兩個去。

崔卓方看到他的背影時，覺得有點熟，但是，當他轉過臉時，崔卓方脫口叫他：「霍兄，你怎會在這裏！」

「別說話，我們先找個地方躲起來，然後再設辦法替你們找解藥！」

「你有解藥？」

「現在沒有！」他一手抱起一個，向外就走！

二更鼓响了，一道人影快捷地自山下而上，一直奔向洞口，向內低叫：「小容！小容！」

洞內沒有回答，來人小心地向內窺望，低低地叫喚着花小容的名字。

花小容沒有開腔，洞內靜得可怕，一點聲音也沒有。

來人突然感到不妙，停了步，傾耳靜聽，仍聽不到甚麼。

「奇怪，難道都跑了，或者死了？」來人喃喃自語。

不過，很快他就發現了花小容。他對這地洞是十分熟悉的，用不着火也能走動。在走動中，他碰到一團軟而有彈性的物體，心中爲之大跳，本能地退了兩步，靜以待變，見沒有反應，這才亮着火摺子察看。

這一看，來人明白了，山洞中果然有了變化，花小容被人點了穴道，暈倒在地，崔、羅兩個則不知去向，大約是給人救走了。

來人把花小容救醒，花小容撒嬌地哭訴，說她渾身氣力全無，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

「小容，你別急，把經過說給我聽，我自會有辦法救你！」

花小容撒嬌地罵！「救甚麼，都是你，要不是你丟下我自己走了，怎會有這種事發生！一定是你叫人來害我的，叫人害了我，又出來做好人！」

來人沒有出聲，讓她罵够了，再叫她把經過說一遍。花小容罵了一頓，出了一口氣，也不爲已甚，把她被擊倒和灌酒經過說了出來。最後叮囑來人：「莊主，你一定要替我報仇啊！我出不了這口氣，我不依你！」

來人是龐應龍莊主，他輕輕替花小容按摩，並從洞壁暗格中取出一瓶解藥，倒了兩粒藥丸出來用水研開，花小容喝下，叫她好好歇一會，功力便可以復原。

花小容輕屑地一哂，道：「你以爲我是小孩子，這麼容易受騙？你還是留回口氣暖暖肚吧，我不會相信的，除非我現在就……」

「噤聲，有人！」龐應龍一閃身，到了石洞門口，注目外望，看到人影一幌，在洞外二三十丈處閃動。

這一晚雖然有月色，却不甚明，三五十丈之內，已不能看得清楚，龐應龍見相距不遠，又自恃武藝不凡，一點足，竟追了出去，人是找不到了，却聽得不遠處有異聲。他咬咬牙，再追過去。發現有兩隻兎子被縛在一株小樹下，兎子掙扎，便傳出聲響，小樹也搖動，他心頭一亮，知道上當了，但看到小樹飄動着的一張紙條，好奇心使他取去看看。紙上面寫了三行字，字很小，讀來十分贅口，不知是甚麼意思。他不免思索，希望知道。這麼一來，便躭了時間。後來，他終於看明白了，原來這三行字不是直讀，是由右至左順着次序橫讀下去的，應讀是：枉你自負聰明藝好，原是呆頭呆腦，兩隻兎子換解藥，飛天本領我高！

龐應龍知道上當，勃然大怒，急急往回跑，回到山洞，見花小容端坐洞內，神氣清醒，這才稍爲放心，急忙問她：「剛才可有人來過？」

「沒有！你爲甚麼這樣問？」

「沒甚麼，沒人來過便好！」

「你在外，看到甚麼？」

「我先看看那瓶解藥！」龐應龍再一次取出藥瓶，見解藥依然未動，眞個放心了。

「你怕甚麼？就算是他取到了，也不知那一種才是解散的藥，難道他敢全都吞了去！」

「對！我把白色的檢起來，他們就偸去了也沒用處！」

「那是沒用的？你要他作甚？」

「不是沒用，每一種解每一種不同的毒，吃錯了不但解不了，反而會有害！」

「那一種是解毒酒的？可是你拿起的白色這一種？你是怕我偸了，所以拿了起來？」

「不！這是解散功毒的，剛才，你吃的就是這一種！」

「眞的？怎麼我還是沒有氣力？」花小容說時踢出一脚，不小心踢在石頭上，「哎喲」一聲，單着脚跳躍着，幾乎跌倒在地。

「小心！你怎了……你是甚麼人！」

龐應龍慌忙撲上去把她扶住，她在他身上一靠，他覺察出她的身型不同，一把將她推開。她借他一推之力，疾向門口飛竄出去。龐應龍一怔，知道又上了當，急急追出去，却是夜風獵獵，虫聲唧唧，那還有半個人影，對方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龐應龍找不到敵人，回到洞內再找花小容，她又被人擊暈，躺在一隅，身上只有褻衣，外衣是不見了。龐應龍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他恨極，但對人家手脚敏捷，改裝巧妙也衷心佩服。

龐應龍救醒了花小容，記起身上的解藥，伸手一摸，半顆無存，再看放在一旁那瓶解藥，也失了踪。他惱恨之心情，不言可知了。他猜想那個人是甚麼人，猜想不出，花小容告訴了他，說是飛天神鼠霍康。

「你怎知道！」

「他叫我告訴你的。他說你如果要找他，可於半個月之內到槐莊去找，自會找得到他，半個月之後，他就要離開槐莊，不等你了！」

「他眞這麼說？」

「眞的，我何必騙你！」

「好呀，我倒要去看看他有甚麼能耐，如此好胆，專與我作對！」

「莊主，自古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既這麼說，必有所恃，說不定會在那兒設下陷穴，你何必逞這英雄，自投羅網，我勸你還是別去的好，何必爭一時之氣？」

「你說得對！我要好好考慮考慮！別上了當，還要受他取笑。」龐應龍顯出相當理智。可是，當他回到龐家莊，知道去夕遭賊人洗刼，他就無法忍了。他立即着人把莊中武師召集一起，還親自去請來幾個朋友幫助，立心要去蕩平槐莊。

龐應龍自己是熟悉去槐莊的道路的，龐進福也是，他們一在前，一在後，一行七人直奔槐莊。

飛天神鼠此刻並非在槐莊。他在距離龐應龍那個山洞不遠的一個石洞中，這石洞十分乾爽，洞口甚狹，且極隱蔽，不易被人發覺。飛天神鼠就利用人們不相信敵人會有胆躲在附近這種心理，大胆的冒險一下，事實上他一個人也無法同時抱着兩個人遠逃，非冒這個險不可！

他取得解藥之後，馬上給羅崔兩個服下，不多久他們同時瀉了兩次，洩出穢物，精神已好了許多，再吃過東西，歇一會，功力已漸漸增强了。他們知道吃的確是解藥，心理上也解除了威脅。不過，他們並未知道，龐應龍已經去了槐莊，及到第二天聽得這個消息，三個人都大爲着急，尤其飛天神鼠更覺不安。因爲此事由他而起，若槐莊眞有甚麼不幸，他的責任最大。爲此，他比別人更心急於趕去槐莊，趕得也最快！

龐應龍，龐進福等一行七人，快馬加鞭，趕去槐莊，途經桐溪河，又如前一次龐進福急於趕着回龐家莊一樣，河面沒有船隻，只有浪花。

「進福，沒有船，怎麼過河？」龐應龍以責備的口吻向龐進福查問。

「莊主，那些船，都被徵用了！」

「那怎辦？你早兩天怎麼回來的？」

「有位老漁翁指引我，向下游，我找到一隻船，他們把我送過河的！」

「現地那船呢？在那裏？」

「那一天在那邊樹下拴住，現在可不知道了！」

「你去看看，我們慢點走！等你的消息！」

「好，我馬上就去！」龐進福騎馬匆匆走了，龐應龍等幾個勒緊了馬韁，緩緩地走。

春末夏初時光，天氣已漸轉暖，山花

吐艷，蜂蝶飛翔，看得出，確是夏初了！一陣蒼勁的男歌聲隨風吹來，音質厚，音量尖，十分悅耳。龐應龍回顧各人，問道：「你們可知道是甚麼人唱的？」

「不知道！」幾個人同聲回答。

「快去查來！」

「莊主查這個唱歌的……」蘇建業感到詫然，在這緊張心情之下，莊主居然還有興趣去追查一個唱歌的人，便忍不住發問。

龐應龍深沉地說：「這人可能是霍康的同黨！如果找到，大家都要小心。」

「霍康的同黨？有可能嗎？」

「有可能！你聽不出來？」

「莊主聽出甚麼了？」

龐應龍道：「此人內功深厚，只會在霍康之上！」

「莊主怎知道霍康內功深？外人的傳說不可信啊！我就不信！」

「你應該相信！對敵人的種種傳說，我們都可以不信，但有關他們的武功，却不可不信！」

「爲甚麼？」

「這個你還不明白，關於敵人好色好賭之類，與我們全無關係，何必理會是眞是假？信與不信都無大害；關於說敵人會飛天遁地，翻河倒海，我們大可不必相信，因爲世上實在沒有這種人，但關於敵人的武功一層，就要相信了，如果你不信，勢必輕敵，這樣就往往吃虧，後悔莫及，但你當傳說是眞的，你就會步步爲營小心，結果，如果傳說屬實，你有備而戰，不會吃虧，若所傳失實，你就更易成功！俗語有一句，死蛇當作生蛇打，就是這個道理。」

蘇建業道：「哦，經莊主一言點醒，我獲益良多，終生受用不盡，眞要謝謝莊主的教導！」

另一壯漢問：「但是，莊主又怎會懷疑唱歌的人是霍康的同黨？」

「霍康能有今日的聲譽，决不是憑傳說可得，必有眞本領。剛才唱歌的人，內力深厚，歌聲不算響亮，却能歷久不散，廻聲不絕，可見其內力深厚！你們沒有留意，自然聽不出來，如果……噫，你聽，他又唱歌了！」

龐應龍一說，各人靜心諦聽，果然覺得這歌聲沉實有力，不由的對龐應龍暗暗佩服！

不一會，去踩查的人查到了，回報是在上游地方有一小船，船上兩個老人在下棋，歌聲就由那小船上傳出來，至於是那一個老人所唱，却不清楚。

「這就易辦了，抓那兩個老人來一問便可以知道啦！」

「不行！」莊主斷然攔阻！

「爲什麼？」

「你眞是不用腦筋！如果這麼容易就抓得來，還能在小船上下棋？」

「莊主這話我還是不明白！」

「你看，這兒那裏有船？只有他們一隻，爲什麼？他能保有自己的船，又自由自在的在溪河上下棋，還會是個平常的人嗎？」

「莊主，你意思是說，我們不易抓得住他！」

「當然不易抓住！如果辦得到，只怕早就給抓了，還會等到今天！」

「那怎辦？」

「你去向他們借船渡河！我們到了船上，再作打算！」

「莊主，他這船，小得只像一隻木屐，借來也沒用，他也未必肯借！」

「你未向他借過，怎知他不肯？」

「這個……」

「別這個那個了，快去吧！」

「是，莊主！」那人只好去借船了。

船在河的對岸，一根粗繩子把它拴在石塊上，船在水面上浮幌着，隨着波浪起伏。兩個老人坐在船上下棋，對於棋以外的一切，似乎都不在老人心上，不在老人眼中。

「嗯，老人家，坐在船上那兩位老人家，你們聽得到我的聲音嗎？請你把船開過來，載我們過河！」

河風呼呼，河浪翻騰，水聲嘩啦嘩啦的響，把人的叫聲都淹沒了。大自然的聲浪把人的叫聲完全壓下去了。

兩個老人仍在下棋，沒有絲毫異動，眞是兩段木頭。

叫喚的人再高聲呼叫，三個人一齊叫，聲音自然是大許多，可惜比之大自然的聲浪，實在是太渺小了，起不了作用，因此叫了一會仍然沒有反應。

不過，叫之不應，就改變方法，使用石頭，石頭擲出去，並未落到船上，却落在船旁的水中，激起水花四濺，射到老人身上，落在棋盤上，老人終於發覺了，側頭望，看到對岸的三個人正在作勢擲石，於是便知是怎麼回事，其中一個老人叫道：「你們幹什麼？」

「老人家，快把船開過來，載我們過河！」

「什麼？你說什麼？」

「你快開船過來，載我們過河！」

「你說大聲一點，我聽不到！」

「我叫你，快開船過來，載送我們過河！」

「啊，你們要船過河？你別處找船去吧，我這船小，不行！」

「這裏沒船了，你快過來！」

「我說不行，就不行！不要囉嗦！」

「嗯，老頭兒，你最好明白點，不要敬酒不喝喝罰酒！」

「放屁！我說過不行，你別仗勢欺人！我雖然年老，决不怕你恐嚇！」

「糟老頭，你不要後悔！」

「你才要後悔！」

「你們走是不走！再不走，咱們就不客氣啦！」

「你怎麼不客氣？哼，你難道要跳河裏自殺？說是我們迫的？」

「你不要貧嘴，咱說的句句是眞話，要是你不信，馬上就要後悔！」

那三個人自然是不信，各自檢拾石子再向小船擲去，居然有幾枚擲中小船。兩位老人恨極了，把一盤棋一推，不下了。然後，一個解開繫在石塊的粗繩，一個掌舵，把船划向對岸。那三個人不明對方來意，都退出了丈外，留出河邊，給對方泊船。

小船只划到河中心，停了下來，然後

逆流而上，其快如疾矢，直朝上游划去，轉眼之間已經去得遠了，隨着河浪而來的，只有老人的歌聲。

小船失踪了，三個人無法追及，只好照實回報，龐應龍大為震怒，認為他們辦事不力，痛罵了一頓。偶一遠望，更為大怒，因為他發現有一隻小船正在上游河邊停着，怎說已經遠去，失了踪影？他以為那三個人揑造事實騙他，如何不氣惱。

但是，那三個人誓神劈願說沒有騙他，而且三個人的說法都是一樣，龐應龍為此倍感震驚，便親自前去交涉，並看看究竟！

「嗯，你們到底有個完沒有？剛才我已經避開你們，現在又來騷擾，你眞以為我是怕了你們？別做夢！」

「老人家，我只是想借你的船過河，要多少酬勞，你說好了！」龐應龍說。

「廢話！我不愁吃不愁穿，誰稀罕你什麼酬勞？我才不稀罕！」

「老人家，你就不行個方便？」

「要方便，就到毛坑去，別在這裏放屁！」

「糟老頭，你嫌命長了？」

「我總不會比你命短！」

「好呀，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領！」龐應龍向另兩個人一揮手，道：「給我打！」

「是！」話聲落，石塊已經飛出去擲擊老人了。老人一個握着短棒，一個拿頂破帽子，把所有擲到船上的石子都給打進水裏，或擋跌船上，再不就給接了去。

「姓龐的，你作的孽還少嗎？你的龐家莊已經落入別人手中，你已經後退無路，有家歸不得了，還敢對咱們無禮！」

龐應龍大吃一驚，不知眞假，嚇得臉色也變了。於是急急發問：「你這話當眞？你怎麼知道？」

「咱自然知道！咱勸你還是趕快回去看看老巢吧！」

龐應龍心頭大亂，失去先前的鎭定了。他喃喃自語：「不，這不是眞的，不會是眞的！」但口如此說，到底還是担心的，所以他一時拿不定主意該奪船過河，還是該信老人的話！遲疑未決，老漁人已經將接下來的石塊逐塊逐塊擲回給龐應龍，幾乎打在他的身上。

老人的手勁好大，比龐應龍的手下擲過去還大得多，而老人所立足的是波動中的小船，不易受力的，但站在河邊的人，卻是有進退餘地，較易用力的，這樣一比較，老人的功力，顯然是比他們高出許多！龐應龍又是心頭一凜，暗自決定，便拾起兩塊較大的石頭，冷冷地說：「剛才給你們送石塊的不是我，你既一定要還，禮尙往來，我若不回敬，就未免失禮了！」他一邊說一邊把石頭擲了出去，去勢甚勁，第一塊被老漁人用槳擋開了。不過，老漁人吃了點虧，他的槳給砸裂了，缺了一塊，身形一幌，使出千斤墮功夫，船板也裂了一塊。

龐應龍的目光何等銳利，已經看到了，所以另一塊石頭緊接着又擲了過去。同樣還是小船。老漁人沉勢以待，仍擬硬接，但另一個老人卻微微一笑道：「牛有利角，氣力亦大，卻聽命於童子，對付這種人，用智勝於用力，你看我的罷！」他不接石塊，只用足尖一蹴舷，船便斜斜移開，那塊石頭恰好擦過船上。那個老人以挖苦的口吻說：「好氣力！可惜眼力差些，擲不到船上！」

這老人姓勞，叫亦勞，他是什麼人，連老漁人也不甚了了，只知道在十三年前的一個風雨之夜，來了這個老人，奇怪的是，十三年了，他的容貌還是跟初來時差不多，老漁人與他相識了十多年，一直就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世，其他人更加不知道了。

勞亦勞平時絕口不提武事，只好下棋，不管風雨多大，他每天都到小船上去找老人下棋的。時日久了，也覺得平常了。這時，他突然使了這一招，老漁人不由的打心底佩服他。

龐應龍受到諷刺，無法下台，便拾石再擲，可惜都落了空，乒乓乒乓的擊在河裏，響聲帶起浪花，看是好看了，只是白花氣力。

「龐應龍，你亦技止此矣，算了吧，楚河漢界，各得其所，你又何必定要破壞呢！」

「你是什麼人，敢和我作對！」

「你眞是孤陋寡聞，連咱桐溪老人也不知道，不是太笑話？姓龐的，咱勸你回頭，是一番好意，你別想歪了念頭，以為咱怕了你啊！」

「住口！今天我若不殺了你們，難消心頭恨氣，你等吧！」

「這麼說，你這口氣別指望消了！」

「你們給我擲石！把他的船先毁了，然後再跟他算賬！」

「是，莊主！」幾個人一齊回答。但幾個人加起來也只有五個人，龐進福與彭心平兩個先去了找船，不在一起。五個人還是包括龐應龍在內，他自己不動手，就只有四個人了，當時他身邊雖然有許多的石塊，但卻大則嫌大，小又太小，無法適用。能適用的實在不多，因此，各人都有點洩氣。

勞亦勞和老漁人兩個一站船頭，一守船尾，船本來就小，兩個人一頭一尾分開，已足以應付對方的石塊擲擊了。

勞亦勞接下了幾塊石之後，厲聲說：「你們眞是不知死活，叫你知道咱們老頭兒的厲害！」脫手擲出石塊都在半途把對方擲來的擊成碎片，反射向對方，一連幾次，對方已經有兩個受傷了！

「你們再敢搗鬼，還有更厲害的滋味叫你嘗嘗！」

勞亦勞的話十分有力，對方果然膽怯了。

「怎樣，姓龐的，你還是快回家去吧！」老漁人大聲說。

「莊主，下面有船！已經講妥了，一兩銀子一個人，馬當人計！」龐進福匆匆走向龐應龍。

「什麼？一兩銀子一個人？馬還當人計？想趁火打劫？」

「莊主，他說餌向河中投，願者上鈎，絕不勉强！」

「胡說，那有這麼貴的船費？」

「莊主，我們要是不要？」

「當然要，怎麼不要！」

「那麼，給他銀子？」

「不！船我們要，銀子，不給！」

「那怎麼可以？他不肯的！」

「不肯？他不要命了？」

「莊主！」

「別說了，快準備過河！」

「可是銀子！」

「由我對付！去！」

「是！是！」龐進福大聲叫道：「喂，船家，快把船開過來！我們莊主要過河了！」

「來了！來了！」船家划着船，唱着歌。只聽得他唱：「船兒輕輕水上浮，為衣為食兩頭遊，難得客人乘船過，一人一兩無回頭！」

船家把船開近河邊，卻不泊岸，說：「你們多少人過河？每人銀子一兩，先付錢，再上船！」

「那有先付錢的？當然是到對岸之後才付錢？」

「那是別人家的事，你可以去找他，乘他的船！我不在乎，若果要乘我這隻船，就快把銀子抛過來，再不付錢，我可要走了，若要叫我們回頭，當兩次計，每人二兩，先此聲明，不要後悔！」

龐應龍處此環境之下，除了屈服還有什麼辦法？什麼辦法都沒有！

五個人，一四馬先過去，跟住是一個人三四馬，之後又是一個人三四馬，人與馬都過河了，龐應龍便反臉道：「剛才你共收了我們十四両銀子，快還我十五両，十四両是本錢，一両是利息，你識相的就快交出來，等到我們動手，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哎呀，這還是我第一次做的虧本生意，算是我倒霉！不過，我提醒你，如果你要回頭，非得五両銀子一個，我不會載你們過去！至於這十五両銀子嘛，你來拿就是！」猝然船篙點地，使勁一壓，壓得臂粗的船篙也彎了。

船乘河浪急湧，順水而下，再加船篙之力，去勢甚疾，龐應龍要阻也阻不了，目送船向下游而去。

船去了數十丈外，才傳來船家的聲音：「姓龐的，你一生為非作歹，害人不少，這一回你是自作自受了！你不用回來啦！我們現在就去接收龐家莊，你別再指望回去了！」

「狗賊，你敢動我龐家莊半根稻草，我就把你碎屍萬段！」

船家道：「你還是想個辦法先過了河再說吧！」

龐應龍想不到船家會來此一着，眞是被氣壞。他在驚怒交加中瞥見了上游那隻小船，一擺手，立即搶了過去。

「姓龐的，你的想法可不錯呀！你過橋抽板，要不給人家錢，結果是給人家棋高一着，佔了上風，你欺善怕惡，想欺負我們老頭子？不行，沒有這麼容易！」

「不行也要行！進福，去把他們抓起來！」

「慢着，咱把話說在前頭，咱先聲明，這船是咱的好朋友的，誰要是不聽勸告，一定要上船，除非他勝得了咱們，要不，咱們決不讓他乾着身子離開！來吧，誰不怕死，就請上船！」

桐溪老人勞亦勞坐在船舷，足浸水中，手中執着一塊長有七八尺，寬有七八寸的黑布，布在水中漂流，看他的樣子，彷如小孩子在玩水，極感興趣。老漁人則手執釣竿，長有丈許，另有魚絲逾丈，一揮一抖，其聲甚銳。他是蹲在船頭垂釣，桐溪老人說話的時候，他剛好釣起一尾紅鯉，約有斤多重，十分奪目。他把牠丟落船艙，手勢十分熟練。

龐應龍搶到河邊，本來可以搶登小船的，見了兩個老人如此悠閑不迫，竟然心膽俱怯，不敢迫近去。

在龐應龍的來路上，出現了幾個人，帶頭的一個來到河邊，急急叫道：「船上那位大哥，帮帮忙，送我們過河好不好？我們有急事，非得你大哥帮忙不行了！」

「你要過河，有商量，每人銀子一両，馬當人計，你同意就把銀子丟過來，我送你過去！」

「好！銀錢身外物，人命值千金！來，這是十両銀子，多出來的請你大哥喝酒就是！」

「人說飛天鼠重義輕財，我一直只是得個聽字，今日一會，果然名不虛傳！銀子事小，請上船吧！」

「大哥過獎了，還未請教大哥怎麼稱呼呢！」

「咱們是柯老大，柯老二！便是我們兄弟！」

「好哇，大水冲到龍王廟，自己人認不得自己人了，原來是柯家兄弟！」

「霍大哥此話怎講？」

「有一位叫做柯玉山的，可是你們本家？」

「那是我的二叔！霍大哥，你認識我二叔？」

「咱們何止認識，他是我的結拜大哥呢！」

「啊，這麼說，你該是我的三叔了！請三叔受我們一拜！」

「不！我們各交各的，不來這一套！我們該以年歲為序，兄弟相稱！」結果，霍康居長，做了大哥！既成兄弟，船費自然不能提了。

「柯兄弟，剛才可曾見過有幾個人匆匆過河去了？」

「大哥問的可是龐應龍他們？剛才過了，你看，還在前面呢！」

「不錯，那就太好了！柯兄弟，你給我守住水路，別讓他由水路跑了！」

「你放心，他如果由陸路走，我或許無能為力，他若是由水路走，保管他跑不了！」

「那很好，先謝謝你！崔兄，羅兄，我們走！」

龐應龍看到飛天鼠與崔卓方，羅季剛回來，就知道必有一場惡鬥了。當下把幾個人集中到一處，討論應敵辦法。

龐進福第一個被派出場迎擊崔卓方，打了不到二十招，崔卓方輕傷左腿，龐進福傷了左肩，傷得較重，給雙方的人救了回去，第二場是羅季剛鬥金桂方，羅季剛受了輕傷，金桂方被殺死了。

飛天神鼠打第三場，對方三個人出鬥，三對一，實行以多求勝，飛天神鼠打了好一會還未能取勝，還有一個更强的龐莊

主虎視眈眈守在一旁，飛天神鼠精神上難免受到威脅，他因怕打得太久，有傷元氣，無力再鬥，也怕敵人趁他無暇兼顧之際，傷害崔羅兩個，心神恍惚，便失了許多機會。

龐應龍在旁看了一會之後，終於說：「確是好功夫，一生難得幾回見，來，我也來領教幾招！」說着話，不理對方反應如何，他已經先動手，逕向霍康下三路進攻了。

「好呀，你們都來吧！」霍康奮勇力鬥，以一敵四，雖無懼色，却也沒有取勝機會了。龐應龍打了一會，便對其中一個道：「郭烈，你走去收拾了那兩個再說，斬草除根，我們不能放過敵人！」

「是，莊主！」郭烈退出門場，撲向崔卓方，霍康大急，驚聲叫道：「崔兄小心！」

「小心又有甚麼用！」郭烈疾撲而去，羅季剛握着刀守在崔卓方身邊。但是，郭烈跑出幾步，突然「哎呀」一聲大叫，一個踉蹌，倒了下去，在地上連續翻兩個滾，撫着膝蓋呼號，說是遭人暗算。

「郭烈，你怎麼啦？」龐應龍問。

「莊主，他們有埋伏，我的膝蓋給打碎了，站不起來！」

「活該！活該！」老漁人搭上一句，還好你沒有動手，要不，你左膝蓋也保不了！」

「老鬼，是你暗算我？」郭烈勃然大怒。

「你弄錯了，不是我暗算你，是你碰上我的石塊！你本來跟姓霍的打得好好的，誰知道你會突然離開，跑到這裏來！」

老漁人這話，等於是承認了是他打傷了郭烈，自然引起郭烈的仇視，他不能走，却仍能擲石，只歇了一會，仍可以起身，他便用石塊向老漁人投擲石塊，要報被暗算之仇！

桐溪老人在船上站起來了，伸伸手，活動一下手腳，目光一凝，陡然注視向一個地方，大聲道：「嗯，躲在大樹下石塊後邊那位朋友，還有樹上那一位，你們已經蹲了半天，腿也快痲痺了吧？該出來啦，再不出來助陣，可嫌太遲了！」

桐溪老人這話頗出各人意外，因為誰都不會有所發現，不知道在這地方除了他們這些人之外，竟然還有其他人。所以，他們都不相信桐溪老人說的是眞話，以為他說的只是胡言！

但是，桐溪老人說完話之後，跟着便有一個五旬左右的漢子自一株大樹附近的石後轉了出來，冷冷地道：「好眼力，眞是明察秋毫！」說着，仰起來向樹上道：「你下來吧，已給人家看到，再躲便沒有意思了！」

「好厲害的一雙賊眼！」人隨聲現，一道人影自樹上飄然而下，下得很緩，姿式美極了。

「原來是丁老黑與丁大娘，咱找了你們許久，總算是見到了！」

「師兄，師嫂！你們來得太好了！」莊主歡然叫嚷，希望師兄師嫂，幫他們的忙！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會來幫你的，我先弄清楚這兩個老傢伙，就來幫你！」丁老黑先回答了師弟，又向桐溪老人道：「老頭，你說等了我許久，到底是為甚麼？」

「咱找你當然有事！你不認識咱了？咱提一個人，你應該記得！」

「甚麼人？說！」

「勞其端！你還記得？」

「勞其端？鎭安鏢局的鏢頭？」

「正是，你總算沒有忘記！」

「你是他甚麼人？」

「那一次，有一個叫丁老黑的帶了幾個人刼鏢，刼了鏢銀，還打傷了鎭安鏢局的鏢師，可有這件事吧？」桐溪老人不答對方的問題，只顧自己說話，有無人聽，他却不理。

「你是他甚麼人？怎麼不說？」

「你刼了鏢之後，便躲起來享福，可憐勞其端受了傷，羞憤交迸，結果，是羞憤而死，至死還念念不忘他經手失去的刼鏢！」

「那只能怨他自己學藝未精，怎能怪我！我問你，你是他甚麼人，找我有甚麼事！」

「他在瀕死的時候，抓着他兄弟的手，請他無論如何也要替他報仇，他的兄弟同情他，答允了，於是，就在那一天起，便找尋丁老黑，找了足足十多年，到今天才找到！」

「你就是勞其端的兄弟？」

「你還算不笨，總算想到了！」

「你是——」

「勞亦勞，人稱桐溪老人的，便是咱了！」

「好哇，今天，我給你一個公平的決鬥機會，叫你死得瞑目，見到你的死鬼哥哥，也不至臉紅，你劃出道來吧，動拳腳，比兵器，我都奉陪！」

「你既然說得大方，那好吧，咱也不佔你的便宜，你夫妻倆一起來吧，咱不在乎！」

「你是說，要在船上動手？」

「你放心，咱說過不佔你的便宜，就不會不作數！」說話之間，小船已經靠岸，勞亦勞登岸了。

雙方相距越來越近，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丁老黑突然戟指向桐溪老人，喝道：「你到底是甚麼人，敢冒充姓勞的兄弟！」

「笑話，姓勞的又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英雄，大豪傑，咱為甚麼要冒認？難道冒認一個被人刼了鏢，羞憤而死的兄弟很是光榮？值得向人誇耀？」

「你今年多大了？你說！」

「咱多少歲跟你有甚麼相干？」

「你自認是勞其端的兄弟，總不能老過勞其端吧？可是你……」

「哦，你原來是為了這個，你放心好了，咱不會比他老的！」

丁老黑道：「我問你，你今年幾歲，怎麼不說？」

「你有多少歲？你說！」

「我四十有八，再過兩年便……」

「五十歲，該死了！你不會再有兩年了！」

「你咒人！你……」

「咱說三十五歲，你信不信？」

「胡說！」

「胡說？姓丁的，你這一回是看走眼了！你看清楚一點，看看咱可像當年的勞其端！」勞亦勞伸手一抹，額上的皺紋沒有了，鬍子也不見了，他根本不是老人，只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壯年，輪廓確像當年的勞其端。丁老黑是駭然心怯，却不得不硬着頭皮說硬話！

「廢話少說，血債血還，你們一起上吧，十八年的利息，正好是一本一利！」

丁老黑向妻子打個眼色，便雙雙撲了上前，然後道：「好吧，恭敬不如從命，且看你比你的哥哥能勝得了多少！」

丁老黑夫妻都是用刀的，男的是朴刀，女的用雙刀，三柄刀揮舞起來，互相配合着，刀光織成刀網，人在其中，不易破網而出。丁老黑夫妻的刀陣，經過長時間的練習，配合得非常緊密，不少成名的江湖人物都曾喪命在他夫妻的刀陣之中，他們明知勞亦勞決非易與，也還不致怯懼，仍具取勝信心。但是，交手不到十招，丁老黑却倒抽了一口冷氣，覺得不好了。

勞亦勞是用軟帶的，是布帶，長有數尺，寬不及尺，本來軟綿綿毫不着力的布帶，是不宜用作武器應敵的，但握在勞亦勞手中，却變化多端，十分厲害。勞亦勞把一條布帶忽然束成布棍，橫掃直搠，就如鐵棒，忽然抖開近尺，作為佛門的功夫的方便鏟用，或作巨斧劈砍，有時却軟綿綿的毫不着力，丁老黑雖然用盡全力也無法把它斬傷，反受它倒捲奪刀的威脅。勞亦勞的布帶長有幾尺，比丁氏夫妻的刀要長許多，常常把他們夫妻迫離身體幾尺，刀短，無法傷及勞亦勞！

雙方打過十招，武器上的優劣已見，丁老黑夫妻只有靠內力才能擊敗對方了。可是由實招拚搏所得的反應，很明顯，勞亦勞的功力，尤勝對方，在此情形之下，丁老黑夫妻想獲勝，難了！

「姓丁的，你已攻過十招，快二十招了，也該讓我幾招了！來！接着！」勞亦勞一抖手，布帶捲起了三個圈圈，套向丁老黑頭上，用招十分古怪。丁老黑一招「雪花蓋頂」刀光繞遍頭上空間，準備以眞功夫跟勞亦勞一拚。丁大娘怕丈夫有失，也撲前援手，揮刀疾攻勞亦勞！

勞亦勞恍如背後長了眼睛，發出攻擊丁老黑那一招還未用實，突然一沉手，抖回布帶反打背後的丁大娘，不擋她雙刀，却捲向她的纖腰，她給嚇得顏容失色，脫口大叫，倒縱不迭。還好退得快，雖然足脛給帶風刮了一下，却未受傷，算得是不幸中的大幸！

勞亦勞在桐溪首次出現便是一個年近五旬的人，十多年時光，使他成為老人本極平常，怎料他却越活越年青，竟然是個四十不到的人，這一點，連與他長期相處，日日相對的老漁人也給瞞過了。

老漁人雖然知他身懷武藝，也想不到會這麼超卓驚人，看他此時出手，絕非自己可及，心中不免感到又佩服又慚愧！

丁老黑見妻子倒縱急退，急忙撲前牽制，一刀揮出大叫接招。

「來得好！」勞亦勞又使出反手攻勢，一條布帶由下倒揮上去，先腳後手，丁老黑不虞他故技重施，竟用此招，心中大急，迴避已來不及，硬接也極困難，迫得用出險招，身子一傾，就以手中刀向前一遞一沉，以刀尖在布帶上一點，借力斜飄，雙方都用招極快，誰也沒有考慮的機會，勞亦勞果然上當，及至發覺放軟帶，已經遲了半步，終於被丁老黑跟出四五尺外，避過險着。

丁老黑嘆了口氣，暗暗流汗了。雙方都停了手，都怔了一下。丁大娘這時已回過氣，絞舞雙刀，疾攻勞亦勞下盤，雙刀離數寸，如水浸金山，迎地而來，確是非同小可，她雙刀使出地堂法！這是極難的，比單刀難許多，威力也大許多！

丁老黑和妻子合作已久，心意相通，見她用出這一套刀法，便知她心意，馬上予以配合，立即使出一套嘯風刀法，盡取對方上盤，攻勢同樣凌厲無比。於是，兩片刀光分由上下兩個不同方向不同高度進攻勞亦勞，似要把他分為三截。但勞亦勞却滿不在乎的冷冷一笑，道：「好哇，一在上，一在下，倒演出床上戲啦！哈哈，自古道，演戲不如看戲，這話眞對！」他使出一招「烏龍絞柱」，布帶自繞全身，把來刀都擋在外圍，然後一抖再抖，帶聲「拍拍」兩響，先攻丁大娘，再擊丁老黑，連環招果然名不虛傳，丁老黑夫妻都挨了一下，肩頭受傷，衣破血流，不自禁的同聲叫嚷，氣得大怒，無法下台，互相叫出一聲之後，又雙雙回撲，再次進攻。

勞亦勞想不到他們如此拚命，又是發出一聲冷笑，喝道：「債有主，冤有頭，姓丁的，你有甚麼未了心事，就快對她說吧，你活不了，她却罪不至死！你若不快快交代，就遲了！」

「放屁！看刀！」丁老黑再進攻一刀，刀光一閃，又斬向勞亦勞。勞亦勞把手中布帶收回來，當中一摺，握住當中摺處，凝視着對方來招，陡然一抖手，兩端布帶同時飛起，一絞之下，丁老黑便失聲大叫，刀已脫手，虎口流血，退得兩步，驀然看到一道刀光射來，要避已來不及，只好拚命打出一掌，希望把來刀擊落，不料刀勢來得太疾，他拍的又是刀鋒一面，齊掌被削斷了，痛得慘叫，刀勢未衰，再插在右胸上，丁老黑又是一聲慘叫，人也倒地了。

丁大娘撲到丈夫身邊，他已無法說話，遺言也沒留下一句。

「不要走，我跟你拚了！」丁大娘慘遭喪夫之痛，形如瘋狂，忘却生死，明知不是對方對手，也拚命進攻，大有能報仇固好，不能報仇，死了也不在乎之勢，但勞亦勞對她却似無殺害之心，不予還手，連連避開，直至避無可避了，才使出一招「風旋水轉」，布帶套成幾個圈圈，把對方雙刀捲住，扯了過去，再拋出數十丈外，摔在一株樹上！

丁大娘沒了刀，兩手空空，倒呆住了。她也清醒了一點，不再撲擊勞亦勞，急急抱起丈夫的屍體，疾向山上狂奔。其他的事，她不理了。

龐應龍的靠山是丁氏夫妻，以為有他們為助，決不會輸的，怎料半途殺出個桐溪老人勞亦勞，他一個人就對付了丁老黑夫婦，擊殺一個，嚇退一下，龐應龍的靠山沒有了，他的鬥志也受到影響，由穩處

上風，變爲處在下風了。

飛天神鼠霍康何等機警，一見有機可乘，立即就全力反擊，擇弱而攻，逐個擊破，結果是把龐應龍的幾個助手先剪除了，只留下一個鬥志已餒的龐應龍，變成一對一，霍康就有信心勝他了。

桐溪老人和老漁人站在一起，監視着龐應龍。他們雖然沒有出手的意思，也沒有出手，但是他們的監視却給予龐應龍心理上極大的威脅，以致他不斷出錯，章法大亂，和早先的有條不紊，相差太遠了。

桐溪老人道：「霍康，你怎麼不下殺手？還要利用他甚麼不？」

「不！我對他已沒甚麼利用價值了，你對他有用處？」

「沒有！咱對他一點用處也沒有！」

「那是說，不必留活口啦？」

「咱不需要，你自己瞧着辦吧！」

「好，你既然這麼說，我就照自己的辦法去處理他！」

「好吧，你照自己的辦法處理他吧，咱們不會干涉你的！咱們只是替你掠陣，不讓他逃跑！」

「龐應龍，你還有甚麼指望？快快跪地叩頭吧！」飛天神鼠奮起全力再次進攻，很快就把龐應龍的左腿刺傷。他自料難免一死，怕被擒受辱，回手就要自刎，了此殘生。不料，手腕一麻，武器已掉到地下，俯身再拾已經遲了，被飛天神鼠飛步一前，兜胸一腳踢得翻了兩個筋斗，跌出了丈外，他就地抓起一塊石頭就向額上猛碰，結果又因爲手腕痛麻，石頭跌了，却跌中脚面，痛得慘叫狂呼，跳高幾尺。

「別詐死了，怕死又詐死，你的活罪還沒受够呢！」飛天神鼠廢了他的武功，再給他敷藥治傷，帶他去龐家莊。

「霍康，你怎麼帶他到龐家莊？該帶他到槐莊才是！」老漁人大聲說。

「老伯，這傢伙是龐家莊人，我怕龐家莊的人不知始末，將會與槐莊再結寃仇，所以要他回去交代個清楚！讓他們知道他罪有應得，免得再生惡感，世世代代仇殺不休！」

「你想得對！好辦法！」

「不，這不是個好辦法！」

「勞前輩有何高見？請明示！」

「你說怕龐家莊的人再與槐莊的人結寃是不是？」

「是！」

「你以爲龐家莊的人眞會熱愛這厮，肯爲他賣命，要爲他報仇是不是？」

「如果有人從中挑撥，有此可能！」

「要是沒有人挑撥呢？」

「那就未必！」

「那是說，你認爲龐家莊中眞心熱愛這厮，眞心要爲這厮報仇的人不多，是不是？」

「我相信是！」

「那麼，你就不該把他帶回去，該帶他到槐莊！」

「帶他到槐莊？」

「不錯，帶他到槐莊！」

「那麼，龐家莊的人，不是很易更挑撥？」

「那當然！」

「勞前輩，我不明白！」

下期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眞假敎父」 上官庸 著

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怎樣對付兩帮勢力浩大的黑社會？又怎樣安排妙計，奪取由兩帮黑社會手中掌握着的一份稀世奇珍？同時，王小克在本故事中又担當怎樣重要的角色？

本故事曲折精彩，佈局匪夷所思，保証未看到最後一行，仍不知道答案。

「這厮欠下槐莊血海深仇，同樣也欠下龐家莊人的血海深仇！他做莊主，有爪牙時，各人自然不敢出聲，現在，他不是莊主了，你可以請他們到槐莊，一齊拷審這厮，讓他們在一起聽到，也讓他們一起明白，過去所以不和是全由這厮居中作怪，大家的仇人只是這厮與別人無關！這樣，他們自然就會盡棄前嫌和好起來了！」

「那何不請槐莊的人到龐家莊了！」

「可以，但沒這麼好！」

「爲甚麼？」

「因爲是龐家莊的人對不起槐莊，不是槐莊的人對不起龐家莊。要槐莊的人到龐家莊去未免欠尊重！」

「對！還是你老人家想得周到！」

飛天神鼠叫羅季剛與崔卓方先押龐應龍到槐莊去，他自己則渡河去龐家莊中請人。兩日後，龐家莊有三四十人到了槐莊，槐莊的人熱情招待，首先向他們道歉過去失和的事，使龐家莊的人大爲感動。他們來時還心有顧忌與不安的，想不到人家先道歉，反而感到不好意思了。

兩莊的人集中在一塊大空地，共有百多二百人圍成一個圓圈，十多位年紀大的坐成兩排，審問龐應龍早年如何姦殺槐莊婦女的往事，也查問他在龐家中濫殺無辜的往事，他知道說與不說都難免一死了，爲免受苦，倒也說得相當爽快，聽他說出當年的陰謀詭計與殘忍手段，無不髮指，要不是有飛天神鼠等人阻攔保護，即使他有十條生命，可以死十次，也早沒命了。

龐應龍生平殺害的人難以計算，仇家太多審問的結果，他被就地處死，以消衆忿衆恨。

飛天神鼠在處理了這件事之後，把他得自龐應龍的銀票都送了給槐莊購粮與工具，既解決目前，亦解決以後的生活。然後，飛天神鼠又陪龐家莊的人回去，分散龐應龍的家財給大家，讓大家可以生活得好一些。

飛天神鼠處理了這件事之後，功成身退，又不知飛到那裏去了，桐溪老人仍然與在桐溪河畔的老漁人下棋，只是他已沒有那滿咀鬍鬚，不再是老人了。（續完）

風流一劍傳奇故事

陰陽谷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夢襄以玉面鬼谷上官明所訂的三次賭約之中的第一次，尋取陰陽和合眞經，就在歐陽珊懷中，自以爲佔了這項便宜，實對上官明不公，遂擬暗助上官明贏得第一項賭約，獲得白骨魔女陰素華，以資扯平，他們在往白骨砦途中，見一妖女將一少年擊斃後用化骨散消去形骸，雲夢襄立偕歐陽珊追殺，至一狹室，又見那妖女赤裸地與一老翁相戲，那老翁怒責雲夢襄敗其興緻，雲夢襄問知其是邛崍掌門邵文龍後，告知他那妖女曾殺其子，邵龍文聽得大震，又不顧向妖女責罵，反說雲夢襄亂造謠言——

歐陽珊雙眉一剔，方待出手，雲夢襄却把她攔住，含笑說道：「珊妹……」

「珊妹」二字才出，猛然想起業已易容變服，轉變稱呼，遂不禁有點暗自失笑地，改口說道：「公子不必動怒，常言道：殺鷄豈用宰牛刀，有事老奴服其勞……」

歐陽珊本是一腔怒氣，但看見雲夢襄這副神情，也能忍俊不禁地，嫣然笑道：「好，這個無恥老頭，我交給你，但那妖婦……」

雲夢襄不等歐陽珊話完，便接口笑道：「老奴領會得公子之意，一定把那位一身細皮白肉，就是說話聲音，難聽得像母鴨亂叫的『陰公主』，留給公子好好消遣就是。」

歐陽珊聞言向雲夢襄投過一瞥嫵媚白眼。

艷女情專注　劍客鬧雙包

赤裸女子又發出她那母鴨似的語音，點頭說道：「你猜錯了，他們說得對，怪只怪你那寶貝兒子是個銀樣蠟槍頭，委實太沒用……」

邵文龍想不到自己獨生愛子，果已喪命，不禁把滿口鋼牙，咬得「格格」作响。

赤裸女子一點不以爲意地，向邵文龍拋過一瞥媚眼，蕩笑說道：「你咬甚麼牙？瞪甚麼眼？你究竟是喜歡你那窩囊廢的兒子，還是喜歡我呢？」

邵文龍似乎神色茫然地，怔了一怔，方自目光發直答道：「我……我當然是喜歡你……你……你不要再對我捉弄，好好和我……」

說至此處，似乎又色慾蒙心地，轉身欲向那赤裸女子撲去。

赤裸女子叱道：「不要猴急，男子若猴急，多半不能持久，你先替我把這兩個討厭東西擒住，或是殺掉，然後包管有你一場大大快活就是。」

邵文龍靜靜聽完，霍然轉身，雙目中滿佈紅絲地，向雲夢襄，歐陽珊二人厲吼一聲，喝叫道：「聽見了麼？老夫奉命殺人，你們誰先納命？」

床上裸女瞟了歐陽珊一眼，格格蕩笑道：「小白臉，你想和我消遣麼？看你這副身子骨兒，只怕不消三個回合，就會垂頭喪氣地，拖槍下馬！」

歐陽珊懶得聽她的淫言浪語，向雲夢襄道：「你既要出手，你趕快打發對方，免得耽誤了我們的正經事兒。」

雲夢襄點了點頭，緩步而出。

邵文龍正慾火煎心，恨不得早點殺死這撞來掃興的一男一女，才好與床上裸女，盤馬彎弓，消魂一搏，遂於看見雲夢襄出陣以後，根本一言不發，右掌揚處，當胸便是一記猛擊。

這招「五鬼抓魂」，施展得極為快速，隱含銳風厲嘯，可見勁力也足！

但雲夢襄卻漫不經意地，身形微微一側，便避過那招「五鬼抓魂」來勢，口中冷笑說道：「常言道：『虎毒不食子』，你在聽了你那獨生兒子，死在妖婦手中之訊，竟毫不悲慟，仍對妖婦十分迷戀，委實毫無人性，甚至於連禽獸也不如了！」

邵文龍目閃凶光，厲聲喝道：「誰耐煩聽你煽惑挑撥之言，若是有種，便不必躲躲閃閃，出手接我一招！」

他邊自發話，邊自原式不變地，又是一招「五鬼抓魂」，向雲夢襄當胸抓來。

錯了，不是原式不變，而是原式畧變！

因為邵文龍第一記「五鬼抓魂」，是凌空推掌，手出袖外，第二記「五鬼抓魂」，卻是把整隻手臂，向雲夢襄抓去，衣袖並未翻起。

雲夢襄並未注意對方先後兩記同樣招式中的些微不用，只是微微一哂說道：「你要我硬接一招麼？只怕我一接之下，便毀了你這隻鬼手！」

一面說話，一面果然功勁暗凝，不再閃避，迎着邵文龍的來勢，翻掌硬接。

眼看雙方手掌將合，邵文龍的右手衣袖，才倏然往上一翻，並獰笑說道：「無知老匹夫，你上當了！」

他這袍袖一翻之下，使歐陽珊看得不禁駭然！

原來邵文龍居心歹毒，在第一掌未曾擊中，被雲夢襄閃開之後，業已用極快手法，暗在右掌以上，加戴了一隻手套。

一戴手套，整隻右掌都成了黝黑色澤，尤其是五根手指的指尖部位，都多了一枚隱閃綠芒的銳利鋼鉤！

內行人一望而知，這種銳利鋼鉤之上的暗綠光芒，是淬了劇毒！

如今，雙方掌式即將互相硬接，雲夢襄功力再高，也是血肉之軀，在猝不及防以下，只要被邵文龍所暗戴奇異手套上的銳利餵毒鋼鉤，畧為抓傷，破皮見血，恐怕係受人之制，甚至有生命危險！

這種情況，看得歐陽珊怎不駭然，立即變眉愁鎖地，芳心大急！

但變生頃刻，急也無用，任何救援，均來不及。

歐陽珊所能做到的，只是發出一聲異常迫切，異常焦急的驚呼：「雲兄小心……」

人在焦急之下，每每忘情，歐陽珊便忘了自己與雲夢襄所喬裝的「公子老僕」身份，女孩兒家的嚦嚦鶯聲，把「雲兄」二字，衝口叫出。

床上裸女，首先有了反應，「咦」的一聲，格格笑道：「我說，你這小白臉，為何貌相雖俊，卻缺少陽剛之美，原來，竟然是個雌兒所扮……」

語音至此畧頓，臉上神色一變，繼續說道：「你叫他『雲兄』，那老頭兒，又是誰呢？假如他竟是大名鼎鼎，『風流三劍』中的『滄海巫山』雲夢襄，則邵老頭兒的一條老命，恐怕也保不住了！」

這位被稱為「陰公主」的床上裸女，語音才落，「毒爪金梭」邵文龍果然便吃了大苦！

原來他心計狡毒，是在即將與雲夢襄雙掌互接的一刹那間，才倏然翻袖，露出毒爪！

但雲夢襄比他更精，似乎早就料透邵文龍心思，就乘他翻袖現爪之際，疾如電掣地，也把手掌一翻！

他本是硬接，這一翻掌，便變成了「金絲纏腕」。

「金絲纏腕」本是普通招式，但雲夢襄以變相招法，不知比一般人快了多少倍數，遂能化腐朽而為神奇！

何況，邵文龍更在以為勝算在握，毒計得逞，十拿九穩的得意情況之中，自然越發逃不過雲夢襄的閃電一扣。

雲夢襄指尖才一沾上對方脈門部位，五指一緊，神功暗凝，便使邵文龍覺得右手腕上，陡然加上一道緊束鋼箍，頓時氣血阻塞，全身癱軟地，使不上絲毫氣力！

一陣「哈哈」大笑，雲夢襄朗聲說道：「無知老賊，你以為我忘了你的『毒爪金梭』外號，彼此才一見面，你就施展『子母金梭』，難道在雙方過手之下，還會不用那更為歹毒的『五毒爪』麼……」

語至此處，邵文龍整個右半身，已經麻木，連想以左手左腿向對方發動逆襲，也因血氣阻滯，無法提聚眞力，而不敢有所妄動。

床上裸女好似與邵文龍無甚感情，根本不欲搶救，只是曲肱作枕，倒臥床上，妙處翕張，含笑旁觀。

雲夢襄於語音畧頓，目光一注邵文龍之後，沉聲又道：「『邛崍』本非正派，你本人更是凶名久著，惡行素昭，今日既然相遇，不能輕饒，我方才所說『毀去你一隻鬼爪』之語，要兌現了。」

話落，右手猛然一抖，左手立掌如刀，似電而落。

邵文龍慘呼一聲，整隻右掌，被切得齊腕斷落下來，血流如注，立即暈絕倒地！

雲夢襄手法絕快，一抖一甩，斷掌飛去丈許，墜落草中，那是黝黑的「五毒鬼爪」手套，卻絲毫不沾血漬地，被雲夢襄揣入懷內。

直到這時，那床上裸女方「格格」地笑說道：「好掌力，好手法，當世武林之中，像這樣的高人不多，你這糟老頭兒的本來面目，大概就是『風流三劍』之一的『滄海巫山』雲夢襄吧？」

來歷既被敵方看破，雲夢襄自然不作隱瞞，點了點頭，說道：「在下正是雲夢襄，適才聞得邵文龍曾稱姑娘為『陰公主』，但不知是『滕殷羅畢』之『殷』，抑或『印宿白懷』之『印』……」

床上裸女不等雲夢襄語畢，便自笑道：「不必再背百家姓了，我不是姓殷，姓印，姓廕，而是姓這個『陰』……」

說至「陰」字，並伸手向她因玉腿高翹，而暴露無遺的翕張妙處，指了一指。

雲夢襄慣在脂粉叢中打滾，見過不少蕩婦淫娃，見狀還無所謂，歐陽珊卻是噁心得啐了一口，偏過頭，不願與床上裸女的臍下茸茸之物，正面相對。

床上裸女，根本不理會歐陽珊的厭惡神色，繼續蕩笑說道：「我姓陰，名玉華，這西南一帶的武林人物，送了我個『白骨公主』的外號，雲大俠，你問一，我答三，算得夠詳盡了麼？」

聽至此處，歐陽珊雖然心中厭惡，也不得不回過頭來，把目光凝注在陰玉華的臉上，冷冷發話問道：「陰玉華，你既稱『白骨公主』，則和『白骨魔女』陰素華，可能有點關係的了？」

陰玉華點頭道：「當然有關係，『白骨魔女』陰素華是我嫡親妹子，你們提她則甚，認識她麼？」

歐陽珊苦笑一聲，秀眉雙蹙。

她蹙眉之故，是因本來已動殺心，準備誅戮陰玉華，但如今既知她是「白骨魔女」陰素華的胞姊，似乎又不得不網開一面。

雲夢襄尚不知歐陽珊於無意中業已敗露女孩兒家身份，遂先看了歐陽珊一眼，又向陰玉華笑道：「我不認識你妹子陰玉華，但卻想替她作個媒兒！」

陰玉華聞言，連連搖頭地，媚笑說道：「行不通，行不通，我雖最喜歡男子，我妹子陰素華卻最厭惡男子，立誓永不嫁人，你這碗冬瓜湯，卻是怎樣吃法？何況這位美男子俏丈夫，又是個只能看，不能吃的西貝貨色，同性之間只有排斥，那會有吸引力量？」

雲夢襄聞言，才知歐陽珊的女扮男裝之舉，業已敗露。

陰玉華目光盯在雲夢襄的臉上，格格笑道：「雲大俠，你的身份，既已被我猜着，則陰玉華久仰『滄海巫山』的風流絕世之名，且讓我見見你的廬山面目好麼？」

雲夢襄聞言，不禁畧為遲疑……

歐陽珊笑道：「雲兄，就把那氣煞宋玉，妒煞潘安的本來面目，露一露吧，反正我們易容之事，業已敗露，你再扮成這副糟老頭兒模樣，也沒有甚麼意思。」

既然歐陽珊也是這樣說法，雲夢襄遂不再易容，現出了本來面目。

陰玉華頓覺眼前一亮，不禁嘖嘖讚道：「風流劍客，名不虛傳，滄海巫山，閱人無數，眞是一位罕世難見的美男子，俏丈夫，好了，好了，事情有轉機了……」

雲夢襄訝道：「這『轉機』二字，卻是怎樣？」

陰玉華目光微瞥歐陽珊，揚眉笑道：「她雖是銀樣蠟槍頭，你卻是眞材實貨，加上我妹子又久欽『風流三劍』之名，故而，假若掉過頭來，由這位姑娘，替你作媒，或許頗有幾分希望，打破我妹子的永不嫁人意念。」

雲夢襄搖頭道：「不行……不行……」

誰知他這「不行……不行……」才告出口，歐陽珊卻接口，道：「行……行……」

雲夢襄聽了一怔，不由以訝異眼神，向歐陽珊看去。

歐陽珊根本不理會他，向陰玉華點頭笑道：「行，行，我願意替我雲夢襄兄作媒，但不知道妳願不願意替妳妹子作媒？我們兩個共同煑碗冬瓜湯如何？」

陰玉華笑道：「好，這件事兒，頗有趣味，我正討厭我妹子人太古板，不懂得男歡女樂，領畧人生眞趣，這次且借重雲大俠的人品聲名，試上一試，或許會使我姊妹重歸和好，也未可知？……」

雲夢襄與歐陽珊聽至此處，方知這「白骨魔女」陰素華姊妹，是在反目狀態之中。

她們剛剛想至此處，陰玉華又復笑道：「這位姑娘怎樣稱呼，我還不會請教。」

歐陽珊說道：「我複姓歐陽，單名一個珊字。」

陰玉華笑道：「歐陽珊姑娘，我們一言為定，共同來煑這碗冬瓜湯，我如今便陪着你們前往『白骨砦』好麼？」

歐陽珊向她那副袒裼裸露的妙相畢呈模樣，看了一眼，不禁雙眉微蹙。

陰玉華會意笑道：「你們大概是看不慣我我這副樣兒，好，我穿件衣服，再來陪你們一同起程便了。」

說完，便命苗女們抓起暈絕於血泊中的邵文龍，向谷外走去。

雲夢襄見陰玉華身形一杳，便向歐陽珊皺眉問道：「珊妹，你攬甚麼鬼？我們此去之意，是為了幫助『玉面鬼谷』上官明……」

歐陽珊不等他再往下說，便即笑道：「雲兄放心，我們是甚麼關係？除了那位對你有救命之恩，並已成風流事實的司馬青萍以外，怎會輕輕易易地，為你另納新寵？」

雲夢襄被她弄得有點莫明其妙地，愕然說道：「珊妹方才不是要與『白骨公主』陰玉華為我作媒麼？……」

歐陽珊仍不等他語畢，便接口笑道：「這只是一時權宜之計而已，我想利用陰玉華，陰素華的姊妹關係，可以不動聲色地，進入『白骨岩』，然後再見機而作，免得與對方未見面前，先起了甚麼衝突，或打得天翻地覆，影響到暗助『玉面鬼谷』上官明之事。」

雲夢襄苦笑道：「萬一……萬一……」

他滿面苦笑地，連說了兩聲「萬一……」，便自說不下去。

歐陽珊是七竅玲瓏之人，妙目一轉，已知其意地，嫣然笑道：「雲兄，你是怕弄假成眞，那『白骨魔女』陰素華，萬一感於你的人才，震於你的名頭，當眞動了春心，願意嫁給你麼？」

雲夢襄道：「這種可能，雖然不大，但萬一……」

歐陽珊搖手笑道：「不是可能不大，而是可能極大，我認當『白骨魔女』陰素華不願嫁人之故，無非自視極高，目空一切而已，等到見了你這位文武雙全，風流絕頂，並名震四海八荒的『滄海巫山』雲夢襄之後，那有不心甘情願地……」

雲夢襄一抱雙拳，向歐陽珊長揖問道：「珊妹，我要請教，倘眞如此，則便如何？」

歐陽珊笑道：「這還用問，自然拜天地，入洞房，小倆口兒上牙床呀！……」

雲夢襄劍眉方皺間，歐陽珊便又吃吃嬌笑道：「雲兄莫要皺眉，拜天地是你，入洞房是你，甚至於上牙床的也是你，但下面蜜意輕憐，男歡女愛，雲迷滄海，春滿巫山與『白骨魔女』陰素華，魂消眞箇，把生米煑成熟飯的眞正新郎官，便不是你了！」

雲夢襄訝聲道：「不是我？……是誰？……難道是你？……」

歐陽珊失笑道：「我有甚麼資格？那『白骨公主』陰玉華不是已說我屬於西貝貨色，銀樣蠟槍頭地，只中看而不中用麼？……」

說至此處，嫣然一笑，目注雲夢襄道：「雲兄未免多此一問，我們此去，目的為何？使他與『白骨魔女』陰素華，共效于飛的眞正新郎官，自然是那與你訂下三椿賭約的『玉面鬼谷』上官明了。」

雲夢襄道：「上官明也是心高氣傲之人，他會這樣低頭，與我合作麼，珊妹打算怎樣安排，請說明白一點。」

歐陽珊笑道：「陰素華縱肯下嫁，也必需準備準備，不會立即成親，我們便利用這段時間，設法制住上官明，則到時豈不可以偷龍換鳳，李代桃僵……」

雲夢襄一面聆聽，一面搖頭說道：「難……難……」

歐陽珊詫道：「難些甚麼？雲兄是怕合我們二人之力，還制不住那『玉面鬼谷』？」

雲夢襄雙眉一挑，微笑說道：「制他不難，慢說二人合力，就是由我單獨施為，在門到

三四百招之際，也有相當把握！……」

歐陽珊道：「既然如此，難在何處？」

雲夢襄苦笑道：「萬一那『玉面鬼谷』上官明尚未趕至『白骨岩』，而成親之期已到，豈不惹火燒身，糟糕透頂？」

歐陽珊「哦」了一聲，笑道：「原來雲兄是担憂上官明因事延誤，不會及時趕到『白骨岩』……」

雲夢襄點頭苦笑，道：「我們不能沒有顧慮……」

歐陽珊嬌笑道：「我認爲不是顧慮，而是多慮，因爲那『玉面鬼谷』上官明存心與你爭勝，必會儘快趕來，說不定在我們到達『白骨岩』前，他已有一番作爲的了！」

話方至此，雲夢襄搖手道：「珊妹莫再多說，大概是那『白骨公主』陰玉華來了……」

歐陽珊點頭一笑，果然谷中深處人影晃動，那位「白骨公主」陰玉華獨自飄然走來。

陰玉華如今當眞加了一件衣裳，但那僅是一襲蟬翼薄紗，透明得仍可看得淸她的豪乳蜂腰，粉腿雪股。

歐陽珊迎上前去，首先笑道：「陰公主，我要請教，你妹子『白骨魔女』陰素華的姿色，比你如何？」

陰玉華笑道：「比我勝强十倍，好看得多，尤其說起話來，她是嚦嚦鶯聲，我則難聽宛若母鴨子叫！……」

她語音至此一頓，目注歐陽珊道：「歐陽姑娘，我也有事情請教！」

歐陽珊頷首示意，陰玉華便自問道：「歐陽姑娘這次前往『白骨岩』中，要見我妹子陰素華，到底目的何在？」

歐陽珊詫道：「陰公主爲何有此問？我不是業已說過，是要爲你妹子和雲夢襄撮合，喝他們一碗『冬瓜湯』麼？」

陰玉華道：「歐陽姑娘是已定婚嫁，或已羅敷有夫？」

歐陽珊瞥了雲夢襄一眼，玉頰微紅地，搖了搖頭。

陰玉華眉梢微揚，指着雲夢襄道：「這事我就弄不懂了，雲大俠聲譽之高，名震四海，人又長得英俊瀟洒，絕世翩翩，像這樣的男人，眞是連搶都來不及，你說雲英未嫁，爲何不自己追求，反而想替我妹子撮合？」

雲夢襄聽得眉峯微蹙，暗驚陰玉華問得厲害，歐陽珊恐怕不易答覆。

誰知歐陽珊居然辯才無碍，只是長嘆一聲，搖頭說道：「唉，這就是舊禮教的束縛害人，我輩雖身在江湖，仍然未能免俗！」

陰玉華訝道：「歐陽姑娘此話怎講……」

歐陽珊佯作不勝惆悵地，一嘆接道：「陰公主有所不知，我本姓雲，過繼歐陽，我和雲兄是嫡親兄妹，縱然彼此感情再好，也多了一層禮教束縛，只有希望能找位允文允武的絕代佳人，作我嫂子好了！……」

雲夢襄聞言，暗讚歐陽珊的這套謊話，編得極好。

陰玉華哦了一聲，點頭笑道：「原來如此，難怪我覺得歐陽姑娘捨己耘人，似乎太傻了一點？……」

說至此處，側顧雲夢襄，用她那母鴨子似的語聲叫道：「雲大俠，我們走吧，但此去『白骨岩』中，若是把媒兒作成，我要你送我一份謝媒重禮！」

雲夢襄尚未答話，歐陽珊已搶先說道：「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多重的媒禮，我都願意送……」

雲夢襄向歐陽珊投過一瞥眼色，似是暗示她不可爽快答應。

歐陽珊雖然領會出雲夢襄的眼色含意，但那「多重的媒禮，我都願意送……」語，業已出唇。

她只得頓住話頭，向陰玉華含笑問道：「陰公主，你想要甚麼媒禮？」

陰玉華相當狡猾，不肯明言地，笑了一笑說道：「歐陽姑娘既已允諾便好，在事情未辦妥前，我不必說明是想要甚麼東西，反正你們一定拿得出來就是。」

說完，似乎她那放蕩不羈的故態復萌，向雲夢襄作了一個相當神秘騷勁十足的媚眼。

歐陽珊瞥在眼中，悚然一驚！

她心中忖道：「不好，萬一這位淫蕩異常的『白骨公主』陰玉華，竟看中了雲夢襄，要和他鬼混一宵，作爲媒禮，却……却是怎麼辦呢？……」

雲夢襄也有同樣感覺，故而兩道劍眉，皺得更緊。

陰玉華似乎瞧出他們心中怙惙，嬌媚一笑道：「兩位皺甚麼眉？『白骨岩』離此尙有一段不太近的路程，我們快點走吧。」

雲夢襄飄然舉步，與陰玉華、歐陽珊一同走向谷深之處，並對陰玉華問道：「陰公主，適才那『毒爪金梭』邵文龍，被我斷去一掌，失血過多，不知死了沒有？」

陰玉華笑道：「邵老小子並沒有死，我替他敷了止血藥物，把他趕回『邛崍』去了。」

歐陽珊笑道：「陰公主與那位掌門人，沒有甚麼深厚感情？……」

陰玉華把嘴角一披，哂然說道：「我和他有甚麼感情？只不過在身邊沒有合心合意的男人之際，拿他消消遣，解解悶而已，要不然，我雖對男女之事，有點放蕩不羈，也並不至於讓他們邵家父子，同走一條路了！」

她說來毫無所謂，但却把歐陽珊聽得雙頰潮生，心中暗覺這「白骨公主」陰玉華，絕非好人，自己不可對她鬆懈戒備，應該對她警惕才對！

三人走出這段峽谷，便已進入了「野人山」境。

歐陽珊因希望多了解一點「白骨岩」中情況，遂向陰玉華笑道：「陰公主，你和你妹子，有多久沒見面了？」

陰玉華屈指一算，苦笑答道：「足足有一年八個月了，在這段時間中，我到常常想念她，不知她是否還把我恨得要死？」

雲夢襄道：「你們是嫡親姊妹，最多意見不合，嗜好不同，彼此畧爲疏遠而已，那位『白骨魔女』陰素華姑娘，怎會恨……」

他剛剛說到「恨」字，陰玉華便截斷雲夢襄的話頭笑道：「雲大俠有所不知，我有樁事兒，對我妹子不起，也就爲了此事，才使她痛恨男人，立誓永遠不嫁！」

雲夢襄笑道：「這是樁甚麼事兒，陰公主可否請說出來聽聽？」

陰華玉嘆道：「有一次，我在外結識兄弟二人，哥哥十分精壯，弟弟則頗爲俊美，遂想撮合良緣，把那弟弟帶回『白骨砦』中，介紹給我妹子認識，起初，我妹子對他印象甚好，那但厮太以急色，不知培養感情，竟然設法把我妹子灌醉之後，意圖霸王硬上弓地，奪取她處女之貞……」

雲夢襄皺眉道：「卑鄙，卑鄙，那厮是誰，怎麼如此下流無恥？」

陰玉華道：「哥哥叫『鐵頭太歲』韓威，弟弟叫『桃花二郎』韓秀……」

雲夢襄點頭笑道：「我知道這兄弟二人乃關中綠林巨寇，韓威一向狠毒無倫，韓秀素行儇薄不義……」

語音至此畧頓，目注陰玉華道：「那『桃花二郎』韓秀的無恥行爲，可會達到目的？」

陰玉華搖了搖頭，含笑說道：「黃花處子，自然蜀道難行，就在千鈞一髮，貞關將破未破之際，我妹子突然淸醒……」

歐陽珊聽得本甚緊張，如今方透了一口氣兒笑道：「令妹既然淸醒，那位『桃花二郎』，恐怕難免要變成風流未遂的『桃花怨鬼』的了！」

陰玉華道：「歐陽姑娘猜得不錯，我妹子一記『白骨陰風掌』，擊斃了精赤條條，正猴在她身上的『桃花二郎』韓秀，從此更恨煞天下男子，並與我就此反目……」

說至此處，瞟了雲夢襄一眼，吃吃笑道：「雲大俠聽淸了麼，我妹子雖遭强暴，未失元貞，她決非敗柳殘花，仍是黃花處子。」

歐陽珊道：「貞淫之判，原不在丹鉛落否，我雲大哥是懂得道理的風流劍客，對於此事，不會看得太重，陰公主無須多解釋了！」

陰玉華笑道：「我知道他是曾經滄海，歷盡巫山之人，所以才獲『滄海巫山』之稱，儕身『風流三劍』，見識心胸，自非常人可比，所以才願意爲媒，希望撮合良緣，使我妹子的情緒有所改變，從此不再孤獨……」

歐陽珊見她於說話之間，倏然住口，神情似有驚狀，不禁訝然問道：「陰公主，你……你有了甚麼警覺？」

陰玉華手指着右前方約莫尙在數里之外的一座高峯，揚眉答道：「雲大俠與歐陽姑娘請聽！」

雲夢襄與歐陽珊，畧一凝神傾耳，聽出那山峯雖然距此尙遠，但却有陣「蓬，蓬」「蓬，蓬」的鼓聲，隱約傳來。

歐陽珊訝然問道：「那座山峯是甚麼苗蠻部落？」

陰玉華道：「不是甚麼苗蠻部落，就是我妹子所居的『白骨砦』。」

歐陽珊「哦」了一聲，又復問道：「我們業已到達『白骨砦』了麼？這種『蓬蓬』鼓聲，是代表甚麼意義，莫非砦中有了重大喜慶之事？」

陰玉華面色甚爲沉重地，皺眉說道：「砦中凡遇重大喜慶，或重大災禍，均例擊鼓，但因如今距離尙遠，鼓聲太以隱約，是凶？是吉？我還聽不出來。」

雲夢襄道：「是凶當援，是吉當賀，『白骨砦』中既然有事，我們便快些走吧！」

語音一落，足下加快，宛如電掣風馳般，向那高峯趕去。

等到與那高峯接近得僅隔一條千丈深壑之際，陰玉華方止步叫道：「雲大俠與歐陽姑娘不必趕了，鼓聲是吉，谷中沒有災禍凶險！」

歐陽珊也聽出鼓韻十分活潑輕鬆，充份表現歡樂，遂向陰玉華笑道：「陰公主，這鼓聲是代表甚麼吉慶，莫非我們來得湊巧，正值令妹芳辰……」

陰玉華搖頭道：「不是，不是，我妹子的生辰，有點詩意，是『金風玉露一相逢』的七月初七。」

歐陽珊「呀」了一聲，嬌笑說道：「這倒巧得很，『氤氳神君』喬大化自詡生面別開的『陰陽大會』，也是選擇在七月初七舉行。」

陰玉華道：「歐陽姑娘，似是聰明絕頂之人，你可猜得出那『氤氳神君』喬大化，爲何要把『陰陽大會』會期，定在七月初七麼？」

歐陽珊委實是可以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的玲瓏剔透之人，聞言以下，毫不思索地，接口笑道：「兩者既有巧合，想來定與令妹的生辰有關……」

語至此處，突似勾動靈機，揚眉笑道：「我若推測得稍爲大胆一點，莫非那位『氤氳神君』喬大化是打算以這場熱鬧非常的『陰陽大會』，來爲令妹祝壽？」

陰玉華向歐陽珊看了一眼，目光中流露佩服神色地，連連點頭道：「對，對，歐陽珊姑娘猜得對極……」

雲夢襄一旁笑道：「令妹既具絕色，喬大化又是『風流三魔』之一，他以『陰陽大會』，來爲令妹祝壽，恐怕定有野心，不會懷着甚麼好意吧？」

陰玉華頷首道：「喬大化垂涎我妹子姿色，一再求親，都被我妹子凜若冰霜地，加以拒絕，他遂想出這條妙計，一來炫耀本身武功，暨『純陽谷』實力，意欲稱雄天下，二來想藉『陰陽大會』的旖旎風光，挑動我妹子的春心綺念，使喬大化容易得遂求凰之歌！」

話一說完，陰玉華忽然面向那隔壑高峯，漫聲長吟。

雲夢襄聽出她嘯聲雖然不高，但却凝有眞氣，傳送甚遠，遂揚眉笑道：「陰公主傳聲則甚，是要通知令妹……」

陰玉華搖頭笑道：「我還不知我妹子對我痛恨之意，曾否減輕，怎會貿然通知，弄砸了事，只是傳喚我一名舊日侍婢，問問砦中情況，再作穩妥打算！」

歐陽珊不禁笑道：「陰公主，到了自己家門……」

這「自己家門」四字一出，陰玉華便似有所感觸地，長嘆一聲接道：「當我與妹子陰素華嘔氣離家之時，曾經立下誓言，就是在我妹子未嫁人前，決不與她相見！故而如今雖到自己家門，也只有暗中行事，要等爲雲大俠撮成良緣以後，才可與我妹子，言歸於好……」

歐陽珊聞言，覺得這「白骨公主」陰玉華的人性並未完全滅却，只是沉迷色慾，行事未免稍嫌放縱偏激，心中遂想找個機會，對她好好勸解，若能得她慾海回頭，也算一件莫大功德！

她正心中盤算，突從那絕壑之下，飛起一條人影。

來人是個十七八歲的年輕苗女，一眼瞥見陰玉華，便喜形於色，一面行禮，一面咭咭呱呱地，說了不少苗語。

陰玉華搖手道：「紅紅，我這兩位朋友，都是漢人，你莫說苗語，只講漢話好了。」

苗女紅紅點了點頭，果然改用極流利的漢話說道：「大公主回來得恰好，二公主業已派人找尋大公主回砦，主持這樁吉慶。」

陰玉華詫道：「甚麼吉慶？紅紅，你應該記得，我曾經折箭爲誓，在二公主未肯嫁人之前，決不與她相見。」

紅紅笑道：「大公主難道沒有聽見砦中的歡樂鼓聲麼？二公主業已選得如意郎君，今天就是她大喜之日，二公主從早晨起，已講了好幾次，表示思念大公主，希望你能及時趕回來呢！」

這些話兒，把陰玉華、雲夢襄、歐陽珊等聽得全自愕然？雲夢襄並與歐陽珊相視苦笑！

陰玉華帶着滿臉奇詫神色，向紅紅急聲問道：「二公主的如意郎君是誰？……」

一語方出，紅紅便眉飛色舞地，嬌笑接道：「這位二駙馬，眞够理想，武功又高，人又漂亮，名頭更是威震四海八荒，他是『風流三劍』之一……」

因爲所謂「風流三劍」，是指「滄海巫山」雲夢襄，「玉潘安」蕭凌，以及另一位劍術高絕，容貌美絕，却不肯輕易留名的紅衣少女，故而聞言之下，雲夢襄便接口說道：「想不到『玉潘安』蕭凌竟跑到『白骨砦』中，作了駙馬……」

紅紅聽到此處，截斷雲夢襄的話頭說道：「不對，不對，我們二公主的駙馬爺，不是『

玉潘安』蕭凌！」

這句話兒，把雲夢襄聽得好生不解地，皺眉問道：「怎會不是『玉潘安』蕭凌呢？紅紅姑娘剛才還說你們二公主的駙馬爺威震四海八荒，名列『風流三劍』……」

紅紅忙說道：「我沒說錯呀，我家二公主的駙馬爺是『風流三劍』中的另外一位，他叫做『滄海巫山』雲夢襄……」

剛才，陰玉華、雲夢襄、歐陽珊等的臉上神色，只是微感愕然，如今，卻變成了十分驚訝！

陰玉華正待仔細向紅紅盤問，突然聽得雲夢襄以「蟻語傳聲」功力，在自己耳邊悄道：「陰公主，請命紅紅姑娘回去通知令妹，就說我們隨後就到，由你為她主持婚禮。」

陰玉華怔了一怔，如言向紅紅加以囑咐。

紅紅滿面喜色，恭身告退，馳下深壑。

陰玉華等紅紅走後，目注雲夢襄，皺眉叫道：「雲大俠，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我究竟應不應該叫你『雲大俠』呢？」

雲夢襄笑道：「陰公主認為我這『滄海巫山』，是假冒的麼？」

陰玉華又向雲夢襄盯了兩眼，搖頭答道：「我領教過你的武功，更看得出你這身風神氣質，委實高雅俊拔，絕世無儔，應該是位眞牌實貨的風流劍客，我對於你的身份，絕對不表懷疑……」

雲夢襄方始說了聲「多謝」，陰玉華又接說道：「但如今『滄海』重波，『巫山』成幻，雲夢襄居然鬧起雙包案來，並且兩個雲夢襄，都到『野人山白骨砦』，都想娶我妹子，這事必有蹊蹺，決非無緣巧合……」

語音至此，神色一怔，目光電掃雲夢襄與歐陽珊道：「雲大俠，歐陽姑娘，我希望你們對我說出實話，別再把我蒙在鼓裏！」

雲夢襄微一點頭，說道：「好，我說實話，這兩個雲夢襄中，顯然一眞一假，眞的雲夢襄，是假想娶你妹子，假的雲夢襄，則眞想娶你妹子……」

陰玉華苦笑道：「眞的是假，假的是眞，這是甚麼玄機禪語？眞把我弄得如墜五里霧中，不辨東西南北的了！」

雲夢襄笑了一笑，轉面向歐陽珊笑道：「珊妹，事已至此，我們不必再瞞陰公主，你且把我與『玉面鬼谷』上官明，互約三事，作為賭勝的那段經過，向陰公主細說一遍。」

歐陽珊含笑頷首，立將其中經過，對陰玉華細加敘述。

陰玉華靜靜聽完，畧一尋思，含笑說道：「這樁賭約，頗具趣味，而雲大俠想幫助對方，贏得第一樁賭約之舉，更是百世難聞的武林佳話，我到非要看看你與『玉面鬼谷』上官明二人之間，究竟是誰取得『氤氳神君』喬大化的項上人頭，榮獲賭約勝利！……」

說至此處，雙眉微揚，目光一掃雲夢襄，歐陽珊道：「照這情況，加以推測，那位冒用『滄海巫山』雲大俠名號，與我妹子成婚之人，應該便是『玉面鬼谷』上官明了。」

雲夢襄點頭道：「應該是他，別人不會有這般巧合。」

陰玉華好似有所不解地，皺眉問道：「由對方外號，加以分析，既稱『玉面』必美，既號『鬼谷』為智，加上武功方面，又能與雲大俠互相伯仲，則上官明的本身條件已夠，他為何不以自己的眞實身份，追求我妹子，卻要費些週章，冒用雲大俠的名號則甚？」

雲夢襄笑道：「這項問題，我也想不明白，但到了『白骨砦』，再加偵查，定可獲得解答。」

陰玉華目注雲夢襄道：「雲大俠，對於此事，你們和我究應採取什麼立場？」

雲夢襄笑道：「陰公主請先認定一項原則，就是『玉面鬼谷』上官明無論在人品，聲名，或武功方面，都是上上之選，令妹得夫如此，可以無憾！」

陰玉華道：「雲大俠說得不錯，我認定這樁原則。」

雲夢襄含笑說道：「既然原則通過，事兒便容易處理，我們到了『白骨砦』中，若見到冒用我名之人，不是『玉面鬼谷』上官明，便將其揭破偽裝，擒住問罪！」

歐陽珊一旁笑道：「若是上官明呢？我們是否便不聲不響，貫澈初衷，靜靜地喝上一杯喜酒？」

雲夢襄頷首道：「當然如此，等我便離開『白骨砦』後，再由陰公主揭破上官明的身份，與他商議，怎樣向陰二公主，陳明實情，獲得諒解！」

他們說至此處，對峯又隱隱起了笙歌鼓樂之聲。

陰玉華道：「我妹子果然盡棄前嫌，準備出砦迎接我了，我們快點過壑去吧！」

雲夢襄笑道：「好，我一路行走，一路改扮，仍然恢復伺候珊妹的老僕身份，暫時莫讓那『玉面鬼谷』上官明，認出我來。」

陰玉華嘆了一口氣兒，向歐陽珊表示艷羨說道：「歐陽姑娘，你有這樣一位伺候你的僕人，眞是福命太好，令人艷美！」

歐陽珊嫣然一笑，乘機加以規勸道：「陰公主只要肯於慾海回頭，準備從一而終，我一定負責也為你撮合位如意郎君……」

陰玉華不等歐陽珊話完，便搖頭一嘆說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我這殘花敗柳之身，還存什麼奢望？只要那『玉面鬼谷』上官明是一片眞心，使我妹子獲得良好歸宿，我便相當高興的了！」

說話之間，他們已各展輕功，馳下那雲蒼霧鬱的無底深壑。

原來壑下霧影之中，竟隱藏着一道天然石樑，直通對峯。

雲夢襄道：「從這形勢看來，所謂『白骨砦』的所在地，可能是座獨立孤峯，只有這條對外通道。」

陰玉華道：「雲大俠猜得不錯，便因『白骨砦』有此天險可守，砦中又有不少特製厲害武器，才減去不少麻煩！否則，『純陽谷』的『氤氳神君』喬大化對我妹子垂涎已久，早就會企圖人財兩得，向『白骨砦』，大肆侵畧的了。」

那道石樑，寬約兩尺，長約十五六丈，三人談笑之間，便即渡過。

到了對峯，仍從茫茫霧影中，縱登壑上。

這時，對峯壑邊，已有人來迎接。

但來的並非是陰玉華之妹，被讚為「苗疆絕色」的「白骨魔女」陰素華，仍是適才見過的苗女紅紅，以及六個精壯苗人，抬着三乘軟轎。

紅紅見了陰玉華，恭身一禮，陪笑說道：「啓稟大公主，二公主因已着吉服，不便出砦遠迎，請大公主與兩位嘉賓，至砦中議事大廳相見，並乞大公主莫加怪罪。」

陰玉華失笑道：「自家姊妹，客氣什麼？我妹子既然對我盡棄前嫌，重新舊好，為何還把我當作外人了呢？」

說完，便請雲夢襄與歐陽珊，一同坐上軟轎，由苗人抬起，往峯上走去。

歐陽珊突然發覺陰玉華的話聲，已有變化，不再像母鴨子亂叫的那般難聽，不由頗興感觸，心中忖道：「『相隨心轉』之語，眞是一點不錯，這位『白骨公主』陰玉華，不過與自己暨雲夢襄畧為交往，氣質稍有變化，居然連她那難聽語音，也會立刻變得順耳不少……」

思念間，已可從盤旋山路間，望見「白骨砦」的砦牆，和雄偉砦門。

遙為注目之下，着實令人一驚，因為砦牆似是由根根白骨，交錯粘揷而成，砦門門柱，更是奇巨無比的兩根白骨。

陰玉華見雲夢襄與歐陽珊注目之下，雙雙皺眉，知曉他們心生厭惡，遂含笑說道：「雲大俠，歐陽姑娘，組成砦牆的，只是木材，故意製成白骨形狀而已，但那砦門門柱，卻是極為難得的兩根前古獸骨。」

雲夢襄「哦」了一聲道：「是什麼前古異獸，竟有這麼大的骨骼？」

陰玉華道：「我也並不十分淸楚，好像是『貘』的腿骨。」

歐陽珊一旁叫道：「我知道『貘』是絕種已久的前古異獸，牠前額有一凸角，足以摧岳，乃由十二根鎚狀短骨組成，倘若獲得，作為兵刃，簡直無堅不摧，任何金鐘罩，鐵布衫，十三太保橫練等，都禁不住輕輕一擊！……」

說至此處，語音畧頓，又向砦門骨柱，遙望一眼，繼續笑道：「我所知僅此，對這作為砦門門柱的『貘獸腿骨』，是否另有妙用，就不知道了。」

陰玉華道：「這兩根腿骨，雖非任何刀劍鎚斧能毀，但因過於巨大，不作為兵刃，才把它用充門柱，我們祖先相傳，說它還有吸除寒毒妙用，卻直到如今，誰也不會試過。」

雲夢襄點頭道：「我讀過一册『百靈秘笈』，上面確有『貘獸生骨，可吸內寒』之語，只不知這兩根巨大腿骨，算不算得『主骨』以及經歷過長久歲月以後，還會不會仍存靈效而已。」

一路談笑，已到砦門，除了「白骨魔女」陰素華外，砦中主要人物，均在列隊迎接。

進得砦門不遠，越過一片廣場之後，便是建築相當雄偉的議事大廳。

陰玉華與雲夢襄，歐陽珊才一下轎，大廳內便搶出位一身吉服的紅衣麗人。

只消從她眉眼部位，酷肖陰玉華一事看來，已知這一位紅衣麗人，定是被稱為「美冠苗疆」的「白骨魔女」。

常言道：「英雄惜英雄」，則「美人」自然也應該愛「美人」，歐陽珊發現「白骨魔女」陰素華的姿色之美，名不虛傳，心中不由暗生好感。

陰素華一見陰玉華，便拉着她的手兒，注目叫道：「姊姊，你回來了，你還在生我的氣麼？」

姊妹重逢，自有天性，陰玉華居然目中微泛淚光地，含笑說道：「只要你不再生我的氣便好，我怎會生你的氣？……」

語音至此畧頓，撫着陰素華的柔荑玉手，把兩道目光，盯在她臉上，一陣端詳，揚眉笑道：「素妹平日最愛穿白，一身素服，已是美冠苗疆，如今換了這身吉服，更像朶吉祥富貴花兒，眞個是我見猶憐，誰能遣此？……」

陰素華玉頰飛紅地，連連頓足道：「不來了，不來了，姊姊怎麼在一見面之下，便要笑我！」

陰玉華格格嬌笑道：「素妹大喜，姊姊只有高興，怎會笑你？來來來，我為你引介兩位嘉賓。」

語完，先行指着歐陽珊道：「這位是歐陽公子……」

陰素華起初只顧與陰玉華談話，如今目光一注歐陽珊，便自失聲叫道：「歐陽公子好英俊啊！你是不是我的姊夫？」

這一句苗女直率之言，到把位歐陽珊弄得有點耳根發熱，不知應怎樣回答？

陰玉華知曉她有點窘迫，急忙笑道：「素妹老是這樣心直口快，歐陽公子與我剛剛結識，這位是他家多年老僕，名叫歐陽不二。」

「歐陽不二」之名，語涉雙關，聽得歐陽珊芳心暗喜，又把原先對於陰玉華的厭惡，減卻幾分，覺得她蠻有趣味。

陰玉華為雲夢襄，歐陽珊二人引介完畢以後，又向陰素華笑道：「素妹，你的那位如意郎君？怎不請來與我們相見，他眞是名震四海八荒，位列『風流三劍』之一的『滄海巫山』雲夢襄麼？」

陰素華向歐陽珊舉手含笑，肅客登堂，邊行邊自笑道：「姊姊走後，小妹曾下決心，除了『滄海巫山』雲夢襄或『玉潘安』蕭凌等『風流三劍』之一以外，決不嫁一般庸俗男子，誰知因緣巧合，居然與雲夢襄在『野人山』中相逢……」

陰玉華聽至此處，含笑接道：「這眞叫有緣千里來相會了，雲大俠如今何在？我也對他久慕夙儀……」

陰素華嬌笑道：「他如今正在『白骨洞』內！」

素玉華吃了一驚，瞠目問道：「素妹，你把你的新郎倌留在『白骨洞中』則甚？那裏面凶險極多……」

陰素華不等陰玉華語畢，便即接口嬌笑道：「不要緊，姊姊儘管放心，雲夢襄名不虛傳，功力絕世，『白骨洞』中的一些區區凶險，那裏能難得住他？他是在『白骨洞』中，等人敘舊。」

陰玉華惑然不解地，皺眉問道：「等什麼人？敘什麼舊？」

陰素華一指歐陽珊，嬌笑說道：「他所等之人，就是歐陽公子，至於敘什麼舊，我就不知道了。」

歐陽珊不勝詫異道：「等我？雲夢襄等我則什？」

陰素華笑道：「他聞得紅紅歸報，有位極其英俊瀟洒的公子，與我姊姊同來，便斷定是他舊交好友，請你前往『白骨洞』中相見。」

歐陽珊尚未答話，陰玉華已訝聲說道：「何必前往『白骨洞』呢？在此處相見，不很好麼？」

陰素華含笑說道：「雲夢襄說他有極大機密，需與好友秘談，彼此在『白骨洞』中相見，另具驚喜之感，來得有趣一些。」

歐陽珊聞言，不禁向雲夢襄投過一瞥訊問眼色。

雲夢襄完全以一副忠心老僕的姿態，向歐陽珊恭身陪笑說道：「主人的知交舊友，老奴多半相識，主人請在此與兩位陰公主談叙飲酒，老奴去趟『白骨洞』便可以了。」

說完，微一偏頭，又對陰玉華含笑道：「請問陰大公主，所謂『白骨洞』，離此約莫多遠？」

陰玉華笑道：「不遠，就在這座議事大廳後面的削壁之上，但洞中不單黑暗異常，並堆滿人獸白骨，又有些奇毒蛇虫，藏居其內，相當恐怖的呢！」

歐陽珊聽得陰玉華這樣說法，又知「玉面鬼谷」上官明是躲在如此凶險所在，等候雲夢襄，她怎會放心讓雲夢襄獨自涉險，遂笑了一笑道：「老友相召，那有不去之理……」

雲夢襄接口道：「主人若是獨自前往『白骨洞』，老奴有點不大放心。」

歐陽珊也知自己不放心任雲夢襄單獨涉險，雲夢襄也更不放心讓自己獨自前去，遂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我們便一同走趟『白骨洞』吧。」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連載

黑獄

高皐·文
盧令·圖

黑獄生嬌蕊 江湖現寒颷

寒風像刀子似的刮着，夜，又是如此的深沉。

但那荒涼無比的曠野之上，卻有一絲黃光在那裏閃爍飄浮。

它是燈，是夜遊者，但是誰有這般夜遊的雅興？

古往今來，有過不少秉燭夜遊的風雅之士，但像這等嚴寒，這麼荒涼的地區，只怕就很難引起夜遊者的興趣了。

很難引起，並不是絕對不能，這黃光不正是一個例外？

只可惜那燈光竟在噗的一响之後倐然而滅。

「啊，是誰？」

是誰？有一個秉燭夜遊的已經够例外的了，難道還有不須燈光，摸黑夜遊之人麼？

摸黑夜遊，除非他的神經有點毛病，否則是很難令人置信的。

因而那燈光熄滅之人長長一嘆道：「這當眞是時衰鬼弄人，無端端的怎會撞上一顆樹枝？」

敢情，他以爲燈籠是撞上一顆樹枝，夜風如此之大，這一撞，燈光焉有不滅之理。

然而，他忽然感到後頸一緊，接着便雙脚懸空，似乎被人抓着脖子一把提了起來。

這當然不可能再怪樹枝，而這荒涼已極，連大白天也找不到半點人跡的曠野，在這般時辰，除了他自己，似乎不應該還有人類存在。

那麼是山魈，是木客，還是什麼冤魂惡鬼出現？

想到這裏，他不由連打兩個寒噤。

不過這兩個寒噤卻替他打出一個主意，因爲他忽然靈機一動，想到民間的一般傳說。

「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只要你兇一點，惡鬼都會退避三舍的。」

於是他胆氣一壯，開口罵了起來。

「你他奶奶的，是何方神聖？告訴你，識相的，快放下你家大爺，如果……如果，……」

他實在沒有罵過人，罵鬼更是破題兒第一遭，因而如果之後，就再也接不下去了。

只是他這一罵卻大有所獲，抓在他後頸上的那隻手，竟然鬆了開來。

「啊，我這個主意眞不賴，惡鬼果然怕惡人。」

他在暗中得意，認爲這一招够絕，不過他臉上的笑容還沒有收斂，就忽然凍結了起來。

原來劈拍兩聲脆响，他竟然挨了兩記耳光。

這兩記耳光打的十分之重，强勁的衝力使他連退數步，最後還是一屁股坐到草地之上。

「你怎麼不罵了？如果怎樣？說呀，快說呀！」

這是一股冷如嚴冰的語聲，但淸脆悅耳，對方必然是一個女人。

女人爲什麼會如此兇狠，他倒要瞧瞧她是怎樣的一副長像。

可惜的是夜如潑墨，伸手難見五指，他將雙目睜得大大的，依然連半點影像也瞧看不出。

奇怪的是那女人能够抓他的後頸，打他的耳光，難道她生有夜眼，或是……

想到這兒，他不由又是一陣哆嗦，連汗毛都根根倒豎起來。

「姑……姑娘，妳……妳是人……還……還是鬼？」

「哼，瞧你這麼鬼鬼祟祟的，你才是鬼呢。」

「那……我適才是罵鬼，妳犯不着跟我生氣。」

「你適才分明將我當作鬼怪，難道不該挨打？」

「該，該，不過，這麼黑，我瞧不見妳，妳卻瞧得到我，自然難免……」

「唉……」

他似乎觸到了那位姑娘的隱痛，竟使她發出一聲幽幽的嘆息。

不管是何等人物，只要他是男性，大都喜歡在女人面前表現一下他的鬚眉氣概，這位秉燭夜遊者自然也難以例外。

因此，他挺身而起，道：「姑娘如果有什麼困難，只要在下能力所及……」

「你？哼，泥菩薩過江……不過，你的心腸，倒是蠻好的，來，咱們到那邊去聊聊。」

他忽然感到被人攔腰一挾，跟着便像騰雲駕霧般的飛了起來。

他想扭頭瞧看，所見到的只是一件黑衣，但寒風刺鼻，連呼吸都感到困難，就不得不閉上雙眼，以手掌掩着口鼻，來阻擋那令人窒息的風勢了。

片刻之後，他們到了地頭，他忽然感到腰際一鬆，業已砰的一聲撞在又冷又硬的地面之上。



這回他的氣可大了，雖然疼得他齜牙咧嘴，仍然一撐地面，虎躍而起，像是要找人拚命似的。

當眞拚命麼？不，男不跟女鬥，他怎能跟娘兒們一般見識？

於是，他雙手向腰際一叉，惡狠狠的道：「姑娘，妳這是作甚麼？如果……如果……」

如果怎樣？他還是說不下去。

因爲他所瞧見的，仍是一片漆黑。

那姑娘忽然噗哧一聲，像銀鈴般的笑了起來。

「又是如果，下文呢？爲甚麼不說下去？」

他雙手一攤道：「這麼黑，叫人怎麼說呢？」

「咭咭……你這人眞怪，黑又沒有堵住你的嘴，爲甚麼不能說？」

「這個……咳，我只是不太習慣，如果……如果……」

「又來了，好像你對如果二字很感興趣似的。」

「嗯，這個姑娘就差一點了，那如果二字麼，可是大有學問。」

「哦，說說你的高見。」

「咳，姑娘，咱們能不能够點上燈再談？」

「不行。」

這不行二字說得斬釘截鐵，還有一股陰森森的韻味，他只覺得心弦一震，竟忍不住連退兩步。

他不知道自己爲甚麼會對那「不行」二字如此駭怕，待定了一下神，似鼓着勇氣道：「姑娘！這是爲了甚麼？」

那姑娘語氣一緩道：「不爲甚麼，我只是不太習慣而已。」

不習慣燈光？這可是一件聞所未聞之事。

但他不願再跟她爭辯，只是嘆口氣道：「好吧，在下聽姑娘的就是。」

他語音甫落，忽然感到一隻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握到他手腕之上，同時耳旁响起一聲嬌喚道：「來，坐到這兒。」

他跟着那隻纖手向前走了數步，最後在一個石櫈之上坐了下來。

那纖手雖是縮了回去，但他卻仍能聞到一股沁人心脾的淸幽氣息。

他伸出舌頭，舔了一下乾枯的嘴唇道：「姑娘……」

「嗯……」

「妳是誰？」

「這個……我正要問你呢。」

「我？咳，一個浪子而已，沒有家，沒有親人，連一丁點土地也沒有，除了整日遊蕩，別的什麼都不會。」

「你到這兒也是來遊蕩的麼？」

「那倒不是……」

「是有目的？」

「有，避難。」

「避難？」

「是，我吃了李大媽的兩塊餅，她就跟我沒有個完，好男不跟女鬥，我只得讓她一回。」

「哦，原來是這樣的，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章君佑，妳呢？姑娘。」

「我姓蕭，名叫夢喬。」

「姑娘爲什麼會住到這兒？我記得這裏是一個窪洞，像姑娘這樣的人，咳，該有多麼蹩扭。」

「唉……」

「妳是怎麼啦？姑娘。」

「我也跟你一樣，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這麼說咱們是同病相憐了。」

「是的，而且我比你還要不幸。」

「怎麼說？」

「因爲我見不得光，一到白天就雙目不能視物。」

「當眞麼？姑娘。」

「咱們素昧平生，我何必騙你。」

「那該怎麼辦？」

「我只好以晝作夜，在黑暗中謀生活了。」

「姑娘天生就是這樣？」

「這個……咳，咱們不要說這些了，我問你，你願不願跟我交個朋友？」

「願意。」

「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

「哦，我比你大三歲，你應該叫我姊姊。」

「姊姊。」

「兄弟。」

人生的際遇是難以預測的，章君佑爲了躲避李大嫣，竟然結識了一個特殊的姊姊。

他們沉默半晌，蕭夢喬忽然又呼喚道：「兄弟……」

「姊姊有什麼吩咐？」

「你會不會成功？」

「不會。」

「想不想學？」

「想，只是沒有人願意收我這個窮徒弟。」

「這不要緊，我教你。」

「當眞麼？姊姊。」

「自然是眞的了，不過十七歲開始學武功是晚了一點，除了由我不斷的替你打通經脈，還得你不怕吃苦才成。」

章君佑道：「我不怕吃苦，妳現在就教，行麼？」

「好的，我先傳你內功心法。」

習會了內功心法，他就開始打坐，先做內家的築基功夫。

蕭夢喬說的不錯，十七歲學武功確是嫌晚。

但章君佑是一個樸實敦厚的少年，他能不畏艱難，鍥而不捨，一夜時間雖是暫短，他卻獲得不少的心得。

翌晨大地復甦，陽光由窰洞的空隙投了進來，章君佑睜開雙目，第一個先尋找他那剛剛訂交的姊姊。

「啊……」

他瞧見了，卻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喜的歡呼。

蕭夢喬是盤膝瞑目坐在一塊木板之上，她聞到了章君佑的呼聲，卻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只是淡淡道：「怎麼啦？兄弟，是姊姊太醜？」

章君佑道：「不，姊姊太美了，我想縱然是天上的仙女，只怕也沒有妳這等美麗。」

章君佑沒有說錯，她實在是一個塵寰罕見的美人兒，惟一的缺點是她的膚色有點蒼白，大概是沒有見過陽光的原因。

愛美，喜歡奉承，是一般女性的通病，不管蕭夢喬的性格怎樣，她總是一個女人。

因此，她笑了，雖然她的雙眼依舊沒有睜開，那笑容已經够迷人的了。

章君佑向她呆呆的瞧看半晌，他的肚中忽然咕嘟的響了一聲。敢情他餓了，昨天他只吃了兩塊餅怎能不餓！

蕭夢喬的聽覺十分靈敏，那響聲雖然極爲輕微，她已知道是章君佑的肚子在作怪。

因而她微微一笑，說道：「餓了吧，兄弟。」

章君佑道：「是的，小弟這個肚子實在受不了半點委屈。」

蕭夢喬道：「不要緊，那邊鍋裏面有吃的，你拿來咱們兩人吃吧。」

牆角架着一個鐵鍋，章君佑打開鍋蓋，瞧到一包鹵鷄，及十幾個饅頭。

他拿出與蕭夢喬分食，像風捲殘雲一般，一下就吃得乾乾淨淨。

他用衣袖抹了一下嘴道：「姊姊！咱們現在是飽了，往後呢？午間晚上咱們吃甚麼？」

蕭夢喬道：「包裹裏面有銀子，待會你去多買一點，順便拿點錢給李大嫣，別叫她老找你的麻煩。」

章君佑道：「姊姊既然有銀子，咱們何不到酒樓去吃他一個痛快？」

蕭夢喬面色一沉，說道：「你明知姊姊在白天裏目難視物，這麼說你是損姊姊了！」

章君佑連忙道：「對不起，姊姊，小弟不是有意的，不過，姊姊縱然目難視物，有小弟在一旁照應，決不會出什麼差錯的。」

蕭夢喬說道：「你說的固然有理，只是，在你武功未成之前，姊姊不想涉足江湖。」

章君佑道：「誰說咱們要涉足江湖了？咱們不過到酒樓痛痛快快的吃一頓熱食而已。」

蕭夢喬道：「兄弟，你不知道江湖上的險惡，像我這麼略有幾分姿色的少女，又瞧不見任何東西，丟人現眼我不在乎，如果有人想佔我的便宜，你說咱們該怎麼應付？」

章君佑一怔道：「這個……小弟實在沒有想到。」

蕭夢喬道：「現在你知道了，好，你去吧，記住，不要被別人跟踪，咱們在這兒可能還有一段時期停留。」

章君佑道：「好，我會小心的。」

往後一段時日，章君佑就將全部的心力浸淫於武學之上，教的認眞，學的苦練，當秋風再度來臨之際，他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蕭夢喬試過章君佑的武功，她滿意的一笑道：「恭喜你啦，兄弟，除了黑獄三老及幽明四煞，走遍江湖，你很難找到對手了。」

章君佑道：「這都是姊姊的栽培，小

弟眞不知道怎樣謝你才好。」

蕭夢喬道：「咱們姊弟之間，還講什麼謝不謝的。」

章君佑忽然啊了一聲道：「姊姊！妳不是說待我藝成之後就闖闖江湖的麼？咱們明兒就去，妳說可好？」

蕭夢喬沉思半晌，說道：「好吧，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這種日子我也過够了。」

章君佑一怔道：「姊姊還有仇家？」

蕭夢喬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你說咱們先去那兒？」

章君佑道：「武漢，聽說那裏繁華得很，咱們也該去見識見識。」

蕭夢喬道：「好，你去收拾包裹。」

章君佑道：「現在就走？」

蕭夢喬道：「今夜星月無光，咱們正好多趕一點路程。」

章君佑順從蕭夢喬的心意，趁黑夜趕出去百十來里，當天色微明之時，他們還身在曠野，此時前不够村，後不够店，如果要在天明之前找到歇息之處，事實上已絕不可能。

此時蕭夢喬的性情忽然暴怒起來，她雙掌齊揮，一連劈斷路旁碗口粗細的四顆大樹，似乎還意猶未足。

章君佑勸慰道：「別着急，姊姊，咱們走小路，也許可以找到一個農家。」

天際才現出魚肚之色，由於雲層極厚，光綫仍然微弱得很。

就這樣，蕭夢喬的視綫，已逐漸模糊起來。

她取出一條夾層黑帶，迅速蒙上雙眼，然後長長一嘆道：「難道我錯了？難道我當眞應該終身困居黑獄，接受命運的安排？」

章君佑與她相處經年，說得上情勝同胞，但她絕口不提過去之事。

縱然她偶爾露出一點口風，也只是一鱗半爪。

章君佑也曾經問過她的往事，她總是避而不談。

因此，章君佑不再詢問，只是在那一鱗半爪之中，獲得一點片段的印像而已。

他知道她來自黑獄，黑獄究竟是一個什麼所在，他根本毫無所知。

另外，她有仇家，至於仇家是誰，以及如何結仇的經過，他就不得而知了。

像蕭夢喬這麼一個年青青的少女，竟有如此令人迷離的身世，這已經够奇特的了。

而且她還有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纖指洞石，凌空捕鳥，別人認爲是奇蹟，她卻比玩遊戲還要方便。

最使章君佑百思莫解的，還是蕭夢喬的雙眼。

那是一雙黑白分明，澄如秋水的眸子，長長的睫毛之下，嵌着兩顆動人的明珠。敢說世間任何一雙眼珠都沒有她這麼美麗。

然而，在毫無光綫的黑夜，她能數細沙，找針孔，目光比任何一個正常之人都要敏銳。

但一有光綫，她立刻變作一個盲人，性情也跟着轉變，變得十分容易發怒。

他不相信世間竟有如此怪異的人類，卻又無法推翻眼前的事實。

難道她是貓頭鷹？

貓頭鷹只畏懼日光，在星月之夜，牠同樣能够飛翔。

蕭夢喬連一點微光都怕，她還趕不上一個貓頭鷹。

這是章君佑的想法，他可不敢宣之於口。

而且他對這位美麗神秘的義姊，有着一份深切的愛護與同情，因而他牽着蕭夢喬的玉手，準備走小路去找農家。

忽然，一陣急驟的蹄聲蓋地而來，剎那之間，便已馳到他們的身前。

來人是五個，一律箭衣窄袖，肩負長刀，氣質上是一股粗獷驃悍的神色。

章君佑沒有走過江湖，但也知道這五人決不是什麼好來路。

他只是瞧了他們一眼，逕自牽着蕭夢喬向小路走去。

但他們還沒有走出兩步，一陣蹄聲傳來，竟被人攔住了去路。

章君佑微微怔了一下，目光一抬，瞅着攔路之人冷冷一哼，說道：「閣下這是做甚麼？」

那人哈哈一笑道：「大爺正要問你呢，你們小兩口爲甚麼瞧見咱們兄弟就想躲避？」

章家佑道：「閣下這是說笑話了，咱們原是要走小路的。」

那人雙目一翻，喝道：「有這麼巧的事？」

章君佑道：「世間巧合的事多得很，閣下何必大驚小怪！」

那人道：「我就是不信這麼巧，這其間可能別有蹊蹺。」

章君佑微現怒意道：「閣下這是存心找碴了，別說沒有蹊蹺，縱然有，你閣下管得着麼？」

那人嘿了一聲，忽然震天一陣狂笑道：「小子！你知道咱們兄弟是誰？」

章君佑道：「聞閣下的口吻，必然是大有來歷之人了！」

那人道：「你說對了，湘江五傑就是咱們兄弟。」

章君佑道：「嗯，聽起來够響亮，可惜在下還是第一次拜聽大名。」

那人面色一變道：「小子！你如想找死，大爺會成全你的，不過……」

他目光一轉，忽然盯着蕭夢喬道：「大爺想弄個明白。」

章君佑道：「你想明白甚麼？」

那人道：「自然是這位姑娘了，她是誰？」

章君佑道：「她是誰你管不着，在下奉勸閣下一句，一個人忍耐是有限的，希望閣下不要做的太絕。」

那人哈哈一陣大笑，道：「你在威脅大爺？」

蕭夢喬忽然哼了一聲，道：「你認識我？」

那人道：「相逢何必曾相識，姑娘這麼說就太見外了。」

蕭夢喬道：「你既不認識我，爲甚麼問我是誰？」

那人冷冷一哼，道：「因爲在下有一點懷疑……」

蕭夢喬面色一沉道：「懷疑甚麼？」

那人哈哈一笑道：「自然是姑娘的變眼了，像姑娘這等人見人愛的美人兒，怎會是一個天生的瞎子？」

原來此人是見色心喜，爲了蕭夢喬的國色天香，才成心來逗樂子。

章君佑勃然大怒道：「請你不要迫人過甚，咱們姊弟不是任人欺侮的。」

那人啊了一聲道：「原來你是姊弟，好得很，其實咱們並無奢求，只是想令姊解開那塊黑布，讓咱們兄弟飽飽眼福。」

蕭夢喬放開與章君佑握着的纖手，冷冷道：「你當眞要看？」

那人道：「不錯。」

蕭夢喬道：「看，可以，但閣下必須付出代價。」

那人道：「哦，什麼代價？金銀珠寶，還是咱們的項上人頭？」

蕭夢喬冷冷道：「人頭，五顆。」

人頭！五顆，這是何等驚人的字眼！

而且蕭夢喬的語氣，像是由冰窖中放射而來。

湘江五傑久走江湖，算得是見多識廣的人物，此時已由蕭夢喬鎭靜的神態，與冷酷的語氣中有所警覺。

他們互相瞧了一眼，暗中已然提高了戒備，但他們不相信憑這雙少年男女，能够在他們手底下討得好去。

因而，那攔路之人嘿嘿一笑道：「可以，只需要姑娘有這份能耐，咱們的人頭妳拿去就是。」

蕭夢喬道：「不後悔？」

那人道：「湘江五傑言出如山，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後悔。」

蕭夢喬道：「其餘四位呢？你們怎麼說？」

其餘四人中的一位怒喝一聲道：「丫頭！妳不要做夢，湘江五傑的人頭豈是妳能拿的！」

蕭夢喬道：「這是說你不同意了？」

那怒喝之人道：「同意，不過三大爺有一點附帶的條件，妳如果拿不去咱們兄弟的人頭，就得讓咱們輪流痛快痛快。」

蕭夢喬點頭：「好。」

她緩緩解開黑布，現出一副完美的迷人眸子。

此時陽光由雲端露出，正斜斜的照射在蕭夢喬的美目之上。

他像一個女神，在道旁默默的凝立着，除了黑衫被晨風吹得獵獵作响，她連眼皮都沒有撩動一下。

只不過她的面色在變，原本蒼白的粉頰，忽然蒙上一層紅暈。

而且那紅暈在逐漸加深，由嬌紅而深紅，慢慢變紫黑之色。

一個人的面色會在剎那間發生如此重大的劇變，除非他中了毒，是不可能有這等劇烈的改變的。

因而湘江五傑心頭一懍，竟不約而同的勒馬倒退。

就在他們剛動之際，蕭夢喬忽然發出一聽怪嘯。

同時黑影騰空，捷逾閃電，跟着响起五聲噗噗之聲，名滿江湖的湘江五傑，便一齊由馬背栽了下來。

這一栽，他們是永遠不會站起來了，因爲他們的頭顱全部開了花，已被蕭夢喬一掌拍碎。

以湘江五傑的功力，竟無還手的餘地，蕭夢喬的一身武功豈不是駭人聽聞！

此時天色已然大明，官道上的行人也多了起來。

適才這扣人心絃的一幕，目覩者，十分之多，那駭極的驚呼之聲，也就响成一片。

這一下可糟了，蕭夢喬竟然捷如幽靈，向呼聲之處撲去。

他那纖纖十指，如同十個催命判官，十指所到，必會响起令人毛髮悚然的噗的一响。

被殺者頭顱粉碎，自然連呼聲也叫喊不出，但旁觀者都心神狂顫，揚起令人汗毛倒豎的悽厲慘嗥。

章君佑覩狀大驚，急騰身直起，向她身後急追，但每次都差了一點，終至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直到屍橫遍野，她才自動的停了下來。

目覩這場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使得章君佑大起反感，不管他平時如何對她尊崇，仍忍不住怒哼一聲道：「姊姊！妳這是做甚麼？」

蕭夢喬取出黑巾，緩緩蒙上雙眼，這才長長一嘆，說道：「兄弟，這可不能怪我。」

章君佑冷哼道：「爲甚麼不能怪妳？妳這等毫無人性的瘋狂屠殺，究竟爲了甚麼？」

蕭夢喬道：「你是怎麼啦？兄弟，難道你不知道是別人首先欺負咱們？」

章君佑道：「那只是湘江五傑，妳一舉殺了他們五人，已經顯得過份，最後妳連行路之人也不放過，難道他們也欺負了妳不成？」

蕭夢喬怒道：「這是他們命該如此，誰叫他們到這兒來瞧熱鬧的？」

章君佑輕嘆道：「姊姊！妳怎能這麼說，……」

蕭夢喬道：「我就要這麼說，哼，你能担保他們是好人？告訴你，不要教訓我，不要管我，我要如何便如何，瞧不順眼你就給我走，走……」

走，他怎能抖手一走？

就算不念蕭夢喬授藝之德，他怎能忍心抛開他們之間深厚的情誼？

再說，照適才的情形推想，她可能變爲江湖上一個瘋狂煞星，除了他，誰能給她適當的勸慰與開導？

因此，他以十分平靜的語氣道：「姊姊！小弟怎敢教訓妳，只不過愛之深，責之切罷了，唉，人都是父母所生的，一條生命的長成十分不易，姊姊這麼一頓濫殺，實在有傷天和。」

蕭夢喬道：「你還要教訓我？」

她說話的口吻，已沒有適才的凌厲，章君佑不願鬧成僵局，遂微微一笑道：「好，小弟不說就是。」

蕭夢喬道：「那麼咱們走。」

章君佑道：「姊姊先歇息一下，待小弟將這些屍體埋了，以免驚世駭俗。」

蕭夢喬不再反對，逕自在草地之上坐了下來，待章君佑埋好屍體，他們才相偕就道。

他們就這麼日停夜走，到達武漢，已經超過三個月的時間了。

三個月不算太短，所幸再也沒有發生意外，而且在章君佑的勸說之下，蕭夢喬已可以適應星月之光，雖然在星月之下她的視綫較模糊，但能够這樣已是難能可貴了。

此時的武漢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再加上此地商業繁盛，名勝古蹟極多，這一雙義姊弟也就玩得開心已極。

這天他們渡過長江，要去瞻仰一下膾炙人口的黃鶴樓勝蹟，誰知一項震撼武林的滔天白浪，就這麼揭開了序幕。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

黃鶴樓雖是仙人已去，只留下那悠悠白雲，但千載以來，却留下不少憑弔者的足跡。

今天日麗風和，黃鶴樓的遊客更是摩肩接踵，相屬於道，章君佑姊弟，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遊名勝，必須以雙眼欣賞，如果是一個雙眼皆盲之人，就只能湊湊熱鬧而已。

不過，蕭夢喬雖是日裏黑巾，不能視物，但在章君佑爲她一一解說之下，她仍然興緻很高，那張美麗動人的粉頰，始終含着輕盈的笑意。

正當他們在指點山川景物，低頻淺笑之際，人羣之中忽然傳出一聲驚呼。

「啊，淫魔盲煞……」

淫魔盲煞，這是一個極端聳人聽聞的名號，它在人羣之間，立刻引起了一陣騷動。

「誰？誰是淫魔盲煞？」

「囉，就是那個藍衫少年，和黑衣女人。」

「眞的？」

「你不見她蒙着雙眼麼？那還能假得了？」

「你怎麼認識他們的？」

「認識他們？哼，我如果認識他們，墳頭上只怕早就長了草了，這是孫老三說的，當日他如果不是屏着呼吸，那裏還有命在？」

「聽說湘江五傑就是喪生在他們手裏？這話可眞？」

「孫老三已經嚇成神經病了，他還能騙人？」

「那該怎麼辦？」

「不要着急，尤使者正跟老爺子在裏面品茗。」

「哦，八成這兩個魔頭的末日到了，走，咱們稟告老爺子去。」

雖然遊人如鯽，但那兩人的對話，章蕭二人仍能字字入耳。

蕭夢喬的臉色也在同時變換，蒼白之中，突然現出一抹紅暈。

章君佑暗道一聲「不好」，急忙握着夢喬的纖纖玉手道：「姊姊別理會這些，咱們到蛇山頂端去逛逛，不要叫這般俗人掃了咱們的遊興。」

他硬拖着蕭夢喬奔撲山巓，瞅着那奔騰湍急的江水，不由吁出一口長氣。

蕭夢喬冷冷道：「兄弟，你似乎十分怕事？」

章君佑道：「妳錯了，姊姊，小弟决非怕事之人。」

蕭夢喬道：「那你爲甚麼拖着我逃避他們？」

章君佑道：「有兩點理由，咱們不得不忍耐一下。」

蕭夢喬道：「那兩點理由？」

章君佑道：「第一，上次的事其曲在我，第二，姊姊一旦怒火發作，難免不分貴賤，一概誅殺，小弟實在心有不忍。」

蕭夢喬哼了一聲道：「你就接受淫魔的封號了！」

章君佑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隨便他們叫吧。」

蕭夢喬道：「兄弟，你太善良了，須知江湖之上，原是一個强梁橫行的世界，你這樣會受人欺侮的。」

章君佑道：「小弟並非懦弱，只是守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而已。」

蕭夢喬道：「好吧，我倒要瞧瞧你怎樣應付他們。」

章君佑微一凝神，果然發覺正有十餘人向山巓接近，他那雙劍眉，不由皺了起來。他沒有走過江湖，也從未與武林中人打過交道，如果眞像蕭夢喬所說，江湖原是一個强梁橫行的世界，那麼這應付的方法就要大費週章了。

他思忖之際，來人已現身山巓。

人數是十二個，有老有少，有僧有俗，但每一個都是氣定神閑，顯出在武功上均有傑出的成就。

在他們身前丈外之處，來人擺開一個包圍的態勢，然後一名身着紫衣，年約四旬的中年漢子道：「你們是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本使者將你們打發？」

章君佑道：「閣下是誰？」

紫衣大漢道：「本使者是當代武林盟主座下的三十六金星特使之一，三星使者尤若義，你應該有過耳聞。」

章君佑啊了一聲道：「果然是一個動人的頭銜，不過三星使者總不能不分青紅皂白，而草菅人命吧？」

三星使者尤若義道：「對江湖敗類，左道旁門，本使者俱有就地處决之權。」

章君佑道：「閣下的權力當眞不小，只是在下既非江湖敗類，也不是左道旁門，金星特使縱然權力再高，也不能隨便替別人安上一個罪名！」

尤若義道：「你不是淫魔？湘江五傑不是你們下的毒手？」

章君佑面色一整邊：「在下從未近過女色，閣下這麼口不擇言，對當代武林盟主，豈不是一個極大的譏諷！再說，湘江五傑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調戲家姊，咱們被迫出手，實在是情非得已。」

三星使者尤若義的身旁，是一名滿面紅光的禿頭老者，他忽然哼了一聲道：「尤兄不必浪費唇舌了，咱們何不拿下他們再報請盟主處理？」

尤若義說道：「傅幇主說的是……」

禿頭老者身後一名青衣大漢道：「稟幇主，屬下願意拿下淫魔。」

禿頭老者點頭道：「好的，但要小心一點。」

青衣大漢道：「遵命。」

他由禿頭老者的身後緩步而出，距離章君佑五尺遠近，冷冷道：「鍾圖向朋友討教。」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虎子在蔡員外家意外與茜茜重逢，兩人墮入愛河，小虎子用眞情壓迫茜茜說出內情，茜茜雖愛小虎子，但似有所顧忌，只說出操縱她的人，勢力遍天下，力勸小虎子置身事外，小虎子堅不答允，反勸茜茜，同心合力，克服困難，並脅迫茜茜，如若眞心相愛，便當依從他的心志，茜茜被迫點頭答允，那晚，茜茜更不惜獻身，翌日，小虎子一覺醒來，不見茜茜踪影，却發現她留下的一張紙束，內書她想了一夜，覺得還是不能連累小虎子，這裏的事她已替他解決了，要小虎子通知呂正本到來接收——

捨命酬知己　千里追紅顏

小虎子雖然强自鎮定了一下，但一雙星目之中，已是忍奈不住的流下了兩行淚水。他打開房門，衝出房外，只見四週一片寂靜，不見一個人影。

他急躁的向四週搜索起來，茜茜不見了，那些教人的老師也不見了，可是，那些被教的小姐，却一個不少的昏睡在自己房內。

小黃門內如是，小黃門之外小紅門之內亦復如是，胡姥姥不見了，那些女孩子也不見了。

出了小紅門，外宅之內的人也走光了，只有小佟還睡在自己床上，但却被人點了穴道。

小虎子伸手解了小佟穴道，小佟睜開眼來，還不知發生了天大的事情，笑着問小虎子道：「小虎弟，聽說你一步登天了，難得你還有空來看我。」

小虎子意興闌珊的淡淡一笑道：「佟大哥，你可以回去報告呂總捕頭了，就說蔡家的案子可以結案了。」

小佟大驚失色的猛然一震道：「小虎弟，你說什麼？……。」

小虎子把他的身份點了出來，怕不把他的魂都嚇出竅了，可是話聲未了，只見小虎子人影一閃，就失去了蹤跡。

小佟提心吊胆的走出房外，才知道果然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奇變，忙忙跑去向火眼金鷹呂正本報告。

小虎子離開蔡府之後，低頭回味着昨晚與茜茜的恩愛時光，如今是只落得過眼烟雲，滿腹凄涼，心裏好不惘悵。

他心裏想着心事，雙眼無神，脚下更是沒有一個目的，只是信步走去。

猛然，只聽有人大喝一聲，道：「老二，你這幾天到那裏去了？」

小虎子心神一歛看去，原來是賴狗子正坐在一輛大車上，從後面駛來。

小虎子無精打彩的望了賴狗子一眼，懶散地道：「你到那裏去？」

賴狗子道：「我到鄉下莊上去看看，順便也帶食粮回來。」

小虎子躍身跳上大車，揮手道：「走吧！」

賴狗子見小虎子神情有異，那裏肯走，追問小虎子道：「二哥，你出了什麼事？我看我也不必到鄉下去了，我們回頭去找大哥談一談好不好？」

小虎子陰冷的道：「沒有事！你走你的吧！」

賴狗子不敢拂逆小虎子的意思，輕輕的嘆息一聲，揚起馬鞭，催車繼續前行。

賴狗子一面催車前行，口裏一面嘮嘮叨叨的問道：「老二，我看，你今天氣色的非常的不好，你有什麼心事？要不要我帮個忙！……。」

起初小虎子眞懶得答理他，可是他下定了水磨功夫，不管小虎子聽不聽，說了一遍又一遍的說個不停。

聽得小虎子又煩又厭，只好苦笑一聲，道：「老三，你爲什麼這樣討厭，你不說話，我又不會說你是啞子。」

賴狗子笑道：「可是你不說話，就要鱉死了。」

小虎子長長的吐了一口氣，搖着頭道：「老三，想不到你還有這一手功夫。」

賴狗子笑道：「做生意的人，經常受氣，我要不會自我安慰，怕不早就氣死了，我勸你，縱有天大的事情也不要老壓在心頭上，一說一笑，心裏一舒暢，便又雄心勃勃了。」

小虎子心中一動，以驚訝不置的目光望着賴狗子，道：「眞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老三居然狗咀裏長出象牙來了。」

賴狗子雖然挨了罵，心裏却是高興得不得了，因爲小虎子的咀巴算被自己掏開了。

暗暗吁了一口氣，笑道：「日頭也有西邊出來的一天，我賴狗子自然也不會永遠是早年的賴狗子。」

小虎子「噗哧！」一聲，笑道：「老三，你這句話，又沒有道理了，日頭有西邊出來的可能麼？」

賴狗子訕訕的一笑道：「你就會在雞蛋裏挑骨頭，連說話的藝術都不懂。」

小虎子哈哈大笑道：「什麼叫『藝術』，你簡直是信口開河。」

賴狗子接着也是哈哈大笑道：「信口開河也好，胡說八道也好，至少引得你開了笑口。」

小虎子一怔，道：「你…………。」

他是眞的對賴狗子另眼相看了。

賴狗子道：「你現在心裏是不是覺得好過一點。」

小虎子點頭道：「好多了。」

賴狗子道：「小弟沒有什麼本事，帮不上你的忙，不過你可以把我當作發洩的對象，盡吐一切你心中的鬱結。」

小虎子笑容微歛，長長嘆了一口氣，道：「我昨晚成了家，今天又是孑然一身了，想想人生如夢，眞是一點不假。」

賴狗子驚喜的道：「你昨天成了家！二嫂子是誰？你爲什麼也不告訴我們一聲？你眞太差勁了。」

小虎子皺着眉頭道：「不是我不記得請你和老大，實在是臨時作的決定，臨時和你二嫂成的親。」

賴狗子緊接着問道：「二嫂是誰？」

小虎子道：「我想你該記得，她就是黃岡的茜茜。」

賴狗子「啊！」了一聲，道：「她也在『十里舖』麼？」

小虎子又被逗得笑了起來道：「你這又是廢話，她不在『十里舖』，我們怎樣能成親。」

賴狗子伸手拍着自己的頭腦，自己罵自己，道：「糊塗！糊塗！眞是笨瓜！笨瓜！……。」

接着又問道：「她人呢？」

小虎子一嘆道：「去了！」

賴狗子一笑道：「你一定是太小了，所以她又後悔了。」

小虎子雙目一瞪，怒喝一聲，道：「你胡說些什麼？」

賴狗子道：「那她爲什麼要走呢？」

小虎子搖頭道：「你這人眞難纏，………事情是這樣的……。」

於是，小虎子把胸中的鬱結，一五一十說給賴狗子聽了。

賴狗子雙眉一蹙道：「奇怪，她既然聽你的話，結束了她的犯罪行爲，爲什麼不好好的帮你找尋你的身世呢？」

小虎子道：「因爲這樣一來，她得罪了幕後主使人，她怕幕後主使人歸罪於我，將來與我爲難，所以抱着『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態度，自己去向幕後主使人領罪去了。」

賴虎子大叫一聲，道：「好一個二嫂，我眞佩服她！」

小虎子滿面憂愁的道：「可是我却深感愧對她了。」

賴狗子道：「那你快去找她呀！」

小虎子道：「可是，我到那裏去找她呢？」

天下之大，要找一個人，何異大海撈針，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就算能找到她，也許她早已被人家折磨死了。

賴狗子沉思了半天，一揚頭道：「有了，二嫂自動將那些女孩子交出來，你算是帮了火眼金鷹呂老前輩一個大忙，爲什麼不找他去，請他發動官家的力量去找二嫂。」

小虎子道：「官家要是有辦法，也就不會對你二嫂無可奈何了。」

賴狗子被小虎子這句話觸動了心中一個疑團，話鋒一轉，道：「二哥，二嫂擄了那些女孩子，到底準備做什麼？」

小虎子道：「聽你二嫂說，她準備把她們訓練得色藝俱全，然後賣到外國去賺大錢。」

賴狗子笑道：「二嫂也眞會賺錢，怎會想出這種事來？……」

頓了一頓，話鋒又是一轉道：「販賣人口，這是死罪呀，爲什麼官家拏她毫無辦法呢？」

小虎子道：「因爲你二嫂以那些女孩子的生命威脅官家，誰要敢動她，她就先把那些女孩子殺了，……主要的還是那些女孩子都有大的來頭，官家不能不投鼠忌器。」

賴狗子「唉！」的一聲，道：「二嫂眞笨，以後大家沒有了顧忌，豈不誰見了她，誰都不能容她。」

小虎子道：「所以我替她担心。」

賴狗子感慨道：「好人實在難做。」

驀地，隨風送來一陣金刄交鳴之聲。

原來他們一路談來，不知不覺已經離開「十里鋪」很遠了。

小虎子搖手阻住賴狗子道：「聽，那邊有人在打鬥。」

賴狗子道：「管他嗎……」

小虎子道：「你去辦你的事吧！」

話聲未了，雙臂一振，便從賴狗子車上飛射而起，颼！颼！颼！刹那之間，射進了數百丈外的一片密林之內。

小虎子藝高人胆大，根本不把「遇林莫入」的話放在心上，身形反而更形加快，逕向林內撲去。

穿過一叢密林，只見密林之中，有一片林空，林空之中人影幢幢，圍了一圈，刀光劍影，便是從那裏發出。

小虎子身形再進，忽見眼前人影幌動，喝叱之聲大起，四個執刀花子，一字排開阻住了他的進路。

小虎子目射精光，越過那四人，向着林中望去，原來，四眼田雞崔福生正和四川唐永勝在激烈的拚鬥着。

范中傑和白健領着七八個人站在一邊替四眼田雞崔福生掠陣。

另外一邊，也有七八個人，那七八個人小虎子都沒見過，想來定是唐永勝的帮手了。

小虎子心裏有數，他們一定是爲了那天晚上誤會，約定在這裏了斷了。

小虎子覺得自己有向他們澄清的義務，於是，舉步直往打鬥場中走去。

那擋住小虎子的四個花子，自然不會任由小虎子通過，其中一個花子喝聲道：「小娃娃！還不快退回去！」

小虎子懶得和他們理論，身子一矮，便從他們中間鑽去。

那四個花子想不到小虎子不但不聽話回去，而且人影一閃，直欺了過來，不覺怒氣勃生，揮着左手，向小虎子抓來。

他們因爲右手握着刀，見小虎子只是一個小孩子，不忍用刀劈他，所以只用左手向他抓來。

詎料其中二人，但聞一聲悶哼，身形倒飛而起，已被摜出一丈開外。

另外兩個花子一楞，小虎子已越過了他們的防綫。

忽聽一聲喝聲道：「什麼人？胆敢……」一條人影，一閃而到。

當那人看清小虎子之後，「咦！」了一聲道：「小虎子，又是你！」

小虎子咧咀一笑道：「張大哥，我自己都沒想到哩！」

張世昌面色一凜道：「你來做什？」

小虎子不願和張世昌動手，因爲動手之下，張世昌非丟人不可，目前張世昌雖然聲色俱厲，但小虎子却不願反臉無情，於是大聲叫道：「我好心好意來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你們難道這樣不知好歹？」

他的叫聲，驚動了范中傑和白健，范中傑心頭一喜，吩咐道：「放他過來。」

小虎子向着張世昌嘻嘻一笑，道：「張大哥，對不起，借路了。」

張世昌氣得一頓脚，閃身讓了開去。

小虎子在這場合，爲要使人看得起他，於是暗暗吸了一口氣，使了一手「移形掠影」絕世身法，身形一隱一現，就到了范中傑和白健面前。范中傑可是識貨的行家，心中一凜，暗忖道：「好快的身法，只怕比我還强得多吧！」

小虎子這一手，使范中傑不得不刮目相看，勉强打起笑臉道：「小……。」他本來想叫他小虎子，但一想，又覺得不甚妥當，但是叫他什麼呢？

他稱呼不下去了。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沒關係，就叫我小虎子吧！」

范中傑訕訕的一笑道：「你今天來有什麼事？」

小虎子一掠打鬥場中道：「他們這場架，打得眞不值得，先叫他們停下來，再談好不好！」

范中傑一直就認爲小虎子暗中搗鬼，暗算了唐永勝，使丐帮與四川唐家結怨，這時見小虎子親自現身出來，雖不知他的來意如何？但他却想從小虎子身上證明他們丐帮沒有暗算唐永勝。

小虎子的要求，正中范中傑下懷，范中傑毫不猶豫的朗喝一聲，道：「崔大叔，暫請住手，小虎子可以說明我們丐帮的清白了。」

范中傑年紀雖不大，江湖經驗却是老到得很，先就拏話扣住了小虎子。

四眼田雞崔福生聞聲之下，掌勢一收，停止了搏鬥。

因爲有人呼叫停戰，所以唐永勝也就未加進迫，住手凝目，向着范中傑等人望來。范中傑向唐永勝遙遙一抱拳道：「唐大俠，如今小虎子已經挺身而出，大俠可以親自問一問他，那晚暗算大俠之人，究竟是誰？」

唐永勝閃動目光打量了小虎子一眼，冷笑道：「你說就是他暗算了老夫，他只不過是個小孩子，就是他自己承認，老夫也不會相信，你們丐帮呀，連自己做了的事都不敢承認，眞是越來越沒出息了。」

小虎子笑哈哈一抱拳道：「在下小虎子，絕非丐帮弟子，也不會代人受過，承認我沒有做過的事情……。」

唐永勝哈哈大笑道：「范中傑，你聽到了沒有，這位少俠根本就沒有暗算老夫啦……。」

范中傑臉色一變，叫了一聲：「小虎子，……。」

小虎子一搖手截口道：「不要打岔，聽我說下去……。」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向唐永勝道：「唐老哥，但那天暗算你的却也不是丐帮的人。」

唐永勝怒覷道：「那麼是誰？」

小虎子道：「這個晚輩就說不上來了，因爲當晚輩發現那暗算之人，欲待追捕他時，却被范大俠誤會晚輩，而出手截擊晚輩，以致被那人逃走了。」

唐永勝又再打量了小虎子一陣，面色一冷道：「你這話很難叫人相信，你也不想想你有多大點年紀，敢言追捕別人。」

小虎子面色一正道：「老前輩可是認爲晚輩沒有追人的功力？」

唐永勝道：「正是。」

小虎子道：「老前輩如果有興趣的話，晚輩有請指教。」

唐永勝想不到小虎子胆大包天，竟敢

向自己挑戰，楞了一下，笑道：「老夫就是和你走幾招，也証明下了什麼，以後有機會再談吧。」

以唐永勝的身份，當然不能和小虎子動手，他的婉拒，倒也無人說他不是。

小虎子見唐永勝不願有失身份，笑了一笑，也就不再緊逼，道：「其實，老前輩與丐帮之爭，完全是一種誤會，如今情勢全非，已經沒有計較的價值了。」

唐永勝冷然道：「你小小年紀，知道什麼？」

小虎子淡淡的一笑道：「老前輩別以爲晚輩年紀小，其實晚輩知道的事情比在場的任何一位都多……。」

話鋒一轉，接着又道：「譬如，老前輩出川的來意，還不是爲了貴掌門人令嫒之事，……。」

一語未了，唐永勝已是驚「咦！」一聲，喝道：「好，你知道就是了。」意思是不要小虎子再說下去。

小虎子笑了一笑又道：「至於丐帮之不顧老前輩驚動蔡家的原因，說穿了還不也是爲了一位小姐的關係，同樣的遭遇，不過彼此的看法不同，所採取的手段不同吧了。」

小虎子這一番話，只聽得唐永勝與丐帮中的范中傑和白健崔福生等三人，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可不是，唐永勝之來到十里舖，就是因爲掌門人的愛女被茜茜弄來了，而想對蔡府有所舉動，丐帮也因帮主的愛女被茜茜弄來，而有所舉動，不過時機未到，不願別人打草驚蛇，壞了大事而已。

要知，四川唐門與丐帮都是當今江湖上顯赫一時的大門大派，自己掌門人的愛女被人擄去了，是一件多麼丟人的大事，所以，有苦說不出，不敢向外宣揚，只有悶着頭幹。

小虎子望了一望雙方，揚聲道：「各位在這裏拚命，可知道蔡府昨天晚上發生了劇變，如今所有的小姐們，只怕都已到了官方手中了。」

范中傑激動地道：「此話當眞？……」

小虎子方點得一點頭，還來不及作答，只見樹林之外，氣喘吁吁的跑進來一個年輕花子，一路奔跑一路大叫道：「火眼金鷹破了蔡府了！……。」

范中傑望着小虎子楞了一下，心中有着無盡的驚訝與迷惘，似是想向小虎子說幾句話，却因心中的激動，而變成了無話可說，最後，他搖了一搖頭，向小虎子一抱拳，什麼話也沒說，身子疾射而起，掠過樹林而去。

甚至，連白健他都沒有招呼一聲。

場中走了范中傑，唐永勝也傯傯忙忙的向小虎子一抱拳道：「小兄弟，咱們後會有期。」

回頭一揮手，帶着自己的人，風流雲散而去。

唐永勝臨去時，那聲「小兄弟」，聽得小虎子心頭一慰，領會到了帮助別人的快樂。

白健整了一整面色，正式而有禮的向小虎子一抱拳，說道：「小虎子，對於那天晚上的誤會，本人謹代表敝帮向你表示歉意。」

白健的是一條漢子，發現了自己不對，勇敢的承當下來。

小虎子心中又是一熱，笑着還禮道：「前輩，你太言重了，晚輩當受不了。」

四眼田雞崔福生紅着臉叫了一聲：「小虎子！」他沒有多說別的話，那份歉疚的意思，已盡在不言中了。

張世昌大叫一聲，道：「小虎子，我心裏好難過啊！……。」

小虎子截口笑道：「張大哥，我一直就沒有生過你的氣，我知道你的立場，所以，我也更喜歡你。」

沒有過人的胸襟，那能說得出這種過人的話來，如今小虎子竟然連這個道理都明白了，他眞是變得太多了。

白健暗暗一點頭，忖道：「這孩子現在變得不錯了，如果他願意回到帮中來，倒未嘗不可再給他一次機會。」

白健此念一生，便暗暗向張世昌使了一個眼色。

張世昌心領神會的向小虎子一笑道：「多謝你的諒解，走！我們回到菜園子去喝二杯去！」

小虎子搖了一搖頭道：「張大哥，我不想回『十里舖』去了。」

張世昌怔道：「你還生我們的氣？」

小虎子意態憂傷的道：「不是。」

張世昌道：「那又爲了什麼呢？」

小虎子苦澀的道：「不爲什麼！……各位後會有期！」

身子和他口中的話一樣，轉得飛快，話聲未了，人已騰空而起。

張世昌等一愕之下，小虎子的身形便在他們眼前消失了。

小虎子心裏苦悶，但是這種苦悶又不便向他們傾訴，只好一去了之。

小虎子掠身離開白健他們等人之後，心裏並沒有一定的去處，甚至他想也沒有想這個念頭，只是盲目的向前走去。

他有點心神不寧，更有點心不在焉，但，他腦子裏也沒有想什麼，所有的只是一片空白。

他就像一個白痴般的孩子，順着道路走去。

突然間，他的身子震動了一下，脚下一停，抬頭望去，敢情，已經走到一座鄉間道旁茶棚前面。

茶棚裏正走出一個人來，招呼他道：「虎少俠，請進來喝一杯茶吧！」

小虎子根本就沒見過那個人，更別說認識他了，微微一怔，道：「你在向誰說話？」

那人一笑道：「自然是你呀！小虎少俠！」

虎少俠上面加了一個小字，意思更是確了，他招呼的就是小虎子。

小虎子目光微凝，只見那人年約四十多歲五十不到，身材中等，不瘦不胖，但氣質却顯得很是斯文。

小虎子目光之中，加上一層迷惑之色道：「你怎樣知道我叫小虎子？」

那人微笑道：「其中自有道理，你也該歇歇脚喝杯茶了，慢慢再談如何？」

小虎子點頭微微笑道：「請教先生尊姓大名？」

那人一面請小虎子入內，一面道：「

在下姓王，叫王得福，少俠就叫我王得福好了，先生之稱却是愧莫能當。」

茶棚裏有五張桌子，王得福佔了一張桌子，桌子上放了有二杯茶，顯見他還有一個同伴。

小虎子人剛走到桌旁，一個二十多歲的茶娘，已替他送過一杯茶來，王得福似是誠心請客，伸手塞給那茶娘一小塊銀子道：「如果有喫的東西，請替我們準備點好不好？」

本來這種茶棚，是只供給飲料小點心的，那茶娘猶豫了一下道：「我們這裏是沒有什麼好東西待客，如果客官能等的話，小婦人請人到後村替客官買去。」

王得福點頭道：「很好，那就有勞了，有多的銀子，就送給大嫂買花粉吧。」

茶娘高興得笑着走了。

王得福請小虎子坐下，笑道：「其實在下的知道少俠，一點也不奇怪，在下是奉命在這裏等你少俠的。」

小虎子直覺的反應道：「你是官門中人？」

王得福一搖頭道：「不是。」

小虎子一笑道：「那你是賴老板請你來的了？」

王得福還是搖着頭道：「也不是。」

小虎子雙眉一皺道：「那會是誰呢？」他無法猜測了。

王得福笑道：「你看，他不是來了麼！……。」說着人已站了起來相迎。

小虎子轉頭向着門口望去，不禁自己也綻了笑容，隨着站了起來。

原來，外面進來的那人，乃是李百萬的兒子李春生。

李春生現在已是二十多歲的大人了，長得結結實實，與從前完全不同。

小虎子笑着叫道：「李大哥，眞想不到是你，你……。」

小虎子一見李春生也禁不住心裏高興，眞情流露的表示歡迎，可是，忽然之間，又想起了自己過去對李春生的不是，於是，歉愧之色油然而生，下面的話就說不下去了。李春生現在是懂事多了，哈哈一笑，道：「小虎子，你現在該佩服我了吧，我就知道你要走到這條路上來。」打趣着把小虎子的不安蓋了過去。

小虎子笑道：「李大哥，眞有你的，你又是怎樣知道我會走到這條路上來？」

李春生一笑道：「碰運氣吧了，因爲我運氣好，所以等到了你。」

小虎子哈哈笑了起來，再也不感到難爲情了，道：「我還道你眞有未卜先知之能，原來只是靠運氣，……。」

話聲頓了一頓，「咦！」了一聲，接着道：「喂！你怎樣知道我在十里舖？」

李春生道：「你一到十里舖，賴老板就有信給我了，只是我有事躭擱了，遲到今天才來，剛才路上遇見賴老板，所以在這裏等着你了。」

小虎子心中暗暗思忖着道：「他這樣遠來找我，不知是有事呢？還是完全故舊之情？」

心念轉動之下，李春生接着又道：「小虎子，你就不去看看你乾爹麼？」

小虎子羞愧的道：「他們都好麼？」

李春生道：「謝謝你，大家都很好，只是很是想念你。」

小虎子頗感意外地說道：「他們不怪我？」

李春生道：「爲什怪你，當年要不是你，我還不早被他們殺死了，我們感激你都來不及，怎會怪責你，何況，你也是被迫從事哩。」

小虎子嘆息一聲，道：「李大哥，眞感謝你們能够這樣原諒我。」

李春生道：「這些話都不要說了，我是專誠來接你到舍下去，……。」

一語未了，茶棚外面忽然走進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大姑娘，李春生見了那大姑娘，話聲一歛，轉過身子避着她。

可是，那大姑娘眼快，早已看到了李春生，叫了一聲：「李公子！」人便飛也似的到了他們桌前。

李春生原是避着她不願與她見面，沒料到她還是厚着臉皮跑了過來，而且嬌滴滴的叫了一聲「李公子」。

這是在大庭廣衆之中，李春生要不答話，就顯得沒有禮貌了，他只好回轉身來，敷衍地還了一聲道：「啊！原來是萬姑娘！……。」

就這一聲招呼，下面應該是「請坐」兩字，就沒有下文了。

萬姑娘訕訕的笑道：「李公子，你難道就不請小妹坐一坐麼？」

李春生機械似的應聲道：「請坐！請坐！」

萬姑娘一笑，坐在空着的位子上，方待說話的時候，李春生忽然向小虎子說道：「兄弟，咱們已經休息够了，該上路了吧！」

說着，先自舉步向着茶棚外面走去，小虎子冷眼旁觀，看出李春生極是討厭那萬姑娘，在這種場所，他當然不會搗他的蛋，微微一笑，緊隨着李春生向外走去。

王得福更告無話可說，站起來就走。

這時，最不知趣的，就是那叫人替王得福去買酒菜的茶娘，她收了人家的銀子，已經叫人去買酒菜去，生怕王得福要還銀子，三脚兩步趕來擋着王得福去路，叫道：「大爺，酒菜馬上來了，……。」

王得福一皺眉頭道：「不用了，統統賞給你們好了。」

那茶娘楞了一下，不大相信自己似的道：「大爺，可是說那酒菜不要了？」

王得福偬偬點了一下頭，說道：「正是！」

驀地，那萬姑娘玉掌一落，猛在桌子上拍了一下，倏然站了起來，大喝一聲道：「李春生！你給本姑娘站住！」

這時，李春生已經走到了茶棚門口，招呼着小虎子道：「別理她，我們走吧！」脚步加快，向着大路上走去。

萬姑娘見李春生聽如不聞，心中氣惱已極，香軀微幌，人影一閃，後發先至，橫身擋住了李春生去路，杏目圓睜，柳眉倒豎的戟指着李春生，喝罵道：「李春生，你別給臉不要臉，以爲姑奶奶是任人欺負的麼！」

喝聲中只見李春生忽然大叫一聲，身子向後便倒。

小虎子原本走在李春生身後，李春生身子向後一倒，正好被小虎子托個正着，

得以不致倒向地上。

小虎子伸手接得李春生身子，只見那萬姑娘已經扭轉嬌軀，怒衝衝的疾掠遠出老遠去了。

小虎子不明眞象，當然不能不先照顧李春生，而放下他去追趕那萬姑娘，可是，當他檢查了李春生一遍過後，竟然不知道李春生受的是什麼傷。

而李春生這時只痛得全身發顫，人已昏死了過去。

小虎子與王得福忙了一陣，李春生人一清醒之後，痛苦也就完全消失，霍然而癒。

小虎子驚訝的問道：「李大哥，你剛才到底是那裏痛？我查了半天，都查不出來。」

李春生道：「肚子痛。」

小虎子道：「現在呢？」

李春生道：「完全好了，一點感覺也沒有了。」

說着，同時還伸手拍了一拍自己的肚子，表示確實完全好了。

小虎子輕輕的吁了一口氣道：「那位萬姑娘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看來她對你很是巴結呀！」

李春生搖頭一嘆道：「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她見了我，就像蒼蠅見了血一樣，老是糾纏不已，令人厭煩極了，所以，我懶得理她，……。」

話聲未了，忽然又大叫一聲，道：「啊！我的肚子又痛了，……。」身子一彎，臉上就冒出了冷汗。

幸好，這次他沒被痛得昏了過去，而且，爲時也極短，片刻之間就好了。

這樣鬧了一陣，萬姑娘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他們也沒有急急離開的必要了，於是，又回到茶棚裏去休息。

王得福少不得又花一次銀子，要茶娘再去準備一些酒菜。

小虎子利用這時候，又旁敲側擊地問了一些萬姑娘的事，李春生只含糊其詞的敷衍了事，說了等於沒有說。

小虎子暗暗忖道：「他言語含糊，其中只怕大有文章，……。」

思忖未了，只見茶棚外面去進來一個當地人打扮的漢子，向四週掃視了一眼，便直向小虎子他們桌前走來，道：「請問，那一位是李公子？」

李春生點頭道：「在下就是李某人，但不知，……。」

那漢子不待李春生問話，截口道：「在下是前村的人，剛才有位姑娘，要在下替公子送來一點東西，請公子過目。」說着，交給李春生一個小紙包。

李春生打開小紙包，只見裏面是一顆丸藥，李春生雙眉一蹙道：「那姑娘說了什麼話沒有？」

那漢子道：「那姑娘說，這藥丸可以暫時醫好公子的肚子痛，不過公子如果要根治的話，最好親自去找她治療。」

李春生臉色瞬變的問道：「她有別的話沒有？」

那漢子道：「沒有了。」

李春生向王得福微微領首道：「酬他一塊銀子。」

王得福取出一塊銀子給了那漢子，那漢子道謝而去。

李春生瞧着手中那粒藥丸，雙目發直的呆在那裏了。

小虎子暗暗嘆了一口氣，叫道：「李大哥，小弟看出一點眉目來了。」

李春生一震道：「你說什麼？」

小虎子道：「我看那萬姑娘可能在你身上下了蠱毒。」

李春生張皇失措的道：「什麼？你說她在我身上下蠱毒！」

小虎子道：「八成錯不了。」

李春生張口瞪目地罵道：「這女人太惡毒了，怎麼突然向我下起蠱毒來。」

小虎子微微含笑，說道：「這對她們來說，其所代表的，並不一定是惡毒，而是……。」

李春生大叫一聲，道：「不管她們代表什麼，我就是不吃她們這一套，虎兄弟，你有沒有解毒的辦法？」

小虎子搖頭道：「當言道『解鈴人還是繫鈴人』，對於蠱毒的醫療形容，最爲妥切不過，因爲蠱毒不比別的毒，它是有靈性的，別人要解除它，不能說不能，但是非常困難，而且，有那種能耐的人，不一定肯伸手管這閒事，再則，她這蠱毒的發作是有時間性的，在限期內，能不能找到解毒的人，大有問題，總之一句話，最好就是依照萬姑娘的話，快快去找她，千萬任性不得……。」

李春生把頭搖得像浪濤一樣，堅決的道：「不，我寧願死，也不要去找她！」

小虎子向他微微一笑，說道：「李大哥……」

李春生臉色忽然一變，「唉喲！」一聲，肚子又痛了。

起初，李春生還想硬忍受下去，可是這次不比第二次，竟是越痛越厲害，幾乎又要被痛得昏死過去。

痛得實在沒有辦法，麥春生只好將姑娘送來的那粒藥丸服了下去。

對症下藥，其效如神，那藥丸甫一入腹，李春生的痛苦便完全消失了。

小虎子道：「李大哥，那萬姑娘住在那裏？」

李春生雙目一瞪，道：「你問這做什麼？」

小虎子一笑道：「我去找她呀！」

李春生道：「你去找她做什麼？」

小虎子知道李春生個性極强，不能照着心意實話實說，眉梢微微一揚道：「我替你出這口氣去。」

王得福在旁插口道：「我知道她的住處……。」

李春生喝道：「沒有我的許可，誰也不准說。」

小虎子一笑道：「李大哥，你這就不對了……。」

李春生道：「有什麼不對，不准去找她，就是不准去找她。」

小虎子笑了一笑道：「李大哥，你的事件既然被我碰上了，可由不得你哩！」

李春生一怔道：「你要怎樣？」

小虎子道：「不怎樣！……。」

「樣」字出口，右手一翻，指力一吐，出手就點住了李春生匯穴。李春生悶哼一聲，便失去了知覺。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偕呂傑闖過劍堡第一關後，把守第二關的三殭屍也爲白雲飛所殺，第三關爲四大凶人把守，白雲飛本難闖過，但其母力懇崔德禮設法暗助，誆騙四大凶人服下滑功丸，使得白雲飛輕易地破去四大凶人的劍陣，四大凶人悟出中了崔德禮的詭計後，自碎天靈而死，闖劍堡四過其三，最後一關是由崔德禮親自把守，白雲飛與呂傑來至堡門，呂傑無意中觸及懷中他母親交給他的小劍，遂將之取了出來，崔德禮一見，伸手向他索取，並說明這劍是劍堡之物，呂傑又提要求，呂傑遂提出讓他們自由離去——

新派武俠長篇

無影毒神

蕭塞·文　盧令·圖



血染宗主軀　情牽玉女心

「這……」劍堡堡主爲難的道：「你這個要求太過份了，冷血劍客白雲飛連殺本堡九條命，如果這樣讓他走了，也太說不過去……」

白雲飛斜睨了呂傑一眼，道：「大哥，你還是將它收起來吧，我們並不需要拿它來企求人家的饒命，在最後一搏中，我們有的是機會……」

劍堡堡主怒聲道：「你認爲一定能抵擋我連環八式麼？」

白雲飛冷笑道：「你是劍術的大行家，在我力斬三關的時候，我相信你已看出我的能耐，能否通過你心裏有數……」

劍堡堡主嘿地一聲道：「白雲飛，我跟你說老實話吧，你雖然已得射日劍法之精，但是依然不是我的對手，在三十招之內，我深信我能擊敗你，你如果不信，我可以給你瞧點東西。」他轉頭大叫一聲，道：「吳戟。」

一個穿紅衣的漢子捧着一柄長劍走了出來，劍堡堡主一掣長劍，寒光陡地一閃，只見他在空中連着點出七十二劍，這七十二劍，都是一口氣完成，幾乎像是僅有一劍般的靈快，快得沒有人看清是怎麼一回事。

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一慘，由對方的飄起的劍影中，他知道自己要想擊敗對方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他痛苦的搖了搖頭，沒有說一句話。

劍堡堡主冷冷地道：「怎麼樣？」

冷血劍客白雲飛黯然的道：「我確實還不如你。」

「嘿嘿。」劍堡堡主崔德禮得意的仰天大笑，他佩服白雲飛敏銳的眼光，也佩服白雲飛直認不諱的勇氣，雖然是在得意，却也有一絲傷感。

他一伸手對呂傑說道：「拿來吧，這是互相交換的條件……」

呂傑將那枝小劍交給了劍堡堡主崔德禮，道：「我們誰也不欠誰的了。」

劍堡堡主沉聲的道：「開門送客。」

羅列在兩列的紅衣漢子同時向旁邊分去，那黑漆的大門緩緩啓動，開了開來，這些人俱詫異的望着這兩個年青人，因爲劍堡之門這是第一次啓開。

劍堡堡主嘆了口氣，道：「你們是生出劍堡的第一人！」

呂傑冷冷地道：「你這個門永遠也關不上了，它終於打開了。」

劍堡堡主心中有一絲傷感，嘆道：「是的，也許你說的對！」

白雲飛這時怒哼一聲，道：「堡主，我還有回來的時候！」

劍堡堡主一怔道：「回來幹什麼？」

白雲飛恨恨地道：「取你的性命！」

「嘿嘿！」劍堡堡主只是不停的大笑，一股憤怒的怒火在他心中燃起，可是他忍住了，直等到白雲飛和呂傑的身影消逝在黑夜之中，他才沉重的回堡裏去了。

藍，湛藍，一片藍，在這藍色的天空

裏，僅有幾片白雲浮在那裏，輕輕的飄盪，飄着在柔和的風裏。

涼絲絲的風，飄起地上墜落的葉子，像激起的小浪在空中旋轉，落向不知歸處，隨着又飄動……。

在這秋風瑟索裏，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乘着兩匹健騎，自劍堡中一直奔至這裏。

兩個人恍如做了一場惡夢似的，對那夜中的危險及刧後的重生，深深印進了他們的心裏，在這一生中，會在他們心中留下深深的痕跡。

落花的時節，特別給予人們一種淒清的感覺，這尤其是在一個不歸的遊子心裏，所留下的是那無比的空虛，及那份孤獨而無所依歸的感覺，冷血劍客白雲飛只覺自己像飄浮在空中的白雲，永遠找不到自己的歸途。

「唉！」他咀唇顫動，輕輕嘆了口氣，道：「我是一片雲，一片薄薄的雲，一片沒有歸宿的雲，命運將注定我的流浪，一直到我死爲止……」

呂傑詫異的抬起頭來，望着這個身上散發着男人魅力的奇人，他不知道冷血劍客白雲飛爲何會突然說出這樣喪氣的話，他問道：「弟弟，你怎麼了。」

白雲飛黯然的道：「我只是想起我的身世，與生俱來的痛苦！」

呂傑搖搖頭道：「你怎麼會突然消極起來了，以你的成就及隆高的聲譽，江湖上有幾個人能趕上你，你應當滿足這得來不易的事業，滿足你這一身苦修而來的絕藝……」

冷血劍客白雲飛苦笑道：「慾望的滿足是人類最大的敵人，我也許有過那種名傳天下的慾望，可是現在這種雄心已沒有了，因爲我想到落葉總得歸根，而我將歸向何處？」

呂傑突然一笑道：「你可以到我那裏去，那裏就是你的家！」

白雲飛淡淡的道：「浮淺的東西我並不需要，我所要求的是靈性上的滿足！」

呂傑一呆，道：「你這話，我更不懂了！」

白雲飛搖頭道：「你沒有那種遭遇，當然不會了解我所說的是什麼？當一個人嘗盡了人間的奇苦之後，他才會了解什麼是人生，什麼才是自己所需要的……」

他這時只覺心裏有一縷說不出的孤獨與寂寞，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與迷茫，幾乎他本身都不知道目前內心的創傷與隱痛，那種無形的疤痕，使這個傲視一切的年青人，突然感覺到那些許的蒼老，這是一種心境的蒼老。

呂傑當然不會了解這種沒有體驗的痛苦，他幾乎不能了解冷血劍客白雲飛這種奇男子，爲何還有不滿足的事情，難道他的雄心尙不止此……

他楞楞的道：「你需要什麼呢？」

白雲飛搖頭一嘆道：「人人有本難唸的經，這個你不會知道……」

呂傑哦了一聲道：「這就怪了，你的大名現在可說是空前絕後，各派俱對你的劍神謝承岳相比較，更有的人說你的或比謝承岳要大，這些足以使你驕傲，使你得到劍神第二之至高榮譽，你還有什麼不能滿足的，雲飛弟，慾望不要太高，要知道過多的慾望會帶給你更多的失望，你還是收歛點……」

白雲飛苦笑道：「這你就更不懂了，不是在求我本身的成就與得意，而是想自這殺刧的漩渦裏退出來，你是知道樹大招風，我現在的麻煩更多了。」

呂傑哈哈笑道：「這點小事也會困擾着你，你也太看不開了，要退出江湖太容易了，找一個沒有人跡的地方，不就了結麼。」

白雲飛黯然的道：「你看得太簡單了，江湖就像個大染缸，只要你一踏進去，準染了一身紅，再也洗刷不淨了，直到死爲止，那些糾纏不清的恩怨，方始暫時平息！」

呂傑奇道：「什麼叫做暫時平息？」

白雲飛淡淡地道：「在你方面可能認爲恩怨已了，可是，在對方就不同了，他會告訴他的兒子，命他的兒子報仇，這樣循環不休，殺戮永無盡日，那有眞正了却之時……」

呂傑會意的哦了一聲，對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見解不禁深深的佩服，他雖然江湖經驗豐富，可是對事情的看法却沒有白雲飛那樣深入，因此他開始默不作聲了。

良久，他方始嘆了口氣，道：「雲飛弟，你跟我回家吧。」

白雲飛搖搖頭：「不，我的仇人已知，現在許多事等我去做，以後有時間我再去拜望伯父母，現在我不打擾了。」

呂傑嘆了口氣，道：「我知道沒有辦法留住你了，只要你不要忘了，我們雖然異姓，却是兄弟，有什麼事，你不妨來找我……」

冷血劍客白雲飛對呂傑的感情非常感動，他自幼孤露，爹爹死後，再也沒有人這樣關注過他，心裏一陣激動，登時目中浮現出一絲隱隱淚影而說不出一句話來。

沉默，兩個人都沉默的輕馳，空中除了輕細的風聲外，便是細碎的蹄聲了，得得的散滿空中……

「咚咚咚……」

自那沉寂的空中突然響起一陣鑼鼓之聲，呂傑和白雲飛同時一楞，俱抬頭往前看去，只見一列黑衣漢子敲擊着鑼鼓向這裏一路行來，在他們之前一個穿紫袍的老人騎在一匹青馬上領着他們迎上前來。

這個紫袍老人輕馳而至，目光在冷血劍客和呂傑身上一瞄，揮揮手，那一列黑衣漢子突然俱釘立在地上。

他朝呂傑和白雲飛略一拱手，道：「那位是冷血劍客白大英雄？」

冷血劍客白雲飛淡淡的道：「老先生有何指教，在下正是冷血劍客！」

紫袍老人恍如遇見了所極欲尋獲的人一樣，急忙自馬上躍了下來，他欣然的一笑，恭敬的道：「白大英雄大戰劍堡之事已傳遍整個武林，敝主人對劍神第二的英雄久仰久仰，特命老奴前來恭迎白大英雄前往敝處一會，並有一份小小敬意……」

白雲飛雙眉一鎖，道：「貴主人是那位？在下並不相識！」

紫袍老人哈哈笑道：「天下人相逢何必相識，白大英雄又何必去計較這個，閣下只要去了，也就認識了，現在就請上路

吧……」

呂傑皺眉道：「老先生如何稱呼？」

「紫袍老人搖了搖頭道：「老身的姓名已忘，你們只管叫我青松老人……」

他說着便伸手來牽着白雲飛的馬韁，冷血劍客白雲飛一見大吃一驚，急忙搖手，道：「老先生這個使不得……」

青松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夫只是個家奴身份，能給白大英雄牽馬引路正是莫大的光榮，白大英雄，你就不要僵持了，敝主人等得可能心焦了。」

他也不管冷血劍客白雲飛同意不同意，手持馬韁，揮手命那列黑衣漢子向前去，行動竟是甚速……

最令人奇怪的是這羣人並不順着大道行去，而是專揀一些人烟罕至地方走，漸漸的他們向一處高坡上行去。

呂傑詫異的道：「老先生，你沒走錯地方吧！」

青松老人哈哈笑道：「不會，不會，這地方我終年行走，那會走錯地方，轉過這個坡就是敝主人的住所……」

那列黑衣漢子突然在這草坪上刹住身子，手中鑼鼓敲得震天如雷，只聽青松老人一聲大喝，鑼鼓之聲驟然而逝，俱恭身的，悄悄立在地上。

青松老人急忙恭身道：「二位請下馬，老奴去報告敝主人！……」

白雲飛淡淡一笑道：「老先生不要客氣，我兄弟去見貴主人……」

青松老人只是笑了笑，緩緩移動身子向前行去，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心中納罕，只得隨後跟上。

穿過一片大林，在這滿植青松古柏的深林盡處，出現了一棟石砌的奇古石屋，在石屋之前，有兩個佩劍的漢子站在大門兩旁，呂傑心中一寒，毫不知道這裏有這樣一個神秘的石屋，他禁不住左右打量，暗暗小心。

「請！」青松老人肅身讓客，滿臉都是恭謹的樣子，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方進入裏面，只見這石屋之中擺設古雅，除了幾張青石大桌外，壁上尚有幾幀山水圖畫。

青松老人輕輕一擊掌，自裏面走出一個漢子，端出香茗，給二人擺上，突然，自那裏面響起一連哈哈的大笑之聲，隨着一個面容古奇的黑髯老人緩緩踱出。

這黑髯老人笑道：「這位便是冷血劍客白大英雄吧。」

白雲飛含笑道：「不敢，老前輩不知如何稱呼？」

黑髯老人哈哈地道：「老夫曾景嵐，世代居此！」

呂傑心中劇烈的一顫，腦海之中恍如電光火石樣的想起一個人，他在曾景嵐臉上看了一陣，道：「老前輩原來是羅公派的傳人……」

羅公派本是來自海外羅公島上，與海外各派同時享譽武林，只是此派在十五年前已遭滅派，故江湖上再也看不見這一派的傳人，呂傑對這件事曾有耳聞，所以對曾景嵐的來歷，還算有點清楚。

曾景嵐苦笑道：「這位呂兄對敝派之事好像非常清楚……」

呂傑淡淡的道：「在下也只不過是偶聽一人說起……」

曾景嵐哦了一聲，道：「這次老夫請大英雄來此，除了表示一份敬意外，主要的是想知道一點關於堡中的事情……」

白雲飛搖搖頭道：「這事我不想談，也不願談！」

青松老人神情略略一變，道：「白大英雄親仇在身，這事只有劍堡堡主曉得，難道他沒向你提起什麼？或者告訴你一些事情……」

冷血劍客白雲飛一呆，沒有料到這個青松老人會對自己的事情這樣子了解，他詫異的看了青松老人一眼，道：「老先生怎會知道這麼多……」

青松老人驟見對方那如刃的目光像是顫起的電閃般的落在自己臉上，心神劇烈的一震，急忙將目光移開，暢聲大笑，道：「沒什麼，我只不過是聽人說起！」

他乾呵一聲道：「主人，請你……」

曾景嵐苦笑道：「好！」

他輕輕擊了一下手掌，一個漢子雙手捧着一個盒子緩緩走出來，曾景嵐伸手接過來，道：「這是當年謝承岳得到劍神之後，交給老夫的那個劍神信物，此物名劍符，配在你的射日神劍上方能眞正稱爲劍神，當年謝承岳曾配有三年，方將劍符取下……」

呂傑一楞，問道：「爲什麼要配戴三年……」

曾景嵐苦笑一聲，道：「三年之中要接受各派的挑戰，在這三年之中要保有永遠不敗的紀錄，才是大家公認的劍神，所以一個劍神是無敵的，否則不配保有劍神之名……」

他將那個精巧的小盒輕輕放開，拿出一個青銅製造就的古錢，上面刻着一枚怪劍，並有劍神兩個大字，也不管白雲飛是否同意，就將那古錢掛在射日神劍的劍鞘上。

白雲飛搖手道：「這個東西太貴重了，在下不敢接受……」

曾景嵐正色的說道：「這是點蒼劍神謝承岳，以生命換來之物，也是點蒼派至高的榮譽，你難道要這種榮譽，落在別人之手……」

青松老人雙目一寒，道：「主人，你該休息了。」

曾景嵐哦了一聲，道：「二位，老夫身罹重疾，不能久坐，請原諒我的失禮，你們在這裏多說一會……」望了青松一眼：「青松，你扶我進去！」

青松老人連聲稱是，扶着曾景嵐向石屋裏行去。

呂傑望着兩個人進去的背影，冷冷道：「弟弟，你看出什麼沒有？」

白雲飛一怔道：「有什麼不對麼？」

呂傑哼了一聲道：「你有沒發現這個青松老人的權力超過曾景嵐一切，他好像處處都在控制着曾景嵐，曾景嵐自身一點主張也沒有，什麼事都要徵求青松老人的同意……」

白雲飛心中一驚，登時覺得這裏果然有許多不近情理之處，他心中疑念叢生，擺頭望了四處一眼，說道：「我們留意一點！……」

一縷燈光自那窗櫺之中透了出來，搖

曳的燈影斜斜投落在曾景嵐的身上，他長長嘆了口氣，道：「你現在該放我了。」

青松老人嘿嘿一笑道：「當然，只要那小子一死，我隨時都可放你，不過，現在請你拿出玉鎖來，我要將這裏所有的機關發動，把那兩小子毀在這裏！」

曾景嵐一震，道：「我建這座石機關並不是對付白雲飛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逼我，受你的壓迫已經夠了……」

青松老人嘿嘿一笑道：「你拿不拿出來？」

曾景嵐搖搖頭道：「我不會把玉鎖交給你，去害兩個與我沒有仇的人，今天我良心已經夠痛苦了，而你還要來逼我！」

青松老人目光一寒，叱道：「廢話，你到底是拿不拿……」

「不拿！」曾景嵐冷冷地道：「你殺了我也不拿……」

青松雙眉一鎖，臉上湧出一股令人駭懼的殺機，他重重的在曾景嵐臉上擊了兩掌，嘿嘿的笑道：「放明白點，你的命還在我手掌裏！」

曾景嵐平靜的道：「我現在連死都不怕，你根本就威脅不了我！」

青松老人對曾景嵐的性格太了解了，他見他始終不肯和自己合作，心中登時存了殺意，他冷笑道：「你在我手中已沒有多大的利用價值，留着你也是個禍患，現在我對你已不留情了，嘿嘿，不過我會給你一個痛快，那是因爲你剛才還算聽話……」他嘿嘿地道：「你以爲玉鎖不交給我，我就沒有辦法將機關發動麼？你不要忘了，我也是箇中的老手，只要我稍加注意，不難找出機關總樞之所在……」

曾景嵐冷冷地道：「你不要做夢了，要動手就快，當心我會反抗！」

青松老人冷冰的道：「你沒那個種，我對你的了解太多了。」

他手中突然多出一柄寒光閃閃的七首，在空中一揚對着曾景嵐的胸口插了進去，手法快得出人意料。

「呃！」

低沉的慘呃聲從曾景嵐咀裏傳出，他全身直顫，憤怒的瞪着青松老人，雙手捂着胸前七首，顫道：「你！」

青松老人嘿嘿一笑道：「再會了，老朋友，在黃泉路上你太寂寞了。」

他在陰沉的冷笑中，身子飄然而出，曾景嵐痛苦的自咀裏吐出一口鮮血，雙目睜得恍如銅鈴，悲叫道：「我不能死，我要去救他倆……」

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始終在支持着他，他痛苦的移動着身子，蹌蹌踉踉的向門外奔去，那種臨死亡前的痛苦表情是厲鬼一樣的恐怖……

「我！」他的喉結裏發出抖顫的叫聲，淒厲的使人心顫，歪歪斜斜，搖搖幌幌的奔至大廳裏，使冷血劍客白雲飛和呂傑同時大驚，同時站了起來。

呂傑一呆，道：「你怎麼了？」

曾景嵐顫聲的道：「那劍符！」

僅僅吐出三個字，龐大的身軀陡地摔倒在地上，全身直顫，沙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愷悚的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然後頭一低，那最後的一口氣自咀中收回，非常痛苦的死去，死得不明不白，連個交待都沒有。

「嘿嘿！」

自呂傑身後突然響起一連串陰冷的笑聲，呂傑心中一駭，急忙轉過身來，四目相交，呂傑駭道：「是你……」

青松老人冷冷地道：「二位手段眞狠，敝主人什麼地方得罪你們，値得你們這樣殺死他！」

冷血劍客白雲飛一呆，道：「老先生，你誤會了。」

青松老人面色一沉，大聲的道：「誤會，這有什麼地方誤會，敝主人與世無爭，存心和二位交個朋友，就有什麼不禮貌的地方，也犯不着將他殺死，若非是老夫親眼所見，豈不連個兇手都找不到，嘿嘿，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們總得有個交待！」

白雲飛搖搖頭道：「貴主人之死確實與我兄弟無關，我等之心唯天可表，老先生還是趕快搜查一下，可能還有別人！」

青松老人冷哼道：「這裏隱秘異常，江湖上根本沒有知道敝主隱身這裏，況且這四週都有我們的人守護，根本不可能有人混進來，你這強辯莫非是不敢承認！」

「胡說……」呂傑陡地一閃身形，向前跨了一步，道：「閣下何必含血噴人，我兄弟目前雖還不知道這是誰下的毒手，可是却也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青松老人嘿嘿地道：「你說，這是誰幹的？」

呂傑冷冷地道：「老先生何必明知故問，你的心裏也許比我還要明白，還好我兄弟沒離開這裏一步，否則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青松老人喝道：「你是說我幹的！」

呂傑毫不相讓的道：「人心隔肚皮，誰知道是不是你！……」

青松老人沒有料到呂傑觀察事物這樣仔細，居然首先懷疑到自己的頭上，他腦海之中意念一閃，咀角上立時泛起一絲陰狠的笑意。

他怒吼道：「這事一時也說不清楚，我們只有手下見眞章，不過在老夫沒有追查到眞兇之前，你倆可不准離開……」

白雲飛冷冷地道：「兇手沒有找到，我們也不願離開，老先生，你還是自身聰明點，千萬可別太意氣用事，萬一查明不是我兄弟倆，那時你將比誰都要難堪！」

青松老人冷冷地道：「隨你怎麼辦，反正這條命賠上就是了。」

他重重的一擊手掌，四下裏突然湧出一大堆黑衣漢子，這些人驟見曾景嵐倒臥在地上，俱嘩然大叫，憤怨的瞪着呂傑和白雲飛。

青松老人嘿嘿地道：「敝主人已死了，現在兇手在這裏，我們這就叫引狼入室，自找麻煩，只怪敝主人瞎了眼睛……」

「住咀……」冷血劍客白雲飛這時只覺一股氣，從胸間冒了出來，爲這種含冤不白的事情而憤怒，他氣得雙眉煞光畢露，兩道冰冷的目光緩緩投落在青松老人的臉上，以一種堅決而令人心顫的堅定口吻緩緩的說道：「你要是敢再胡說，別怪我要你的命……」

青松老人嘿地一聲道：「你殺了人，連講都不能講……」

他的話聲尙未消逝，人羣裏已响起一聲大吼，一個全身黑衣的漢子，拿着一柄長劍奔了出來，這個漢子目中淚水直湧，非常痛苦的樣子，他忿忿的一抖長劍，道：「什麼冷血劍客不冷血劍客，原來只會暗箭傷人的小輩，我師父待你不薄，沒想到你倒下起這種毒手……」

呂傑搖了搖頭道：「朋友，你最好對事情弄明白！」

這漢子怒吼道：「我已經弄明白了，眼見爲證，多說也是沒用，冷血劍客，你給我出來，我李大牛非將你這個冷血砸成熱血不可……」

白雲飛愠怒道：「你要和我動手？」

李大牛冷叱道：「當然，師父之仇不共戴天，這個仇我總要找回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淡淡地道：「你出手吧！我不願使你爲難……」

李大牛一展長劍，寒光在空中一閃，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上劈去，他長劍甫出已大吼道：「拔劍吧，不然你死無葬身之地！……」

冷血劍客白雲飛見對方劍法如電，居然是一流的劍道高手，他心中一顫，當時猜不出這裏怎會有這樣高强身手之人，劍氣繚繞佈出，刹時將他身子罩滿在劍幕之中。

在這種情形下，他知道空手絕無法佔到絲毫便宜，身形斜斜一躍，在間不容髮的一瞬間抽身而退，他右手緩緩的抬起，落向自己的劍柄之上。

青松老人緊張的望着他的手，只等冷血劍客白雲飛將長劍掣出來，或者握着那劍柄的一點點，則他的目的，將會達到預期的效果，至少這個大敵，再也爬不起來了。

陡地，空中飄來一聲清叱，道：「不要拔劍！」

冷血劍客白雲飛心神劇烈的一顫，手不自覺的放了下來，他循聲望去，只見在大門口出現一個全身紅衣的少女，這少女全身紛紅色羅衫，肩上披的斗篷也是紅的，更怪的是她面上覆着一條紗巾，也是紅的，紅得鮮艷，紅的像火，除了雙深邃如海的眸子外，沒有一個人能看見她的眞面目，因爲她臉上的覆巾紅得耀眼刺目，紅的使人只覺眼前一片紅得像一團火。

青松老人神情一變道：「妳是誰？」

這紅衣少女冷冷地道：「你不要問我是誰？也許我來的太不湊巧了，使你覺得非常不安，其實你該早有所警覺了……」

青松老人濃眉一皺，冷煞的面，突然湧起一股令人駭懼的殺機，咀角上緩緩漾起一絲笑意，嘿嘿地道：「姑娘，君子不擋財路，我希望妳不要涉身這種是非的漩渦裏，免得妳這樣一個大姑娘落得沒有好下場……」

紅衣少女冷冰的道：「你的下場恐怕還不如我，目前我還不準備將你的身份抖露出來，那是給你留面子，如果你的身份一露，我相信你不會這樣輕鬆了。」

青松老人聞言大駭，沒有料到這個少女這樣厲害，連自己的底，都能摸清楚了，他暗中駭懼唯恐自己的身份這時給宣揚出來，怒喝道：「妳胡說什麼？」

紅衣少女不屑的道：「你的心裏比我還清楚，不要我說些再難聽的……」

青松老人全身一顫，道：「大牛，你師父的仇難道不報了？」

李大牛嘿地一聲，手中長劍在空中挽起一個大弧，洒出十數個劍浪，他滿臉殺氣的衝了過來，大喝道：「白雲飛，拔劍呀！」

冷血劍客白雲飛自出道至今，還沒遇過這樣個不通情理的人，他見李大牛沒有將眞象弄清楚，便要找自己拚命，心中着實有一股難嚥的怒氣，他冷冷地道：「你最好不要找死，朋友，你該知道我冷血劍客只要長劍一出，不見血永不收劍，我倆無怨無仇，你又何必一定要逼我走上那一條路……」

他的涵養功夫可說已經到家了，心裏雖然生氣，却對李大牛一再的忍讓，並非是他今天的脾氣特別好，而是看在死去的曾景嵐那張死面子上，他不忍使這一派的傳人，至此而絕，將羅公派的武技永沒黃泉……。

可是李大牛可不這樣想了，他見青松老人頻頻向他使眼色，催促他趕快的動手，所以這時根本顧不得其中的厲害，更變本加厲的大笑，道：「你不敢，哈哈，冷血劍客原來是個大膿包，大懦夫，一個只會說大話狂徒，哈哈，江湖上怎會出了這種人，哈哈，連我李大牛都不敢惹，哈哈，你不要忘了我是個無名的小卒呀，無名小卒就能宰了你這個冷血劍客。」

顯然，他是在逼冷血劍客白雲飛動手，逼他拔出射日神劍，難道他眞的不怕死，恐怕他的用心並不在此……。

冷血劍客白雲飛涵養再好，也不能再容忍了，他覺得自己已經對得起對方了，豐朗的玉面上隨着一變，一股濃濃的殺機陡地瀰佈而起。

他的手緩緩抬起，道：「你是懶驢上磨尿糞多，我不再對你客氣了。」

李大牛手掄長劍，大笑道：「對呀！這才像個太英雄，拔劍呀！」

紅衣少女突然閃身將白雲飛的手一點，道：「你要動手，就拿我的劍吧。」

說着抬起纖纖潔白的玉手將自己身上的長劍拔了出來，但見寒芒一顫，冷寒的劍氣在空中漾起一道光弧，逼得四週的漢子目花神迷，俱暗讚一聲好劍。

冷血劍客白雲飛一呆道：「姑娘！」

這紅衣少女輕輕一笑道：「沒有什麼好問的，對你總是有好處的……」

冷血劍客白雲飛沒有料到這紅衣少女遞過來的是一柄罕見的寶劍，暗中不禁對這少女十分留意，由於他本身孤獨高傲，幾乎有種漠視天下女孩子的冷漠，他搖搖頭道：「我自己有，姑娘的盛情在下心領了。」

紅衣少女冷冷地道：「你的手只要一觸射日神劍，恐怕就死了……」

她有種被羞辱的感覺，在那雙深邃的眸子裏隱隱浮現出一絲淚影，幽怨而不解的望着這個冷冰的青年。

呂傑和白雲飛聞言俱是大驚，不知道紅衣少女爲何會說出這種話，兩個人心神劇顫，頓時曉得那個劍符，是有着古怪，否則她怎會說出這樣嚴重的話來。

白雲飛問道：「妳說什麼？」

紅衣少女冷冷地道：「我說你的劍，含有劇毒……」

神情隨着大變，青松老人的臉，已佈滿了一層殺機，只見他雙眉一動，鼻子裏透出一聲冷哼，陰沉的臉，現出一絲極不調和的笑意。

「嘿！」他低嘿一聲道：「姑娘，妳再滿咀胡說不要怪老夫對妳不客氣了。」

紅衣少女冷笑：「你敢說那個劍符，沒有做過手脚。」

青松老人冷冷地道：「什麼手脚，妳今天非給老夫說個清楚不可。」

紅衣少女哼了一聲道：「劍符，藏有苗疆的化……」

「賤丫頭，妳找死……」青松老人沒有料到這個神秘莫測的紅衣少女將他的秘密全給抖露出來了，他知道這時如果給冷血劍客白雲飛曉得自己的身份，那條老命準是不保，所以大吼一聲，閃身向那紅衣少女撲去，揮掌對着她的身上拍去。

紅衣少女身形疾閃，道：「你不要逼我，否則我要叫出你的名字來了。」

青松老人迎着擊出兩掌，怒喝道：「妳只要敢亂講，我就要妳的命……」

他功力渾厚，揮拒之間却有一股無形的大力。

紅衣少女像是有什麼顧忌始終不還手，僅仗着靈異的身手躲避，但却額上生汗，輕輕的喘呼隱隱透出。

冷血劍客白雲飛望着兩人動手的招式，心神劇烈的一顫，只覺這個青松老人的身手頗似自己所追尋的那個人身手，他冷煞的一笑，沉聲道：「住手！」

青松老人身形一頓，怒叱道：「幹什麼？」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冷地道：「華百陀是你什麼人？」

他見青松老人所使的招式和他的殺父仇人華百陀竟是一路，登時懷疑這個身份莫測的老人和華百陀師門有關，是故急忙出口相同。

青松老人心中大寒，想不到冷血劍客白雲飛這樣厲害，居然僅在自己動手之間，瞧出自己的來歷，他腦海中意念疾閃，疾快的忖道：「我可不能承認我是誰。」

他冷冷地道：「誰是華百陀？」

冷血劍客白雲飛哼了一聲道：「你和華百陀有何關係？」

青松老人冷笑道：「你這話說的太可笑了，華百陀這個人我倒聽過，要說他和我有何關係，這該從那兒說起，冷血劍客，你不要瞎猜疑……」

紅衣少女在旁邊一瞪眼，道：「華百陀，哈哈，你眞不知道是誰麼？」

神情陡地一變，青松老人惱怒的吼了一聲，一股怒火自心底漾起，他沒想到這個少女處處給自己難過，登時氣得一躍身，指着紅衣少女，道：「我和妳有何怨仇，妳給老太處處扯後腿……」

紅衣少女突然一笑道：「你要是聰明就快滾，免得等會兒要走都來不及了。」

青松老人心裏早就急了，他巴不得早早溜走，苦苦沒有機會，經過紅衣少女一提醒，嘿嘿地道：「好！老夫誓報此仇。」他向李大牛一擺手，道：「走吧！小兄弟，要報仇只有等待機會了。」

李大牛故作憤憤之狀，將長劍向鞘中一插，怨毒的瞪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隨着青松老人向門外行去。

紅衣少女向白雲飛一施眼色，道：「不要放了這個。」

呂傑也看出這裏面含有太多的文章，他不等冷血劍客白雲飛出口，身子一晃，伸手抓着李大牛，說道：「朋友，你請慢走一步……」

李大牛回身道：「閣下還有什麼事指教？」

呂傑指着地上曾景嵐的屍體，道：「令師身後尙有許多事還要交待，閣下這樣一走，難道不管了，我看，閣下也未免太心狠了……」

李大牛冷冷地道：「這地方我讓給你們了，你們愛怎麼處理，在下連管也管不了，你又何必再來問我。」

呂傑淡淡地一笑道：「他眞是你師父麼？」

李大牛一呆，倒沒有想到呂傑會突然有此一問，她心中暗自駭顫，面上却不動任何聲色，含怨的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呂傑大笑道：「依在下之見，閣下和這個可憐的死者，並沒有多大關係，你只不過是假藉他的名字，而故意逼我們動手吧了……」

李大牛怒叱道：「看樣子閣下是有意找麻煩了，在下雖然在江湖上默默無名，可是却不是畏首畏尾的人，你已然自命不凡，在下這個無名小卒倒要鬬鬬你……」

紅衣少女輕笑一聲道：「你也不錯呀，提起閣下江湖上還有不少人知道呢。」

李大牛冷冷地道：「妳胡說什麼，我雖沒在江湖上混過，有誰知道我，姑娘，妳今天帶給我們的麻煩太多了，我不希望妳再留在這裏討厭……」

「哼！」這少女輕輕哼了一聲道：「你現在可得放明白點，你那位大靠山已經走得沒蹤沒影了，要是動狠，哼，我看你是自己找死。」

李大牛聽得心中大駭，不覺的回頭四下一望，只見青松老人早已領着那些手下去得一乾二淨，空寂的大屋裏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神情大變，只覺一股凉意自心底冒了出來，死亡的陰影立時將他整個的心神罩住了。

他惶悚的大叫一聲，道：「青松，青松……」

紅衣少女冷冰的道：「他不會顧忌你的生死，你只有犧牲了，因爲華百陀認爲你已沒有多大利用價值……」

「華百陀……」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一顫，道：「華百陀在那裏？」

紅衣少女輕輕道：「那個青松呀，他是華百陀的化身……」

「妳……」冷血劍客白雲飛顫道：「妳爲什麼不早說……」

當他曉得自己極欲追尋的大仇人就站在自己面前，而輕易放過對方時，心裏那股怒火比燃燒的火炬還要怒烈，他氣得閃身向外躍去，却遭那紅衣少女一截，道：「你去那裏？」

冷血劍客狠狠的道：「我要將他追回來。」

紅衣少女幽幽的嘆了口氣，道：「追不上了，他恐怕早已不知躲在什麼地方，你不要恨我，我以為你早看出來了，當時我因為身份上的關係，也不便說出……」

白雲飛長長嘆了口氣，道：「我不怪妳。」

紅衣少女幽怨的道：「可是我卻將你的殺父仇人放走了。」

她目光一閃，突然落在李大牛的身上，說道：「還好留下一個，這個傢伙更可惡……」

李大牛怒道：「妳放屁。」

紅衣少女冷冷地道：「露出你的眞面目吧，再掩藏下去只有使你自找羞辱，我對你的來歷太清楚了，你和華百陀的一舉一動都沒逃過我的眼去……」

「妳滿咀胡說……」他一掣長劍，大跨一步，吼道：「我那有什麼身份……」

紅衣少女冷冰的道：「無量宗宗主，你非要我叫出你的名字，你才會現出原形麼？」

「嘿嘿，」李大牛陰沉的一笑道：「妳既然什麼都知道了，我也不必再瞞你們了，不錯，我就是吳劍南。他將自己臉上輕輕抹了一下，頓時現出他的本來的面目，他陰狠的怒視着冷血劍客白雲飛，目中充滿了殺意，身子緩緩向後退去。

冷血劍客白雲飛出乎意外的一楞，似乎沒有料到被自己趕出南疆的無量宗宗主吳劍南會陡然在這裏出現，他冷笑一聲道：「吳劍南，你為什麼又潛回中原……」

吳劍南恨恨地道：「我無量宗弟子在天南一角被你活活的趕了出去，害得我們容身之地都沒有，我身為一派之主當然得想辦法洗刷這個恥辱，將天南一角再奪回來，要奪回天南必須要先殺了你，要殺你只得聯合我們同道……」

白雲飛目中殺機一湧，道：「你這個願望可能永遠達不到了。」

吳劍南嘿嘿乾笑道：「未必見得，想當初貴派毀我無量宗之時，那個大仇我都報回來了，我怎會在乎你這個小小的冷血劍客……」

白雲飛哈哈大笑道：「我當初眞後悔沒殺了你，像你這種只求報復不擇手段的東西，活在世上只有給江湖帶來血腥…」

吳劍南冷笑道：「我們活的目的不同，當然做人的方法也不同了。」

白雲飛冷漠的一哼，道：「這個方式會使你丟了生命，我現在才知道你是多麼的可惡，你比其他的人都壞，壞得使人生恨……」

「嘿……」地一聲大笑，吳劍南叱道：「你並不比我好，不要光說別人……」

紅衣少女冷冷地一哼，道：「你已是個網中之魚，甕中之鱉，還敢在這裏說大話麼？」

吳劍南詭譎的道：「姑娘，我和華老先生今天可說是栽在妳的手裏，要不是妳一再阻擾，白雲飛早就死在劍符之下了，說句老實話，要我這樣敗得一場糊塗，我眞有點不甘心，要敗也要敗得明明白白，妳能不能將妳的面巾拿下來，讓我曉得誰有這大本事，連華百陀都不放在心……」

紅衣少女問道：「你一定要看麼？」

吳劍南正色的道：「我當然要看，大爺堂堂也是一派之主，總不能說連敗在誰的手中都不知道，這話要是傳將出去，豈不讓江湖同道恥笑我吳劍南無能……」

紅衣少女想了想，道：「我給你看，但我有個條件。」

吳劍南冷冷地道：「在這種情形下，我不答應恐怕也不行了。」

他這時大敵三面環伺，深深知道逃走的希望極小，所以他反而將心靜下來，準備和這三個人拚上一陣。

紅衣少女冷冰的道：「我的臉一露出來，必須要殺死你……」

「什麼？」吳劍南全身一顫，道：「妳要殺死我？」

紅衣少女堅決的道：「不錯，我所以要覆起臉來，為的就是不願和華百陀正面相見，所怕的是不要引起雙方不快，我這個條件不算苛，你還要不要看？」

吳劍南冷冷地道：「殺我不難，這得要看看妳有多大道行了。」

紅衣少女哼了一聲道：「我能讓你知道我的身份，自然有辦法殺死你，吳大宗主，你現在後悔還來得及，免得等會兒死時又垂喪着臉求饒……」

「放屁……」吳劍南晃身一掄長劍，喝道：「你家大爺會像妳說的那樣窩囊，要眞是這樣，我這口江湖飯也不再吃了，不如死在那裏了。」

紅衣少女冷笑道：「自今以後，江湖上再不見你這一號人物了。」

抬起纖纖潔白的玉手，將那覆在面上的紅紗巾緩緩的扯了下來，所有的人同時一呆，俱沒有料到這個紅衣少女會是衞瓊霜。

吳劍南一呆，道：「是妳！」

衞瓊霜寒着那張潔白的臉道：「你早該猜出是我來了，要不然我怎會將你們的事知道的這樣清楚，密室中的計劃，還會景嵐供你們指使，這些我都清楚……」

吳劍南聲調大顫道：「妳竟出賣了我們……」

衞瓊霜冷冷地一哼，道：「這不是出賣的問題，而是你們做人的方式不對，我跟在你的身後太多日子了，每次你都留下了痕跡……」

吳劍南恨恨的道：「我若不是看在老先生的面子上，妳恐怕不會活到現在，我眞後悔當時留下了妳，要不然今天的人沒有一個能逃出我的手。」

衞瓊霜冷笑道：「可惜你的計謀敗露了，這叫害人不成反害已，你今天也許是遭到活報應，該死在這個大室裏……」

吳劍南陰狠的道：「要死我們都死，想要我姓吳的一個人死，嘿，沒有那麼簡單，至少在最後要拉個作件……。」

這傢伙凶狠的揚起了手中的長劍，在空中兜起一個大弧，表示決心一戰，不惜將自己生命虛擲出去。

衞瓊霜冷冷地道：「你不死心，我只好自己動手了。」

她身法極快，在輕輕一躍中，長劍已如水顫出，一連幾個劍浪，逼得吳劍南退了好幾步，吳劍南心中一驚，沒有想到這少女進境如此之速，點蒼一別，劍道上更見威力，他冷煞的大笑，揮劍一抖，劈了過去。（未完）

俠情新派長篇連載故事

流浪兩匹狼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夏侯芬率衆拯救江浪逃脫死亡關後，向他轉述褚天戈有意聘請他往當武教頭的意思，江浪忖思正好藉這機會，混入毀楚家仇人的身邊，伺機報仇，忙一口答允下來，跟着夏侯芬同回金沙堡，途中，夏侯芬帶他進入褚天戈設在外圍的一處馬場安歇，江浪隨着馬場主紀友軒進入為他安排的房間後，苓姑娘突然來訪，向江浪探詢她幼時的遭遇，江浪首先要她答應保守秘密之後，遂說出他的父母和小苓的父母及一干族人，均是被一羣馬賊所殺，小苓問他所知馬賊名字，江浪稱馬賊叫金沙塢——

賊窟逢知己　禁地懲狂徒

「金沙塢——」苓姑娘一驚，道：「好熟的名字……金沙塢……？現在還在不在？」

「老早已經解散了！」

「那……！」苓姑娘一臉痛苦的垂下了頭。

江浪冷笑道：「姑娘用不着頹喪，金沙塢雖然已經解散了，那個元凶大惡的匪首，如今卻依然健在！」

苓姑娘一驚道：「在那裏？」

「金沙郡！」

「呵——他是誰？」

說到「他是誰」這三個字時，她身子由不住一下子站了起來！

「姑娘請先冷靜一下！」

「江先生你說……他是誰？」

苓姑娘臉上染滿了淚痕，當她發覺到江浪正在注視着她時，她忍不住苦笑了一下，緩緩又坐了下來，她用一隻手，支持掩飾着臉，顯得很激動。

「姑娘妳要答應我一件事，我才肯實話實說！」

「我答應……江先生，只要你把那個萬惡匪首的名字告訴我，我甚麼都答應你！」苓姑娘道。

「好！」江浪道：「我要妳答應我不可以輕舉妄動！」

「你是說……」

「妳要報仇，我也要報仇，但是如果沒有計劃的報仇，非但報不了仇，而且只怕連自己的性命也要賠在裏面，姑娘，妳知道麼？」

「你是說仇人武功很……高？」

「在妳我之上！」

頓了一下，江浪才又補充道：「雖然我不知道姑娘武功有多高，但是我卻可以肯定的這麼說，這個人的武功，必定比姑娘高，而且要高出很多！」

「他是誰？」

「褚天戈！今天的名字是褚友義，不過連這個名字，今天已很少人再叫了！」

「褚……？」苓姑娘驀地呆了一下：「你是說……是老……王爺？」

「今天的金沙郡王，也就是昔日的金沙塢土匪頭子！那時他的名字是褚天戈，就是姑娘今天咀裏的老王爺！」

「呵——不——不……不……這太不可能了！」

她驀的站起來，大步向門外走出去。

「苓姑娘——苓姑娘——」

苓姑娘卻是頭也不回走出了門外——

江浪張惶的追出去，卻發覺到小苓背靠着一根木柱子，正自對着夜空發呆！

江浪緩緩走過去道：「姑娘，妳不相信？」

「我……」她垂下頭用力的搖着——「我不敢相信……不敢信！」

江浪冷冷的道：「我說的每一個字，都是實在的，要是有一字虛言，叫我五雷轟頂，屍——」

苓姑娘突地抬頭，如電的目光倏地迫視着他——

「我相信你就是了——」

說到這裏，她臉上帶出了一絲冷峻的苦笑，熱淚已滑滿腮旁。

「江先生，今天晚上我太激動了，還有很多話我還沒有問你……」

她定了一下，道：「明天你是不是要同着芬姐一塊回金沙郡去？」

「是的！」

「我會去看你，現在我要走了，我要冷靜的想一下！」

「姑娘去歇息吧！」他叮囑道：「剛才聽到的，千萬不可洩露！」

「我知道！」

她向着江浪作了一個苦笑，微微點頭，遂即轉身縱起，月夜裏，她身法是那等輕靈巧快，剎時間，已消失在黑暗夜色之間！

× ×

一行馬列，在第四日的日落黃昏時候，來到了察哈爾「阿巴噶左翼旗部」——

如今這個地方，已很少用蒙語作以上的稱呼，而都用漢語「金沙郡」這個稱呼來代替了。

馬列裏包括夏侯芬，小苓，丁鐸，以及「武術教導團」裏的幾名漢子。

江浪也在裏面。

今天是他生命裏最重要的一天，因爲不久他將要見到褚天戈——這個殺害他父母，以及全族人生命的大仇人！

七年以前一個黃昏，他與拜弟裘方曾在沙漠裏狙擊褚天戈一次，雙方交手，斷打得十分熱烈。

七年後的今天，無疑的他顯得老成多了。

這兩天，他有意留蓄着鬍子——希望不至於引起褚天戈的懷疑——

猶記得七年前的那個黃昏日子，由於風沙很大，他與拜弟都像當地人一樣的蒙着一層面布，在打鬥過程裏，面布雖時有飄動，但是他相信褚天戈還不至於看清了自己的眞面目！

以後雖然數次和金沙塢裏的人接觸，打殺，一來是褚天戈不在現場，再者自己也都圍有面巾，他相信不會有人認出自己來的！

儘管如此，他內心仍然是懷着鬼胎一樣的緊張。

他注意到那位苓姑娘的心情似乎比自已更沉重，在由「郭家屯」馬場出發算起一直到今天，整整的三天時間，曉行夜宿，她從來就沒有笑過，即使夏侯芬，她也很少與她說話！

好在這位苓姑娘平素就有一個「冰美人」的外號，對於她的冷陌，大家早已習爲常事，不以爲怪，誰也不曾想到她有甚麼特別！

想像中「金沙郡」不過是荒漠裏的一塊綠地，儘管是富庶，也不會有太傑出的成就——

然而，就在江浪的眸子，一接觸到金沙郡的城門時，他就知道自己的這一猜測完全錯了！

簡直是一種奇跡！

難以令人相信的是，在這種窮漠僻壤的地方，竟然會有這麼頗具規模的一座城池建築！

飛簷，畫柱高揷雲天，眞個是美不勝收！

此刻那城池正門大開，隔着護城河緩緩放下一座吊橋，用以接引來人一行。

吊橋一端方自搭接彼岸，即見由金沙郡城池之內馳出三騎快馬！

三馬一白二黑，腳程極快，轉瞬之間，已馳近眼前。

第一匹白馬之上，坐着一個四十左右，瘦小乾癟的漢子，那漢子身披一襲紅色緞質披風，神態自負昂然！

他身後緊隨着兩騎黑馬，坐着兩個魁梧的年輕漢子，二漢子，各人手上托着一個銀盤，內置酒器。

三騎快馬速度奇快，在爲首白馬昂首一聲長嘶中，已臨眼前。

第一匹白馬上的削瘦漢子，首先翻身下馬！

他身後二漢子，各自邁腿，由馬首上跨過，動作劃一，姿態優美，極其輕快的已落身在地！

紅衣瘦漢一臉笑容的向着馬列爲首的夏侯芬，抱拳一揖，恭聲道：「大小姐回來了——老王爺特命迎駕，來遲一步，請勿怪罪！」

言罷轉身自身後漢子手上銀盤內拿起一個銀盞，由另一漢子處取過一個壺，斜滿了一杯酒。

紅衣漢子高高舉起酒盞，效法古禮，在馬前潑下了一杯酒，以示歡迎！

於是，二黑衣漢子持酒器近前。

夏侯芬以後各人，每人都喝一杯——

江浪也不例外！

他心裏不禁暗暗好笑，暗思着褚天戈當眞一腦子的帝王夢幻，居然一切行止，也都模仿宮廷帝王規矩，可眞應上了那句話——

「天高皇帝遠，猴子稱大王」！

他自封爲「金沙郡王」，已失體統，騰笑江湖，再要模仿這些不倫不類的名堂，更令人爲之發噱！

紅衣漢子表演了這一套不倫不類的規矩之後，即由袖內取出一個絹製的手卷，打開來高聲宣道：「老王爺有旨！即宣公主與新來的武術教練江先生上殿！」

這裏把「小大姐」的稱呼改爲「公主」更令人爲之失笑！

夏侯芬紅着臉微微嗔道：「崔平，够了沒有？我不是說過了嗎，以後不要給我來這一套，江兄第一次來，你們也不怕人家笑話！」

江浪這才知道那紅衣瘦漢原來就是崔平。

只見此人四十二三的年歲，黃焦焦的一張臉，兩腮低陷，兩耳招風，一雙深陷在眸眶子裏的眼珠子，却是含蓄着灼灼神光！

聽到了夏侯芬的話，他欠身笑道：「這是老王爺的規矩……不敢不遵——」

他嘻嘻一笑，眸子瞟向江浪，抱拳拱道：「這位想必就是江朋友了，失敬，失敬！」

江浪既想進身褚天戈身側，這類人物不得不畧爲應付，當下在馬上抱拳道：「崔平兄大名久仰之至。」

崔平聽他這麼說，臉上瀰滿了笑容，只是却又顯出了幾分傲氣。

「老王爺聽說足下一身功夫了得，頗想見識一下，江兄你來得太好了！請！」

說完翻身上馬，遂即轉身領前帶路。

大家夥也催動坐騎，浩浩蕩蕩通過吊橋，直向城池之內魚貫而入！

在通過活動吊橋時，江浪抬頭見城上雕刻着三個描金大字「金沙郡」！

一行人完全通過之後，只見八名赤膊着上身的魁梧大漢，用力的搖動着一個鋼製的絞盤，一片克克聲中，竟把搭向對岸的巨大吊橋重新吊起。

對於「金沙郡」這個地方，江浪是聞名已久，却是第一次眼見。

只見城門兩側，有兩列雄糾糾的持刀武士分爲左右，各人一身黃布衣靠，頭紮布巾，刀身映襯着夕陽，泛出一片刺目炫光，十分威武。

馬蹄踏行處，是一條靑石板鋪就的平直道路，沿道兩側商店林立，行人如鯽。

以崔平當先，一行快馬如飛，馬蹄印在石板道上，發出了嘹亮的蹄聲，惹得兩側行人，人人駐足觀看。

江浪在馬上眺望，只見金沙郡大約有五十里見方，除了這條頗具規模的大道是以石板鋪就以外，郡內尚有三四條縱橫的黃土道路，數千戶房舍，點綴在濃綠，金黃不等的莊稼之間。

不可否認，「金沙郡」是一塊富庶的地方！

只可惜強自加諸了一個野心殘暴的統制者，使得這塊幸福的沙漠綠洲，隨時都有衝鋒陷陣，喪命沙場的可能！

江浪心裏不勝感慨！越發的覺得自己此行任務重大！不可以掉以輕心！

前行來到一排石舍，舍前是一片頗具規模的較技習武空場，這時場子裏，正有百十名年輕小子捉對兒的赤手搏鬥着！

一行人快馬而進，中途丁老七等一干漢子陸續散開，僅僅剩下江浪，夏侯芬，苓姑娘與崔平等數人。

夏侯芬有意把馬放慢了，使之與江浪併行。

「我義父這個人很直爽，就是過於自負，你等會見着了他，千萬不要介意！」

她的眼睛瞟過來，似笑不笑的囑咐着他。

江浪點點頭：「我知道！」

夏侯芬一笑：「你看我們這個地方怎麼樣？」

「稱得上是塞外江南！」

「你眞會說話！」

江浪一笑道：「姑娘可知老王爺爲甚麼要見我？」

夏侯芬點頭道：「我正要告訴你！」

說時她眸子前面瞟了一眼，才道：「你要留意一下，我那義父最會出其不意的考驗人家的功夫！」

江浪微微一笑，沒有答話！

夏侯芬道：「你的功夫用不着担心，我不過是提醒你一下而已，免得一時措手不及！」

「謝謝姑娘關照！」

說話時一行人已來到了一處巍峨建築物前面——大概就是褚天戈下榻的「郡王府」了。

那是一座佔地極大的廣厦，高聳的樓閣，延綿着有數幢之多，雕樑畫柱，飛簷參差，雖然比不上眞正的紫禁城大內宮宇，却較諸熱河郡王鐵崇琦的府殿，並不遜色。

各人在殿前下馬，早有小廝迎上來，把馬牽走。

江浪留意到這三天以來，那位苓姑娘很少說話，自從她得悉殺害自己父母以及族人的大仇元凶；竟然就是自幼收養自己的恩人褚天戈時，她整個的心志，幾乎完全陷入沉痛的苦思裏。

一直到現在，她臉上從毫不見笑容。

大家下了馬，她只默默的與夏侯芬打了個招呼，逕自向着內院繞去！

若非江浪早已知道她是一個十分內在的人，眞要懷疑到她是在與自己嘔氣了。

也說不出是甚麼原因——

自從他第一眼看見這個舉止端莊，態度文靜的姑娘之後，心裏可就深印的下了對方的影子，這個影子再與孩提時那個叫小苓的幼小影子聯在一起，他就愈發的加深了對方的印像。

小苓的身世和夏侯芬是不可同日而言，前者是富門出身，雖然說也是自幼遭遇到家破人亡的不幸，然而却幸運的爲褚天戈所養，並蒙收爲義女，依然過着錦衣玉食的生活，自從她找到了陷害自己的仇人曹金虎順利復仇以後，她內心的憤恨遺憾，已經不復存在！

然而小苓就不同了！——

這個不幸的姑娘，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道自己眞實的身世，雖然亦爲褚天戈所收留，那只能稱爲「寄人籬下」！

更慘痛的是，這個收養她的人，竟然就是她的殺家大仇人！在她驀然得悉了這個消息以後，內心無比沉痛，可想而知！

江浪如其說喜其文靜的姿色，不如說同病相憐於她的身世遭遇——

有了這一層關係，對於小苓這個人，他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脈脈相關，彷彿本身血液也與她暗裏相通！

目睹着小苓臨去的黯然神色，他的心情也彷彿變得沉重了！

他眼神兒追循着她臨去的背影，情深的瞥了一瞥，不可否認，他期盼着再次的見到她！

還有很多話他還不曾告訴她，他還不能够眞的確定這個小苓眞正的就是小時候的那個小苓！

這一切，都在這一霎間湧了出來！

她目睹着小苓苗條的背影，突然悲從中來，忽然覺出一雙眸子有些溫潤感覺。

「怎麼回事？」

身旁的夏侯芬撞了他一下。

江浪猝然一驚，遠逝的目光硬生生的拉回來，跳接在眼前這個姑娘的臉上！

他的臉禁不住紅了一下！

夏侯芬冷冷一笑，女孩子的心思特別靈敏，用不着說一句話，她就知道是怎麼回事！

夏侯芬冷冷道：「以後有的是機會，何必急在一時！」

說了這句話，她賭氣的先走了。

江浪心裏一呆，暗暗責怪自己的不沉着，當時苦笑了一下，快步跟上去！

崔平遠遠在殿階等候着！

江浪追上了夏侯芬的腳步，後者一霎間，臉上就像罩上了一層冰霧般的寒冷。

長長的一條花石甬道，夏侯芬一句話也沒有說，江浪自然也不好說甚麼找釘子碰！

崔平陪同着二人穿過了眼前這座大殿，經過一片花園，眼前是一片波明如鏡的湖水。

湖面上植養着半湖殘荷，就在湖心地方，建築着一幢頗具匠心的閣樓——

有一道鮮艷彩石所砌的長堤，蜿蜒的

由陸地接通向湖中閣樓，那堤道兩側，修建着朱紅奪目的兩排扶手，幾隻水鳥啁啾的掠波剪影飛過，波面上倒映着當空的夕陽彩霞，端的是一處好所在。

如非江浪心裏那腔讎仇太深重，他幾乎爲眼前的這番景緻所沉醉了。

一想到即將面見元凶大仇，他連一絲鬆快的心情也提不起來。

崔平，夏侯芬，江浪，三個人踏上堤道！

湖心閣樓前懸有一方巨匾，黑底綠字，刻寫着「心明閣」三個大字！

這時閣前先已有四個穿着短裝的少女迎侯在那裏！

四少女身材高瘦，亭亭玉立，服式一致，上身是一件翠綠色的多褶短披，下身是一件短及膝上的同色裙裾，露出白嫩的一雙玉腿。

江浪在這地久居，只一眼就看出這幾個女孩子，都是漢家女子，而是哈薩克歸化了的少女！

褚天戈偌大年歲，身前却使用了一羣綺年玉貌的少女，雖然未必就肯定他有甚麼不可告人的隱私，但是心術不正，却是可以認定。

三人走近樓前，四名少女一齊蹲下請安！

崔平道：「老王爺呢！」

一名少女操着熟練的漢語道：「王爺在樓上打坐，剛才關照說，公主來了，只管上去！」

三人直接步入，進入樓下正廳。

江浪足方步入，只覺得眼前一亮，原來這所樓廳呈八角形建築，八面軒窗同時敞開着，樓廳裏洋溢着一片夕暉。

正廊外是一圈迴廊，擺設着高架盆景，懸養着幾樣珍禽……

時近黃昏，水面上浮着一層薄薄的霧色，徐風輕襲，這時候籠子裏的鳥婉轉的鳴叫着，使人立刻爲一種寧靜的氣氛所感染！

江浪忍不住長長吁了一口氣！

他萬萬想不到，昔日耀武馬上，殺人如麻的一個綠林魁首，一旦脫離了打殺生涯，竟然會有這麼一番寧靜生活享受……

然而褚天戈畢竟不是眞正的退隱，他內心並不會因此而顯寧靜！

他住在這樣寧靜，幽美的湖光水色裏，內心所醞釀着的却是一種霸業，一種永遠也填不滿的私慾！

江浪不禁內心裏發出了一聲浩嘆——

他忽然有所警惕，發覺到這個人的不可輕視！

地上鋪着厚厚的一層地氈，腳踏上去極其柔軟舒適！

江浪隨着夏侯芬，崔平二人方自踏上樓階，即見一個黑面魁梧漢子，由梯面現身而出——

原來在梯半側方，有一道迴廊通向別處閣樓。

那漢子原先就是在側面梯門，聽見人聲才現身而出！

這人四十左右的年歲，濃眉巨目，身上穿着一襲紫色袍褂，却在橫腰地方圍着一口連鞘的修長軟刀，一眼看上去，就可以判定是一個身懷絕技之人。

這人乍見夏侯芬抱拳笑顏道：「公主回來了？……」

眼光向江浪一瞟道：「這位想必是江爺了？」

江浪抱拳道：「不才江浪！」

那人上下打量了他幾眼，微微一笑走前，探出雙手向着江浪身上摸去。

江浪猛然一驚，閃身後退！

不意那人身法奇快，竟然如影附形的跟着江浪身子欺了過去，依然探手向着他身上摸去！

江浪自是不依——

四隻手很快的交接了幾下！

那漢子想是未能得逞，面上頓時顯出不愉，他身子後退了一步，冷笑道：「江爺好功夫——只是這宮裏的規矩，桑某要確定一下江爺身上有沒有帶甚麼兇器，才可放行，江爺你多多包涵！」

他說話時，臉上帶着怒容！

話聲一落，他的一雙磨盤大手，頓時向着江浪兩肩上搭去！

這人身手顯是了得，由於平常在金沙郡是有數的高手之一，此刻當着夏侯芬與崔平眼前，自不甘心被一個外人給比了下去！

是以他決心一上來要把這個人制服了，好爲自己爭回面子來！

現場的崔平，原是可以制止這番不必要的衝突，只是他却是別有深心，打算借着這個姓桑的蓋世身手，而給新來的江浪一個下馬威！

而夏侯芬，却又有另外的一種想法！

原來這個魁梧的黑面漢子，正是「金沙郡」第三號人頭，人稱「恨地無環」的桑二牛！

這個人不是純粹的漢人血統，父親是漢人，母親却是一個生番，由於天賦奇能，自幼即具有神力，能徒手生裂虎豹，少年時即隨同褚天戈稱雄塞外，過着打家刼舍的盜匪生涯！

由於此人的天賦奇能，是以爲褚天戈所格外器重，特別又傳授了他一些絕技，收爲心腹。

桑二牛與崔平兩個平素在褚天戈面前，爭寵得厲害，誰也不服誰！

兩個人都够囂張的！

夏侯芬因知道江浪一身武功了得，樂得借着江浪的身手給他一些教訓。

有了這樣的心思，所以她也樂得作壁上觀，並不出聲制止！

桑二牛一雙大手用力的向着江浪肩上拍來，十指之間却暗含着拿穴的手法，只要江浪的肩頭爲他雙手拍上，定能使對方動彈不得——

他用心只不過要爲給對方一些顏色瞧瞧，倒也未曾想下毒手，滿以爲自己天生神力，這一拍之下，對方必然受不住！

這個想法，正與當日那個丁老七是一樣的！

他那裏又知道，江浪也是與他同樣的心思——這正是他在褚天戈面前進身的良機，自然不會輕易錯過！

因此，就在桑二牛兩隻大手拍下的一刹那，江浪兩隻手掌也陡地反迎了上來。

四隻手掌猝然一交接之下，只聽得「克克」一陣骨响之聲——



江浪與桑二牛互較內勁。

先是桑二牛身子一陣子戰抖，繼之是他那張黑臉，一剎間脹爲豬肝顏色！

夏侯芬與崔平都知道他素有神力之稱，此時見狀，也知道他正貫施內力。

這種實力的相搏，夏侯芬不禁暗暗爲着江浪担心起來！

江浪何嘗不知對方以神力見稱！

如果此刻眞硬碰硬的與對方較力，江浪可沒有十分制勝的把握！

他眸子略一打量對方用力的架式，也就知道了他力道的中心！

桑二牛正把內力向雙掌上集中，無形中下半截軀體就失了重心。

江浪只覺得他，手貫注的內力刹時間有如巨濤駁浪，竟然使得自己有不勝負荷之感！

桑二牛正自把全身力道向掌上集中——

驀地，江浪手掌向下一沉，借着這一沉之力，他足下向前搶進了一步，雙手霍地向側方一撥！

這一手功夫，可就是四兩撥千斤的竅門力道了。

隨着他的雙手向外一撥，借力施力的一送，桑二牛偌大的身軀，就像是一陣風似的被送了出去！

二人立身之處原是在樓梯中半，如此一來，桑二牛壯大的身軀直向着樓下大廳中墜落下去！

當然！這麼一點高度，是摔不着他的，可是這個險卻是丟定了！

「恨地無環」桑二牛就空一滾，身子直墜大廳，他已經難以再保持住悠然的姿態，身子沉重的落下來，發出了「砰！」的一聲，足下踉蹌着，差一點摔倒在地！

當着夏侯芬與崔平的面前，這個臉他實在丟不起，當時怒喝了一聲道：「小輩，欺人太甚！」

嘴裏嚷着，腳下用力一頓，已縱身而上！

身到拳到，兩隻手握緊了拳貫足了內力，直向着江浪兩處胸肋上搗了過去！

江浪鼻子裏冷哼一聲，用「蝴蝶散手」的手法，向外一分雙手，已把桑二牛雙手撥開一旁。

桑二牛怒叫一聲，身子向左一偏，已把一條右腿飛踢而起！

可是這隻腿卻被斜刺裏崔平遞出的一隻手接了個正着。

桑二牛瞪着眼睛道：「你——？」

崔平冷冷一笑，把他的腿鬆開道：「算了吧桑頭兒——這裏不是打架的地方，要是驚了老王爺駕，你我都担待不起。」

桑二牛臉色一紅，不再多言！

他那一雙赤紅眸子，忿忿的注視着江浪道：「好吧，今天的事咱們暫時擱下，早晚我還會碰上——」

說完怒衝衝的向後退了幾步！

崔平却躍過來，冷着臉向江浪道：「江兄你是第一次來，這裏的規矩，你大概還不太清楚，剛才這種情形，要是讓老王爺看見，只怕不太好吧！」

江浪正要反唇相譏，却見梯道側門內，步出了一個黑衣勁裝漢子！

他一現身即抱拳道：「老王爺醒了，請即進內參見！」

江浪只將出口之話半途忍住，一行人就在這名黑衣漢子帶領之下，由梯半這側門步出。

側門外通着一道曲折的空中廻廊，廻廊裏陳設着一盆盆的盆景！

就在這道廊子裏，每隔幾步，即有一名黑衣佩刀漢子立在廊邊，可見褚天戈這人，儘管是身負奇技，對於自己却是防備得十分嚴謹！

這道廻廊伸出約有十丈左右，廊道盡頭是一座圓拱形敞廳。

這時廳門敞開，一個穿着葱色的俏麗少婦立在門口，她乍然看見夏侯芬走近遂即飛奔上來！

夏侯芬也迎過去，嬌喊了一聲：「三阿姨！」

俏麗少婦嬌聲道：「大小姐——怎麼才來呀！等了妳老半天了！」

一面說一對桃花眼，却不由自主的在江浪身上轉着。

「這就是——」她笑了笑，附在夏侯芬耳邊，小聲說了幾句！

夏侯芬笑着掄拳，在這個年輕婦人肩上搥了一下道：「三姨妳壞死了——」

那少婦咯咯笑着，手挽着夏侯芬先而向着敞廳內步入！

那座拱形的圓頂敞廳，四面軒窗大啓，而每一扇窗前，皆覆遮着一幅淡綠色絹簾，絹簾被風吹飄而起，有如海波一般的起伏不已，煞是好看。

就在這所半空中的樓廳之間，盤膝趺坐着一個錦衣老人——

江浪只一眼，也就認出了正是與自己

有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褚天戈！

歲月匆匆，接近有十年不曾看見他了，看上去他的頭髮已全部都白了！只是臉色紅潤，神采栩栩，絲毫也不顯老態！人的相貌常常會因爲身份的變異而有所不同！

昔日褚天戈是來去沙漠，到處橫行的一個刀客的頭子，那時候看上去，他就像是一個土匪頭子般的霸道，一臉的横肉虬髯，說話時聲若洪鐘，大馬金刀的横戈馬上，確實是威風八面！

今天的褚天戈顯然是有所不同了！人們第一眼看見他的就是頭上如銀的白髮。

「白髮」代表「長者」與「和善」的意思，首先給人以尊重之感！儘管這個人骨子裏藏着陰鷙與奸詐，但是他給人第一個印像，多半是和藹可親的！

由於素日的養尊處優，他的皮膚已不同於昔日的古銅顏色，看上去色作粉紅，再加上他寬適華麗的衣着，以及堆滿和顏悅色的一副笑臉——

這一切都顯示他已經不再是昔日那個殺人放火的褚天戈了。

他自封爲「金沙郡王」，看上去也確實具備有一個王爺的風度——起碼外表上看來是如此！

敞廳內設置有一個金漆的木架，那木架有兩丈見方大小，架面上厚厚的一層白色熊皮！

褚天戈就盤膝坐在這塊熊皮上面！

面對着這個大敵，江浪內心的激動，眞有點不可自已！

他强自克制着自己，非但不使這種情緒現出在表面上，而且更要做作出一副樂於接受於對方的笑容！

這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江浪却作到了！

因此當他躬身抱拳，向着面前的褚天戈行大禮時，任何人也不會懷疑到他的心術不正！

江浪特別的再盯了面前老人一眼——就在老人的前面額頭上，那一隻被稱爲「獨眼金睛」的箭疤顯然還在，只是爲了適應今天的身份，那隻獨眼經過了一番美化，除了原本就塗有的金色以外，另外在其上加了一圈圓形的金印！

這一番做作，倒像在暗示他眞的是「眞命天子」似的！

「江壯士請坐——」褚天戈點了一下頭道：「賜坐！」

江浪躬身道：「謝坐！」

才在一旁鋪有獸皮的一張玉石鼓上坐了下來！

褚天戈似乎對於他膝下的這個義女夏侯芬特別疼愛，只見他輕輕的手攬着她，讓她併肩坐在自己身邊，那個叫三姨的如花少婦，却坐在他另一邊，玉女白髮，互增顏色。

至於那個身兼禁軍總教頭的崔平，却沒有座位，從一進門到現在，他始終恭敬的侍立一邊！

「金沙郡王」褚天戈一雙老於事故，極其精銳明亮的眸子，這時平平的迫射過來。

江浪幾乎爲之胆怯！

他鎭定了一下，並不逃避他的目光。

他確信對方不會認出自己！

一名穿着長裙的長髮宮女，由廳外步入！

她手裏托着一個托盤，裏面是精美的四色糕點！

那宮女進門之後，口中嬌聲喧道：「老王爺吉祥！」

一邊說，一面請了個安，然後才把點心放下，再請安告辭步出——一切的樣子，都像是在學着宮裏的規矩！

「金沙郡王」褚天戈明亮的一雙眸子，仍然注視着他，這種樣子倒使得江浪心裏眞發毛，眞弄不清他是不是眞的認識自己了。

果然他微微一笑道：「江壯士，我們以前見過面沒有？」

「好像沒有！」

「你確定我們沒見過面麼？」

「確定！」江浪肯定的點頭道：「老王爺金玉其身，在下只是風塵裏的一個浪人！身份判若雲泥，在下是不會有這個榮幸的！」

褚天戈聞聲忍不住大笑了起來！聲若洪鐘，整個的樓廳都爲之震動了起來——

笑聲一頓，他大聲道：「說得好，說得好——只是江壯士，你莫非不知道我也是江湖出身麼？」

「這個——」江浪一笑道：「倒還不曾聽說過！」

褚天戈嘿嘿笑道：「老夫早年出身草莽，行俠作義，爲衆人所愛戴，才有今日之成就——所以你不要妄自菲薄，須知風塵自古出英雄啊！」

江浪抱拳道：「老王爺見愛，在下豈能與老王爺你老人家相提併論！」

褚天戈嘿嘿一笑道：「我這女兒前一次爲報家仇，不愼落入官人手中，幸爲壯士所救，這件事我十分的感激你——聽說江壯士還有一個拜弟，何以不見他一齊到來？」

江浪苦笑道：「我那裏拜弟死了！」

「啊——」褚天戈道：「這是……」

夏侯芬輕輕推了他一下，道：「義父——你老人家就不要再問了……總之，那位裘恩兄的仇，江恩兄已經代他報了！這是人家的傷心事情，你老人家就不要再多問了！」

褚天戈長嘆一聲道：「眞是太可惜了——我原打算要重用他呢！」

江浪冷笑道：「這是我那裘拜弟沒有造化與福份！」

褚天戈道：「我一向最看重有功夫的年輕人，江壯士你師承何人？學的是那一派的功夫？」

江浪心裏一動！

說來好笑，他自幼爲焦先生所收留，練了近十年的武功，平素與師父是離多會少，雖然靠自己的努力，以及師父的指示得宜，學成了一身奇技，可是師父的大名，他却是實在不知道！

至於談到那一門派，他就更不知道。

這個謎團，當年他曾經不止一次的向師父探詢過。但是師父每一次，總是避而不談！

（未完）

俠情短篇故事

神龍·文
盧令·圖

峨嵋雙秀



護寶失寶　施騙受騙

這天一早，天龍鎭來了一羣各式各樣的青年武林好手。

這其中自然包括了當時四大派別的崑崙，武當，天山，峨嵋的後起之秀。

除了這等規行矩步之人，黑道上，也來了不少朋友，端的是龍蛇混雜，良莠俱齊。

他們帶來了天龍鎭十年來未嘗有過的熱鬧，酒家茶樓與客棧，早就擠了個滿，進鎭口那所小小的清風古寺，也住了百幾十人。

晌午過後，遙進天龍鎭的人開始疏落，驕陽似火，炙得大道上幾個趕路的行人，汗如雨下，揮個不止，但臉上却無不勝其苦的表情，一若趕來參與偌大的一件喜事般，心情自是輕鬆得緊。

便在這時，馬蹄「得得」，兩匹關外良種的花斑神駿，緩緩向天龍鎭馳來。

與其說是悠悠自得，倒不如說飽受風塵之苦，已是疲乏不堪，即那二匹良種神駒，也疲態畢露。

馬背上馱着兩個書生打扮的青年，雖是風塵蓋臉，仍難掩其眉宇勃勃英氣，尤以渾身素白打扮的一個，瞧他的眉目，更是英氣迫人，身軀却比素藍打扮的青年較爲瘦小，肌膚如雪，驟眼還當他是女子的喬裝。

這二個青年，年紀約莫廿一二之間，身邊帶了一個小包裹，此外便沒有甚麼。不久，來到清風古寺之前，雙雙停了

下來，互望一眼，又齊齊向天龍鎮望去，神態微見緊張。

片刻，藍衣青年喃喃的道：「這兒看來有甚麼慶典啦！」

白衣青年的視綫一直瞪着鎮上，點點頭，道：「是啊，這兒一定有甚麼慶典，不過我們已趕了三晝夜，這時節就是天塌下來，也得要找一個地方來歇歇脚啦！」

藍衣青年緩緩回過頭來，道：「看啊，那些人潮，找個地方歇脚不易呢！最好還是趕了這一程，到了龍陽驛再算。」

白衣青年可沒有作聲，緩緩收回視綫，瞥了同伴一眼，二人四目交投，白衣青年似感不安，臉上輕輕泛起一陣子臊熱，旋卽垂下頭來。

藍衣青年說道：「三弟，你可是累透了！」

叫三弟的搖搖頭，忽然又抬起頭來，一振精神，表現出很是剛勇無前的樣子道：「人倒不打緊，可是牲口却吃不消啦！再趕一程，恐怕未到龍陽驛，我們便得步行了。」

其實這兩匹關外良駒，雖然疲態畢露，要是繼續趕上一百幾十里，倒沒有多大關係，只是白衣青年另有一番打算罷了。

藍衣青年想了想道：「既然如此，我們決定在這兒歇一歇再算，反正還有一整天時間…………」說到這裏，他忽然把話頓住，馬上便向同伴打了一個眼色。

白衣青年一怔，這時已傳來一陣叮噹鈴響和嘻哈的笑聲，接着身邊走過三個怪模怪樣的人。

他們都是四十左右年紀的漢子，各都穿了一襲不長不短的黑白二色袍子，身繫一條草繩，這草繩的兩端各栓了一個金光閃閃的鈴子，發出清脆聲音來。

三人扭股糖兒般，片刻走到鎮上。

白衣青年輕輕「哼」了一聲，露出極其厭煩的神情，道：「這三頭怪物老是跟上來，眞是叫人煩死了。」

藍衣青年却神色緊張，輕輕的答：「煩死倒好，我就懷疑這三人的行藏，會對我們此行不利呢。」

白衣青年「嗯」的一聲道：「憑那三點子也配！」

藍衣青年道：「三弟，別小覷人家，所謂怪人多狡詐，江湖風險，比比皆是，我們此行事關重大，不能不小心的，你可記起這三人在甚麼時候開始露面的？」

白衣青年稍一思索道：「還不是三天前在王家村遇上的。」

藍衣青年點頭道：「可是，第二天又給他們跟下來，今天……」說到這裏，面色一沉，神態更見肅穆，壓低嗓子道：「三弟，那件東西你可保存妥當了沒有。」

這一問，白衣青年也暗自一怔，急忙探手入懷。

白衣青年吁了口氣，道：「二哥，別顧慮這麼多，那東西除非我沒有發現，否則不會輕易失去的。」

藍衣青年聽了，也重重的吁了口氣，像放下了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神情也開朗得多。

他一挺腰身道：「好吧，就在這小鎮找個地方好了。」

說完，一夾雙足，牲口便洒開四蹄嘩啦啦，直往天龍鎮馳去。

白衣青年也緩緩的在後面跟。

來到鎮上，便見人頭亂鑽，三羣五隊的，不知在談論些甚麼。

白衣青年大感奇怪，便注意那些人羣所談的話，可是因此却給人潮驅開了，無法跟上前頭的藍衣青年，一忽兒更落後了多丈。

他欲待加快脚程，却又不易走動，又不好高叫，只好不停的注意同伴的去向。

轉過另一條大街，更是熱鬧得緊，不過，好些人壓根兒不知發生了甚麼喜慶大典。

白衣青年暗中注意的工夫沒有白費，知道鎮上的慈悲庵主持尼姑靜妙大師今天爲女兒公開選擇佳婿。

大概她的女兒出落得比天仙還美得多罷，因此引來不少青年。

白衣青年却暗裏害臊起來，暗罵妙靜不清靜，做尼姑竟像俗家般。

婚喜之事，對於空門子弟，便是不能牽惹的。如此一來靜妙這尼姑不想也知是不守清規的女子。

不過姑勿論守不守清規，尼姑嫁女，倒是一件罕有的怪事。

白衣青年不期也給這奇事動了好奇心，打算找到歇脚之所後，便看看熱鬧。

那知再一抬頭，已失去同伴所在。

急急隨着人潮轉了個街口，那裏是一條四通八達的大街，人潮已疏落一點，但却沒有找到同伴的踪跡，好容易又轉到一條較僻的街道，跳下馬來。才翹首找尋同件去向。

忽然聽到一陣叮叮噹噹的鈴聲和嘻哈的笑聲由遠而近。

白衣青年一怔，轉角處，便來了三個人。

正是清風寺前見到的三個怪模怪樣的人，依樣扭股糖兒般纏在一起，一似孩童爭奪甚麼扭作一團。

白衣青年幾番遇到這三個怪人，都欲查個根底，只是都給同伴阻止了，這時同伴（卽藍衣青年）不在身邊，正好乘此機會。

他眼見三人盲了似的迎面而來，絕無閃避之意。

那知三人快要走近時，忽地又吵了起來。

三人尋且大打出手，一追一逐，便到了白衣青年身邊，其中一個給人打了一掌，踰的倒向白衣青年的身上。

白衣青年有心查查這三人的底子，眼見這人退到，右臂暗暗運勁在那人右邊「章門穴」推了一掌。

那人「喲」的一聲滾在地上亂叫，兩個銅鈴更是叮噹的亂响，似是着了他的道兒。

白衣青年一笑，心說：「二哥的顧慮多餘啦，那都是膿包。」

說罷便自點足縱身，竄上馬背，便自離去，也不管滾在地上的人死活，逕找藍衣青年去了。

才轉得一條街，這裏人潮又擠得水洩不通，躊躇間，人叢中忽然走出一老嫗，龍鍾老態，怕不止古稀之年，在常人眼中的貌相極其普通。

可是，白衣青年才瞥了一眼，不禁「噢」的一聲，幾乎驚叫起來，忖道：「這老嫗怎麼兩隻手黑白分明，難道就是師傅口中所說的陰陽手冒老嫗，若然，非避去不可。」

那知，白衣青年才撥轉馬頭，老嫗已走在他身前，沉着聲道：「你可是八卦派秦一明的弟子峨嵋雙秀之一的粉面羅刹司徒英。」

白衣青年一聽，這老嫗不唯身形手法快捷無倫，更且知道自己的姓名。

這老嫗十九是黑道中的第一把交椅人物陰陽手冒老嫗了。

白衣青年大大吃了一驚，便自記起了師尊八卦秦一明的話，說此行不遇見這人，事情總會順利，若遇上之時，那就棘手，非千萬小心不可。

被稱作粉面羅刹司徒英的白衣青年，雖未見過陰陽手冒老嫗，剎下的老嫗，怕不就是她，眼睛打量老嫗，心中兀自思量如何應付。

片刻，他才輕輕的答道：「在下是司徒英，不敢問婆婆是否就是人稱陰陽手冒老前輩？」老嫗陰惻惻的笑了一聲，道：「倒算你有點眼光，令師可好，此行關係重大，怎不親自一行，難道有別的事羈身不成。」

司徒英聽了冒老嫗的話，竟然清楚自己此行任務，不禁駭然，一時間吶吶不知所答。

但他的手却不期然向懷中摸去，生怕這樣對話，懷中的東西便會給她竊去。

那知司徒英手還未及觸及衣服，老嫗已然冷冷道：「小子！還要摸嗎？那東西早就給人拿走了。」

司徒英那肯相信她的話，半個時辰之前還在懷中，那知一摸，面色倏變，果然失去，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甚麼時候失落呢？

冒老嫗哈哈大笑道：「秦一明一生謹愼，這番却大大失算了，怎麼只注意我冒老嫗一人，不知岷江三怪比我更眼紅此事啊，也是他合該倒霉了。」

司徒英聽了，恍然明白過來，才知那三個怪模怪樣的人，就是出名狡猾的岷江三怪，看他們眞的衝着自己而來，懷中的東西，怕不就是剛才給其中一怪倒在自己身邊時，乘機摸去。

這出手，叫自己渾然不知端的是俐落驚人，這次如何向師傅交代，深悔自己沉不住氣，致有此失。

冒老嫗不斷陰笑，打量了司徒英片刻道：「你同伴孟千行在雲來棧等你啊，還不去想個辦法，我可沒有空陪你急了，還要趕到慈悲庵去看尼姑選快婿，你兩師兄妹有空趁趁熱鬧也好。」

說了，便一拐一拐的，轉入一條小街而去。

司徒英簡直呆如木鷄，尤其是「兩師兄妹」的一句說話。他心想：「這老嫗的本領，怎麼會連自己……」

才想到這裏，便給一聲叱喝之聲驚住，接着「潑剌剌」來了五六騎，爲首的是個俊秀不凡的紅衣青年，拿了一柄長劍，更見其英姿勃勃，後面來了四騎，那都是官差打扮。

看來這紅衣青年，是個甚麼官的兒子，趕着到慈悲庵去。

司徒英已是頹喪得如喪家之犬，那還動這閒腦筋，打算找着師兄才作計議。

司徒英帶轉馬頭尋覓老嫗所說的雲來客棧。

費了半個時辰，才由一個自告奮勇的小孩子帶到客棧，在門口下了馬，便抓了一把碎銀給那孩子，作爲酬勞。

可是，那孩子却搖頭說道：「我不要銀子！」

司徒英大感奇怪，打量這個小丐兒差不多的孩子，不知他怎會拒絕收受，於是再多檢一些，孩子還是搖頭不要。

司徒英心中有事，已有點不耐煩，便問孩子要甚麼。

孩子睜大眼睛答道：「我是奉大哥之命給你帶路的，甚麼也不要！」

說了，回首離去，奇怪得司徒英呆了一陣，知道師傅的話不錯，天龍鎮周圍五十里，奇人異士正多，這孩子來路更是奇怪。

「這個孩子的大哥會是誰呢？」司徒英不能不推想，「爲甚麼會派個孩子帶自己的路，這人不也分明清楚自己此次的行藏麼？」

可是不管司徒英抓耳揉腮的想，仍是沒有想出端倪來，兀自呆在雲來客店門口的空地上。

忽地來了一陣步聲，司徒英抬頭一望，見是師兄孟千行回來，見他氣急敗壞，心中更是難過，便迎上前道：「二哥，那東西……」

孟千行茫然望着師弟，沮喪不堪的道：「三弟，你不必說了，事情我都知道，且到房中再打算。」

司徒英一楞，料不到自己出錯的事，他那麼快便知道，急問道：「二哥，你是否也遇到了陰陽手冒老嫗！」

孟千行點頭，道：「遇到的不但是她，還知道千手佛盧百環也來了，這兒的房間也是他爲我們留下的。」

司徒英詫異得張大了咀吧，好一會兒才問道：「千手佛是不是指那一個丐帮首領！」

孟千行道：「正是。」

司徒英才明白那小丐兒口中的大哥是那一路的人。

他們談話，這邊來個小二，接過了司徒英的牲口，二人才雙雙入到客房。門一關起，司徒英又忍不住問道：「二哥，這丐帮首領盧百環已不露面多年了。怎麼忽然出現天龍鎮？」

孟千行頹然的倒在床上答道：「還不是與岷江三怪，陰陽手冒老嫗一樣，爲了得到你失去那件東西而來嗎？」

司徒英這時反覺失去那件重要的東西，並不當作甚麼回事，只有一股好奇心，猜想着這幾名武功一等高手，爲甚麼都爭奪那東西。

他好一會才道：「二哥，你看這事好不好回去告訴他老人家。」

孟千行緩緩支起身子，道：「你想他老人家受得起這刺激嗎？他如不是病重，也許不會把這重要的事放在我們兩個飯桶肩上。」

這番話，說得司徒英好生沒趣，仍不住埋怨自己不小心，不過，他與師兄的想法不同，他認爲既已出錯，便得謀補救的方法，即使是把性命豁出去也罷，只是他一時又想不出補救的辦法來。

實情也沒有可補救的地方，除非把失物尋回，安然交到龍陽驛萬家莊的賈員外手上。否則如照孟千行與司徒英所知，那會犧牲了條性命。

可是那件是甚麼寶貝兒有如此厲害，被犧牲的又是甚麼人，八卦門秦一明却箴口不言，大概誠恐事敗，要謀補救也沒個途徑。

其實此行，這兩個八卦門好手，只負責把那包小東西送到萬家莊便算，個中秘密，一點不知，事體之嚴重，不想可知。

孟千行身爲師兄，對這事的出了岔子自然不像師弟司徒英輕鬆，滿不在乎。

實則司徒英何嘗不在忖測這事重要性，他這時憑窗而立，兀自沉思。

他在想如何去找岷江三怪與冒老嫗與師兄空自焦急又自不同。

他忽然緩緩地轉身道：「二哥，我覺得這事很奇怪。」

孟千行却不明所指，信口答道：「甚麼奇怪不奇怪，東西失去了，我們要幹的，就只有設法把失物尋回。」

司徒英道：「不，我是說師父他老人家明知江湖風險多，尤其是天龍鎭，正是黑點子出沒之地，既然事關重大，怎不派大哥幹呢，說起來，最奇怪的還是自己，半月之前仍是精神矍矍，忽然病重起來，而且這次他病得前所未有……」

他的話，越說越把孟千行吸住，想落確是奇怪，照司徒英所說的，每一點也令人不解的地方，故此忍不住口道：「你是不是說師父派人四處求藥。」

司徒英點點頭道：「正是，而且所求的又是早失種的血蓓，刻下武林中誰不知道他老人家病入膏肓，可是我們下山之時，最後叮囑的幾句話，看來中氣不失，神脈未亂，那兒有甚麼大病，你也會有此感覺罷。」

孟千行道：「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說師父他……」那料話猶未了，忽然有人打門，二人相覷一眼，孟千行輕問道：「是誰！」

門外是孩子的應聲，道：「開門啊，我有話要跟你們說呢！」

孟千行心中一動，認出是帶自己到來下榻的小丐兒，急忙拉開一條門隙，輕輕的道：「小哥兒，可有甚麼事。」

小丐兒伸進半面，輕輕的道：「大哥叫你們到慈悲庵去看看熱鬧呢！」

說着，作了個鬼臉後，又道：「尼姑白天只見應徵而來的，晚上才正式進行選女婿。」

說了又作了個鬼臉，才轉身離去。

孟千行大感奇怪，小丐兒口中的大哥自然是丐帮首領，可是這個武林一代宗師千手佛盧百環怎會叫他們到慈悲庵看熱鬧，才把門關上，司徒英便道：「二哥，我們此行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千手佛盧百環是何許人，竟然教我們到慈悲庵去看尼姑選婿，這跡近胡鬧的玩意，看來大有文章，還是照他們的話走一遭，說不定那兒會有事情出現。」

孟千行想了一會才道：「可是我們還不清楚這千手佛的爲人，過去他不是與師父有點不歡的事嗎？」

司徒英爲人機智，早已考慮到這點，可是東西既已失去，這令人懷疑有甚麼內情的尼姑選婿盛會，不必說很多武林人物前去，趁這機會暗中查察，對失物之事，未嘗無益。

司徒英便向師兄陳述出這次非走一遭不可的理由。

那知二人正決定前往慈悲庵時，突然傳來了一陣嘻哈的笑聲。

司徒英一楞，隨卽躍到窗前，探首一望，却沒有發現甚麼，窗外的空地更是僻靜得很。

孟千行跟着走近，司徒英低聲說道：「你可認出那笑聲不？」

孟千行道：「還不是那三個怪人？」

司徒英面色一緊，道：「正是摸去那包東西的岷江三怪！」

說了，便欲越窗而去，孟千行人雖比不上師弟機智，却不如師弟那末衝動，岷江三怪又是江湖上扎手人物，憑師兄弟兩人，自難討好，急忙按着司徒英的肩膊，道：「三弟，別衝動呀！」

話聲才落，嘻哈的笑聲又起，正是發自隣房，孟千行不禁吃了一驚，如果不是湊巧，那麼千手佛盧百環的安排，就不能不顧慮，對那小丐兒的話，就不能不重新考慮，否則便會着了人家的道兒，因爲住處與岷江三怪毗隣。

可是司徒英想法並不如此，早就想着如何尋到岷江三怪，這時知道他們都在隣房，不正是尋回失物的好時機，便打算竄到三怪房中，鬧它一鬧，只是碍於師兄的阻止，一時不便過於衝動罷了。

就在這時，隣房又是嘻哈的笑聲，接着有人說：「估道八卦門的人怎生了得，原來都是飯桶，早知如此，我們就不必俟到今天才下手，也不會遇上千手佛這厮。」另一人接口道：「管他是千手佛或是萬手佛，東西既然得到，還怕……」

下邊的話未曾說出，其中一人低聲阻止了，道：「喂，那兩個娃娃正在隔壁呢！事情還是幹得一半，而且今夜還得應付那老尼呀！」

司徒英心中一怔，瞥了孟千行一眼，忽又聽三怪中一人道：「這老尼端的花樣百出，才做了假壽不久，又玩這套徵女婿的把戲。」

另一人插口道：「老二你可不知道，這老尼正衝着我們而來的。」

忽然間，清亮的來了一陣「阿彌陀佛」之聲，孟千行與司徒英怔得一怔，已發現岷江三怪已先後越窗而出，接着便是叱喝之聲音。

三怪之一道：「靜妙你來找我們做女婿？」

慈悲庵那靜妙尼姑哈哈笑道：「老尼要揀女婿，也絕不會選你三個不成材的怪物。」

三怪的老大喝道：「這老妖尼說得明白，是衝着我們得到手的而來，當心！當心！」

司徒英已走近窗前，和師兄孟千行一

起往窗外看。

只見岷江三怪圍攻着慈悲庵的女尼，三條繩子揮擊之下，那繩上的銅鈴反因繩子快捷飛舞，沒有發出聲響。

但靜妙空手在繩子往來交織之中，似是穿花蝴蝶的穿插，煞是身形步法，都快得出奇。

靜妙還悠閒的冷笑道：「三怪聽着，乖乖兒，你們的奪魂鈴也不見得怎生出色，還不是八卦門的少年弟子一樣不濟。」

三怪在劇鬥之中，也知道來者不善，刹那間沒有做聲，只是全神揮動「奪魂鈴」更緊。

靜妙看到三怪的老二，頻頻摸着肚子，已是知道岷江三怪得來的一包東西，放在懷內，這是司徒英也看得到了，猜想到之事了。

忽然間，靜妙身形一閃，撲向三怪老大身前，揮掌大喝一聲：「着！」

岷江三怪老大慌忙後退不迭，只因靜妙的掌來勢又快又兇。

岷江三怪老二，正向着靜妙的背後，瞧到她背後門戶大開，那「奪魂鈴」一揮，搭着老大的繩子，借力一拉，先把老大拉到斜出三步，更借着一拉之力，窮追上前去，右手翻上，向着靜妙光禿禿的頭上拍去。

可是靜妙一扭頭同時轉身，不但不避開了來掌，而且左手一探，便自二怪的懷中，掏出司徒英失掉那包東西在手中，只一閃身，已是飛身十步以外。

岷江三怪怪叫連聲，頓足捶胸，讓老大老二追着靜妙，却哭起來，自言自語的道：「一場歡喜倒落空了，倒霉之至！」

他收拾了手中的「奪魂鈴」，越窗回到房中，痛哭失聲。

司徒英和孟千行見到二怪向慈悲庵方面追去。

司徒英道：「靜妙不會回到庵中的，趕快追上了這女尼！」司徒英說時，已飛身出了窗外，孟千行也跟着了師妹。

兩人却背着慈悲庵方向，月夜中過了幾條街後，已是出了鎭外。

遠處有間不大的土地祠，孟千行一把拉着師妹，低聲道：「這不是夜來那個叫門，着我等去慈悲庵的小乞丐？」

司徒英點點頭，低聲道：「不要走了，還有丐帮帮主千手佛盧百環，他在幹甚麼？」話剛出口，盧百環已飛身在十丈以外，這時，陡然間斜裏走出了靜妙老尼，原來靜妙看來已擺脫了岷山兩怪，這是孟千行和司徒英所料的不差，只不過兩人所料的，沒有猜到盧百環會在土地祠等候靜妙，只猜到那狡猾的老尼，必然會經過這裏而已。

靜妙奔行迅速，這時盧百環不過在她的身後，只是盧百環武功極高，這丐帮帮主緊貼在靜妙之後，忽的舉掌向前推了出去。但靜妙在江湖上也是成名人物，不等勁力逼近，已是回過身來，也舉掌拍出。

那時變掌相交，拍的聲響過後，靜妙騰騰的倒退三步，盧百環只是身子微歪。

由此，可見千手佛盧百環的功夫，遠在靜妙之上，司徒英悄聲對孟千行道：「螳螂捕蟬，我看千手佛必是贏到了靜妙，黃雀將會把螳螂置於死地。」

可是靜妙雖然武功較遜，但甫一站穩了，厲聲喝道：「原來你也覬覦八卦門送到賈員外的那包東西？」

千手佛哈哈笑道：「在當世之中，武林中有甚麼人不想那個寶貝兒？」

靜妙老尼與盧百環，說話之間，已過了十招以外，掌風呼呼，在野外路上，激起的泥沙四散，可見兩人均是捨了性命的相鬥。司徒英站着，這刻又悄聲問孟千行道：「師哥，我們失掉的甚麼寶貝？」

孟千行雙目注視鬥着的兩人，搖頭道：「我那裏曉得是甚麼寶貝？」

忽地聽到千手佛大喝一聲：「着！」

靜妙老尼砰然一聲，立卽倒下地來，可是千手佛仍不放心，唯恐有詐，踏步上前，一脚踏在靜妙身上。

這一着，靜妙慘叫了一聲，活不了。

那時丐帮帮主盧百環，面露得意之色，立刻俯身，從老尼靜妙身中，摸出一包東西來了。這包裏在盧百環手中，孟千行與司徒英雖站着很遠，但亦認得是自己失掉去的「寶貝」。

司徒英到此，怎也忍耐得了？身形一起，已疾縱出去，孟千行要阻攔，也沒有來得及，只有豁開了性命，跟着躍前。

但盧百環已聽到步聲，回過頭來，笑道：「你兩人都看到靜妙已在老夫掌底下喪生，何必自尋死路？」

司徒英望着了千手佛正擬把包裹揣入懷中，已顧不了許多，雙掌齊出，用上全力推出，想在這一招中把千手佛手中的失去的包裹打跌，只是這樣，自有師兄孟千行應付盧百環，因爲孟千行已把隨身劍拔了出來。可是，千手佛武功比靜妙還高，那裏會害怕這兩個初涉江湖的年輕小輩，一轉身間，已躲過了司徒英的雙掌，再抬腿便把孟千行的寶劍也踢飛。

孟千行中了千手佛一脚，手腕痲木，痛疼難耐，再也說不出聲，只有「啊啊啊」連聲，連再抬手也沒有辦法，痛得淚水奪眶而出。

可是，此刻突然有人喝道：「千手佛，你欺兩個小輩幹嗎？冒老婆婆來啦！」

聲隨人到，驀地陰陽手冒老嫗已立在盧百環面前。

這一來，倒使千手佛極感意外，眼看着冒老嫗伸出那烏黑的手，面色倏變。

但想把包裹收藏，眼看唯有一法，盧百環右手拍出左手却把包裹迅速的揣入懷中。但陰陽手冒老嫗倒不與千手佛爭這一個小包，而是翻手之間，把黑色的手掌迎上去。雙掌甫接上，便似有甚麼東西，把兩隻手掌貼在一塊似的，千手佛那隻左手，却不能把包裹放進懷中。

陰陽手冒老嫗却在這刻，伸出了雪白的左手，輕易的把千手佛的小包搶掉了去，桀桀的笑道：「老嫗不取你性命，那是害怕丐帮無人領導，變了丐兒世界。」

說完，把盧百環推倒在地，突然閃身，如一縷烟的在月色下消失。

孟千行師兄弟到了這時，只有兼程趕到萬家莊，到時，始知師父已到了，而且把眞的寶貝，交給賈員外了。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編者・

俠情中篇連載

獨孤紅·文
盧令·圖

九幽迷宮（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白和獨孤明義釋華山世家少主黃青嵐，一路追踪至暗道出口的樹林中，驀見琼、瑤二婢架着昏迷過去的仲孫玉倩，南宮白救醒仲孫玉倩，生擒下追踪而來的金太極，返回無憂山莊，將九幽使者擒下，嚴刑逼迫她引帶他們前往季家廢宅的九幽迷宮總壇，抵埗後，南宮白以絕世神功把躲在暗中施放毒暗器的魔徒擊斃，直進大廳，這時，毒宗西門殘座下八侍現身阻路，南宮白毫不留情地把撲攻而來的一侍擊飛後，餘下七名十四道冷電般目光暴閃，脫弩之矢般，向南宮白疾射而至——

玄功除毒聖　絕藝破迷宮

獨孤明剛一怔，如今又一驚，急道：「小心。」

獨孤明話聲甫出口，七名紅衣人雙手齊揚，虛空抓向南宮白。

南宮白的身軀疾旋，只見一條白影電閃一匝，悶哼慘叫迭起，七名紅衣人三對半踉蹌暴退，每個都噴出了一口鮮血。

獨孤明大叫道：「我白操心了，老弟你——」

八名紅衣人飄身疾退，一閃又沒入了各處暗影中。

南宮白冷哼道：「我倒要看看『九幽神宮』的宮主到什麼時候才露頭。」

他邁步往那水榭所在的池塘行去。

獨孤明忙一打手勢，偕同仲孫玉倩等跟了上去。

毫無阻攔地到了池塘旁，池塘旁直立着一隻石鶴，南宮白伸手把石鶴的頭轉了個方向。

這一轉不要緊，怪事倏生。

只聽一陣嘩嘩水响，不過轉眼工夫，一池的水竟變得點滴全無，不知道到那兒去了。

緊接着，乾涸的池塘底下掀起兩塊石板，慘綠光芒上騰，一道石梯通往下。

獨孤明驚嘆道：「沒想到季家廢宅裏竟有這種裝置。」

話剛說完，綠光閃動，一個蒙面黑衣女子從下面緩步行了上來，到最上一級石階停了步，語氣冰冷發話：「你們誰要見我。」

南宮白道：「妳是『九幽神宮』的宮主。」

蒙面黑衣女子道：「不錯。」

她的話聲不帶一點感情，簡直就不像個活人。

「那麼我要見你。」

「什麼事？」

「我拿你們這名使者，跟金太極夫婦，換『無憂山莊』的仲孫夫人，『華山世家』的黃君吾夫婦——」

「你——」

「聽我說完，由不得妳，拿人換人是給妳面子，願意，我留妳個全屍——」

「不願意呢。」

「我要把妳『九幽神宮』夷爲平地，不留一個活口。」

獨孤明就聽得心頭狂震，暗忖：這位老弟台明明是俠義中人，而且看上去文質彬彬，怎麼說了這麼重的魔道殺氣……。

只聽蒙面黑衣女子狂笑道：「好大的口氣，我不願意，看你怎麼把我『九幽神宮』夷爲平地法。」

話落，人動，向着石梯下倒轉疾射而去。

南宮白兩眼威稜暴射：「妳不要妳這個使者跟金太極夫婦了？」

蒙面黑衣女子的話聲從石梯傳了上來：「像他們這種人，『九幽神宮』多得是，已然他們糟塌粮食，麻煩你把他們殺了好了。」

一月完新穎

九

南宮白仰天長笑，他把笑聲貫入了內家眞力，直傳下去：「好，好，冲着妳這句話，我非要見識見識妳的『九幽神宮』不可。」

只聽石梯下傳上幾聲悶哼，陣陣異响，那慘綠的光芒立即熄去。

隨聽一聲發自冰窟般冷笑傳了上來：「小狗竟敢暗將眞力貫入笑聲中傷人，老夫看看你有多大氣候。」

一片狂飆也似的勁氣由下捲上，直向南宮白撞到。

南宮白冷冷一笑道：「匹夫找死！」

只見他右掌迎着那片狂飆也似的勁氣一抓，然後揚手往上一抖，那片狂飆也似勁氣忽地一聲從他身前掠過，往上冲去。

緊接着，石梯下响起一聲驚呼，一團黑影滾翻着飛了上來。

南宮白探掌一抓，抓個正着，那赫然是個人，是個慘白臉的枯瘦黑衣老人。

南宮白冰冷道：「老匹夫，你是『九幽神宮』中的什麼人？」

那枯瘦老人嚇得一時沒說上話來。

獨孤明脫口道：「『鬼叟』宇奇。」

南宮白道：「原來你就是心狠手辣，殺人無算的『鬼叟』宇奇。」

揚手一抖，「鬼叟」宇奇一個枯瘦身軀飛了起來，按說宇奇大可以利用這機會騰身脫逃，但是不知是怎麼回事，宇奇身子棉軟，像團爛泥，「叭」地一聲摔在地上，沒再動。

獨孤明看得神情猛震，心中暗暗驚駭不已。事實上仲孫玉倩也看出來了，「鬼叟」宇奇硬是被南宮白那一抓之勢吸上來的，宇奇被抓住扔起摔死，不知南宮白用的是什麼手法，但那一抓之勢顯然是至高無上的內家眞力，非有極深厚的修爲是辦不到的，放眼當今，連幾個大門派掌教的修爲也達不到這境界，南宮白年紀輕輕，怎麼會身懷這等駭人神功。

兩個人這裏心念轉動，只聽南宮白冰冷說道：「還有那一個要試試我有多大氣候麼，要是沒有我可要下來了。」

一個陰惻話聲傳了上來：「小狗你有種就下來吧，這『九幽神宮』就是你葬身之地。」

南宮白「哈」地一笑，一手提着金太極，舉步跨了下去，身軀直落石梯那最上一級。獨孤明忙道：「姑娘跟下去吧，老朽來殿後。」

仲孫玉倩定了定神，帶着小琼，小瑤跟了下去。

南宮白道：「姑娘請緊隨我的身後。」

邁步拾級而下。

這時候石梯下的慘綠光芒已然熄滅，是一片漆黑，黑得伸手難見五指。

但當幾個人行下石梯之後，那慘綠光芒却忽又亮起，只見眼前滿是綠光，却不知綠光來自何處，同時發出砰然一聲，兩塊石板又闔上了，接着是一陣嘩嘩水响。

很顯然地，池塘的水又出現了，也就是說幾個人已被困在季家廢宅地下，除非另有出路，除非找着開啓門戶的機會，否則再想出這「九幽神宮」，恐怕是不大容易。獨孤明皺了皺眉，沒說話。

小瑤道：「糟了，姑娘，咱們被困住

了。」

小琼忙喝道：「不要瞎說，有南宮相公在，他們困不住咱們的。」

南宮白却全不在意，藉着綠光抬眼看去，兩扇石門近在五尺外，關得緊緊的，石門上方四個血也似的朱紅大字：「九迷幽宮」！

南宮白陡地一聲冷哼：「裝神扮鬼的東西。」衣袖一抖，直向兩扇石門撞去。

砰然一聲大震，兩扇石門大開，門內綠光更盛，一陣陰風捲了出來，吹得人遍體生寒，琼，瑤二女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仲孫玉倩看見了，低聲道：「妳兩個到我身後來。」

琼，瑤二女忙架着妖艷美婦人到了仲孫玉倩身後。

南宮白當先進了兩扇石門。

進石門看，好大的一個院子，足有季家廢宅一般大，一條石板路通往裏，盡頭處又是兩扇石門，路兩旁雜草叢生，墳頭一座座，草叢裏插滿了招魂幡，啾啾鬼聲不絕於耳。

南宮白倏然一笑道：「這些東西勉强可以嚇嚇那些無知的村夫村婦。」

他踏着石板就要往前走。

驀地，招魂幡招展，草叢裏冒起了十幾二十名黑衣蒙面人。

南宮白視若無覩，依然走他的。

獨孤明道：「對，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跟着南宮老弟走就是。」

仲孫玉倩出身當世之三大世家之一，是位絕代巾幗，自也不會把這些裝神扮鬼的下九流陣仗放在眼裏，面不改色地跟了過去。

但，一條石板路剛走一半，十幾二十名蒙面黑衣人動了，突然間異嘯連連，一起騰身撲了過來。

獨孤明一驚剛要動。

只聽南宮白道：「老人家照顧三位姑娘，我來應付。」

他身軀疾旋，掄起金太極掃了出去。

怪叫聲中，近前蒙面黑衣人硬被他掃了回去，有幾個站立不穩，先後摔進了草叢裏。

獨孤明笑道：「好——」

一聲「好」字剛出口，十幾名蒙面黑衣人齊揚手，各人袖底飛出一蓬黑霧也似的東西，像張網似的向着五人罩下。

獨孤明睹狀大驚，急急叫道：「不好，毒——。」

南宮白兩眼威稜暴射：「我本不願傷人太多，奈何你們逼我。」

旋見他一襲白衣跟充了氣似的，猛地一脹，右掌跟着揚起，一揮一抖。

五人身邊起了一陣風，疾風，刮得獨孤明，仲孫玉倩跟琼，瑤二女衣袂狂飄。

再看時，那網一般的黑霧四散而回，如飛罩下，一個黑衣人也沒能逃過，慘呼連連，齊滾進了草叢中，轉眼不動，一陣腥臭，中人欲嘔。

這一來，這座「九幽迷宮」裏眞添了不少的寃魂，今後不愁聽不見眞正的鬼哭了。

仲孫玉倩跟琼瑤二女掩鼻低頭。

南宮白滿臉冷肅煞氣，倏地轉身揚聲發話：「無恥妖婦，妳自己怎不出來。」

「怎麼，」那發問黑衣女子的話聲從裏頭傳了出來：「你不是要夷平我『九幽神宮』，不留一個活口麼，才殺了幾個你就下不了手，對敵人慈悲不得，你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你，你還是放手施爲吧，我在裏頭等着你們呢。」

南宮白沒再說話，邁步行了過去。

幾個人到了第二處石門前，南宮白跟剛才一樣，揚手要劈。

孰料一陣短暫的隆隆响，兩扇石門竟然自動的打開了，石門開處，一片五彩光華從裏頭射了出來。

這片五彩光華並不强烈，反之柔和異常，讓人覺得很美，很舒服。

獨孤明忙道：「老弟小心，這裏頭可能大有文章。」

站在外頭往裏看，只能看出門裏是一間相當大的圓形石室，空無一人，也看不出什麼毛病來，南宮白一聲：「多謝老人家，我省得。」

他邁步行了進去。

隆隆聲又响，兩扇石門竟要關上。

仲孫玉倩跟獨孤明等忙跟了進去，等到仲孫玉倩跟獨孤明行進石室，兩扇石門恰好關上。

這兩扇石門關上，那是弧形的石壁上突然現出九扇小門，一陣輕柔的絲竹聲從九扇小門裏傳了出來。

獨孤明閱歷經驗兩豐富，忙道：「小心，老弟，這可能是迷惑人心智一類的玩藝兒。」

話剛說完，絲竹聲倏轉急促高亢，一如驚濤裂岸，萬馬奔騰，加之圓形的石室聚音，直震得人血氣浮動，琼瑤二女首先臉色泛白，禁受不住。

獨孤明驚聲道：「想不到『九幽迷宮』中竟有這種人物。」

他抬手就要閉琼，瑤二女的穴道。

南宮白突然發出輕嘯，嘯聲出口時既輕又低，但轉眼工夫之後便轉爲尖銳高亢，簡直就變成一縷扶搖直上的細絲，只聽幾聲「崩」，「崩」响，絲竹聲馬上歸於寂然。

顯然，南宮白以他深厚絕倫的內家眞力灌注在嘯聲中，震斷了那些音絃。

一個陰惻惻的話聲從正前方一扇小門裏傳出：「小狗果然好修爲，你再試試這個。」

話聲甫落，幽香襲人，九扇小門裏各轉出一名體態動人的嫵媚妙齡少女來！

這九名妙齡少女的穿着，居然跟妖艷美婦人一樣，只披了件蟬翼般輕紗衣衫，酥胸柳腰，粉臍雪股，一覽無遺，仲孫玉倩跟琼，瑤二女忙低下了頭。

獨孤明冷哼一聲，道：「果然是這種下流陣仗。」

獨孤明這句話剛說完，九名妙齡少女嫣然而笑，百媚俱生，柳腰欵擺，翩然起舞，剎時，五彩光華閃動，幽香大盛。

南宮白冷哼一聲，揚手就要出掌。

只聽那蒙面黑衣女子的話聲又從正面小門中傳了出來：「我這『天魔舞』是針對人的情慾練成的，冷酷無情沒有慾念的人不怕這個，凡是有七情六慾的人都難免在我這場『天魔舞』下臣服，就算是大羅

金仙，只他一動情慾也難逃刼數，我看看你是不是個摒絕七情六慾的人。」

話聲一起，南宮白手上不免緩了一緩，只這一緩，九名妙齡少女舞動已趨急速，或俯，或仰，或立，或臥，一會兒扭腰擺臂，一會兒粉腿高擧，擧手投足之間俱是撩人姿態，再加上她九個嬌靨上那渴求某種慰藉的表情，更令人心神搖動，骨蝕魂銷。

只聽獨孤明道：「老弟，速替我閉穴道。」

南宮白心頭一震，轉身出指，獨孤明應指而倒。

琼，瑤二女不知什麼時候已被閉了穴道，仲孫玉倩嬌靨酡紅，螓首低垂，輕聲道：「還有我。」

仲孫玉倩的嬌羞之態極爲動人，不知道怎麼回事，南宮白忽然心中一蕩，情難自禁，伸手抓住了仲孫玉倩一雙柔荑。

仲孫玉倩嬌軀一顫，猛然抬頭，一雙眸子顯得特別水靈，異采綻放，緊緊盯在南宮白臉上，瑤鼻急促噏動，檀口輕微啓闔，此情此景，就是塊百鍊鋼也能溶化。

南宮白玉臉突然湧現紅意，星目中也現炙熱異采，雙臂一伸，就要去擁仲孫玉倩的嬌軀。

而就在這時候，南宮白腦中突然閃起了一道靈光，他忙一咬舌尖，神智爲之一醒，轉身大喝出聲，砰然兩聲，慘呼起落，四名妙齡少女離地飛起，結結實實地撞在石壁上，倒地不動。

馬上，另五名妙齡少女停住，嬌靨上那渴求某種慰藉的神色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驚詫神色。

南宮白冷哼一聲，揚手又要出掌。

那五名妙齡少女嚇得轉身奔進五扇小門中不見，隨即九扇小門闔上了，一絲縫隙都沒有，跟那弧形的石壁似如一體，根本看不出有九扇小門。

那蒙面黑衣女子的驚怒話聲遙遙傳到：「小狗，你竟能破我『天魔舞』——」

南宮白冷冷一笑道：「粗俗得很，妳還有什麼下流手法，卑鄙伎倆……」

那蒙面黑衣女子話聲道：「軟的你不吃，我只好給你來硬的了——！」

周圍石壁突然冒出了縷縷輕烟。

南宮白覩狀心頭劇震，只聽那蒙面黑衣女子的話聲又道：「小狗，這是毒烟，你們幾個死定了。」

接着是一陣吃吃的嬌笑。

南宮白心頭狂震，慌忙拍活了獨孤明，琼，瑤二女的穴道，道：「老人家，這是毒烟，請閉住鼻息。」

他躍身騰掠，撲向石壁，認準了部位，雙掌一翻，全力劈出。

只聽轟然一聲大响，石室爲之一陣震顫，那扇小石門竟硬生生被他劈得四分五裂，碎石激揚。

石門後是一條長長的通道，沒有毒烟，南宮白轉身一打手勢，道：「老人家，仲孫姑娘，快。」

獨孤明俯身提起金太極夫婦，偕同仲孫玉倩，琼，瑤二女，急急奔進了石門後的通道裏。

南宮白接過金太極，仍然一馬當先往前奔去。

通道寬窄只能容兩人併肩行走，有不知道從那裏射出來的五彩光華照亮，遠近可以看得很清楚。

通道不是單單的一條，有不少的岔路，四通八達，居然像蛛網似的。

南宮白沒辨方向，也沒辦法辨方向，東彎西拐奔了一陣之後，忽然又見毒烟，定睛一看，幾個人都爲之一怔，敢情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毒烟緩緩地從通道裏湧了過來，獨孤明道：「老弟，假如照這樣跑下去的話，咱們仍免不了受毒烟之害。」

只聽那蒙面黑衣女子的話聲遙遙傳了過來，其聲嗡嗡，回音相當大：「老頭兒，你算是說對了，要不怎叫『九幽迷宮』，你們出不去了，死定了，這就是你們逞强來我『九幽迷宮』鬧事的下場，你們現在後悔都來不及了。」

南宮白提氣傳聲，冰冷道：「妖婦，難道妳『九幽迷宮』只會用這種下九流的卑鄙手法。」

「什麼叫下九流的卑鄙手法，立時置敵死命，就是第一流的高明策畧，第一流的高明手法。」

南宮白還待再說。

獨孤明已然說道：「老弟，別跟她鬥嘴，沒有用，毒烟已然湧到了，咱們退一退吧。」

的確，濃濃的毒烟已湧進兩丈內，往那邊看已經看不見通道了。

南宮白沒奈何，只有往後退了一段。

仲孫玉倩抬眼望南宮白，嬌靨突然一紅又低下頭去，低低道：「南宮相公，咱們怎麼辦。」

南宮白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適才在石室裏的情景，心頭不由也爲之震動了一下，道：「我就不信這座『九幽迷宮』能困住咱們。」

仲孫玉倩道：「我也這麼想，這些通道裏不久將充滿毒烟，他們的人一定不會在裏頭，剛才那幾個女子是從石室裏後出去的，如今却不見了人影，顯然這通道裏必有外通的門戶……」

獨孤明道：「話是不錯，可是咱們就是不知道那些門戶在那裏，這些通道四通八達，像蛛網一樣，拐來拐去又會回到原處——」

仲孫玉倩忽然凝目說道：「這些通道像蛛網一樣，剛才那間石室裏有九扇門戶，莫非這座『九幽神宮』是按照九宮八卦排列的……」

獨孤明兩眼一睜道：「對，經姑娘這麼一提，我也覺得有點像……」

南宮白兩眼異采暴閃，道：「這座『九幽迷宮』要眞是按照九宮八卦排列，那它就困不住咱們了，四位請跟我來。」

他轉身往前行去，拐了兩個彎，他突然停了步，道：「要是我沒有找錯，此處應該有個門戶，諸位往後站站，讓我來試試看。」

獨孤明道：「老弟且慢耗費眞力，這兒既然有門戶，就該有開啓門戶的方法，眼下有個『九幽迷宮』的使者在，何愁問不出來。」

他一掌拍開妖艷美婦的穴道。

妖艷美婦人妙目睜處，立即驚叫出聲

：「你們已進了『九幽迷宮』……」

獨孤明道：「不錯，我們已經進了『九幽迷宮』，妳是『九幽迷宮』的使者，『九幽迷宮』裏的設置，妳應該比我們清楚，妳們的宮主已經放出了毒烟，我們知道眼前是有一處出去的門戶，可是不知道開啓門戶方法，出不去，希望妳能……」

妖艷美婦人不等獨孤明把話說完，便驚恐搖頭，道：「我不知道！」

獨孤明臉色一沉道：「妳要放明白點，要是等毒氣蔓延過來，可是大家都沒命了。」

妖艷美婦人遲疑着沒說話。

獨孤明道：「妳要知道，妳已經等於背叛了『九幽迷宮』，說不說他們都不會放過妳，只有站在我們這一邊，也許可以落個活命的機會……」

妖艷美婦忽然一點頭道：「好吧。」轉望南宮白接道：「從你站立處往右三尺，緊挨牆根下踩一下。」

南宮白右移三尺，看準妖艷婦人所說的地方，一腳踩了下去。

說來也怪，石壁本來一點縫隙都沒有，南宮白一腳踩下，石壁上立卽現出一個人高，兩人寬的門戶來。

幾個人不由精神一振，忙閃身穿了過去。

過了這扇門，赫然又是一條通道，只聽陣陣女子笑聲從那一端傳了過來。

幾個人互一遞眼色，南宮白當先撲了過去。

獨孤明，仲孫玉倩等忙飛身跟上。

這條通道過十丈後，跟另一條通道成十字交叉，陣陣女子笑聲是從左邊傳來。

左拐，緊挨着兩扇虛掩着的石門，陣陣女子笑聲從門縫中透出，南宮白一掌就把門劈開了！

銀鈴般女子笑聲變成了幾聲嬌呼驚叫，往裏看，好華麗的一間石室，一重重的紗帳，軟綿綿八寶榻，串串的流蘇，五彩光華——

這種地方常有旖旎的風光！

旖旎的風光，也只有最宜在這種地方出現！

事實上也一點不錯，石室裏風光正旖旎。

鋪地的厚厚紅氈上，坐着一個身軀魁偉，長眉細目慘白臉的老者，穿一件大紅袍，要是再添一部虬髯，活賽陰曹地府的判官。

紅袍老者身旁，圍繞着五名一絲不掛的妙齡少女，正是適才跳「天魔舞」那幾個裏的五個，紅袍老者左擁右抱，享盡人間風流情趣，簡直都顧不過來。

此刻，五名晶瑩如玉的妙人兒都躲到了紅袍老者身後，但紅袍老者再魁偉也擋不住五個，仲孫玉倩跟琼，瑤二女羞得嬌靨通紅，忙轉了身。

不知怎地，獨孤明却看直了眼。

一名妙人兒指着南宮白叫了起來：「老護法，就是他。」

紅袍老者兩眼綠芒閃動，一躍而起，冰冷說道：「沒想到他竟跑出來，不要怕，看老夫收拾他。」

南宮白邁步就要進去。

獨孤明忽然伸手拉住他，低聲道：「老弟，這老兒好像是『毒宗』西門殘。」

南宮白神情爲之一震。

仲孫玉倩顧不得窘，顧不得羞了，霍地轉過身來，臉色都變了。

獨孤明的話聲很低，沒想到紅袍老者竟聽見了，一雙細目中綠芒暴閃，森冷說道：「老頭兒，你是何人，竟能認出老夫，老夫當年縱橫宇內時候，你才多大？」

獨孤明也算享盛名多年，老一輩異人，如今面對這位老魔頭，一時竟沒能說上話來。

獨孤明却立時恢復了平靜，他開口發話，語氣比西門殘還冷十分：「這位老人家稱『奇叟』，複姓獨孤，在當世武林中是多知多曉的人物，他不但能認出你，還知道你有一段不太光彩的過去。」

西門殘微微一怔：「小娃兒膽量不錯，旣知道老夫是何許人，居然還敢跟老夫這樣說話，老夫有什麼不太光彩過去？」

南宮白道：「老人家，請把告訴我的話說給他聽聽。」

獨孤明悄悄扯了南宮白一下，低低道：「老弟，你……」

南宮白道：「老人家不願揭他的瘡疤，那就由我來揭吧，西門殘，聽說你遠在當年，被一位絕頂高手打得帶着座下八使逃往苗疆……」

「住口！」西門殘怪叫一聲，撲了過來。

「回去！」

南宮白衣袖一抖，硬把老魔頭給逼了回去。

獨孤明，仲孫玉倩怔住了。

西門殘臉色倏變，詫聲叫道：「小娃兒，你竟能……你是那門那派的弟子？」

南宮白冷然道：「不必問，那門那派也教不出我這種徒弟來，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西門殘，你那一套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已經行不通了，你該躲在苗疆多活幾年，不該再回到中原興風作浪了。」

西門殘爲之氣結，戟指南宮白叫道：「小娃兒，你，你，你好大膽子……」

南宮白淡然道：「算不了什麼，藝高人自然就膽大，要是沒有制你的把握，我也就不說這話了。」

西門殘暴跳如雷：「小娃兒，就是當今幾個大門派的掌教也不敢對老夫說這種話，你，你找死……」

南宮白道：「西門殘，殺了我之後再說這話不遲。」

西門殘厲聲叫道：「你以爲老夫殺不了你？」

大袖一拂，一片威猛無倫的勁氣捲了過去。

砰然一聲大震，勁氣四溢疾捲，重重紗幔狂飄，那張八寶軟榻翻出了老遠，西門殘身軀幌動，往後退了一步，正踏在後頭一位妙人兒那旣美又嫩的玉足上，一聲尖叫。

南宮白站在那兒，只衣袂飄動了幾下，脚却沒移動分毫。

剎時，西門殘轉趨冷靜，一雙細目中綠芒連閃：「難怪老夫座下八使敗在了你手裏，小娃兒，你姓什麼，叫什麼？」

南宮白道：「我複姓南宮，單名一個

白字。」

西門殘道：「你的師門是……」

南宮白道：「南宮白。」

「小娃兒，老夫問你的師門。」

「南宮白。」

「好吧，你旣不願說，老夫也不願勉强，小娃兒，你旣然知道老夫號稱『毒宗』，當知老夫是毒中之宗，不但擅施百毒，而且混身是毒。」

「我當然知道。」

「那麼，小娃兒，你有過人的武功，可有禦毒之能。」

「你何不試試看？」

「老夫正有此意。」

西門殘說完這句話，並沒有見他動，也沒有見南宮白動，而南宮白身前尺餘處紅氈上出現一條細若人髮的綠線。

西門殘神情猛震，驚聲叫道：「小娃兒，你，你練成了護身罡氣？」

南宮白道：「這是你『五劇毒』之一『摧心綠』，若是『斷腸紅』，只怕落地還看不見呢？」

西門殘怪叫道：「小娃兒，你居然熟知老夫的『五劇毒』？」

南宮白道：「我知道的多着呢，當日那位絕頂高手因爲念你不近女色，未犯淫戒，故而網開一面，讓你躲往苗疆，今天你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多添一樁惡蹟，西門殘，幾十年後的今天，你沒有辦法再逃到苗疆去了。」

邁步逼了過去。

西門殘居然後退了一步，叫道：「八使何在。」

紗幔拂動，紅影八條，脫弩之矢般射到。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吳下阿蒙，敢來逞强，滾！」

衣袖一揮，八條紅影來勢快，去勢更快，斷線風箏般滾翻落地，寂然不動，一個個都是七孔流血！

西門殘臉色大變，脫口驚叫：「這，這是白駝子的『摧心魔功』，原來，你就是？……」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西門殘，你再看這個。」

抬手虛空一抓。

西門殘魁偉身軀往前一衝，心膽欲裂駭然叫道：「南宮影的『虛空接引』…」

南宮白道：「原告訴你我的師門是南宮白。」

西門殘轉身就跑！

南宮白道：「你沒有辦法再逃回苗疆去了。」

一縷指風彈了出去。

西門殘大叫一聲，身軀前衝幾步爬下，扯下了一塊紗幔，紗幔輕飄飄地蓋住了他，沒見他再動。

那五個妙人兒魂飛魄散，轉身要跑。

南宮白冷喝道：「站住。」

五個妙人兒沒跑，嚇得縮成了一堆，個個嬌軀顫抖，滿眼都是乞憐之色。

此情此景原是最惹人憐的。

可惜她們碰見的是南宮白！

只聽南宮白冰冷道：「妳們那位宮主呢？」

一名妙人兒道：「不，不知道。」

此時此地，諒她也不敢不說實話。

南宮白道：「那麼『無憂山莊』的仲孫夫人，『華山世家』的黃君吾夫婦，還有那些被你們擄來的壯男呢。」

說話那名妙人兒畏縮地抬手指了指。

南宮白道：「帶路。」

五名妙人兒要動。

南宮白又道：「妳們一點羞恥之心都沒有了麼。」

五名妙人兒臉上居然現了羞愧色，忙各扯下一塊紗幔裹住了嬌軀，不過總比一絲不掛好一點。

南宮白讓開了出路，她五個急急奔了出去。

南宮白道：「慢點走。」

五個妙人兒還眞聽話，立卽脚步慢了下來。

南宮白抓起地上的金太極跟了出去。

獨孤明，仲孫玉倩雙雙定過了神，忙跟了上去。

獨孤明忍不住道：「老弟，沒想到你會是……」

南宮白道：「老人家，容我稍時詳細奉告。」

獨孤明只得住口不言，把話嚥回了下去。

五名妙人兒帶路，拐進了另一條通道，走沒多遠就停在兩扇石門前，一名妙人兒往裏指了指。

南宮白道：「開門。」

那名妙人兒道：「這門是由機關消息控制的，只有宮主跟宮裏的掌刑吏才知道開啓之法。」

南宮白轉身望妖艷婦人道：「是這樣麼？」

妖艷美婦人忙點頭道：「是這樣。」

忽聽那蒙面黑衣女子的話聲從通道另一端傳了過來：「好大膽的賤婢，妳們竟敢背叛本宮！」

五名妙人兒機靈一顫忙往後躲去。

南宮白道：「『九幽迷宮』瓦解在卽，此刻恐怕沒有人會聽妳的了。」

蒙面黑衣女子話聲道：「你不要猖獗，本宮自有能制你之人。」

一頓喝道：「去請老護法去。」

南宮白笑道：「西門殘麼，他跟他那座下八使已經畢命多時了。」

蒙面黑衣女子冷笑道：「你把我當成三歲孩童，憑你一個乳臭未乾的後生……慢着，你怎麼知道本宮護法的名諱。」

獨孤明道：「妖婦，妳何不問西門殘去。」

蒙面黑衣女子厲聲說道：「妳五個告訴我，西門老護法當眞已……」

一名妙人兒顫聲道：「眞的，宮主，西門老護法跟八位爺已經死了。」

蒙面黑衣女子厲聲暴叫：「我不信，西門老護法一身修爲已……好賤婢，妳們竟跟着他們欺騙我，我要讓妳們死無葬身之地。」

那名妙人兒忙叫道：「宮主，是眞的，不信您可以派個人去看看。」

通道裏只有妙人兒話聲的回音，却沒聽見那蒙面黑衣女子再說話。

南宮白道：「讓她去吧，咱們先救人要緊。」

轉身出掌往兩扇石門震去。

砰然一聲，兩扇石門硬被震開了。

石門開處，一陣中人欲嘔的臭味冲了出來，定睛一看，把幾個人看得心神狂震，目眦欲裂！

石門後是一間廣大石室，石室裏橫七豎八堆着一地屍體，都是些赤裸裸的男屍，一具具皮包骨枯瘦如柴，有的都已經腐爛了，流了一地黃水。

琼，瑤二女忙轉身，「噢！」地一聲都吐了出來。

仲孫玉倩嬌靨煞白，顫聲驚叫道：「娘！」

她就要往裏撲。

南宮白忙伸手攔住了她，揚聲道：「『無憂山莊』仲孫夫人可在裏頭。」

石室裏靜悄悄的！

南宮白神色一黯道：「姑娘，看來令堂……」

只聽一個細若遊絲，輕若蚊蚋的話聲，自石室裏那看不見的一角響起：「誰……誰找仲孫夫人。」

南宮白兩眼異采暴閃。

獨孤明急道：「姑娘，這是……」

南宮白一步跨了進去。

仲孫玉倩急忙跟了進去。

琼，瑤二女搶了冶艷美婦人也跟了進去。

唯獨獨孤明沒有跟進去，他經驗老到，在這種情形下的石室外頭不能沒個人。

南宮白跟仲孫玉倩一進門就看見了，石室靠裏的一間，有一道鐵柵攔着，把一間石室隔成了兩間，鐵柵後地上躺着三個人，一男兩女，一般地臉色蠟黃，一般地枯瘦如柴，三個人都很虛弱，眼看已到了燈盡油枯，奄奄一息時候。

一男二女中，男的是個錦袍老者，一襲錦袍既髒又破，頭髮蓬亂，鬍子老長，兩眼不但無神，而且眼睛深陷，遠看像兩個黑洞。

一個穿華服的婦人躺在錦袍老者身側，向裏躺着，看不見她的臉。

另一個也是個中年婦人，穿一身淺綠色的宮裝，人在鐵柵旁，人爬在地上，兩手吃力地抓着鐵柵揚着頭。

「娘！」仲孫玉倩悲叫一聲撲了過去，到鐵柵前抓住了宮裝婦人的一雙手。

宮裝婦人滿臉驚喜，激動異常，失望的兩眼突然間又現出了光采：「小倩，是妳，小倩，妳怎麼到這兒來了，娘還以爲永遠也看不見妳了呢……」

琼，瑤二女跟到，雙雙流淚悲叫「夫人」！

宮裝婦人道：「小琼，小瑤，妳們也來了，還有柳婆婆呢？小倩，妳爹呢？」

仲孫玉倩流淚道：「娘，容我待會兒告訴您，等我先把您救出來再說。」

四下看看，這道鐵柵沒有門，靠左邊石壁上有條深深的縫隙，鐵柵是往石壁裏伸出來的，顯然這道鐵柵也是由機關消息控制的。

這時候南宮白也看出來了，他兩手各抓住一根鐵柵，暗用眞力往兩邊拉去，兩根比兒臂略細的鐵柵漸漸開了，最後竟被他拉開一人多寬。

仲孫玉倩已進去扶了把乃母出來。

琼，瑤二女要去接。

南宮白道：「兩位姑娘請過來幫幫我的忙！」

他低頭鑽了進去。

琼，瑤二女忙跟了進去。

南宮白來到了那錦袍老人面前，道：「兩位可是『華山世家』主人，黃大俠夫婦。」

錦袍老者面無表情，吃力地抬眼看了南宮白一下，道：「不錯，尊駕是——」

南宮白道：「我是來救賢伉儷脫離魔窟的，有什麼話出去再說吧！」

扭回頭道：「兩位姑娘幫我扶起黃夫人。」

說完話，他俯身伸手，就要去扶錦袍老者。

錦袍老者道：「慢着，尊駕，我夫婦不想出去。」

南宮白一怔道：「怎麼說，黃大俠不想——」

錦袍老者蒼白而乾枯的雙唇邊泛起一絲悲苦笑意，道：「尊駕的好意我夫婦很感激，可是『華山世家』已毀，我夫婦受此折磨，犬子在他們的逼迫下也一定造了不少罪孽，我夫婦還有什麼臉活下去，不如死在這兒算了。」

只聽獨孤明的話聲從後頭傳了過來：「黃老兒，你這叫什麼話？受害的又不止你『華山世家』一家，家園毀了可以再建，而你兒子做的事是出於無奈，情有可原，就爲這不想活了，你以往的豪氣那兒去了？」

錦袍老者吃力地抬起了眼，呆了一呆道：「獨孤兄！」

獨孤明一步跨了過來，道：「不錯，是我。」

伸手抱起了錦袍老者，道：「兩位姑娘，扶起黃夫人，咱們出去。」

琼，瑤二女應聲扶起了穿華服的婦人，她跟仲孫夫人一樣，長得相當好，可是如今也已經不像樣子了，她流淚說道：「獨孤大俠這是何苦？」

獨孤明道：「將來你們罵我也好，怨我也好，反正我現在得把你們救出去。」

當先往外行去。

出了滿是屍臭的石室，南宮白隨手把門帶上，仲孫玉倩正在一旁跟乃母說話，此刻道：「娘，這位就是南宮相公！」

南宮白抱拳躬身道：「南宮白見過前輩。」

仲孫夫人有氣無力地道：「寒家不幸多蒙少俠援手，大恩我母女不敢言謝！」

南宮白道：「前輩言重了，事實上晚輩並沒能幫上什麼忙，晚輩只是在查『九幽迷宮』的惡跡，趕巧碰上了。」

獨孤明扶着黃君吾過來了，道：「老弟，有話咱們出去再說吧，這兒不是什麼善地。」

仲孫玉倩忙又爲乃母介紹了獨孤明，兩方談了幾句之後，獨孤明抓來冶艷美婦人跟那五名妙人兒幫忙，要她們兩面分別攙扶金夫人，黃夫人跟金太極，他自己抱着黃君吾，仲孫夫人則由琼瑤二女扶着。

獨孤明話說很清楚，希望她們別動什麼歪念頭，那位宮主已認爲她們背叛了「九幽迷宮」，別說她們動歪念頭，難以得逞，就

算她們的歪念頭得逞，到了那位宮主面前也是死路一條。

這兒剛分配停當說完話，忽聽那蒙面黑衣女子的話聲傳了過來，充滿了狠毒：「你們還想走麼？毀了我的『九幽迷宮』，壞了我多年的心血，我恨不能把你們碎屍萬段，挫骨揚灰我還會讓你們出去？」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妳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妳以爲妳這座按照九宮八卦排列的『九幽迷宮』能困得住我們？」

「小畜生，你何不試試看！」

「怕我不試，妳這座『九幽迷宮』要眞能困住我們，我們也到不了這兒——」

仲孫玉倩厲聲道：「妖婦，我『無憂山莊』跟妳何仇何怨……」

「小丫頭，妳『無憂山莊』也好，『華山世家』也好，『蘇州金家』也好，都跟我無怨無仇，可是我『九幽迷宮』要稱霸天下，席捲武林，非先征服你們這三家不可，誰叫妳『無憂山莊』跟『華山世家』太冥頑，妳看看『蘇州金家』，他們可有任何損失？」

「有。」南宮白冰冷道：「從今天起，『蘇州金家』要從武林中除名了。」

「要除名的又何止『蘇州金家』？」

南宮白道：「我認爲要除名的，只有一個『蘇州金家』。」

邁步就要走。

黑衣女子的話聲道：「慢着，南宮白！我要問你一句話。」

「妳要問我什麼？」

「你找季飛星幹什麼？」

「那是我的事——」

「南宮白，你要知道，當世之中只有我知道季飛星的下落。」

「妳知道季飛星的下落？」南宮白爲之一怔。

「不錯，你不信麼？」

「妳怎麼會知道季飛星的下落？」

「我曾經是他的妻子，我怎麼會不知道！」

南宮白等都一怔，南宮白道：「怎麼說，妳曾經是季飛星的妻子？」

「不錯，我曾經是季飛星的妻子，可是季飛星不認我，打從我進他季家門起，他就嫌棄我，看不起我，討厭我，從沒跟我說過一句話，等於讓我守活寡，我都忍了，一直到他離家出走。他父母過了世，我忍不住了，我毀了季家，在地下建了這座『九幽迷宮』，我讓他知道，我不是找不到男人，我讓他知道，我也能稱霸武林。號令天下，而誰知道我這多少年的心血竟毀在你這小畜生手裏，我怎能不恨……」

獨孤明驚嘆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原來這裏頭還有這種內情……」

忽然揚聲接道：「對不起妳的是季飛星，妳怎麼能遷恨別人拿別人作犧牲。」

「現在跟我說這些沒有用了，我恨，我恨，我恨這個世界……」

南宮白冰冷道：「那是妳的事，告訴我，季飛星現在何處？」

「你找他幹什麼？」

「那是我的事。」

「你不告訴我爲什麼找他，我就不告訴你他在什麼地方！」

南宮白冷冷一笑道：「告訴你也無妨，我有一樣東西，我要問問他，這樣東西是不是他的！」

「什麼東西？」

「一顆珠子，上頭刻滿了『佛』字，另外還刻着飛星兩個字。」

「如果是他的怎麼樣？不是他的又怎麼樣？」

「這顆珠子要是他的，我就要跟他打聽一件事！」

「什麼事？」

「我的身世。」

那蒙面黑衣女子狂笑說：「弄了半天你是個連自己身世都不知道的小畜生，你不用找季飛星了，這顆珠子不是他的，除非他出家當了和尚！」

南宮白一怔道：「除非他出家當了和尚？」

「你不必再問了，告訴你吧，就是我把季飛星的下落告訴你也沒有用，因爲你沒法再找他了，我已經把外頭的水放進來，我要把你們活活淹死，我要跟你們同歸於盡！」

獨孤明驚喝道：「妖婦，事到如今妳還……」

只聽一陣嘩嘩水響傳了過來。

獨孤明驚聲急道：「不好，這妖婦眞把水放進來了，快走。」

南宮白兩眼威稜閃動，道：「諸位跟我來！」

快步往前行去。

獨孤明急道：「老弟，咱們往水頭處走。」

只聽那蒙面黑衣女子狂笑說道：「老匹夫，你們已是甕中之鼈，往那兒走也走不出去了，乖乖的留下陪着我吧。」

南宮白聽若無聞，邁步疾走。

就這麼一會兒工夫，水已從四面八方湧到，深得沒了脚，而且上升很快，越來越深，一條通道還沒有走完，水已經到了膝蓋。

別人都是能保持鎭定，那五名妙人兒却驚慌了起來，大有丟下人要跑之概。

獨孤明冷然道：「妳們要放明白，往那兒跑都是死，只有跟着我們走才有一綫生機。」

妖艷美婦人居然也幫了腔：「這是實話，想活命只有跟着他們走，驚慌亂跑只有死路一條。」

這一來，五位妙人兒乖了！

就這麼幾句話工夫，水已到了腰，連獨孤明都有點暗暗心驚，忍不住道：「老弟，還沒找到水來處？」

南宮白却平靜得出奇，道：「還沒有看見。」

忽然揚掌往石壁上拍去。

砰然一聲大震，石壁崩裂一個大洞，那邊居然沒水！

獨孤明急道：「咱們快過那邊去！」

一行人很快地由那崩裂的洞口過去，到了一條沒有水的通道裏，但那邊水高及腰，洞口並不見得多麼高，水很快便從洞口湧了過來。

獨孤明道：「要這樣下去，咱們永遠躲不過水，不過這樣也好，多幾條通道分分水，水便會低些。」

仲孫玉倩道：「水要是老這樣源源不

絕，咱們一時半刻兒出不去，只怕仍難倖免。」

南宮白聽若無聞，逕自邁步疾走，走不多久他就用他那驚人的掌力擊破石壁，一條一條地換通道，盞茶工夫之後，他忽然停在一堵石壁前，道：「要是我沒有找錯，石壁的那一邊就是咱們下來時經過的那個院子——」

獨孤明連忙說道：「插招魂幡的那個地方？」

南宮白道：「不錯，不過要是水是從上面來的，那一邊的水勢應該最大，諸位要小心請各自站穩，免得被水冲走了。」

獨孤明忙招呼衆人手拉着手凝功站穩，然後道：「老弟，行了，你動手吧！」

南宮白吸一口氣雙掌猛翻，向着面前石壁擊了過去！

轟然一聲，石破天驚，風雲色變，碎石壁土激揚四射之中，南宮白被那反震之力震得往後一個蹌踉！

大家都以為水會隨之湧進，不由眼一閤，氣息一閉。

可是，那裏有水，一點水的感覺也沒有！大家睜眼一看，不由一怔！

南宮白沒找錯地方，可見綠光，洞外正是那個院子。石板路，雜草，招魂幡，荒塚，兩扇石門……

但是乾乾的，那兒有水！

南宮白幾次擊破石壁，眞力耗損過鉅，此刻臉色顯得有點蒼白，他笑了一笑，首先叫道：「怪了，這兒沒有水，那麼水是從那兒來的，難道不是上頭的池塘？」

獨孤明搖頭道：「不是，老弟，我現在想起來了，這座『九幽迷宮』相當大，池塘裏的水能有多少？焉能灌進地下害人？八成這水是從別處引起來的。」

南宮白道：「難不成是地下暗流？」

獨孤明道：「可能，不管它暗流也好，明流也好，咱們總是脫了困，這座罪惡之窟『九幽迷宮』也算完了。」

南宮白轉回身往通道遠處看了一眼道：「這位季夫人，確實花費了不少心血，可惜的是這座『九幽迷宮』只是座空架子，實力，設置都不够……」

「不，南宮少俠，」那妖艷美婦人突然說道：「那是您身具曠古絕今的神功高藝，『九幽迷宮』的石壁攔不住你，也因為您懂九宮八卦，知道避死趨生，趨吉避凶，事實上諸位連『九幽迷宮』的十分之一設置都沒碰上。」

南宮白呆了一呆道：「是這樣麼？」

妖艷美婦人道：「不信你可以問她五個！」

一名妙人兒道：「是這樣，我們五個屬於『銷魂宮』，另有四座宮各有各的設置，各有各的厲害，除非是像您這樣的神功絕藝，要不然進去準出不來。」

南宮白道：「這麼說，咱們白來了一趟『九幽迷宮』。」

「還有，」獨孤明道：「不能說他們的實力不够，『無憂山莊』的金太極，在這兒算是小角色，『毒宗』西門殘跟他那座下八侍，足使天下武林談毒色變，聞風胆落。奈何他們碰上了你這位近百年來正邪兩途第一人，兩位絕頂高手的傳人，西門殘怕的原就是這兩位，他焉能不心胆破裂，丢魂失魄？」

南宮白道：「老人家高抬我了，以我看，『九幽迷宮』要是不破敗瓦解，往後武林焉有寧日，不知道有多少性命要喪在這兒呢？到那時候它就是座名符其實的『九幽迷宮』了，到那時候這座『九幽迷宮』裏也用不着人來扮鬼了。」

衆人無不為之悚然動容，獨孤明道：「老弟這話發人深省，這座『九幽迷宮』的興亡始末，應該足為世上為惡者戒了，咱們出去吧！」

獨孤明這句話剛說完，妖艷美婦人臉色慘變，突然悲叫一聲轉身奔了進去。

這變故來得太突然，衆人都不由一怔，等到衆人定過了神，妖艷美婦人已拐彎奔進另一條通道不見了。

獨孤明嘆道：「我這番話言出無心，沒想到却引起她的羞愧，九成九她是自感罪孽深重，無顏偷生……」

五名妙人兒低下了頭。

仲孫玉倩道：「妳五個都做過什麼事，妳五個自己清楚，要是覺得還沒有那麼重的罪孽，大可不必步她後塵學她樣，洗面革心，遷善改過還來得及。」

五名妙人兒齊聲道：「謝謝姑娘指點，我們五個誓從此洗面革心重新做人。」

仲孫玉倩道：「那就好，妳們五個要是沒有別的去處，我『無憂山莊』可以收留妳們……」

五個妙人兒突然一起跪倒，流淚說道：「多謝姑娘重生再造之恩！」

出了「九幽迷宮」，季家廢宅已[illegible]色中，仍然是一片空蒼寂靜，仍然是一片淒涼。

錯非衆人親身經歷過，誰也不會相信這個能殘害天下武林的「九幽迷宮」就在這季家廢宅地下。

南宮白忽然說道：「老人家，我想託你一件事。」

獨孤明忙道：「什麼事？老弟。」

南宮白道：「仲孫姑娘剛收了五位幫手，返回『無憂山莊』，應該不需人幫忙了，而『華山世家』黃大俠伉儷恐怕還得麻煩老人家送一趟。」

獨孤明道：「那當然，這是我義不容辭的。」

仲孫玉倩忙道：「南宮相公，你呢，難道不準備到『無憂山莊』盤桓幾天。」

仲孫夫人道：「對了，少俠說甚麼也要——」

南宮白截口道：「多謝前輩跟仲孫姑娘的好意，我還有我的事，日後我會來『無憂山莊』探望的。」

仲孫玉倩幽幽看了南宮白一眼，香唇啓動了一下道：「既是這樣，我母女不便強邀，還望南宮相公你多保重！」

南宮白一抱拳道：「多謝姑娘，也請諸位多保重，來日方長，後會有期，就此別過。」

騰身而起，疾射不見。

仲孫玉倩嬌靨神色黯然，望着南宮白逝去處，一雙美目中湧起一片淚光，那神情，望之令人心酸！

（九幽迷宮完，請留意續篇「絕代二尤」刊出日[illegible]）